

马耳他人

[法]罗歇·博尼什著

序幕

1

夜幕早已笼罩了欧特伊区，一辆熄灯行驶的黑色标致牌轿车在拉费路拐角处的絮歌大道上停了下来。矮子关掉了电门。图森·费鲁齐蜷曲在后座上，用垂边帽遮住眼睛，翻起华达呢衣领，等待着动手的时机。他阴郁地凝视着被雨水浇淋着的挡风玻璃。“开一下刮水器，”他说，“我什么都看不见。”

矮子照办了。他开动刮水器，让它摆动了几下，随后又关掉了。在寂静、昏暗的车厢里，图森·费鲁齐魁伟身躯发出的假嗓子使他很惊讶。矮子穿上厚跟皮鞋也不过 1.49 米高，而他的低嗓音倒是绝对有资格进入喜剧歌剧院登台表演的。

矮子是个扒手，落魄无赖。这小流氓长长的脑壳上长着一头红棕色头发，一张出奇的皱脸使人联想起揉皱的纸团。然而，他却自视英俊机灵。还在孩提时代，母亲为了消除他的自卑感，就不断地夸他，于是他真的以为自己很漂亮，从此坚信不疑。

“客厅的小灯一亮，”他得意地讪笑道，“证明阔佬到家了。我真该带只大箱子来呢！”

图森生气地耸了耸肩。车厢的暖气随发动机一起关掉了。潮气袭来，只觉得阵阵发冷。他轻咳一声：

“他家不会缺箱子的！关键是要在他睡着时钻进去。煤炭商，这可是个爱上锁的古怪家伙。”

“放心吧，伙计。管他古怪不古怪，我自有办法。”

矮子显得神气活现。他知道，没有自己的合作，假嗓子大汉是无法闯进去的。“科西嘉”酒吧老板约瑟夫·马里亚尼指定尼斯人费鲁齐领导今晚的行动，可惜他身材太魁梧了。矮子想象自己已经向大门走去，攀上矮墙。在自命不凡的笨蛋开始移动巨大的身躯前，自己早已爬上了墙头。

雨越下越大，扑打着车身，在车窗玻璃上噼啪作响。碎石铺成的人行道看上去已像个溜冰场了。过不多久，路上往来的稀少车辆也将全部驶回车库。保尔·格拉尼乌茨，外号煤炭商的公馆很快就会熄灯。矮子重又想象自己已经动手了。他似乎潜到了公馆右角，俯身攀上后楼梯的小圆窗。这个闯窃高手用金刚石划开玻璃，扭开长插销把手。他屏声息气，让矮小的身体从窄洞里滑进去。剩下的事就好办了。只消把鞋子提在手里，走下楼梯，就能和尼斯人会合了。是我，矮子，天才的小矮子，为大汉图森打开了阿里巴巴山洞的大门！这件事将告诫煤炭商之类的多疑者，即便从门里面把钥匙留在锁眼里以防撬锁，也是无济于事的。

……不错，可奥弗涅人屋里的灯至今还亮着！

“你说，他要到几点才睡啊？”矮子问道，他急于把梦幻变为行动，已经等得不耐烦了。

“我怎么知道？”图森恼火地低叹了一声，“他老了！老头们大多失眠。学我的样，耐心地等着吧。”

街上越来越宁静了。阔佬们躲在豪华的深宅里闭户不出。在沿蒙莫朗西大街伸展的铁路那一头，闪烁着幽灵般的路灯光。

“也许他正在数点着付给我们的钱呢！”矮子两眼注视着汽车仪表盘上座钟的夜光针，讥讽地说道。

煤炭商这类机灵鬼是在世界大战和法国被德国占领期间成为暴发户的。他是在“引火柴大王”的招牌下发迹的。一切如意。格拉尼乌茨在激烈的巷战中成长起来，用父辈的两轮大车为第三共和国运输无烟煤和取暖柴。父亲回奥弗涅老家前，带着祝福，把女修院院长路上那家低级咖啡馆的钥匙留给了他。保尔很快就意识到，把自己的活动范围局限于煤炭买卖是愚蠢的。巴黎什么都匮乏，而他知道从哪里可以弄到珍贵难觅的食品，譬如黄油、牛肉、鸡蛋和香烟。他甚至还能搞来印制得比国家印刷厂更逼真的伪造的面包配给券。

确实，老格拉尼乌茨，这个桑西山脚下的沙斯特雷克斯族长，有理由为儿子的远大前程而自豪。这行当绝无失业之虞。沼气卡车满载着碎煤和煤球，秘密地运到女修院院长路。

“我是黑买黑卖。”保尔常常腆着渐渐发福的大肚子开怀大笑地说。

反走私机关从未能当场抓住他进行非法买卖的真凭实据。他们要求警察总局对这位著名的煤炭商进行调查，结果总是以堂皇而暧昧的清白结论而告终。保尔·格拉尼乌茨是惹不起的。

起初，煤炭商似乎更乐意把从黑市牟取的暴利投入食品杂货的批发，而不是夜总会。他的童年朋友，勒蒙多尔房产经纪人布依苏劝他：“何必在一棵树上吊死呢。你可以买黄金么，这只会见涨。另外，还可以找一些能赚钱的行当投点资。”

“好主意，可是干什么行当呢？”

“夜总会呀，我的老朋友。如今能发财的行当就数吃喝玩乐和女人的屁股了。德国人走后，美国人自会来接班的。我知道三个一流的去处：蒙马特尔的两个小酒馆和蒙帕纳斯的一家窑子。是奥里亚克和圣弗卢尔的女同乡开的。都是些靠得住的女人，包你不花力气赚大钱。”

说干就干。他把黑市交易的收益全部投到那些特殊行当里去了。直到法国光复，煤炭商依然财运亨通。他出示了大量材料，证明自己是狂热的爱国者。肃奸委员会亦不知所措，只好排除了有关他投敌行为的疑点，其实他的受怀疑不是没有根据的。

布依苏告诉他：“现在你什么也不用怕了。该你走运的机会来了。”

这位房产经纪人确实很有眼力。在众多的合作分子即“法奸”被迫洗手不干之际，女修院院长路上不为人瞩目的煤炭商保尔只花了很少钱，就盘下了十来家夜总会。就这样，他成了巴黎社会的巨头之一。很快，一切都变了。煤炭商刮掉了大胡子，扔掉了黑罩衫，从蒙马特尔迁居到欧特伊街的一幢三层公馆里。在这个富翁住宅区里，从未有人怀疑这个大腹便便的小个子会干拉皮条的营生：他穿著正统，从不会客，即使偶尔在下午有某个红棕色头发的年轻女郎来访，也总是在附近停车，绝不招人耳目。要不是那顶一年到头扣在铁灰色平顶头上的贡缎镶边立绒帽，他几乎已化为一具藏在大睡袍里的幻影而不为人所注意了。

图森·费鲁齐从浅色方格细呢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副双筒望远镜，对准了目标。他隐约看见，一个人影在栏杆式阳台的玻璃门里面走动。

“喂！”他忽然尖叫起来，“客厅的灯刚灭。右面的窗亮了。他肯定要上床了。”

“用得着望远镜吗？！”矮子讥讽地答道，“看他那顶帽子就知道了！”

果然，落地窗打开了，格拉尼乌茨那顶出名的阔边帽映现在窗框里。黑

暗中，闪动着雪茄烟的红点。煤炭商倚靠在栏杆上，似乎在观察四周。

“他好像在等什么，”矮子低语道，“这下可完蛋了！”

“说不定他想出门呢，”费鲁齐咕哝了一声，“要是他离家，可就全完了。我们没法打开保险箱。就算找到箱子也没用！”

矮子大为扫兴。他的情绪骤然沮丧起来。他方才正继续着自己的美梦：进入院宅后，两人握着手枪，突然出现在煤炭商的卧室，命令他从床上爬起来。这个老吝啬鬼除了打开堆满大面值钞票的保险箱外，还能干些什么呢？

咔嚓一声：矮子和图森刚来得及瞥一眼窗边那个躲在帽子后面的红棕色头发的人影，铁百叶窗就紧紧地合上了。寂静的夜里回荡着插销的声响。图森双眼紧贴在望远镜上，试图捕捉从百叶窗片里透出的一缕光线。可是，厚厚的窗帘严严实实地挡住了一切光亮。

不一会，楼梯气窗的灯亮了。

“真他妈的！”矮子骂出声来，“看来他们是想滑脚了……”

他打开电门，发动马达，猛地移动了车轮。

“你想干什么？”图森胆战心惊地蹦跳了起来。

“不明白么，我要把车堵到门口去。只要他们一出来，我们就把他们逼回去。要搞到钱，只有这样干了！”

车库的大门虚掩着，一辆开着前车灯的雷诺牌黑色轿车停在那里。一个女人手持雨伞走了出来。当她把折门推向墙边时，一头红棕色长发随风飘拂起来。她身着一件色彩鲜艳的漂亮雨衣，脚穿一双浅色的麂皮高帮皮鞋。

矮子顿时愣住了。

“怎么回事，”他惊讶不已，“好像是马耳他人的情妇！”

他瞪大了双眼，前额因此而显出更多的皱纹：“如果不是她，那也一定是很像她的人。我真有点弄糊涂了。”

矮子的脑海里泛起了三年前的往事。那是一个深夜。他吹着口哨，走过封丹路上的“科西嘉”酒吧。这里是科西嘉岛民们喜欢聚会的地方，偏僻而不引人注目。他纳闷地看到，酒吧居然大门紧闭。门栅上了锁，帷幔拉得严严实实。他那病态的好奇心不由地被煽动起来。他钻进内院，用拳头把送货门敲得砰砰作响。没有反应。他仍不死心。终于，约瑟夫来开门了。矮子发现自己来到一间烟雾缭绕的大厅角落里。马耳他人是一群精心挑选出来的朋友们簇拥下，正以香槟酒来庆祝一次惊人的持械抢劫行动的成功。矮子赞叹不已。多米尼克·坎布齐亚，这个高个金发、像猫一样机灵的黑社会新星，显示出一种矮子始终可望而不可即的潇洒自得。听说这个头目劫走了地铁职工的全部工资。这次完美的闪电式行动，完全可以和他的前老板“狂人彼埃罗”匪帮在尼斯邮政总局抢劫3700万法郎的那次大抢劫案相媲美。

约瑟夫得意地在他耳边说道：

“我已经对马耳他人说起过你了。一有机会，他就让你当司机。”

矮子等了好久。马耳他人拥有一个运转正常的班子。不过那天晚上，他有幸欣赏到红棕色头发的多丽丝的仪态。她坐在酒吧间的高脚圆凳上，从修长的下肢到胸脯一览无余。

“身段美极了，对吧？”约瑟夫戏弄起他来，“当心点，多米尼克可是只醋坛子。”

矮子越看越相信，她就是马耳他人的情妇多丽丝。马耳他人刚从博迈特监狱逃出来。但是，既然多丽丝在此时出现在煤炭商家里，这就表明坎布齐

亚绝不会离此很远。

“她到这里来干什么呢？”矮子哑着嗓子问道，“要是马耳他人从楼上下来，那可就太有意思了！”

图森·费鲁齐耸耸宽厚的双肩。

“我感到意外！他们三个人历来都是非常谨慎的。依我看，这女人是替她在逃的情夫来弄钱的。谁都知道，煤炭商开着银行。她见到过你吗？”

“三年前在约瑟夫那里见过一面。我不信她还能记得这事……”

“我可从来没见过她，”图森说，“不管怎么说，我无所谓。现在该进去了。再等下去，他们就会跑掉了！”

煤炭商锁上了客厅门的保险锁。他还没来得及把钥匙转上第二圈，图森已经从标致牌轿车里冲了出来，用手枪枪口直抵着他的胸口。矮子走过来，想缓和一下气氛：

“把门打开吧，老爷子。我们不会对你怎么样的。”

煤炭商吃惊地转过身去。那女人被矮子手里的枪吓坏了，轻轻地喊了一声。

“您也别怕，”矮子添了一句，“我们只想请你们放规矩点，放明白点。”

保尔·格拉尼乌茨从未见过这种场面。煤炭商决不是个硬汉子。入侵者那奇长的身材，阴沉的脸色和莫测的沉默，都令他担忧不已。尽管那皱脸矮子说了一番宽慰话，也不能使他安下心来。

他好不容易才发出声音：

“我不明白……你们要干什么，先生们？”

矮子彬彬有礼地答道：

“我们会解释的，不过得找个地方躲躲雨呀。不然，我们都会变成落汤鸡的！”

他用戴手套的手打开了大门，拧亮了电灯开关，把所有的人都推进去后，重新关上了门。

“这并不复杂，”他接着说，“你有钱，我们没有。结论是，我们弄钱来了。”

保尔·格拉尼乌茨走完三级台阶，来到铺有大理石地面的客厅。他一直在动脑筋。他极力安慰自己：保险箱隐匿在办公室的书橱后面呢。只有找到用精装书壳作标记的秘密按钮，才能转开护墙板并发现暗门。然而，戴帽大汉的双眼闪烁的目光令人害怕。何况，一眼可知，沉默人的手枪绝不是摆设。煤炭商大口喘息着，以此来分散渐渐袭上心头的恐惧。他试图堂而皇之地撒谎：

“这个……我从不把钱放在家里！全在银行里，真遗憾，先生们。”

矮子耸耸瘦削的肩膀：

“老爷子，我们对你的银行没兴趣！我们的胃口不大。只要掏保险箱就够了。”

煤炭商嗓子干涸，鬓角汗湿，两眼轮流睨视着快嘴的矮子和一言不发的彪汉。后者的沉默更可怕。当他颤抖着，结结巴巴地开腔时，简直不相信是自己的声音。

“来……来吧……”

他明白，自己已经认输了。他指望至少能争取到一点时间，指望奇迹的出现。可是会有什么奇迹呢？他垂着头，引众人走上楼梯。大红的厚地毯消

除了他的脚步声。要是睡在花园小屋的西班牙男仆安东尼奥能跑来救他，或是向警方报告就好了！可是，此刻安东尼奥在哪里呢？肯定是上哪儿游荡去了。一上完晚餐就看不见他的人影了，天天如此。凡用得着他 的时候，他总是不在家里。

保尔·格拉尼乌茨一打开办公室的门，室内精致的布置令矮子快意地格格傻笑起来。他发现了一张桃花心木写字台，走过去把抽屉搜了一遍，只找到一些没用的废纸。底部的门会不会掩盖住砌在墙里的保险箱呢？这在上等住宅区里是很常见的。矮子蹲下身子检查起来。

响起了一记沉闷的敲击声，他赶紧转过头来。

图森用手枪柄砸向女人的颈部。她脸部的肌肉还没反应过来，就昏厥在地毯上了。图森扫了一眼房间，目光盯住了煤炭商。对方顿时冷汗如注，只觉得心快要跳出来了。

矮子像做恶梦一样，困惑地望着尼斯人的举动。他没想到事情会发展到这般地步。约瑟夫说过，这是一桩“轻而易举的买卖”。就像一只感觉到被人引进圈套里的狐狸一样，他怀疑地观察起费鲁齐的行为来。他刚站起身来，那杆枪筒在距煤炭商的太阳穴两指间停住了。图森和矮子互相凝视着。一个目光讥讽、傲慢，另一个恼怒、犹豫和担心。图森用鄙视的目光慑服了矮子以后，便转过身去。

“怎么样，煤炭商，你说不说？”

他那高大身躯发出的令人惊奇的假嗓音，充满着凶险的声调。他的上下颌骨和嘴唇突然挛缩起来。奥弗涅人的脑袋被抵在额头的手枪逼向一边。矮子咽了一口唾沫。当煤炭商吐露真言时，费鲁齐那冷峻目光中掠过了一丝快意，那光景真可怕：

“壁炉左边那本精装书，红色的，带金线的那本。”

矮子像木头人一样，依言从书架上取出书来。他急于了结这次行动。一个按钮显现出来了，他按了一下，一段狭长的搁板转动起来。黑洞里出现了一只保险箱。

“钥匙，”图森命令道，“还有密码。”

煤炭商微微抬起帽子，取出两把串在一起的钥匙，交给急不可待的矮子。那把最小的钥匙怎么也插不进锁眼。

“是另一把，”格拉尼乌茨叹了一口气，他已经彻底投降了，“小的这把是屋里的警报器钥匙。要转到1944才能打开。就是光复的那一年。”

钥匙转动着，很快就对准了密码的最后一个数字。沉重的钢门打开了。矮子吃惊地注视着排在搁板上的一叠叠金币和钞票。他没想到有这么多货色。这可是一笔巨产。看来，图森的威胁不无道理。也许这是他特有的手段，不过还不坏。矮子回过头去，向他投去表示理解的一瞥。他忽然睁大了眼睛。图森挪动了几步。他的枪口抵住了煤炭商那夹着几绺灰发的脖根，目光中显露出一种凶狠的决心。

“你要干什么？”矮子又担心起来，“现在你可别乱来了。瞧，我们已经得手了。”

图森好像没有听见，他的食指缓缓扣动了扳机。煤炭商向前一个颠踉，双臂交叉在胸前，发出了一声沉重而嘶哑的喘息，脸朝下倒在地上。血像喷泉一样从额头涌出，溅污了沙发的绸面。那顶灰黑相间的帽子滚向写字台。经过一阵最后的抽搐，煤炭商的身体僵直不动了。矮子大惊失色。他还没作

出反应，尼斯人又俯向昏厥过去的年轻女人的脸。一双眼睛在帽檐下发亮，下巴又收缩起来。矮子如坠五里雾中，看到无声手枪对准了红棕发女人的太阳穴。随着子弹的射入，一阵痉挛传遍女人的全身。“干掉马耳他人的情妇！”他吓呆了，“疯了，这家伙，他完完全全地疯了。”

图森两眼盯着他的受害者，随时准备给他们补上一枪。他缓缓地站起身来。为了制止矮子的异议，他那嘶哑的嗓音提高了声调，似乎带着一种不同寻常的力量。他一字一顿地说：“只能如此，矮子。对你我都一样。人们总是告诉我，只有死人的嘴才是最保险的。我这是照章办事：决不留下证人。”“难道你不明白？”矮子结结巴巴地说：“马耳他人……”一股恨意从毡帽下冒出来：“什么，马耳他人？”费鲁齐低噪一声，“你不想想，他有前科捏在警察手里，还会找他们去表明清白吗？告诉你吧，矮子。从现在起，你的马耳他人已经戴上了情杀的帽子，他想澄清也办不到了！”

2

仿佛一下子进入了秋天。圣沙佩勒教堂尖顶、沙特莱广场和塞纳河两岸的陡坡，全都笼罩在一片白茫茫的薄雾里。汽车都开着灯行驶。连圣雅克钟楼的尖顶也消失在晨曦里了。

库蒂奥尔警长站在公共汽车车厢外的平台上，双肘支住扶手，摆开他习惯的姿态，凝视着巴黎沿路的晨景。法兰西喜剧院前，王宫广场上的时钟指着9时30分。20分钟前，奥诺雷·库蒂奥尔就走出了与法院毗邻、座落在凯德索尔费佛的司法警察总署大门。他掏出警察优先通行证，迈着稳健的步伐穿过尚热桥，登上了开往星形广场的73路公共汽车。下车后，又换乘52路公共汽车，在距蒙莫朗西大街两步之遥的地方下了车。

库蒂奥尔警长现年四十五岁，是巴黎警察局刑警大队的中坚人物。与前巴黎消防队员库尔尚、刑警画家波马莱德和戴着传奇式贝雷帽的巴斯克人努泽耶等人相比，他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个子矮小，身板厚实，气色很好，一头黑发向后顺去，两鬓已见花白。库蒂奥尔的情绪，可以通过一直衔在熏黄的唇间那支扁扁的、咬得发白的烟头位置来判断。当他灵巧地用舌头把烟头稳稳地竖立在鼻孔正前方时，可以毫不犹豫地肯定，此刻他正处于紧张、焦虑或是愤怒状态之中。而当他把烟头叼在唇边滚来滚去时，就说明警长的心情很好。这是一种与众不同的习惯，在司法警察总署谁人不知无人不晓。

库蒂奥尔生当是警察的人杰，死亦为警察的鬼雄。他视自己的职业为生命。他喜欢追捕、盯梢、潜伏和熬夜。他乐于咬着三明治守候在车库门后，或在下等酒吧大嚼奶油甜点心。当倦意袭上眼皮时，就起身即兴检查，以此来振作精神。他醉心于狡黠的审讯和煞有介事的拘捕。当他搞到了令国家保安局对手们眼红的刑事案或轰动一时的越狱案侦破任务时，他那种摩拳擦掌、难以言喻的得意劲就甭提了。另外，他每说一句话，都要加一个重重的“嗯”来强调一番。近年来，又从老朋友、司法鉴定专家昂里奥那里学来了一句不无有用的话：“我要告诉你一件事。”

10点10分正，库蒂奥尔警长抬起他那蒜头鼻，赶到保尔·格拉尼乌茨公馆的大门口。两位正极力避开记者逼问的警察见到他，不约而同地向他行礼致敬。从附近布洛涅森林草地吹来阵阵浓郁的湿草气息。库蒂奥尔经过铺着老式地砖的小院，走进前厅门，迈过厅前那三级台阶，跨上大理石地面。

一位治安警察赶紧迎上去说：

“注意您的脚下，警长先生。那里有脚印……”

“我知道，”库蒂奥尔咕哝了一句，“现场在楼上吗，嗯？”

不等回答，他就小心翼翼地登上楼梯，从平台走向人声嘈杂的办公室。胡须剃得溜光，烫发上扣着圆边帽的欧特伊区分局长赶紧伸过手来。库蒂奥尔毫无表情地握了一下。他不喜欢衣着讲究、样子可笑的青年。他是个拚命工作的人，而不是那种把警察这一行看作社交娱乐的大少爷们。他并非法律系科班出身，而是从最底层的警察干起，在工作中，在社会这个严酷的学校里学会这一行当的；因此，他鄙视那种坐在办公桌前夸夸其谈的作风。

在穿着入时的深色服装的检察官和预审法官的漠然注视下，阿道夫·昂里奥安好了三脚架。在他钻进照相机黑罩布里拍照时，库蒂奥尔迅速地朝四周扫了一眼……。再残忍的场面也不会使他惊异。他已习惯于各种惨象。一男一女脸朝下倒卧在已经凝固的血泊里。空空如也的保险箱铁门半开着。

“干得真漂亮，”库蒂奥尔暗自思忖着。他几次感觉到警察分局长探询的目光。但他无动于衷，不住地转动着烟头。他像往常一样不露声色。眼下，应该让昂里奥干完他的活，根据现场情况提出他的判断。正直的昂里奥非常勤奋。他从各个角度摄下了受害者、家具、保险箱和写字台的照片，像计算机一样准确地抓住那些肉眼看不到，但经过仔细观察可能在底片上找到的细节。

昂里奥爱好研究弹道学。他和库蒂奥尔一样热爱自己的职业。二十多年来，他一直俯身在司法鉴定的同一张凳子上。他上班总穿着白大褂，一只眼睛紧贴在比较显微镜的目镜上，后者通过反射镜和棱镜的调节控制着两架并联的显微镜。这样，就能从一张图像上观察与参照物是否重叠。

昂里奥拍完了照片。他打开装有印痕收集器材的挂锁箱子，取出一把刷子和一瓶白粉，向库蒂奥尔投去亲切的一瞥。

“我在楼下台阶上发现了两只清晰的脚印，”他悄悄地告诉库蒂奥尔。

“一只是一般尺寸的，另一只很小。虽说有污泥，但印迹还是很清楚的。”

库蒂奥尔嘴里的烟头突然停住了。这位同事告诉他这细节时的腔调，说明这位鉴定专家已经有了某种想法。在保险柜门上和写字台抽屉上撒铅白粉时，昂里奥又补充道：

“我还找到了两个子弹壳和一颗弹头，弹晕很光滑，是贴身射击的。”

库蒂奥尔知道他想说什么。入弹口通常要比出弹口小，并有一种环状的印痕，即所谓的弹晕，这是弹头通过枪膛时产生的气流造成的。

在鉴定专家继续探究时，库蒂奥尔双手插在华达呢风衣口袋里走到其他房间去扫视了一遍。走了一圈后，他又回到了办公室。

“怎么样？”

“不太好办，”昂里奥回答道，“那家伙是戴着手套干的。印迹差不多都擦掉了！”

库蒂奥尔默默地记下了尸体的姿态，转向区警察分局局长。

“当然不会有什么见证人？”

“一个也没有。男仆是凌晨两点才回到家的。他什么也没有看到和听到。他是在干活时才发现出事的。凶手想必与煤炭商有交往。门是煤炭商自己开的，没有撬锁的痕迹。”

“那女人呢？”

“虽然她没有带手提包和证件，我还是查明了她的身份。”

他自忖库蒂奥尔会赞赏他的积极性，向他探问究竟。可是，对方毫无反应。他只好扫兴地往下说：

“我在她的雨衣里找到了一张皮大衣的发票……上面有皮埃尔—夏隆路上同盟旅馆的地址。她住在那里……”

“是住过那里，”库蒂奥尔纠正道，“还有呢？”

“我通知了司法警察总署参谋部，接着您就到了……”

库蒂奥尔嘴里的烟头又转动了起来。今天早晨，当电话铃在科兰古街他的朴素住所里响起时，他只好把剃刀放在瓷盆边上，搁在皂沫罐上。

“警长先生，我是司法警察总署值班处。蒙莫朗西大街格拉尼乌茨家里有两个人被杀。昂里奥已经在现场了。我给您派一辆车来？”

“干什么呢？”库蒂奥尔抱怨了一句，“我先要到办公室去一下。我会自己想办法去现场的。”

警长满心不快地把脸上的剃须膏擦干。他的妻子热尔特吕德盘着1900年式样的发髻，默默地送上了一杯咖啡。这件两人被杀案又将在他已经堆积如山的文件柜里添上一叠案宗。上星期，在马耳他人越狱后，接踵而来发生了三起奇怪的闯窃案。为此，总署署长把一大堆案宗搁在他的手臂上，狠狠地痛斥了他一顿。

大雾笼罩着蒙马特尔高地。库蒂奥尔一个劲地咬着烟头，在汽车站上跺着脚，等候迟迟不来的公共汽车。远处，车灯圆圆的光晕终于显现，那模样酷似一轮满月。售票员把车门安全链挂上后，握了握警长的手。

“今天早晨还不算热……”

“不热，”库蒂奥尔没好气地回答。

他在法院门口跳下车厢平台，穿过侍卫栅栏门，走进圣沙佩勒宫的庭院。五分钟后，他来到了开始热闹起来的警官办公室。写字台上，显眼地放着一份手抄笔录。这是夜间值班员送来的。“马赛司法警察处报告：在多米尼克·坎布齐亚逃出博迈特监狱后，从其遗留物品中发现一封匿名信。信中要求监视其情妇多丽丝·梅的活动。后者与住在巴黎蒙莫朗西大街的一个姓格拉尼乌茨、外号煤炭商保尔的人有来往。详细报告和信件照片随后送到。”

库蒂奥尔仔细地折起纸条，压在当垫板用的涂得乱七八糟的纸板下面。“可真不赖，当警察一生中能碰到这么多事情。”他嘟哝着，走下凯德索尔费佛那中部已磨损的一百零五级台阶。

在底楼档案处门口，他突然停了下来：“马耳他人出于妒忌杀了他的情妇。不错，这的确是一个很圆满的结论。果真如此吗，嗯？”

库蒂奥尔嘲讽地看着因为从多丽丝·梅身上找到发票而得意洋洋的欧特伊区分局长。

“祝贺您，头。真是一次出色的调查。”

正在收拾器械的昂里奥偷偷地瞥了他一眼。他太熟悉这种口气了。他正打算听听下文呢。

“不过，我要告诉您一件事，嗯……您要是能在同盟旅馆里听人说起马耳他人，那就算找到了凶手，只等着您去逮捕他呢。”

分局长那扣在卷边帽底下的前额皱了起来。这刑警大队的混蛋莫非在取笑自己？

“不错，”库蒂奥尔接着说，“多丽丝·梅的情人就是博迈特监狱的逃

犯、大名鼎鼎的马耳他人多米尼克·坎布齐亚。要是您肯动一动脑筋的话，我还想告诉您另外一件事……，我敢打赌，马耳他人是来找煤炭商算账的，因为后者与他的情妇勾搭上了。您不这样想吗？”

他又朝昂里奥瞥了一眼：

“阿道夫，你也不同意我的结论吗，嗯？”

他那衔在唇边的晴雨表似的烟头，又笔直地竖在鼻子跟前了。

“巴黎警察局司法警察总署致各警察局和宪兵队：务必全力搜捕外号马耳他人的罪犯多米尼克·坎布齐亚—爱德华·帕斯卡尔·威廉。该犯30岁，生于马耳他岛瓦莱塔安托瓦纳和弗拉雷·简家。该犯涉嫌于3月25日至26日夜间在巴黎第16区蒙莫朗西大街保尔·格拉尼乌茨住宅里杀害了户主和自己的情妇多丽丝·梅。多丽丝·梅，26岁，无业，住巴黎第8区皮埃尔—夏隆街同盟旅馆。坎布齐亚系从马赛监狱越狱逃跑的危险罪犯。作案时还盗走有价证券和黄金。该犯特征：身高1.78米，棕发碧眼。越狱时穿海军蓝格子呢西装和黑皮鞋。发现此犯即予逮捕并速报巴黎警察局司法警察总署。电话：图尔比戈9200接预审处357或865分机。司法警察总署署长让·德沃（签名）。”

第一幕

3

当帕拉塔海角岩峰俯瞰下的桑吉奈尔群岛在舷窗外依次掠过时，科西嘉岛名歌手蒂诺·罗西演唱的《啊，科西嘉，爱情的岛》正在我的耳边回荡。落霞满天的阿雅克肖港湾接纳了用一声长笛向它致敬的“桑皮耶罗—科尔索”号。我贴在舷窗的玻璃上，推算起靠岸的时间，准备离开这四铺位的客舱。在整个比颠沛流浪还不如的旅途中，这里充斥了动物园般的难闻气味。

科西嘉岛的黄昏美如仙境。群山远呈，层峦迭嶂，向渐现昏暗的天空伸出横陈山脊的利齿。轮船绕过了防波堤。大教堂的圆顶，使我想起了这个岛屿的悠久历史。大教堂高大宏伟，看上去就像一位魁梧的牧师俯瞰着一片错落起伏的红瓦屋顶，并以其厚厚的高墙，像城堡一样监视和护卫着躲藏在城墙底下的小渔港。

想到即将踏上家乡的故土，我的旅伴们显得分外激动。他们纷纷收拾起杂乱的包裹和草草捆扎好的箱子，急匆匆地拥上甲板。我从他们的方言里听出，他们是回乡来过复活节的。

现在轮到我跨出这“兽笼”了。一阵浓郁的丛林香味惬意地扑面而来。我提着忠实伴随我这个万能警察长途跋涉的箱子，走向船的右舷。我的箱子并不沉，里面只有一些最起码的必需品。玛丽丝为我准备了一件租来的教士长袍。按照我那虔诚老板的意见，明天，我应该穿上它去参加耶稣受难瞻礼。她在旅行梳洗包和替换皮鞋之间垫了一顶教士黑帽。这样，就能在耶稣受难日瞻礼时手捧弥撒经本，堂而皇之地在萨尔坦闲逛了。然而，这番乔装打扮，是否就能抓住马耳他人，这个在大罪犯层出不穷的一代人中最有天赋的闯窃大盗和持械歹徒呢？

轮船在喧嚷声中下了缆。响过一阵咯吱咯吱声以后，又是一次碰撞。舷梯放到了地面。人流如涌。旅客们鱼贯而下，汇集在一起，推推搡搡地涌过过境候船厅。轮到海关官员查看我护照时，质询声已经此起彼伏了：

“没有什么要申报的吗？”

我摇摇头，怀着虔诚的敬意登上了这片美丽的土地。那位黄褐肤色的官员过分热衷于为科尔特队和博尼法乔队的球运打赌，对我的假证件根本就没有仔细查看。反正，在他的眼里，球赛是最重要的。办理登记手续也纯属例行公事。我毫无困难地在护照登记处如实地填了表。当然，身份是虚构的。

当清洁女工们一拥而入时，所有的门都敞开了。接着，扫帚飞舞，拖把横行。这无疑是管理方面难以避免的一个漏洞。而我如入无人之境，大大方方走进空荡荡的办公室，找到国内事务处副处长的大橱钥匙。大印一盖，我立刻有了一份化名为罗歇·里什邦的护照。

阿雅克肖港正值忙乱之际，到处是闲逛的游人。咖啡馆的露天座和拿破仑林荫大道上全是黑压压的人群。我拐进了一条黑魆魆的林间小路。那里夹道悬挂着节庆的燕尾旗幡，旅馆的招牌华灯初上。说是旅馆，徒有其名罢了。房间很小，倒还干净。白底灰纹的大理石梳妆台上，放着一只脸盆。水壶直接搁在地上，近旁是一只污水桶，上面的搪瓷已经碎裂。既没有衣柜，也没有壁橱。白木搁板下的窗帘架上，挂着三个镀锌铁丝做的衣架。

幸而，床看起来还不错。我把教士长袍吊在衣架上。为谨慎起见，把警察证件和护照藏在枕头底下，便躺了下来。值得为马耳他人去行盗吗？不管

怎么说，我是为了国家利益而从警察变成小偷的。

那天接受命令的情景，我记忆犹新。我照例坐在我那十二平方米的办公室里，四周是浅灰褐色的墙壁。为了不过多花费，总务处只在办公室里安置了两张办公桌和两把白木椅子，一只废纸篓和一架电话机。我的同事伊多瓦纳——按警察行话说是我的“箭”——终于脱下了那身预备役骑兵士官的服装：短裤、长靴、花呢上装，换上了向往多年的红褐色现役警察制服。那天，我难得地在索赛大院混凝土墙上的时针正对着九点时到达办公室。我在桌上摊开《解放的巴黎人报》，高声读着新闻：伊丽莎白·泰勒——“美国人的理想未婚妻”将与百万富翁、希尔顿饭店集团巨头的公子康拉德·希尔顿喜结伉俪。

胖子急匆匆闯进来，打断了我的朗读。一见可敬的头头那自命不凡的神态，我就知道上司要召见他了。我们这些小人物可没有那种荣幸。我们只配去埋伏、跟踪，审问和抓人。出风头和晋升是局长们的事。

“博尼什，部长在等着我们，”维歇纳大发雷霆，“你倒好，居然还有工夫读报！可以走了吗？”

我惊奇地看了他一阵子。随后，我站起身来，从椅背上拿起西服上装，整了整领带，跟着这位国家保安总局反抢劫大队的最高上司出去了。

我惴惴不安地穿过司法警察总署各部门首脑们专用的六楼走廊，恭敬地为胖乎乎的顶头上司关上嘎吱作响的电梯栅栏门。

在底楼，维歇纳局长用不客气的眼光扫视着我：

“博尼什，你就不能穿得整洁一点去见部长吗？”

我装模作样地申辩道：

“头，我事先不知道呀。”

“你总是什么都不知道，博尼什。这并不复杂，只要你穿得像个样子！这是尊严问题。你见过我穿着鸡爪花纹上装和法兰绒裤子上班吗？我说，你把这里当成什么地方了？”

我只好装聋作哑。说实在的，我的行头并不充裕。玛丽丝纵然再有能耐，也无法把旧衣变成新装。幸亏胖子还没提到我那双历经多少次长途跋涉的皱纹胶底皮鞋。我知道它们早该退休了。我要去贝尔维尔街的犹太小伙子莫里斯那里买鞋。他按成本价卖鞋给我们警察。就连我的对头库蒂奥尔也上那里买鞋。一领到薪水，我就要和玛丽丝去那里看看。她很有鉴赏力。她认为我的上装显得很年轻，根本没有警察味。

“不像话，”胖子还不罢休，“在部长那里，我还从未见过有人穿鸡爪花纹衣服！”

我们走进连接安全局大楼和副总理兼内务部长办公室的隐蔽过道。这时，我也忍不住打量起高贵的顶头上司的衣着来。他可是像模像样！惯于享受佳肴的肚子傲慢地鼓起在海蓝色上装底下，把扣眼绷得紧紧的。扣子上挂着一条最宽的那种骑士级荣誉勋带。这玩意在街头的地摊上也能买到。奇丑的脸上，一对眼睛和梳向后脑勺并抹过美发油的头发一样闪闪发亮。要知道，共和国头号警察的门槛可不是天天能跨进去的。

维歇纳威严地推门进去，我随即轻轻地把门带上。一个矮小、丑陋、老妖婆模样的女秘书笨拙地伏在一堆文件后面。我想：我们俩看上去不伦不类的，一定使她很害怕。胖子略显拘谨地请她通报：

“分局长维歇纳！”

老太婆不动声色地隐没了。不一会儿，她重又露面，让我们走进软垫木门。我像影子一样跟在胖子后面。四周古色古香的细木护墙板上，悬着昂贵的戈伯兰挂毯。如此庄严的办公室里，确实容不下我的鸡爪花纹呢上装。

克耶副总理兼内务部长向我们投来一丝亲切的微笑。我很喜欢这位正直、谨慎、有能力的人，真想也报之以微笑。这位科雷兹人目光炯炯有神、眉毛花白、发须稀疏，头路高高地撇向左侧。胖子像个忠诚侍卫一样，谦恭地肃立在他面前，庄重地行礼道：“向您致敬，副总理先生。”见副总理露出漫不经心的一笑以示回答时，他又转身介绍我这个小人物：

“副总理先生，我还带来一位急需时可以随时调遣的部下。”

副总理对我不屑一顾。他左手撑着银柄手杖，走近我的上司。我那警察脑袋已经开始不耐烦了。胖子和我到这儿来干吗？尤其是我，呆在这里干吗呢？

亨利·克耶副总理用手杖指指朝博沃饭店花园敞开着落地窗：

“我们到外边去吧。在那里说话可以更方便些。树木是不长耳朵的。”

维歌纳赶紧走到部长的左边。我跟在他们身后。我们的鞋底踩在因昨晚上雨而变得泥泞不堪的花园小径上。晶莹的水珠还在新发的嫩芽上闪光。附近马路上车来人往。象征秩序和治安的内务部通讯天线触目地展现在眼前。

我打起精神，倾听着副总理兼内务部长那平静庄重、犹如来自远方的声音：

“局长，我要交给你一项任务。这是一项……我们认为相当特殊的任务。”

我注意观察着维歌纳如何炫耀自己。瞧他，抖起来了，抖起来了……。特殊任务一旦完成，报酬自然也是特殊的了。可要是失败的话，我博尼什就是替罪羊。召我来，原来是为了这个！该死的。

“副总理先生，请您吩咐吧！……”

得了吧！副总理兼内务部长对接下来的那些奉承话连听都不听。维歌纳那狡黠的目光注视着部长面部的每一个变化。亨利·克耶摇了摇头，用手杖尖在湿润的地上划着圈。

“局长，你猜想会是什么任务呢？”

维歌纳的唯一回答是摇摇头，表示一无所知。其实，即使他知道，其回答也是一样的。谨慎为上。刹那间，他的脑海里浮现出了一个念头：这可能是一件风化案，某一位政治家受到了牵连……不要弄得满城风雨，这是最要紧的……

“副总理先生，我想象不出来。”他转身问我：“你呢，博尼什？”

我连连摇头。我们又随着副总理兼内务部长的节奏小步向前走去。我们在花园尽头停下脚步，面对着警察大厦六层高的层层拉窗。亨利·克耶慈父般地握住维歌纳的前臂。我拖着噼啪作响的鞋底趋前几步，洗耳恭听。

“是这样，”克耶副总理颤声说道，“‘将军事件’使政府很头疼。在冶金业和汽车业罢工之后，法国再也不能忍受这种动乱了。已经成立了一个调查委员会。好像是偶然的巧合，闯窃案首先发生在几位政治家的家里。作案者偷窃的不是首饰钱财，而是文件。对此，我并不惊奇。”

维歌纳颇感意外，只好皱起眉头，装出竭力思索的样子。我太了解他的这副神情了！这意味着一切，或者什么也不是。当然，我听说过这一连串闯窃案，是由我们强有力的对手巴黎警察局刑警大队库蒂奥尔警长承办的。其

中有几起发生在第十六区，其余的都在纳伊区里。这使区警察分局、本土警戒局和情报局大为震惊。库蒂奥尔是个老警探。他虽然受年龄的限制，但却完全有可能在剩下的服役期里，让我们这些国家保安局的对手们吃尽苦头。

我呆立在花园里开始不安起来。我喜欢行动，而不愿闲逛。我听见胖子说：

“ 副总理先生，这事归魏博管。本土警戒局负责‘将军案件’。他们比我更有办法…… ”

“ 知道，知道， ” 亨利·克耶有点生气地打断了他， “ 不过，我决定把这个任务交给你们。我要求你们不要对任何人谈起此事。也不要告诉你们的贝尔托总局长。 ”

维歇纳的心怦然作响，几乎要跳出胸膛了。连总局长也不能说！胖子似乎觉得：自己被推到了上帝面前。他狂喜地望着副总理兼内务部长。

“ ……你知道，局长，事件接连不断地发生，使我很惊奇：25号，絮歇大道上美国大使馆专员约翰·克劳斯的住宅被盗。28号，戴克赛尔曼伯爵在纳伊区肖沃路的家遭窃。十二天以后，经济事务副国务秘书唐居·杜普埃家里又发生了神秘的闯窃。 ”

副总理兼内务部长停顿了一会，犹如演说家观察反应一样。维歇纳极力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正在接受拿破仑皇帝检阅的近卫军士兵。他屏声息气地听着，连口水都不敢咽。

“ 我希望你用最秘密的方法开展侦查，局长。你要把坎布齐亚给我抓来！ ”

扮演着老近卫军角色的维歇纳额头上的高顶皮警帽猛然动了一下。他的眼睛瞪得圆圆的，吃惊地看着部长。

“ 坎布齐亚，副总理先生？您认为马耳他人…… ”

克耶副总理用手杖柄轻轻拍拍胖子的手臂。

“ 行了，局长。不必装糊涂了。我知道你截听巴黎警察局通我办公室的每日汇报电话，搞到你感兴趣的情报以后，又按原样接通线路。你不会不知道，你的同行们把坎布齐亚，这个你们所谓的马耳他人列为怀疑对象。 ”

胖子艰难地咽了口唾沫。他被这番尖锐、准确的话语一言击中，张皇失措地忍受着这位手持手杖、头发灰白、脸色天真而毫无表情的乡村医生般老头的讥讽。不过，总得打破沉默才是。

维歇纳字斟句酌地开了腔：“我对坎布齐亚的了解不下于我对大罪犯比松、瞎子勒内、大天使或外国佬的了解。这是个强硬的对手。我很难想象，像他这样多疑的、有着可靠帮手的人，会钻进凯德索尔费佛撒开的网里。尤其是在他的情妇被谋杀以后。 ”

副总理兼内务部长注意地听着，又机械地迈开了小步。维歇纳亦步亦趋，我仍然走在最后。我们围着花坛打起转来。突然，克耶副总理有板有眼地说：

“ 她的情妇？你不用管他的情妇被杀这件事！我对你的要求，是赶在巴黎警察局的同行们之前逮捕坎布齐亚。他的手里可能掌握着不该泄露出去的秘密文件。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

维歇纳掩饰不住自己的激动。我看见他的粗手指都蜷缩起来了。逮捕马耳他人是为了找到有关政治、经济或者法美关系的文件，这已经不是一件普通的案子了！我一眼就看出他那抹了发蜡的脑袋在想什么。结论很简单：成功可望晋升，失败则意味着倒霉。

我们在内务部里散步，一直走到露台上。老人显得比刚才更疲乏。他用力撑着手杖，爬上通向办公室的台阶。直到我们走进落地窗里，他才停下脚步，回过头来盯着维歇纳：

“你不认为你们应该赶紧去科西嘉吗？坎布齐亚的亲戚住在萨尔坦……”

胖子好像触电一样。他猛吸了一大口新鲜空气：

“副总理先生，博尼什坐明天早晨头班轮船去。正好来得及赶到马赛。我马上下达任务书。”

啊，这个坏蛋！他居然不假思索地把这件事转嫁到我身上，自己滑脚了！

在回局的路上，我一直提心吊胆。当我们默不作声地来到直通六楼的 E 号电梯时，维歇纳友好地抓住了我的手臂：

“你听见了吧，博尼什？克耶老头的态度很明确：绝对保密。不管是在这里或是在萨尔坦。麻烦的是，我要是把你的名字写在任务书上，你就会被发觉。科西嘉人的消息比阿拉伯人还要快！”

我点点头。这正是我所想到的。我打开了电梯的铁栅门。追捕犯人的冲动占了上风：

“老板，要是可以的话，我倒有个想法。”

“想法，想法，我不相信你有什么好想法！”胖子低声埋怨起来。“你说吧，是什么？”

电梯向上升去。

“填护照时用里什邦这个名字，即把博尼什的字首放到字尾。”

维歇纳的目光亮了一下。

“随你的便，”他叹了口气，“就用里什邦这个名字吧。不过你别忘了，你是在为副总理工作。看在上帝的份上，你给我把这件可笑、难看的鸡爪花纹呢上装扔掉，好不好！穿着它，你简直成了一块格子布了。”

4

矮子小跑着穿过皮加尔广场。这里是他的地盘、领地和王国。他迈开两条短腿，急匆匆地赶往迪佩雷街。他经过杜埃路，朝封丹路走去。在这阴沉灰暗、寒意飕飕的冬末黄昏，他毫无闲逛的兴致。酒吧间里，投币游戏机叮当作响，闪烁的霓虹灯与邻近的妓院交相辉映，令人感受到边远省份的某种情调。所有这些熟悉的景象，今天对他却显得索然无味。矮子没法安下心来欣赏他的皮加尔王国。整整三天，除了出来买过一次报，他一直惶惶不安地躲在敦刻尔克路的家里。拐过街头时，报亭前《法兰西晚报》的通栏标题赫然映入眼帘：“争风吃醋酿成惨剧”。三天来，他已经把附有照片的文章倒背如流。照片上那两人的目光，像上帝看着坟墓里的该隐一样盯着他……。保尔·格拉尼乌茨那顶须臾不离戴着的帽子，满脸是巴黎显贵的神情。多丽丝·梅的照片大概是在布洛涅森林拍的，这从她身后的隆尚赛马场看台背景可以看得出来。她披着一头红棕色的长发，脸上含着迷人的笑容。看着版面上这两个被尼斯疯子杀害的一男一女，矮子心里痛苦不堪。

然而，最使他吃惊的是第三张照片：这是一个目光炯炯的金发青年。他身着一件带背心的上等双排钮西装上衣，庄重地系着领带，完全是一派绅士风度。照片底下的一行字颇带有传奇色彩：“多米尼克·坎布齐亚，外号马

耳他人”，矮子害怕起来了。他无数次打电话找约瑟夫，但总是没有结果。那位酒吧老板想必也藏起来了。

几年前，当矮子在“科西嘉”酒吧见到马耳他人时，他就对这个肆意妄为的枪手肃然起敬了。约瑟夫极为赞赏这位朋友的组织才能。在他看来，坎布齐亚是个视亡命生涯为儿戏和赌博的绿林汉。对坎布齐亚来说，整个社会、秩序以及警察等混蛋都是他的对头。对地铁押运员采取的一次闪电式袭击，使他成了一个传奇人物：仅仅 27 秒钟，他就利索地抢走了一千五百万法郎，并且不留下任何痕迹。他的每一次行动都是一种周密、漂亮的独特创举，令警察晕头转向，无可奈何，即使设下内线也毫无用处。他的朋友们并不是传统黑社会圈子里的人。他们干着不法勾当，却伪装得非常巧妙。酒吧老板约瑟夫就是其中之一。

矮子加快了步伐。约瑟夫终于重新露面，打电话来要他赶紧去会面。矮子心中的怨气逐步升级了：“真他妈的！”他抱怨道，“又该我倒霉了！”

他被自己的叫声吓了一跳，惊恐地停住脚步，转过身去，双眼睽视着马路。他心悸稍定，又向前走去。蒙莫朗西大街发生的事在他脑海里一幕幕地展现。他对站在旅馆前拉客的那些不三不四的浓妆妓女连看都不看，对用迷人照片招徕主顾的五光十色的夜总会招待员的邀请充耳不闻，用肘部驱开推销色情电影票的贩子，赶走用黑话兜售印度大麻的阿拉伯人。

“马耳他人的朋友约瑟夫不可能故意对我这样冷淡，”他大声嚷着。像是对此作出回答，多丽丝倒卧在血泊里的脸又浮现在眼前。他加快脚步，想摆脱心中的重负。一会儿，他又停下来，额头滚淌着汗珠。他一个劲地猜测，终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约瑟夫和他都被一个早就想干掉煤炭商的仇敌欺骗了。是的，约瑟夫和他掉进了同一个陷阱。有人向酒吧老板要一个司机，但没有告诉他去哪一家闯窃；而约瑟夫出于黑社会的规矩，并没有去刨根问底。他相信此人，因此也没有把这个人的身份告诉矮子。

矮子左思右想，脑子渐渐清醒起来。费鲁齐的行动像放电影一样飞快地重现在眼前，并出现了好几次定格画面：图森把蒙莫朗西大街的地址告诉了矮子以后，就轻松地静呆在车厢里，用望远镜看着车外。保险箱的门一打开，他就迫不及待地干掉了煤炭商。他拿到什么字据文件后，迅速塞进口袋，随后就不再搜索了。另一个定格画面：无声手枪……要干掉一个人时，如果不是另有企图的话，有必要用无声手枪吗？不错，约瑟夫和我矮子都受骗上当了！这就是他们俩现在的处境。背后有马耳他人，不能在此久留了。

矮子得出的唯一结论，就是逃到外省或外国去。他要在远方等待事态的发展。那里既不会有搜查，也不会被逮捕，一切都会平安无事的。他可以在必要时穿越边界，出入国境。所以，他逼着图森今晚就在他蒂埃雷巷的家里交出一半钱财来。明天，他就要远走高飞了！

“十一点，准时到我家来吧，”尼斯人同意了，他的嗓音还是那么奇怪，“别迟到。”

有了那份脏款，矮子可以太平平过一段日子了。他已经有好几个月没花钱了。可以后呢？他正反复考虑着逃亡计划时，瞥见两个警察朝封丹路方向走来。他的心猛跳不停。是不是来抓他的？警察很可能发现停在煤炭商公馆前的汽车，抄下伪造的车牌号码，记住汽车的特征……惊慌之余，他后悔在事发后没有把车扔到郊区的偏僻马路上去。这又是尼斯人的过错：他要矮子送他回到巴士底附近的家里。矮子在车库里还有一辆车，也是偷来的，虽

然性能稍差些，可颜色不同。这就可以在需要时派用场了。

矮子想跑到对面人行道上。但这样会不会引起那两个警察的怀疑呢？他们越走越近，似乎更注意他了。两人中一个举止悠然，用食指绕着警哨绳子转圈。另一个更矮小，一对狡猾的眼睛像是要把走过来的矮子看透似的。哦，他们对他不感兴趣，继续向前走去了。矮子长长地吐了一口气。

一走进“科西嘉”酒吧大厅，正在桌上放茶碟的跑堂贺拉斯就叫住了他：

“嘿，瞧你这魂不附体的样子！”

矮子像是被冲锋枪扫中似地伫立在酒吧中央。他站在高脚圆凳边，两腿分开，肩膀朝前倾着。大厅里空荡荡的。厚厚的绛红色帷幔把酒吧间与外界隔绝开来。青铜雕壁灯柔和的灯光笼罩着桃花心木矮椅子和桌子。在弯曲的酒吧柜台上方，挂着一张当作豪华布景的立体地图：这是一张科西嘉地图，酒吧间就是以此而命名的。

矮子开了腔：

“约瑟夫在楼上吗？”

“不在，”贺拉斯答道，“在地下室里。”

矮子走下盘梯的石阶，推开粗糙的深栗色门，在两排酒桶之间走了几米，来到第一间贮藏室的尽头。一只满是尘埃的吊灯闪着幽光。“喂，约瑟夫！”他叫了一声。没有回答。他有点害怕，用手扶着瓶架摸索着，悄悄向前走去。他又叫了一声：“是我……你在哪里，约瑟夫？”“从这儿过来，”响起了酒吧老板的声音，“我在2号地下室里。”矮子总算看见了站在水泥柱旁的约瑟夫。矮子感到很奇怪。约瑟夫显得很不安。白上装搭在铁椅背上。消瘦的脸上，闪着一双幽灵般的眼睛。矮子用手背拍拍打开的报纸，开门见山地说：“你看了吗？尽胡说八道！”“还说什么呢，我就是为这事叫你来的。我刚刚旅行回来。真卑鄙，太卑鄙了！你怎么会干出这种蠢事来？”矮子猝然后退了几步，一双鲤鱼眼盯着酒吧老板，望了好一阵子。然后，他满脸通红地辩驳起来：“难道你、你约瑟夫也认为我会干出这种下流事吗？”他激动起来，“这是你的那位尼斯混蛋干的！你知道，从那天，从那天晚上以后，我想了很久。现在，我全想明白了……”他走近马里亚尼，好几次举起食指挥动着。“你听我说，约瑟夫，”他往下说，“我看这次行动是有人遥控的。他们不是要煤炭商的钱，而是要他的命。他们把我俩当成了傻瓜。可我要知道，指挥这次行动的混蛋是谁。”“是托利，”约瑟夫抿紧嘴唇，脱口而出，“色情夜总会的吉诺·托利。”他抚摸着没好好剃须的脸颊，神色惊慌，局促不安，犹豫了一会儿后，他皱了皱眉头：“你没注意到马耳他人的女人也在场吗？”矮子避免正面回答这个问题：“你要我怎么办？这姑娘我只见过一面，根本就认不出来。再说，我也绝没有想到图森会杀了她！这孛种，真是强盗！”他戏剧性地停顿了一下，用一种令人信服的神情看了看约瑟夫。“你一定要把事情经过告诉马耳他人，”他接着说，“当然你要考虑一下，人家会怎样来对付他！我们总不该让他俯首就擒，这你听见了吗，约瑟夫？”“我也想不出什么好主意来救他，”约瑟夫叹息了一声，“费鲁齐、你、我和托利都只有说实话才行。我也说不准，警察会不会相信我们……”“要是进去的话，”矮子已经想到了监狱，“会关多久？”马里亚尼想了想：“你至少要判10年，我和托利都要判5年。尼斯人恐怕要掉脑袋。我真奇怪，他怎么会这么玩命！”矮子蹙着眉头听约瑟夫分析。他的下巴抽搐着，呼吸也急促起来：“我有一个主意，”他终于说，“今晚11点，我要和尼斯人碰头。”

我们悄悄去报告警察，说那家伙在家里。警察人赃俱获把他抓住，马耳他人就不会受牵连了。图森不会出卖我们的，他从来就不会说实话。你看这样可以吗？”

他突然不动了。他好像听见，从卡在两排瓶架中间的旧屏风后面，传来一种可疑的声音。他怀疑地看了约瑟夫一眼，又把目光投向似乎正在移动的屏风。一块护墙板突然被打开了，马耳他人一手插在口袋里，出现在眼前。矮子吓得浑身发抖，脸顿时像柿饼一样皱成一团。

“我听见了你的话，”坎布齐亚用严厉的口吻说道，“既然你要上费鲁齐家，我陪你去。我很惊奇，这可爱的尼斯人居然没有对我谈谈他的经历！”

5

我走遍拿破仑车站，想寻找一辆能载我去南方的汽车。我累得快要倒下来了。这一夜充满了嘈杂的吉他声和疯狂的掌声。今后，我再也不住夜总会边上的旅馆了。早晨6点左右，喧闹声刚停息，大教堂的钟就响了起来。我拉开窗帘。太阳已经照亮了正面布满了霉斑的破房子和那一层层摇摇晃晃的阳台。

我起床梳洗打扮。因为没有试过，我笨拙地穿上教士长袍，戴好帽子。对着镜子，我从各个角度审视着自己的怪相。乍看起来，虽然不算很老练，也还凑合。尤其是戴上帽子后，真有点像35岁的神甫了。

我在老板娘惊奇的目光下走出旅馆大门，连头都没回一下。来到棕榈树和梧桐树掩荫下的福煦广场，我在“小鹰”酒店柜台前接连喝下两杯滚烫的咖啡。我拼着当地方言的发音，翻看起电话号码簿。萨尔坦没有旅馆。最大的村镇普罗普里亚诺离这儿约有13公里远。我一边诅咒着胖子那怪异的僧侣般的脾气，一边盘点起手头的钱，然后直奔车站而去。

我思索着，不断给自己提出问题。我像那几个坐在坎平齐广场长凳上行将就木的龙钟老人一样喃喃自语，那光景是够凄惨的了。彩色帐篷遮掩下的肉案子上，陈列着饶有风味的科西嘉特产猪肉。到处弥漫着羊奶酪和煎饼的香味。

每一个思绪都把我引向那从未到过的萨尔坦。我想在那里寻求些什么呢？按照梅里美的说法，萨尔坦是科西嘉中最富科西嘉风情的。……这能行吗？我这个大陆人、城市佬，能潜入马耳他人的家吗？我连一句教士用语都不会说，更不用说讲当地的方言了。怎样才能诱使岛民说出实话呢？这些人擅长捉弄警察，尤其藐视和仇恨司法当局。科西嘉人决不会帮助我找到马耳他人和那些盗走的文件，正如我在追捕罪犯“美国佬”时西西里人的态度一样。他们都一样守口如瓶。Omerta（意大利语：保密禁规）这条著名的沉默法则，无论何时何地都是适用的。尤其是对付警察。氏族保护孤独者和弱者。一个逃亡的科西嘉人就是一个孤独者和弱者，为了帮助他们可以不择手段。猎人只好罢手：猎物早已被保护起来了。如果要主持正义，他们自会有处置的办法，但决不会交出罪犯的。我曾试图把这些告诉胖子，希望他不要为副总理兼内务部长的心血来潮所动。

“少废话，博尼什！”

他轻蔑地挥挥手，近乎发怒地否定了我的论据：

“我可怜的朋友，你太小题大作了！坎布齐亚和他窃走的文件都在科西

嘉，这一点部长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据我所知，科西嘉岛并没有大得让你无法找到他。你要给我逮住马耳他人，把他藏身的地方彻底搜一遍，把所有能找到的有用东西都给我带回来。”

他那法兰克福红肠般的食指郑重地举起来：

“为了按部长希望的那样，让你不引人注目，你知道我想到了什么？眼下正是圣受难周__。科西嘉人都是些入魔般狂热的天主教徒。也许我不该用这个词，不过事实如此。你化装成教士，混进萨尔坦耶稣受难瞻礼的巡游队伍里。这样，你就能看到你想要的东西，而不至于暴露自己。”

我家附近有旧货店。我的妻子玛丽丝对警察的荒唐行为早已司空见惯。她特意陪我来到这家充满难闻的樟脑丸和灭蚤药气味的旧货铺。很遗憾！热情的邻居只能提供一件律师长袍和一顶红衣主教戴的帽子。即使是在那耶稣受难瞻礼上，这样的打扮也显得太招摇了。

“我知道还有个地方可以救您的急，”我的邻居告诉我：“维克多—马塞路上的巴黎时装行。他们那里出租戏装。在戏剧里，不是常常有教士吗？”

我和玛丽丝手携手，迈着吃力的步伐走出勒皮克路，来到布朗什广场。我们匆匆走进车站大门。在3楼，乱七八糟地放着一排排衣帽架，分门别类陈列着演出用的服装。历史剧和现代剧角色穿的精致服装琳琅满目，但就是没有宗教服装。他们只能拿出一件身份不明的教廷官袍。据女售货员介绍，这长袍在所有教士角色中都能用上。不过，我还是觉得，长袍上的紫色花边过分显眼，不利于履行我那绝密的使命。

明星服装女老板困惑不已。她终于在农民角色穿的罩衣堆里，意外地找到一件肘部用蓝布补过的教士长袍。太妙了！简直就是为我博尼什定做的，就好像我在当警察以前做过教士似的。

“只要把折边放出来就能穿，”玛丽丝说，“我只消一刻钟工夫就能改好。”

我当即租下了这件破袍子。他们要我交的押金竟然比在巴黎时装名店拉法那特百货商店买一件新长袍还要贵。

当然，我穿着可敬的博尼什神甫的长袍出现在索赛街6楼办公室时，心里的得意劲溢于言表。我期待着同行们的哄堂大笑。一经伊多瓦纳的宣传，全处的人都拥到门口，来欣赏我的新行头。正在这时，胖子满脸通红地走出他的办公室，气呼呼地站在我面前：

“博尼什，你发神经病了？！”

同事们悄悄地溜走了，只剩下我们俩。他的火气消了一大半：看来我的教士长袍毕竟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低声抱怨道：

“部长还要求保密呢！你难道不知道，你的这副滑稽相传到他耳朵里，会惹出什么麻烦来吗？我问你，看过坎布齐亚的档案了吗？”

“当然，头。”

“嗯。你快给我脱去这件破衣服！尽快逮住马耳他人，这可是我给你的忠告。别忘了部长要的那些文件。”

谈何容易！我很清楚，胖子和我一样，都没去看过罗布兰保管的档案。

每个人的行政、司法或政治生活的各阶段都在那里登记存档。在7楼那间仅供官员阅览的塔楼里，罗布兰警长管理着规模浩大的档案中心。这里收藏着有关法国居民状况的一切材料，无论是正派人还是犯罪分子。堆到天花板高的一只只文件橱里，塞满了数不清的档案。在这块宝地里，深谋远虑的

警察可以领先一步，对可能犯罪的坏蛋采取某些主动措施。

多米尼克·坎布齐亚第一次涉足科西嘉岛的地点是在萨尔坦的市府。当时，市长困惑地看着堂弟安托瓦纳领着儿子，将户口簿交给自己：

“多米尼克—爱德华—帕斯卡尔·威廉，出生于马耳他岛的瓦莱塔。这些都要写吗？”

“那还用说！还有，爱德华的名字中要有个W。”

此事发生在回乡度假时。在迷宫似的拱顶尽头，有一幢供坎布齐亚家族住的中世纪房子，接纳了安托瓦纳和他的儿子。

“海上装卸工”号上的厨师长安托瓦纳非常热爱大海。然而，在马耳他的一次中途停泊改变了他的命运。毫无疑问，在跳了几次探戈舞后，他搭上了一个名叫简的骨瘦如柴的高个子英国女人。他前去找英国领事，要和这位未来的多米尼克—帕斯卡尔—威廉的母亲结婚。这名字是个大杂烩，是萨尔坦氏族和不忠实的阿尔比翁娘家姓氏的混合。

结婚和生儿子扰乱了安托瓦纳平静的生活。在妻子离家出走以后，他再也不和大海作伴了。于是，安托瓦纳·坎布齐亚这个满足于安居乐业的年轻丈夫就定居在马耳他了。他在瓦莱塔港附近的一条小巷里开了一家小饭馆，并取了一个嘲弄性的名字——“圣海伦娜”。

尽管“圣海伦娜”生意兴隆，但对多米尼克的教育却无大长进。战争爆发了，被围困的马耳他生活艰难。多米尼克悄悄地离开了管教他的神甫们，加入到投机买卖和抢劫这个无本万利的行当里去了。他出奇地鲁莽和轻率。他和当地的堕落分子结伴，把偷来的食品卖给穷人。在前往昔日之“意大利客栈”、今日之司法部受审前，这种黑进黑出的买卖已使他三次被关进圣爱尔摩堡的黑牢。

出狱时，多米尼克还算不上是个绿林大盗，但他决定过远离社会的生活，用一切手段在刻板的马耳他这类最好客的地区里当上富翁。他骄横、固执、谨慎而又自信，在犯罪道路上越走越远。科西嘉和不列颠这两个相距如此遥远、风格截然不同的岛屿竟奇怪地混杂在他身上：他那蓝眼睛里，有一种潜伏的凶猛和出人不意的温柔。

1943年9月，他趁科西嘉岛反占领起义之机，赶到萨尔坦加紧活动。他很快意识到，可以从进驻阿雅克肖的盟军那里捞取好处。他重操在马耳他的旧业，靠抢劫和闯窃为生。当美国人在蓝色海岸登陆时，他又去那里大肆掠劫。

能说一口流利英语、意大利语和马耳他语（即一种以阿拉伯语为基础的混杂语）的多米尼克来到了马赛。他很快就从马赛黑社会头目、教父安托瓦纳·盖利尼那里得到了一个绰号。在所有人的心目中，他成了“马耳他人”。他和黑手党的密使一见如故，多次由弗朗索瓦·马康托尼引荐，去巴黎与法国的教父、闯窃市府和抢劫运送配给券火车的大策划者马蒂厄·科斯塔见面。

在与马蒂厄会见后的第10天，多米尼克就开始行动了。他踌躇满志。前一天晚上，在离开图森·米什莱西、帕斯卡尔·达米亚尼和雨果·博格利亚后，他在香榭里舍大道上的卡尔顿酒吧 遇见了令所有人瞩目的时装模特儿多丽丝。他请她共进晚餐。清晨，他又在已士底广场的“号手”咖啡馆门口与他的朋友们见面。他最后一遍判断了地形。

“你能肯定你的判断吗？马耳他人？”米什莱西问他，“小卡车真是装着这一站地铁职员的工资吗？”

“我绝对能肯定，图森。”

此时，多米尼克已按捺不住了。他紧张地注意观察广场上的动静。小卡车缓缓从圣安托瓦纳街驶出，绕过矗立着象征解放的、砸碎锁链的守护神铜像的圆柱。巴黎正下着雨。首都常有的暴雨把路面浇得滑溜溜的。汽车小心地行驶着。来到地铁入口时，司机踏住刹车，打开了门。神情严肃的年轻押运员跳下车来。他持枪站在距送款通道三米开外，准备把保险箱送入地下银库。他没注意到，一个腋下夹着拐杖的人向他蹦跳过来。这金发男子身材强壮，漫不经心的蓝眼睛里闪着嘲弄的目光。一件硬家伙顶在押运员的太阳穴上。同时，一个甜美的嗓音命令道：

“交出武器，小伙子，别自找苦吃……”

可怜的家伙大吃一惊，乖乖地照办了。在褐脸矮个子手里的 P38 式手枪威慑下，他无可奈何地看着钱箱在自己的眼皮底下从小卡车里取出来。当他清醒过来时，挂着假牌照的雪铁龙轿车早已驶远了。不到 40 秒钟的工夫，1500 万法郎被抢走了。

马耳他人首次持械抢劫大获成功，他把自己的那份赃款和马蒂厄·科斯塔存在煤炭商保尔那里的钱放在一起。他又把活动范围扩展到外省，屡屡得手，从此名噪一时。他手下的喽罗们也为虎作伥，大肆作案。这类越来越耸人听闻、越来越有成效的袭击，以可怕节奏在巴黎和蓝色海岸地区蔓延开来。新闻界不由得惊呼：一个嘲弄警方效率的新的国民公敌出现了。

“你看见了吧，”在巴黎旧港的“辛特拉”酒吧与他的朋友盖利尼重逢时，马耳他人不无得意地说，“多丽丝给我带来了好运气。”

安托瓦纳没有作声。他早已明白，马耳他人是强盗头子的料。他的巨大声望早已驰名遐迩了。不过，安托瓦纳对女人很信不过。她们常常露出蛛丝马迹，把整个团伙暴露给四处侦查的警察。

“可能，可能，马耳他人。不过，我觉得姑娘是祸种。我那可怜的母亲说过，女人是地狱之门。你别忘了这一点！”

眼下，对多米尼克来说，这是一扇半开着的炼狱之门。马赛警察局长佩德罗尼成功地在团伙里打开了一个缺口。在尼姆中心监狱里，关着一个叫诺埃尔·巴西科利的苦役犯。从他寄给妻子的情书中，佩德罗尼想到了一个讹诈的办法：他让这个苦役犯每月一次在机动警察指定的、伪装成卧室的地方与妻子会面。作为交换条件，警察有权侦听他们的谈话。如果能提供有关线索，就让他们更经常地见面。

诺埃尔·巴西科利在诈骗集团中很有威信。他是一个深受黑社会赏识的凶汉。他的妻子，一个绿眼睛、棕色鬈发的女人，是博格利亚情妇的女友。圈套成功了。帕斯卡尔·达米亚尼、雨果·博格利亚和多米尼克·坎布齐亚在窥察埃克斯游乐场时被一举捕获。一阵严刑拷打后，达米亚尼和博格利亚招认了持械抢劫游乐场的计划。他们一致指出，马耳他人是个连罗宾汉本人也自叹弗如的抢劫和闯窃专家。

多米尼克·坎布齐亚矢口否认对他的指控。受安托瓦纳·盖利尼之托，黑社会的律师卡洛蒂急忙赶来援救。佩德罗尼在埃克斯案件上太性急了：抢劫行为尚未开始实施。在预审法官办公室里，经过了一番吵吵嚷嚷的较量，达米亚尼和博格利亚先后推翻了以前的供词。不，马耳他人不是他们帮里的人。是警方的拷打造成了这种毫无根据的怀疑。

当卡洛蒂律师掌握了这份材料时，法官对这突如其来的转折早已有所准

备。但他并未因此而放弃把 3 个被告送交罗讷河口省重罪法庭陪审团。然而命运却与他作对。达米亚尼被发现自缢在牢房的栅栏铁条上。博格利亚在收到一个食品包裹后也死了。

为谨慎起见，警方把马耳他人从夏夫监狱转到博迈特监狱。在那里，凶猛的坎布齐亚将受到严厉的管制。

6

图森·费鲁齐穿着黑色华达呢西服，用毡帽遮住脸，忧心忡忡地走出家门。这个尼斯人从蒂埃雷巷一直走到罗凯特路，又穿过圣安托瓦纳区，来到巴士底广场。

正是人流拥挤的傍晚时分。地铁车站口拥满了急于回家的职工们。有个五短身材的矮胖子的举止使图森很好笑。只见他追赶着从里昂车站开往圣拉扎尔的 20 路汽车，好不容易拽住安全链，爬到了车厢平台上。虽然气喘不停，但却显得很得意。

“可怜的家伙，”他心里想，“为了一个晚回家两分钟也要骂娘的臭婆娘，连命都不要了！”图森是个大男子主义者。他在几年前爱过的唯一女人不欣赏他的假嗓子。她怀疑他没有男性特征，而喜欢上一个嗓音悦耳动听、标致成熟的警察。图森受此侮辱，只好自叹命运不济了。

离开尼斯以来，他一直独自一人。圣安托瓦纳区是个家具行集中的地段，他很容易就安下身来。家具不怎么样，可是价钱不贵。女看门人克雷芒蒂娜·勒杜太太是个 65 岁的布列塔尼人，酷爱喝苹果酒，每周花 2 小时为他打扫房间。其余时间他自己干。但每当勒杜太太来时，他总要仔细地锁上藏有职业杀手武器的樱桃木碗橱的门。

图森点了一支烟。他吐着烟圈，一副富翁气派。他把抢来的大笔钱藏在勒杜太太的地下室里，放在旧厨房炉灶后面。那是皮埃尔修院院长的手下人尚不屑于占为己有，而留给埃玛乌斯的穷人们使用的。

结束那次行动回来后，尼斯人就一枚一枚、一张一张地点着煤炭商的积蓄。他把这些钱分为三堆：一份给矮子，一份给约瑟夫，还有一份留给自己。可不能得罪约瑟夫。一会儿，要是矮子来了，就连同约瑟夫的那份一同给他。这样，矮子就会深信不疑。随后，就把他干掉，夺回钱来。警察一定会认为这是一起分赃不匀杀人案。

他很喜欢自己的 P38 式手枪。这把得心应手的武器是吉诺·托利从德国回来以后送给他的。消音器遏制了枪声。真是一件精密、顺手的好把式。

图森又喷了一口烟。他仔细地盘算了整个计划。他将把矮子带到蒂埃雷巷和拉普路之间的路易—菲利普小街，就在那幢正在大修的大楼脚手架下干掉他。神不知鬼不觉。谁也不会到这个角落里来的。

“只要干掉煤炭商，我就加倍付给你工资，”吉诺·托利曾经许诺过，“你什么也不要怕。我已经在马耳他人越狱后，请一个看守朋友在他的牢房里放了一封信。当然，是匿名的，但是已经非常清楚地说明：煤炭商是多丽丝的情人。”

“真的是吗？”

“当然不是的。不过警察们会相信的。戴绿帽子的丈夫除掉他女人的姘头，还有比这更自然的吗？你懂了吗？”

不太明白。图森根本不想为了解托利仇恨煤炭商的原因而枉费心机。在煤炭商家里，一切都比预想的要顺利。除了钱以外，尼斯人还拿到了那张托利好像极感兴趣的废纸。

正如吉诺预言的那样，报刊和电台的记者们不失时机地极力渲染这一起“情杀案”。图森兴味盎然地听着播音员评述这一新闻。明天，当矮子的尸首被解剖时，警方自然会认定，这是被马耳他人报复的第三个目标。动机何在可能会更费斟酌，可就是这么回事。只要 P38 式手枪第三次扣响，马耳他人就难逃警察的追捕。

图森·费鲁齐走进那家灯火通明的“银塔”售烟咖啡馆餐厅。他对女出纳员的招呼 and 伙计的问候漠然置之，径直走向人声嘈杂的餐厅深处。当餐厅领班露面时，他已经选定了菜谱。一到巴黎，他就背下了这里的菜单：特色砂锅和鸡丁炒饭，小羊肉拼盘。

22 点 40 分正，尼斯人付了账。他重新穿过圣安托瓦纳区，缓步向罗凯特街走去。经过拉普路上闪着红色霓虹灯的大众舞厅时，里面传来了一阵手风琴的低吟。穿着百褶裙和高跟鞋的舞女们正在恬不知耻地招徕顾客。

图森轻蔑地一笑：男人们把钱花在这些婊子们身上，真是愚蠢透顶。女人，都是些下流货！

他平静地走进蒂埃雷巷，从口袋里掏出大门钥匙。

没走出 10 米远，一辆突然出现在身后的汽车猛按着喇叭开进小巷。闪亮的车灯迫使他跳到右边的人行道上。也许是矮子开着他的标致牌轿车来了？尼斯人停下来，想看清开车人是谁。

这时，一个人影从后车门里闪电般地窜了出来。图森感觉到一只手有力地握住他的右臂膀向后扭去，另一只手把他始终不离地插在皮带里的 P38 式手枪缴了下来。毡帽掉了，他被推进车里，双手被一副手铐反铐了起来。

“喂，”马耳他人咬牙切齿，“你还认识我吗？尼斯人？”

费鲁齐感觉到一支柯尔特式自动手枪对准了他的太阳穴。他意识到，48 年来逍遥法外的生涯即将结束。他已经计划好干掉矮子。可是，晚了！此刻他正端坐在标致牌轿车的司机座上。谁知道会把自己带到哪里？

车没开多远，就在夏洛纳路口停了下来。酒吧老板约瑟夫坐在大汉费鲁齐的左边，刺耳地提高了嗓音：

“你骗了我们，尼斯人！你说说看……”

费鲁齐呆坐着，一声不吭。约瑟夫接着说：“你不是说去煤炭商家偷钱吗？说，混蛋！你是怎么回事？”

图森依然缄口不语。他眼睛望着天。他们都知道。没必要浪费时间去回答。

“我在对你说话，尼斯人！”约瑟夫嗥叫起来，“你是聋了还是怎么的？你到底是为了抢钱还是为了杀掉煤炭商？还有，为什么要杀马耳他人的女友？”

费鲁齐耸耸肩。矮子已经什么都说了。手铐的钢圈紧卡着他的手腕。什么也干不了了，什么也别想干了。他只是感到遗憾：那天晚上，在事成以后没把矮子立即干掉。矮子一旦回了老家，不管是约瑟夫还是马耳他人，今天都不会在这里了。这是一个安排上的错误。

这时，马耳他人把费鲁齐的那支 P38 式手枪放进上衣口袋。有柯尔特自动手枪就足够了。他那深不可测的蓝眼睛盯着自己的俘虏。图森已经猜到了

事态将如何发展：他将为抢劫保险箱、杀掉煤炭商和马耳他人的情妇而偿命。他原以为马耳他人潜逃在外，不会出现的。然而，现在马耳他人命令矮子道：

“去樊塞纳森林。”

标致牌轿车从多梅斯尼尔大道开出了幽静的巴黎，驶入一条黑暗的环湖林荫道。费鲁齐知道，马耳他人要在林荫道上把他干掉，然后扔进水里。湖上的睡莲将掩盖住自己的尸体。

“就在这里停车。”

矮子照办了。马耳他人迅速地打开车门。他首先下车，抓住手铐把图森拉出车厢。何必要这样浪费时间呢？马耳他人完全可以在车里杀掉自己嘛。在尼斯人脚下，湿润的树叶被踩得沙沙作响。透过光秃秃的树枝，可以看到乌云不时地掠过一弯新月。

“就在这里！”

马耳他人用枪口指着一棵树。这使费鲁齐回想起：光复期间，他曾兴高采烈地把那些可怜虫捆绑在木桩上。他用类似的方式，总共杀了多少在执法以前被自己洗掠一空的所谓合作分子呢？

他拱着背走向那棵栗树。每走一步，都等着子弹穿颈而入。

“现在，转过身来！”

柯尔特自动手枪顶在他的眉间。一根铁丝把他紧紧地捆在树干上。图森合上眼皮。他等待着。奇怪！马耳他人没有开枪。图森睁开眼睛，一动不动地看着他。

“火焰切割器！”坎布齐亚命令道。

矮子打开车后盖，取出一只压缩氧气瓶，拿到树前放下。他右手提着一根胶皮管，上面装着一只阀门和一根铜喷嘴。这是他在离开“科西嘉”酒吧路过家里时顺便带来的，也是他撬保险箱用的工具之一。

“点火！”响起了马耳他人斩钉截铁的命令。

矮子用左手打开阀门。约瑟夫划亮火柴，一股有力的蓝焰从管道里滋滋地往外直喷。图森明白了。火舌是用来撬人嘴巴，让人招供的。他只有一个希望了：行人或巡警能发现火光，并向警方报告。然而，什么也没有发生。马耳他人选准了地点。他从矮子手里接过胶皮管，把炽热的火头凑近费鲁齐的脸，然后用手一按，加大了火焰。

“等等！”图森猛然尖叫起来，“是吉诺干的。”他刚被火灼着就受不了了。马耳他人移开了喷嘴。

“什么，吉诺？”他厉声问道。

“是吉诺要我把一张 5000 万法郎的借据收回来，并且当场干掉煤炭商，”尼斯人结结巴巴地说，“并没有要干掉那女人。我敢发誓。当时我不知道她是谁。这是一个意外。”

“后来呢？”马耳他人生硬地问道。

喷嘴在费鲁齐面前晃来晃去，他赶紧把脑袋向后躲去。头撞在粗糙的树皮上，发出沉浊的碰撞声。

“后来呢？”马耳他人晃动着火焰切割器重复道。

一股微焦的头发味和皮肤焦味混杂在一起。矮子无动于衷地看着这一切。约瑟夫从车厢里钻出来，问道：“钱呢？你把钱交给托利了？”“没有，”费鲁齐答道，“在我的女门房借给我用的地下室里。”马耳他人拧小了火焰。

“放开他，”他命令矮子。图森摇摇晃晃。他闭着右眼。灼伤痛得他龇牙咧

嘴。“过来，”马耳他人命令道，“你把刚才说的都给我写下来。”他用枪对着尼斯人。费鲁齐竭力使自己恢复神志。必须冲到一边，推开约瑟夫，才能穿过树林踉跄而逃。这是唯一可以逃脱的机会。他揉着疼痛不堪的双手，准备伺机而动。可那支枪始终对着他。“这是笔和纸，”马耳他人嚷道，“你写上，是吉诺命令你杀掉煤炭商、抢回债据。钱现在藏在你的地下室里。还有，你用的是一支无声手枪。这枪是你的吗？”费鲁齐点点头。“吉诺给我的……”他机械地俯向白纸，想不出怎样写。“写！”马耳他人命令道，“‘我图森·费鲁齐签名招认：我在我的老板、巴黎卡尔迪奈街“礼拜堂”夜总会主人吉诺·托利的指使下，闯劫并杀害了保尔·格拉尼乌茨和多丽丝·梅小姐。托利想要回一张债据。女人是偶然在场的。抢来的钱藏在我的地下室里。多米尼克·坎布齐亚与此事完全无关。’签字。”马耳他人慢吞吞地口述完毕。灯光下，一滴滴汗珠在费鲁齐的额头滚动。他愈加不安地望着马耳他人。“债据在我的餐厅里，”他添了一句，“就在镜框后面……”“谁也用不着它了，”马耳他人回答。他示意矮子关掉火焰切割器。图森产生了一丝希望。马耳他人用左手从口袋里掏出了费鲁齐的那把P38式手枪。“看着，”他说，“你这把用来杀害我朋友的家什找到了第三个对象……”他把无声手枪贴近费鲁齐的太阳穴，扣动了扳机。费鲁齐的身躯刚一倒下，他就对约瑟夫说：“判决已执行。明天，咱们老时间碰头。”

7

莫非我是全科西嘉岛上唯一的忙人？从我睡眼惺忪地来到拿破仑林荫大道，登上开往普罗普里亚诺的长途汽车后，已经在拥挤不堪、老是停车的车厢里捱过了漫长的一个钟头。车顶上堆着一大堆邮袋、啤酒箱、圆盖的旧箱子、钓鱼杆和几卷金属鱼栅，甚至还有一架几经捆扎、用自行车内胎垫着的手风琴。

汽车喷着黑烟，好容易才开动起来。我是头一个上的车，坐在紧靠司机后面、看来最适合于休息的靠窗位置上。汽车沿着港口行驶着。吊车正在从一艘货轮上起吊木箱子。卡车按着喇叭，从老式驴拉斗水车队里挤出一条小路。重心不稳的驴车上满载着柴禾。当我们这辆摇摇晃晃的庞然大物驶近时，一些皮肤黝黑，戴着黑帽的路人赶紧跳到人行道上。

长途汽车轰鸣着穿越塞奇亚山口。蓝色路牌上的路标被顽童用石块砸得模糊不清。一路上我为山景所吸引，已全然没有睡意了，便抬眼向高不可攀的花岗岩峰顶眺望。

山路继续往上盘去。离路边几米远处，不时闪出几座巴洛克风格的白乎乎的坟墓，那孤独寂寥的情景令人怆然。

“您要不要凉快一下，教士先生……”

司机在一个很古老的村口放慢了车速，回过身来问我。我看见路牌上写着“卡乌罗”。中世纪城堡的遗迹从山丘上向下伸展着。

“为什么，”我问，“是停车吗？”

“要把邮件卸下来。按老规矩，我们都要到瓜尼奥大妈家喝上一小杯。”

那就按老规矩去喝一小杯吧。我拎起长袍下摆，抬脚踩到踏板上，安然地跳到地上。一块生锈的简易招牌钉在花岗岩上，指向此地唯一的一家咖啡店。门口聚集了一群欢迎的人们：老人们穿着深栗色的立绒裤，老式法兰绒

腰带紧束着腰部。猜不出年龄的女人们穿着黑色长裤，头巾紧裹住消瘦的脸。一番拥抱问候后，人们扛起箱子，又走上了乡间小道。

我极力当心着长袍的下摆，穿过一间幽暗的大厅。厅里靠城堡厚墙枪眼里透出的光亮照明，并吹进一股地窖的凉风。我来到熏黑的栗木柜台前。头顶的小梁上悬挂着火腿和香肠。我的出现使脸色苍白、留着长发的年轻人感到很惊奇，但并未表现出任何不快。他给我倒了一杯温热微苦的咖啡。

停车时间比我想象的要长。反正无所谓。在这里，我应该学会消磨时光。何况，萨尔坦的瞻礼仪式要到夜里才开始。整个旅途中，我听见的尽是这件事。在此地，马耳他人要是看见我穿着教士服坐在暗头里，他也认不出来的。

是啊，要是马耳他人在这里就好了！说实在的，对此我是不信的。我决不像胖子那样乐观。博迈特监狱的逃犯纵然是一个最狂热的天主教徒，我看他也不会去耶稣受难瞻礼上露面的。部长的想法实在太天真了！

我回到车上就座。复活节前后的科西嘉开始热起来了。穿着一身长袍，我已经出汗了。那边，蓝色大海彼岸的巴黎正是雨季。10点正。玛丽丝，我的爱妻，金发的玛丽丝一定以为我在丛林里失踪了。要是普罗普里亚诺的旅馆里有电话，我得设法打电话把近况告诉她。

“您下来凉快一下吧，教士先生？”

这玩笑还有没有完？从阿雅克肖到普罗普里亚诺至少有七十公里远。对这种乌龟爬行式的车速，数不清的停车，老是在山沟边或掩映在绿橡树林和胡桃树林中的村庄里歇脚，我已经受够了。

汽车经过满布橄榄树的山间小镇奥尔梅托后，我开始昏昏欲睡起来。我的脑袋轻轻地摇晃着。一个突然的180度大转弯惊跑了我的瞌睡。普罗普里亚诺教堂的钟声撞击着我的脑袋。中午了。一长排酒吧间出现在港口的边缘地带，片片细沙滩从两侧向海边伸展开去。我真想下海去洗个澡。

我饿了。餐厅兼旅馆的消费水平似乎很适合我领的出差费。我走到平台花丛中的一棵橄榄树荫下，躺倒在铁椅子上。

我闭上了双眼。这就是科西嘉岛迷人的魅力吗？顿时，马耳他人的形象出现在我那忧郁的脑海里。

博迈特监狱比不上令所有美国越狱犯畏惧的阿尔卡特拉斯岛苦刑监狱，不过其构造也足以使企图越狱的犯人们灰心丧气的了。这个要塞建筑在俯瞰马扎格村的群山之中。多米尼克·坎布齐亚透过铁窗栅栏，焦虑不安地眺望着松涛起伏的松林。这松林被唯一一条曲折蜿蜒的兽迹小径对称地隔开。小径通向一个采石场。在阳光的辉映下，这采石场就像碧海中的几个小白点。

望着这单调乏味的景色，他苦思冥想，终于得出了一个结论：有一个逃跑的机会，必须在重罪法庭受审前抓住这个机会。卡洛蒂律师早已指出了这一点。自己的矢口否认，同伙临死前为时已晚的翻案，长于此道的老律师的狡黠辩护词和玩弄的法律把戏，这一切不会对埃克斯省的法官们产生任何影响。代理检察长所希望的是，把这个讨厌的，令人头疼而又危险的被告送进高墙大院里，关得越久越好。马耳他人的全部行径，无论是已经掌握的还是未揭露的，猜想的或是已证实的，隐匿的或公开的，都足以够得上社会公敌的称号。

“他们不会放过你的，”卡洛蒂强调说，“因为虽说法庭有时会因证据不足而宣告你无罪，但更多的情况下，总是当作事实犯罪来判决的。”

马耳他人根本不需要了解律师的行话也能懂得：法官是不会对他高抬贵

手的。

接连几天、几星期、几个月，多米尼克一直站在与监狱长楼一样高的三楼，向窗外观察着。监狱长的住宅跨建在围墙上，比巨大的监狱大门还要高。

马耳他人常常想方设法到这里来窥视。他不厌其烦地把地形、出入通道仔细地记在心里，注意观察看守们的习惯，还背下了博迈特监狱的狱规。他的脑子里堆满了那些最大胆、最疯狂的计划。只要一翻越这可恶的高墙，什么都好办了！他只有在马赛才能找到朋友。他们一定会乐于为他搞一张可靠的身份证。这样，就能躲过警察在老港酒吧和贫民窟里对他的搜捕……。他对自己的逃跑计划很有信心。忠实的多丽丝可以保证内外联络畅通无阻。她负责定期提取存在煤炭商处那笔款子的利息。其余的事，弗朗索瓦·马康托尼会办妥的。弗朗索瓦是个心地善良的人。这位末代爵爷会以其名闻遐迩的潇洒和出色的手段，把逃犯安全地送往国外。被判处终身苦役的西尼巴尔迪和达拉皮纳就是在他的帮助下逃脱的，他们至今仍感恩不尽。

一旦警察们放弃搜索，一旦多丽丝完全摆脱了盯梢者并和他最终重逢时，马耳他人也将要求弗朗索瓦把他护送到热带国家去。那里的警察腐败透顶，完全是流氓当道。

马耳他人闭起双眼，憧憬起椰子树和细沙滩，等待着时机到来。一旦越狱成功，他就要去永远是蓝天的加勒比海定居。以他的聪明和勇气，他完全能够把边境的警察嘲弄一番，然后化名登上飞机，平安地在热带地区安下身来，把别人家几代人积蓄下来舍不得花掉的金钱挥霍一空。

马耳他人的眼睛一刻也没有忘记观察周围环境。他充分利用了犯人所有的出入机会：去马赛法院接受提审，在看守严厉的空旷大院里放风，去医务室看病。——这些多少都算是合法的理由。他熟悉了监狱建筑物的位置。他被囚禁的那幢楼四周是一条由两个看守日夜巡视的天桥。他已经摸透了他们的行动规律。每个人负责这幢四层楼牢房的一半地段。他们一起从同一个角度出发，分别沿天桥两侧巡视，走到楼后会合。交谈几句以后，又背对背朝反方向走去，接着又回到原来的出发点。按照看守长的命令，在马耳他人窗前走动的看守始终是同一个人。

他了解到一个重要细节：每隔半个月的那个星期二夜里到星期三，站岗的是个科西嘉人。

马耳他人很自然地隔着栅栏和他交谈起来。他得知这个看守是卡伦扎那人，和盖里尼及卡洛蒂律师同村，他们的表亲比比皆是！记起来了，这位脸色像摩尔人的看守奥里维西还是比斯丁卡的表亲。卡洛蒂不久前曾救过比斯丁卡的命。他又是安托瓦纳的表侄孙。

马耳他人怎能不欣喜若狂呢！这个看守再也不会去倾听锯条在栅栏上发出的锯锉声了。

苦刑监狱里万籁俱寂。只有正面走道上几盏暗淡的小支灯泡在黑暗里闪现着阴森森的微光。一旦窗栅栏全部锯断，那就一秒钟也不能耽搁了……

监狱方面在马耳他人的牢房里安插了一个很厉害的犯人维克多·斯帕拉齐。他也将因重大盗窃罪而受到重罪法庭的判决。这是一个面相粗野、冷酷可憎、很难相处的家伙。他同意参与越狱。

马耳他人从左脚的帆布草鞋底下抽出一根锯条片。这是卡洛蒂律师在前次接见时特意带来的。他费劲地锯起铁栅栏。锯到第九十下时，他的手指已经鲜血淋漓，再也动弹不了。斯帕拉齐接着再干。又过了一个钟头，紧贴水

泥框的断口已经很明显了。

“安托瓦纳的卡迪莱克牌轿车4点正停在市政议会前的圆形广场上，”卡洛蒂对他说过，“你从采石场上车。如果提前出来了，就先到瓦隆大街，找到右面最后一幢正在建造的低租金住房，躲到地下室里去。”可多米尼克清楚，在此之前，必须翻越两道十二米高的围墙，中间还有一条警戒通道。单独一人要越狱是根本不可能的。而两个人合伙就值得一试了，虽然这充满了艰难和陷阱。

马耳他人已经预见到了这一切。他检查了每一块墙砖后发现，分隔少年犯管区牢房的墙很容易翻越。他欣喜地注意到，在少年轻罪犯的院子深处，监狱当局正在建造一幢两层楼房，其屋顶与第一道围墙一样高。这样，只要爬上6米高，就可以来到庞大的要塞大门之上。6米高度，对一个普通犯人来说是够呛的。可对于马耳他人这样智能出众的人，只不过是试身手而已。

过道上，奥里维西的脚步声越来越远。斯帕拉齐想第一个从用力扳开的栅栏里钻出去……开口太小了。他的腿和屁股悬空着，但双肩卡住了。

马耳他人始终很镇静。

“把衣服脱掉，”他命令道，“我会把你的衣服扔出去的。”

他用右脚死死顶住斯帕拉齐的光肩膀。这一次，身体终于通过了。斯帕拉齐拽着用毯子条接起来的绳索，滑到了二楼屋顶上。他举起手臂接住已在三楼栅栏解开绳结的马耳他人的双脚，准确无误地抱住了跳下来的马耳他人。时机到了。

看守回到了原来的出发点。两个逃犯屏声息气。躲在阴影里。等脚步声一离远，斯帕拉齐赶紧穿好衣服。多米尼克把绳子绕在腰上。他们从小屋顶上跑到巡逻过道，幽灵似地穿了过去。

现在，他们正极力在分隔放风院子的墙顶上保持平衡。两人伸着双臂，避免掉下去。不管摔向哪一边，都不是闹着玩的。

奥里维西的伙伴的脚步声渐渐传来。两个逃犯赶紧俯伏在荆棘丛里。看守没有察觉，从他们头顶上方走了过去。等他的身影一消失，斯帕拉齐立刻蹲到墙脚下，用身体充当短梯，让马耳他人踩着自己的肩膀和头顶，敏捷地爬上去，骑坐在屋顶上。马耳他人放下绳子，让斯帕拉齐用脚踩着墙面攀绳而上。

他们从墙上跃入少年犯放风的院子，跑进尚未竣工的空房子里，找到了施工用的活动扶梯。他们迅速来到屋顶，把扶梯贴着围墙放下去。

第一步已经成功了。

下一步更加困难。

必须穿过内廊，才能到达第二道围墙上，然后从那里完成走向自由的一跃——要是能够把充满惊险的越狱称为走向自由的话！

马耳他人喘着气向斯帕拉齐解释道，扶梯太短，不能够横放下来当天桥。

“只好从横跨在两墙之上的看守长房间那里过去了。”

多米尼克开始匍匐而行……这50米的开阔地带真够长的，双手和膝盖都渗出血来了。他的心愈跳愈快：生路就在那边，就在围墙外面。

斯帕拉齐不如马耳他人那样敏捷轻柔。他已经疲乏不堪。他不住地喘息着，很难跟上马耳他人。多米尼克只好停下来等他。夜空纯净，星星似乎向他谈起了多丽丝。月光下的地中海又使他回想起那两座岛屿：马耳他和科西嘉。他或许还想到了另一座岛屿……他俯卧在地上，紧紧抓住房屋的檐口，

倾听扔出墙外的绳子在空中发出的声响。他发现绳子太短了。长度差 2 米，也许 3 米。

不能再多想了！

“你贴墙倒挂下去，把绳子给我，我先滑下去。”

掌心被绳子摩擦得的疼难忍。在离地四米时，毯子条接成的绳索断了，他顺势坠了下去。

在马耳他军用码头闯窃时，多米尼克还遇到过别的惊险场面。从幼年起，他就喜爱运动。经过十来年的跳跃训练，他的肌肉才变得像弹簧一样既灵活又结实。他只不过稍稍晃了晃身体，就从地上弹跳了起来。

上面，慌乱的斯帕拉齐仍然拽着那段绳子。马耳他人用一块石头绕起坠落后带下来的绳头向上扔去，心里一个劲地祈祷：别扔到院里去。极度绝望的斯帕拉齐居然一下子抓住了。他匆匆把两个头连结起来，在檐口上打了个双结，就往下滑去。多米尼克做好了接应的准备。幸好，这次绳子没断。

他们弓着背向松树林奔去。不一会，警报声大作，探照灯把监狱围墙照得通明。此时，在连接卡西斯的格兰兰瓦尔松林的荒凉小道上，两个逃犯安坐在安托瓦纳的接应汽车里，舒坦地喘着粗气。

马耳他人重演了马迪厄·科斯塔的朋友，他的同乡保尔·达拉皮纳的惊人壮举。

8

当我拽着长袍登上去萨尔坦的长途汽车时，已经是傍晚时分了。夕阳沉入大海，把一抹金光射向海湾深处。颠簸不止的破车载着我摇摇晃晃地沿着扎内塞公路行驶。每次拐弯，都让我看见散落在山坡上的一座座村落。我已经习惯于此间村庄那种奇特的景象了。一阵刺耳的刹车声后，长途汽车在一座拱门里停了下来：萨尔坦到了。我们驶进了自由广场。

我渴不可耐。尼奥罗香肠和辛辣的佩布罗纳图牛肉火辣辣地刺激着我那大陆人的胃。一个当地教士会手捧弥撒经本，走进咖啡馆吗？那里的大镜子就像恶魔的眼睛一样闪闪发光。我走了进去。当然，迎面传来的依然是蒂诺·罗西的歌声。鼾鼻子般的喇叭声声嘶力竭地哭丧着，音量盖过了两个一身黑衣、手舞足蹈的科西嘉人的大叫大嚷。大厅深处的玩牌人则默不作声，脸色阴沉。在耶稣受难日里，他们的模样就像送葬人一样。

我一口喝干了半杯淡而无味但却很清凉的啤酒。送酒的灰脸鬍发小伙计惊愕地看着我。我刚放下杯子，就又觉得口渴了。我示意伙计把酒杯斟满。为了消除他对我这位豪饮教士的诧异，我便向他打听耶稣受难瞻礼何时开始。他刚要开口回答，一个声音在我右侧响起：

“10 点，我的神甫。”

我转过脸去。一个脸色红褐、满头白发的人刚大模大样地走进门。他贴近我，把胳膊肘支在柜台上。我朝他点点头，装出感谢的微笑。

他毫不客气地盯着我看。顿时，我不快地感觉到：他似乎已经看出我是个化装成教士的警察。

“你是第一次来参加卡泰纳乔吗？”

与这种人不能乱吹。他那对眯细的小黑眼珠一下子就看透了我。

“第一次，”我回答道，“布尔主教区派我到这里来的。我们每年都有

一个教士来科尔特和萨尔坦参加耶稣受难瞻礼。”

我为自己的胆量而吃惊。我心里想，我甚至连布尔有没有主教都不知道。我只记得那里有座教堂，大概是在布鲁城门吧。我曾和我的金发妻子玛丽丝在教堂对面逗留过。那里有一家物美价廉的小饭馆。为了那次恋爱旅行，伊多瓦纳把他那辆标致牌轿车借给了我们……

“哦，这么说，”我这位邻座用舌头舔了舔沾在唇边的几滴卡萨尼斯酒，“你住在萨尔坦喽……准是住在圣达米亚诺修道院里吧？”

我不知所措地埋头在喝了一半的第二杯酒里。就像对布尔主教教区的了解一样，我对圣达米亚诺修道院同样一无所知……

“一个朋友在普罗普里亚诺借给我一个房间，”我谨慎地回答，“在复活节期间……”

“啊，我明白了！所以你才坐长途汽车上这儿来了！”

我没有看错，这个卡萨尼斯酒迷是一个坏蛋。他开始相信我了。为了最终取得他的信任，我请他喝了一杯。

“这会儿大赎罪者正在做祈祷吧……”我说。

他狡黠地拿起酒杯。我们默不作声地喝着酒……我对萨尔坦耶稣受难瞻礼的了解，是在严冬的某一天值班时，无所事事，从我的值班伙伴波里那里听来的。他向我谈起了家乡的信仰和迷信、节日和礼拜仪式。我这才了解到，只有当地教士才能见到大赎罪者。他也许是个正直的牧师，也可能就是一个大恶棍。从中世纪以来，他的身份从来没有公开过。在科西嘉，人们从来不对教士的神秘职业说三道四。

我的这位站在柜台边的邻座把我从思索中唤醒了：

“该回家了，”他说，“我还要去准备蜡烛呢。”

他叹息了一声，朝饰有两个制作粗糙的天使像的座钟瞥了一眼。座钟上方放着一支破旧的喇叭口火枪。这杆枪在过去想必为某位游击队员带来过运气。

他向我伸出手来。我心想，不能握它。一个穿教服的教士可以握手吗？我疑惑着。我想照例为这个微醺的挑衅者祝福一番，但终究克制住了。我看着他走出去，随后就付了账，包括那黑眼红脸汉忘记付钱的第一杯酒。

刚刚6点。我还有时间溜达一会。我穿过广场。记得在许多意大利影片中，总有一个教士横穿广场的镜头。

我划着十字，悄然走进教堂。两个工人正在忙着把一只巨大的十字架从墙上摘下来。他们一个摇晃着十字架上部，另一个两腿跨蹲着，吃力地扶着下端。我用和蔼的目光鼓励着他们，走向祭坛，屈膝跪下去，开始祈祷。

我口中念念有词，为尽快结束这场喜剧而祈祷，但愿早日回到蒙玛特尔那套三居室带厨房的家里去。

我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在这块传奇般的土地上，我将一无所获。既不可能找到马耳他人，也找不到对部长来说是那样重要的文件。为了不浪费纳税人的钱，我所能做的就是设法找到逃犯姑妈的家。

一条廊道展现在眼前：这是一条穿过市政厅的拱顶长廊。我走进旧城区。偶尔有几盏路灯在闪烁，那光景就像巴黎小普塞珠宝店橱窗里钻石首饰发出的幽微闪光，投照在小街的石板路面上。山坡上，鳞次栉比的花岗石建筑物宛如堡垒一般，傲然耸立在我面前。房屋间石拱横跨，重重叠叠。磨出脚印的台阶，如陡坡一样向下伸展，形成了一组无穷延伸的拱形建筑群。

“请问，坎布齐亚家在哪儿？”

一个穿着烂草鞋的长须老人从拱廊里应声而出。

“坎布齐亚？”他指着暗处的一幢房子，用结结巴巴的法语回答道：“你说的是奥拉斯、维克多还是拉埃蒂迪亚？奥拉斯住在一楼，维克多住在二楼。拉埃蒂迪亚就住在哨楼前面。”

就像反反复复对一个孩子讲故事那样，他颠三倒四、惴惴不安地重复着这些话。随后，他看出我是个教士，就拘谨地致礼道：“您好，我的神甫。”我回答：

“我要找的是多米尼克的姑妈家。”

“哦！是拉埃蒂迪亚……他兄弟死了……”我如此专注于自己的角色，几乎要教训他说：天主的道路是无限的。既然所有的老人都喜欢受人关注，我也只好洗耳恭听。他还在唠叨不停：

“是啊，……他死在马耳他，可怜的安托瓦纳……幸亏他留下了多米尼克。他是拉埃蒂迪亚的好侄儿，常来看她，寄钱给他。她很需要钱……”

突然，他意识到不能把什么都捅出来，即使是对一个教士。他赶紧连招呼也不打就转身走开，口里低声咕哝着：

“一会儿见吧，我的神甫。或许我们会在耶稣受难瞻礼上再见的。”

萨尔坦的夜晚，就像蜂窝被熊掌端了一脚那样，在我眼前飞旋狂舞。

回到中心广场时，我的模样就像一头窜到竞技场中央的斗牛。为了与我的教士身份相称，我来到位于城口博尼法乔路上的圣达米亚诺修道院，在高墙前徘徊着。我不想翻墙而入，也没有敲门，免得教会里的人注意我这身教士长袍。……当我折回来时，眼前的景象蔚为壮观。全萨尔坦城被千家万户窗洞里的蜡烛和油灯照耀得一片通明。簇簇火把恰如鬼火一般高低明灭，映照在周边城墙的草茎之上。我看到，在山谷里，邻近的村庄也闪闪烁烁地跳跃着一片悼念耶稣受难日的火海。

广场比我想象的还要喧闹。咖啡馆收音机的音乐淹没了整个广场。一些目光忧郁的人在寥若晨星的路灯下闲聊，不时从这群人走到那群人中间，用方言招呼着。披着头巾的老妇人颇似一群妖婆，幽灵般地向教堂走去。姑娘们犹如仙女一般臂挽着臂走来走去，洒下高跟鞋擦地的一串串清脆的脚步声。小伙子们神气活现，却又腼腆害羞，不时悄悄地和她们回顾流盼，既没有停下脚步，也没有走到一起去。

这时，嘈杂声突然被一阵窃窃私语声替代了，就像魔术师挥动手中的魔棒一样，收音机也全都鸦雀无声了。所有的目光都投向教堂的正门：第一个赎罪者将从那里出来。我扇动肘部推开越聚越紧的人群，尽量向前靠近。大赎罪者首先出现，肩负着刚从教堂里摘下来的沉重的黑色十字架。他穿着鲜红色的长袍和蒙面风帽，风帽上的折裱像扣结一样盘得紧紧的。

我的心里捉摸不定。怎样才能在这些相同打扮的人群中发现目标呢？只有胖子才想得出让我陷入这种陷阱里去。

我已经挤到了很前面，发现红衣赎罪者的身材很像马耳他人！我几乎要相信这种巧合了，想象大赎罪者就是马耳他人。这似乎有点过分，即使马耳他人是个宗教狂，他也不会这么干。红衣赎罪者赤着脚向前走去，右踝拖着一条沉重的锁链。我能看到的就是他那双脚。看脚也是一种鉴别正身的独特方法，但不太可信。我仿佛是在向罗布兰传送有关脚部特征的信息。尽管眼下是很庄严的时刻，可一想到司法鉴定处竟然与脚的特征打交道，我还是忍

俊不禁地想笑出声来。检查手印，这还差不多，因为这是由来已久的方法。只有美国联邦调查局才会去费心测量人体各部分的尺寸和细节特征。在法国，就和在意大利一样，事情干得越少越好。看来，我应该劝胖子把那些条文革新一下，这不会有坏处的。

白衣赎罪者扶着十字架的立柱，跟在红衣大赎罪者的后面。他弯腰曲背，走得很慢，双手几乎要碰到地上。一身洁白的长袍和风帽在烛光映照下闪闪发光。从他的姿态上，我无法判断看出他的身材是否和马耳他人一样。不过他看起来也很高大。后面是教士，修道士和不戴帽子、穿着白衣、披着红斗篷的合唱队。他们手里的大蜡烛摇曳着火焰。这里不会有什么意外发现。他们裸着脸向前走去。他们中没有马耳他人。不过，我还想看看殿后的八个黑衣赎罪者。他们的身材没有一个像多米尼克·坎布齐亚。马耳他人一半是英国人血统，他的身材也证明了这一点！

四个黑衣修士扛着一口棺材。缀满百合花的白色裹尸布上，躺上一尊木雕耶稣像。另外几个人举着一顶遮护耶稣像的华盖。

我汇入了绕行教堂的瞻礼队伍。人流拥进一条小路。没找到马耳他人。我只好观赏起照耀着建筑物的烛光夜景来。这时，一个声音传入我的耳朵：

“喂！好一个教士，你在这儿干什么，嗯？”

这巴黎顽童似的玩笑令我措手不及。我吓了一跳，赶紧摆出庄重的样子。我皱起眉头，愤怒地转过头去，准备用高贵的方式来训斥这个无礼的家伙。谁知，我惊愕地看到了一张再也熟悉不过的脸：没错，这个头戴黑帽、身穿灰衣、慢慢从萨尔坦的一条偏僻小路走来的矮个子，正是库蒂奥尔警长。

他，刑警大队警长也到此地来追捕马耳他人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的出现是令人鼓舞的。不过，他的出现又使我十分沮丧：既然巴黎警察局也来了，这说明坎布齐亚也许就在附近。可我独自一人，怎能和这些对手们竞争呢？他们想必已经作好了充分的准备。

“你呢？”

我无法隐匿自己的惊奇。库蒂奥尔微微一笑，回答说：

“我要告诉你一件事，老兄。不必装扮成什么神甫了。就在昨天晚上，马耳他人又在樊塞纳森林露面了。他在那里干掉了一个小伙子。科西嘉人氏族之间的仇杀可不是闹着玩的，嗯？”

卡尔迪奈街上生意兴隆的夜总会门口，出现了吉诺·托利和他那辆青苹色的卡迪莱克牌轿车。此刻他正踌躇满志地体会着当老板的乐趣。三十年代外省人趋之若鹜的“两姊妹”旅馆，已在几个月里改建成巴黎最具风月繁华的青楼会馆之一。寻花问柳的男男女女在这里幽会聚欢，醉生梦死，淫荡作爱：他们中有放荡不羁的丈夫和水性杨花的妻子，勋章绶带的爵爷和娇嗲妩媚的女秘书，政客党棍和寻找阔佬的末流影星。

吉诺·托利以生意人的精明干练，统率着他的幽会俱乐部。他在色情领域堪称行家里手。位于地下的旧厨房被改建成色情电影放映室。由一架漆成黑色的电梯通达的两层楼面上，每间客房彼此可以相通，房间的墙壁乃至天花板上都镶上了镜子。在需要提供服务或收钱时，英俊的伙计阿波隆就会出现。他会根据客人要求推开拉门，把几个单间变成一个宽敞的嬉戏大厅。站

在壁龛的不镀水银的镜子后面，爱偷看猥亵场面的色棍可以一睹他人的色情百态。他只消付一笔附加费就能如愿以偿。这笔钱自然又大大扩充了房产主化名匿藏起来的财富。

吉诺也曾经历过艰难困苦。因此，他对于秩序极为珍视。作为一个有见识的企业主，他不想妨害现存社会。他为阿波隆安装了一架罗莱福雷克斯照相机，可以从各个角度摄下那些身份可疑的男男女女。事后，他把底片交给风化警察特别大队或情报局。作为报答，他的行当得到了警方的有效保护。“礼拜堂”从未列入过受检夜总会的名单。

“礼拜堂”……这金字招牌镌刻在大门右侧的绿色大理石上。本区居民对这扇门再了解不过了。每天夜晚时分，周身精光锃亮的美国客车和意大利平头赛车不约而同地排成两列停在门前。这并不妨碍交通。夜幕降临后，此地只有狗群在阴沟洞里觅食。

如果十九世纪末的大资产者看见他们领地的下场时，准会从坟墓里钻出来：暴发的蒙苏平原不再羡慕王家的圣德尼街了。只有金钱才能突出悬殊。夏采尔街、普罗尼街、亨利—罗什福尔街上，幽会场馆比比皆是。在那里，为了严守情场隐私，必须付出最高的代价。

吉诺·托利左手提着一只黑皮公文箱，钻出卡迪莱克轿车。这只箱子几乎成了他身体的一部分，就像他那身黑灰色的三件式西装一样。他把保险钥匙插入铜锁眼里。这是在自己家门口。不需要通报姓名，也不用让人从警眼里辨认自己。

每天午夜，按照不变的惯例，吉诺带着那张庄重的、近乎严谨的脸，前来检查夜总会的活动及现金出入帐目。铺着紫红色天鹅绒地毯的暗梯把他引向四层顶楼。他就在这里布置了一间豪华的色情业总经理办公室。阿波隆在这里向他汇报情况，并报上应交给出资人保尔·格拉尼乌茨即煤炭商的那份营业进款和附加费的准确金额。

这位夜总会大亨是靠一笔5000万法郎的债务来经营前“两姊妹”旅馆这块地盘的。煤炭商保尔曾多次要求还债。诡诈的吉诺立即付清了利息，却逐月拖延到期的应付本款。吉诺想用提供寻欢作乐、在里茨饭店或克里翁饭店请客吃饭换来清静，但很快就被不时的争吵代替了。一个勒令还钱，另一个则以名誉报复相威胁。每捱过一天，吉诺都盼望着这高利贷盘剥者在纵欲中因心肌梗塞而一命呜呼。可是，奥弗涅人的心脏就和中央高原的火山一样结实，吉诺·托利只好找来图森·费鲁齐，让他帮忙了结此事。奇怪的是，今晚从他那儿一点消息都没有。

“先生，有两位客人要见您……”

托利很不喜欢这种措辞。这使他不快地回想起广播剧《有位警官要找您》中的那些警察。他曾偶然收听过几个片断。

警察到“礼拜堂”来干什么？原则上，他从不在此接待他们。通常，他把一叠钞票悄悄塞进每月用于买得太平的信封里，在去布洛涅森林某条小街秘密赴约途中，摇下车窗玻璃，把钱扔出去。每次路线从不重复。随后，吉诺开着车缓缓离去。他很乐意从后视镜里看到：那些代表秩序的伙计们在附近灌木丛里行着“屈膝礼”，当找到钱时个个喜出望外。可今天并不是付钱的日子呀……为什么他们今晚又来了呢？

“什么客人，阿波隆？是风化警察吗？”

英俊伙计左右摇晃着他那张希腊人的脸。

“不是，先生。是约瑟夫和另一个人，一个金发青年。是个漂亮的小伙子。”

“他们是乘电梯上去的吗？”

“从您的暗梯上去的，先生。他们已经在您的办公室里了。”

吉诺不喜欢这种安排。他同意约瑟夫不花钱一饱眼福，条件是为他干点小事。阿波隆常领他去观淫癖专用的壁龛或是地下放映室。他在那里一呆就是几个小时。约瑟夫从不放过任何一个不曾见过的猥亵场景。

吉诺思忖着自己还干过些什么蠢事。值得注意的是，他为什么要带一个证人来？看来是要自己解释一下煤炭商的死。矮子一定告诉他了。图森本该当场把这家伙干掉的。吉诺猜测起那金发青年是谁。想必是约瑟夫的侄子。这傻大个，每年夏天都在卡杰斯外的大海里游泳。一到冬天，他就去勾引有钱的中年妇女。都是些最使人厌烦的爱虚荣、趋时髦的女人。不过她们的银行存款倒是十分可观的。这个花花公子在其生活中的唯一遗憾是：他是个斜白眼。因此他不得不终日戴着墨镜。

“你有没有看见金发青年戴着眼镜？”

“那副镜片黑得连眼睛都看不见。”

好吧。这不奇怪。既然是这样，要是满身散发着奶酪味的前尼奥罗牧羊人想听到我的解释，他会如愿以偿的。很简单：煤炭商只有放弃求助于警察的企图，才能收回我吉诺欠他的5000万法郎……就是这么回事！约瑟夫这个混蛋是不会接受这种解决方式的。只要再添上一句：凑巧出现在那里的姑娘是个必须灭口的危险证人！要是马耳他人被栽上杀人的罪名，这绝不是我吉诺的过错。谁能想到，那姑娘是他的情妇呢？

不过，约瑟夫并不只是一个淫棍，他也是个一毛不拔的头号吝啬鬼。……说到底，事情已经如此了！至于马耳他人，他会想方设法对付的。他既有钱又交游广阔，肯定可以找到证明他不在现场的证据。他的情妇？咳，失掉一个，找回十个，像他这样有诱惑力的人，只怕挑都来不及呢。

吉诺虽已头发花白、年过50，却能以惊人的敏捷爬上四层楼。他推开办公室的软垫门，用脚关上了门。他的肌肉突然收紧了。显然，发生了什么事情。约瑟夫靠窗站着。他那通常是褐色的脸蜡黄蜡黄。长着一头浓发的脑袋上，可笑地扣着一顶小帽子。插在细条纹深色西装里的手像死尸一样惨无血色。吉诺迅速扫视了一下站在他身边的大个子金发青年。他不是约瑟夫的侄子。

这是马耳他人。坎布齐亚以危险的沉默著称。他的右手一直没有离开海蓝色的上装口袋。吉诺吓得全身冰凉，呆若木鸡般地站在房间中央。

“礼拜堂”的主人甚至连假作镇静都办不到。他好不容易才用下巴指了指两张椅子，请可怕的来客就座。其实，他唯一的机会就是走到写字台前，打开右边抽屉，取出那支贝雷塔手枪先发制人……

然后，他可以很轻松地以正当防卫的理由为自己辩护。他已经预见到了报上的标题：“博迈特监狱逃犯、大名鼎鼎的马耳他人、蒙莫朗西大街枪杀两人的凶手，企图敲诈‘夜巴黎’之王。”当然，他不会因为替社会除掉危险分子马耳他人而获得勋章。不过这也已经足够了……

不错，只有手里拿到那把贝雷塔手枪才能有救啊！必须转移他们的注意力，利用他们最小的疏忽。吉诺在瞬间调整了自己的策略。他要佯装一无所知。反正，他没有再见到过尼斯人。“你猜想我们为什么来这儿？”约瑟夫

说，“你不至于跟我们瞎扯你根本不知道吧？”吉诺摇了摇头，反驳说：“请你解释一下。别这么哭丧着脸，像死了人似的。”约瑟夫一下子不知所措，朝马耳他人望了一眼。“好吧，”他重新开了腔，“我们知道是谁杀了煤炭商。”吉诺一下子恢复了自信。他牵动嘴角笑了笑，同时耸了耸肩膀。“你不至于认为是我杀的吧？”“不，是尼斯人干的。”吉诺假笑起来：“图森？这倒是让我大吃一惊！那天晚上，他去闯窃一家户头了。你的司机也在呀！”他朝一动不动的坎布齐亚望了一眼。“不错！”约瑟夫说，“你那户头就是煤炭商！图森把保尔和马耳他人的女友一起干掉了！”吉诺装出惊愕的样子，跌坐在办公桌前的椅子上，摇晃着双臂。他的双手悄悄地凑近了抽屉。他想用膝盖蹭开抽屉，然后抓住那把贝雷塔枪。放在桌角上的香烟盒会挡住手的动作。“相信我，约瑟夫！”他辩解起来，“图森从未对我提起过要对煤炭商下毒手！虽然就个人而言，我根本就瞧不起保尔！”膝盖无声无息地把抽屉蹭开了一点。差不多成功一半了。忽然，他惊慌起来：手枪有没有上子弹？那天早上，出于好玩，他把子弹卸下来，又装进去。他退出子弹，又插上弹夹，好玩地放起空枪……可是，究竟有没有把一颗子弹重新装进去呢？自己的生命就维系在这个细节上了。使他不安的是，马耳他人那双看不见的眼睛似乎追踪着自己的思路。他会采取行动吗？只见他从衣袋里拔出戴着手套的手，摘下眼镜，装进上衣口袋里。他朝办公桌走来，蓝眼睛中流露的残忍目光令吉诺恐惧万状。这目光迫使他孤注一掷。他迅速把手伸进抽屉里：贝雷塔不见了。汗珠从脑门上渗出来。可别是幻觉吧？“你的枪在我这儿呢。”马耳他人开了口，“图森什么都招了。你想不还钱就收回债据。说到债，你可没白借。可是吉诺，欠债就该知道还债！”“礼拜堂”老板极力保持镇静。要不惜一切争取时间。争取时间！只有一个奇迹还能救他的命。“我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意思，”他的声音都失真了。马耳他人从口袋里掏出那把柯尔特式手枪，平举起来。“拿一张纸来，”他命令道，“给我们写一个字条。”他用枪筒顶住吉诺的太阳穴。“别这么抖个不停！写：‘署名者吉诺·托利，家住纳伊区莫里斯—巴莱斯大街232号，证明多米尼克·坎布齐亚被误认为在蒙莫朗西大街22号杀死两个人……’别发抖了！写清楚点！接着写！”马耳他人始终用枪口顶着吉诺的脑门。他俯下身去，看着托利逐字听写：“‘凶手是我的朋友图森·费鲁齐……’”“他不是我的朋友……”“照写！‘我雇用了费鲁齐，要他从格拉尼乌茨那里拿回一张5000万法郎的借据’。就这样。行了。签名！在信封上写上：‘法院检察官先生启’。行了。”吉诺塌了下来，他自知死期到了。约瑟夫呆呆地注视着马耳他人扣着扳机的手指。他等待着。马耳他人没有开枪。他把手枪放进左口袋，把信封放进了右口袋里。“我们走！”他说。

库蒂奥尔向我猛喝了一声，我就像一个极力不让自己摔倒的拳击手那样，机械地前后叉开了双脚。参加瞻礼巡游的人群开始歇斯底里般地疯狂起来。大家你推我搡，哇哇乱叫。他们的声音几乎压倒合唱队的歌声。喧闹声愈演愈烈。这些平时沉默严峻的教民，在耶稣受难瞻礼上充分发泄自己的情绪。一些人围着大赎罪者，逼他加快脚步。大家甚至想把他绊倒在沉重的十字架底下。我真希望有人把他的风帽摘下来。可是没人这么干。挤在窗口、

阳台、台阶甚至石拱上的人震耳欲聋地喊着，拍起了巴掌：穿红衣的赎罪者第一次跌倒了。人流意外地往后退去，我看到了他那双已经满是瘀伤脚。

“你呆在这里，就是为了看这场闹剧吗？”库蒂奥尔问我，“我可没有这份雅兴。我是个共济会员。要不是认出了你，我才不会参加瞻礼呢。我们去酒吧聊聊怎么样，嗯？”

我可根本不想聊什么天！尤其是不愿穿着这身可笑的衣服讲述我的旅行。这会使巴黎警察局警觉起来的。我想起副总理兼内务部长曾再三嘱咐要严守秘密……

“明天吧，要是你愿意的话，”我说，“今晚，我想看看这场戏怎么收场……”

“随你的便，神甫先生，”库蒂奥尔开玩笑地说，“不过，你要是想逮住马耳他人，那还不如回家去呢，老伙计。我们在这里已经等了三天了。”

他连手都没有伸给我，就走了。我继续观看起缓缓行进的瞻礼队伍。人流重新聚集起来，穿过市政厅的拱门。在步履踉跄地拐进一条带坡度的小街前，大赎罪者又在广场上跌倒了一次。灯火通明的屋子里，活现出一幅幅家庭生活的图景。千家万户都站在层层叠叠的平台或阳台上，伸长脖子，想从瞻礼队伍中认出某一个熟人。

人群渐渐安静下来了。我听见大家唱起感恩歌“主啊，饶恕我吧”。不断重复的歌词具有一种幻觉般的魔力，与赎罪者脚镣的叮当声和断续的喘息声交相呼应。瞻礼队伍在两条细瓶颈似的小巷口汇合，引起了一阵骚动。我趁机赶紧脱身出来。库蒂奥尔确信马耳他人不在此地。这玩笑不能再开下去了。

我趑回了原路。穿着这身该死的长袍，走起来很碍事。我尽可能快地朝刚才已注意到的哨楼走去。看到哨楼，就意味着找到了坎布齐亚的家。我在墙角停了下来。在狭窄、荒凉的小街里，有一盏路灯竖立在向左拐去的小巷口。在小街的另一边，展现出另一番景象，使人联想起挽诗中虔诚哀婉的灵魂冉冉升天的情景。我一身黑衣，像个送葬人一样地站着，凄然面对眼前的景象：一场浩劫后的废墟，破败的门柱，摇摇欲坠的烟囱，花岗石砌成的窗框，只差一把铡刀就活像一座断头台了——一切都是那么阴森可怕，污秽杂乱。而在徒有其名的房子里，地上除了一堆堆垃圾、一团团破布和几块废铁外，竟然一无所有。远处，巡游的人群正举着火把向瞻礼的目的地——小教堂走去。

我一面拾级而上，一面不住抱怨：胖子和他那位副总理兼内务部长根本无法理解，挣钱糊口是多么不容易啊。

“博尼什，你要把马耳他人和文件给我弄回来！”

谢天谢地，头儿。你说得倒轻巧！

要抓到马耳他人已经是不可能了。库蒂奥尔很清楚他说这话的意思……我的脚踢到一块异常坚硬的石头。这时，我想起来了：那老汉告诉我，拉埃蒂迪亚就住在哨楼的对面，我现在却在朝旧炮塔的二层爬去。……我赶紧走下台阶。微风传来了远处的人声和圣歌声。我看了看方向，朝一个通向黑门洞的单拱门走去。走到门口，一间灯火通明的房子呈现在眼前。

大门敞开着。我走过去，鼻尖贴在窗上向里张望。客厅里阴森森空荡荡的。我躲在暗头里，心怦怦直跳，连气都不敢喘。刚才，我听见身后有一阵脚步声，这会却又听不见了。我潜到石块后面。身上的长袍此刻帮了大忙，

在黑暗里一点也看不出来。另一幢房子二楼的灯亮了。我这才松了一口气……

不能再犹豫了。我走进屋里，蹑手蹑脚地在宽敞的前厅里移动着。一个人也没有。大壁炉里燃烧着的柴禾，不知是哪位老祖宗点燃的……火舌舔食着乌黑的小锅。悬挂小锅的吊钩，很像红衣大赎罪者脚上的锁链。几个陶盆叠放在樱桃木碗橱里。低矮的平顶上，石灰呈鳞片状地剥落下来。刻在橄榄树干上的耶稣像突出在粗糙的墙面上，周围散乱地贴满了虔诚圣徒的图片。大厅中间有一张蹺脚桌子，上面用旧报纸盖着一个脏盘子和一只酒杯。装在老式煤油灯罩里的电灯泡映照着一片衰败的景象。一只绿色的瓷灯罩残破不全地歪在灯座旁。

我走近散发出旧毛巾气味的粗瓷大碗槽，只觉得一阵恶心。卧室的房门虚掩着。既来之，则安之，我径直走了进去。一张桌子上铺着一条带流苏的披巾，上面触目地摆着一只烛台。我下意识地掀起披巾。什么也没有。但在抽屉里，在两本邮政手册之间，夹着一只信封。好啊，总算找到了一些什么！信是一个多星期前从巴黎第七区克莱尔街发出的。一看信，我愣住了。

显然，这是马耳他人的来信。殷勤的侄儿告诉拉埃蒂迪亚姑妈，他已经平安到达，请她不必担心。他又能给姑妈寄钱了。“如要和我联系，”他补充道，“你可以写多丽丝的地址。或者写到巴黎封丹路‘科西嘉’酒吧约瑟夫收。你只要在信封角上注上我姓名的开头字母 D.C.就行了。约瑟夫知道的。他会把你的信件转给我的。”我大为振奋，把信按原样放好。显然，多丽丝一死，那联系也就中断了。库蒂奥尔肯定仔细搜查过她的住处。可是，“科西嘉”的约瑟夫这条线索还没有暴露！好吧，现在，任何推测都是不合时宜的……幸好屋里没人，我要把所有的房间都搜查一遍。这干起来很快，也不费劲，一切似乎都敞开着，一切都明摆着，随你搜。

衣柜抽屉里没有什么我感兴趣的东西。尽是一些杂乱的废纸、旧本子和发黄的明信片……哦，总算找到了一张照片，这是我的猎物多米尼克·坎布齐亚童年时的照片。是他和父亲在萨尔坦度假时，在我所熟悉的那座教堂前拍摄的。他牵着父亲的手，微笑着……我，竟然傻呵呵地感动了。

我又翻开柳条筐。里面尽是一些脏衣服。碗槽前闻到的那股恶心味又冲了上来。我赶紧盖上盖子。

我屈下身来。没有电灯，什么都看不清，只摸到一些陈年的积灰。我沮丧地站起身，连教士长袍上沾上的尘土都不想掸一下。部长十分重视的那些文件肯定不在这里。其实，他们要这些东西有什么用呢？

我徒劳地寻找着照亮地窖台阶的电灯开关。餐厅地板上显现出来的翻板活门给人以地牢入口的感觉。幸好，我在壁炉附近的花岗石围栏上找到了一盒火柴。火柴的光亮只能照亮我鼻尖前的一小块地方。我小心翼翼地捧着火柴，向破旧、溜滑的台阶摸索着，走下这鬼魅般的地狱。

我仿佛回到了童年时代，去堆满古籍的城堡探秘。一条宽敞的拱道从两间房间底下穿过。拱道角上有一张桌子，上面立着一支蜡烛，是用熔化的蜡液粘在木头桌面上的，那光景像是在等待宗教裁判法庭书记官的到来一样。我点燃了蜡烛，睁大双眼观察四周。墙上渗出的水珠沾湿了我的长袍。烛光向地窖深处照射开去，只能照到第三级台阶。其余的淹没在更可怕的阴影里。

我因为寒气、害怕和疲倦而哆嗦起来。我觉得：自己凭着一根蜡烛，在徒劳地寻找与国家安全休戚相关的文件！

拱道尽头，一扇厚实、古老的橡木门出现在眼前，勾起了我对科西嘉历

史的回忆。在热那亚人统治时代，这扇门想必是用来逃到隔壁房子里去的。望着破破烂烂的铰链，我真担心会发出声响。可是没有。我拉开门来，并不觉得很沉。看来常有人进出这扇门。我的厌烦顿时成了兴奋。我好奇地走进一个拱形的壁龛右面，一块生锈的壁炉挡板盖住了透光的洞口。这正是我所想象到的。在那英雄的时代，为了逃逸，几乎什么都想到了。

这里只缺一只海盗故事中常提到的那种半圆形盖子、缀着钉饰的箱子。我把蜡烛向前伸去。果然，在盖子上和周围地板上洒满了蜡迹，这表明这只神秘的箱子并没有在蒙昧时代过后被遗弃。拉埃蒂迪亚老太会把钱放在那里吗？不大可能：箱锁没有上锁。

与厚实轻快的拱门相反，掀起沉重的箱盖时，发出了一阵可怕的声音。一股樟脑味扑鼻而来，驱散了陈年旧墙散发出来的硝石味。我像个徒手的捡破烂人一样，在一堆揉皱的黑缎料里乱翻。我大着胆子把手伸进箱底，心中不断地祈求耗子别把我的手当成意外的甜食给咬下来……

突然，我的心跳加快了：我的手指摸到了一件硬梆梆的东西……是一把手枪！我急不可待地褪去了用旧衣服做成的枪套。我仔细端详了一番后，把手枪塞进穿在长袍里面的裤子口袋里。这是一支德国造九毫米口径的毛瑟枪。

我继续搜寻箱底。这次，我的手指又摸到了一只纸板盒。倒空纸盒，一个用布条扎住的档案夹出现在我的眼前。没有发霉，也没有受潮，看来还没放多久。

我念起来：“坎布齐亚案件。马赛登记律师卡洛蒂事务所。”

我找到了马耳他人在博迈特监狱拘押期间的档案。他在那里干了些什么？我解开布带。才翻了头几页，我就发现，法庭笔录与一些不知名的文件混在一起了。我把这些材料揣进怀里，将档案夹放回箱底，继续兴奋地搜寻着……可是，再也没什么东西了！我只好作罢。

突然，一个嘶哑的声音打破了阴沉的寂静。我毫无防备，就像听见枪响似地惊跳起来。我脸色发白，一动不动地倾听着。另一个颤巍巍的声音用科西嘉语回答道：“明天见，晚安！”我被逮住了！老太婆回家来了！怎样从这个马蜂窝里逃出去呢？一个男人的脚步声逐渐走远，大门锁眼里响起钥匙声。

我屏住了呼吸。为了伸展一下在壁龛里呆得麻木不仁的四肢关节，我向拱道里迈了一步，却撞在墙上。我盘算着各种逃脱的可能性，最后得出结论：应该等拉埃蒂迪亚睡着后，悄悄走到门口，小心地把门打开。要是她还没睡熟，就会从床上跳起来，看见一个教士逃出去，消失在黑暗里。

这漫长的几分钟简直没有完。时间似乎停止了，拉长了……

终于，钟楼报出了清晨两点，底楼寂静无声了。这时，可怕的鼾声打破了沉默。我意识到必须走出这地牢。我只觉得很冷，却没想到竟然冻成这样。我好不容易移动了脚步，提着鞋，把文件塞进裤腰里，撩起长袍，跨上了石阶。至少，台阶还不至于发出响声。

由餐厅通向大门的石板地面也没出声。我小心扭动钥匙。房门无声地打开，放出了我这只黑乌鸦。我奔向街上，手里提着鞋。长袍飘荡，眉头紧张得缩成一团。我穿过市政厅的拱门，来到了广场。咖啡馆还亮着灯。人群中，有两个小伙子正拿着手枪朝天放空枪取乐。我躲在墙角里，重新穿上鞋。随后，我装出漫不经心的样子，向广场中心走去。

我恼怒不已。这些意外的情况耽搁了我赶上去普罗普里亚诺的末班车。我可不想走 13 公里山路！至多再等 3 小时吧。我不断诅咒着胖子：他此刻正张开着脚趾，双手叉在大肚子上，在圣马塞尔大街那套四居室带阳台的公馆里舒服地打鼾呢！

“神甫先生，跟我走吧？”

这不像是个慈悲为怀的神枪手招呼我的声音，不像。原来，是库蒂奥尔开玩笑地注视着我。我一声不吭。

“是啊，神甫，我套中了你！你或许想利用圣灵活动，在拉埃蒂迪亚家里找到马耳他人吧？嗯？放心吧，我们早走在你前头了。我要告诉你一件事，博尼什。你们保安局的人真让我们感到好笑。你等着吧，回到巴黎，我会马上找你们算账的！”

第二幕

11

勒杜太太正在熟睡，一阵连续不断的捶门声把她惊醒了。她睁开眼睛，听见楼梯平台上有人在悄悄说话，便打开床头灯。6点了。她不安地下了床，拾起扔在地毯上的晨衣，披在身上。随后，她赤着双脚，走到门房间玻璃门的门帘后面。“是谁啊？”她喃喃抱怨着。“警察，”一个声音回答，“我们要找您。”勒杜太太喉咙像打了结，散乱着头发，不情愿地开了门。两个人走进门来：一个叼着烟头发黄的棕发矮子，一个戴着华达呢帽的高个青年。勒杜太太又抱怨起来了：“这是吵醒人家的时候吗？你们总以为可以横冲直撞，真是的……”“闭嘴，”叼烟头的那人出示了一张画有红蓝斜条的证件。“图森·费鲁齐是住在这里吗，嗯？”女门房示意他放低嗓门。她的房客们还睡着呢。要是他们得知是警察来登门造访……库蒂奥尔警长走进了散发着难闻气味的漆黑房间。床上杂乱无章，上方端端正正地挂着一张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法国军人照片。那人头戴钢盔，腿缠绑带，身穿天蓝色士兵服。插在镜框上的冬青树枝，似乎给那人带来了好闻的清香。窗角的桌子中央，放着两瓶几乎见了底的苹果酒和一只脏酒杯。戈丹式火炉周围的地毯上满是煤灰。

“是的，是住这儿，”勒杜太太决定实话实说，“他到底干了些什么，要劳你们到这里来吵醒大伙？”

“他死了。”库蒂奥尔说。

勒杜太太刚清醒过来，库蒂奥尔就猛然提出一个干脆、冒昧的问题，几乎要使他惊跳起来：

“您这里有没有他的东西？”

有几双袜子。勒杜太太很清楚，还有一些衬衫。她前天下午给洗净烫平了。她本该在今天上午10点去图森先生的房间时交给他。她朝那叠浆洗好的衣服努努下巴，这又引起了一个近乎确信的发问：

“您很熟悉来找图森的人吧，嗯？我有言在先：您要是不说实话，我就把您抓起来。”

勒杜太太惊恐不安地睁大了眼睛，不，真的，费鲁齐先生从不会客。男人也好，女人也好，都没见他带进门。他是个安分、正派、慷慨的房客。勒杜太太不清楚他干的是什么职业，但他一定很有钱，这从他的生活排场上可以看出来。他怎么会死了呢？在哪死的？

“我一个人也不认识，局长先生。”

“我是警长，”库蒂奥尔纠正道，他嘴里的烟头不住地转来转去。“好吧。您作为证人和我们一起去搜查他的房间：这是法律。他住几楼？”

勒杜太太瞪大了双眼：

“四楼右边，局长先生。可是，为什么非要我去呢？”

库蒂奥尔耸耸肩，不予置答。他急于离开霉味浓重的破房间。勒杜太太把她缀花晨衣的衣角重新束紧在粉红色长睡衣外面。

“可是，我没有钥匙……”

“我有，”库蒂奥尔回答，“在他口袋里找到的。快点，我们还有别的事要干呢。”

在房间里的搜寻很快就结束了。只消半个钟头，库蒂奥尔那警觉的眼睛

就能扫遍最隐蔽的角落。书本都被逐页翻过，连盥洗室的药品箱都仔细地检查过了。

“您有碗橱钥匙吗？”库蒂奥尔问道。

确实，樱桃木碗橱还没被搜过。勒杜太太暗自庆幸。警察们在她房客屋里没找到什么牵连人的东西。她早就料到了，她很讨厌这个咬着烟头老爱咕哝的矮个子。他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碗橱里只有餐具。他们还想在碗橱里找到些什么呢？

“我可没有，局长先生，”她低声抱怨道，“数盆子可不是我份内的事！”

库蒂奥尔从桌子抽屉里找出一把螺丝刀。他将刀头插进橱门中缝，用力往外一撬。一阵断裂声以后，锁舌脱出了锁眼。橱门撬开了。看见那琳琅满目的陈列品，库蒂奥尔欣喜万分，而勒杜太太却惊愕不已：橱里有两支冲锋枪，一顶蒙面风帽，一把自动手枪，一副手套，四块假汽车牌照，三套假发，还有两个面具和一顶黑色羊毛风雨帽。

女门房呆呆地看着警长把这一堆装备摆到桌上。库蒂奥尔小心地用一块从抽屉里找出来的抹布包住手，逐个端详起每一样东西。“这大概是为了不搞乱手印。”她心想。她咽了一口口水。这会儿，她想起来了……每次她来收拾房间时，费鲁齐先生总是把碗橱锁得紧紧的。有一天，他还要她把盆碟放在碗槽里，让他自己放进橱里。碗橱顶上是只画框，他从不让她掸灰。大概那后面也藏着家伙吧？

她瞥了一眼库蒂奥尔，只见他蹲在地上，向各个角落察看。考虑停当后，勒杜太太觉得最好还是与他和解为好：谁知道事情会变得怎样呢？

“那画框，”她用手指指橱顶。

“什么，画框？”库蒂奥尔问道。他猛然转过身，竖直了烟头。

“他不让我碰那里！”

库蒂奥尔疑虑地望了她一眼。他走近碗橱，移开挂在墙上的那幅狩猎画。一阵金属响声把勒杜太太吓了一跳：一把钥匙掉在地上。一张纸飘了起来，又落在橱顶上。警长取过纸条。看着看着，他的脸上露出了喜色。看完后，他仔细地藏进自己的皮夹里。随后，他皱着眉头，拿起钥匙：

“这是什么，嗯？”他问道。

勒杜太太几乎要昏倒了。“这，”是费鲁齐的地下室钥匙。确切地说是她的，是费鲁齐搬来后借去的。地下室里尽是一些废铜烂铁，他为什么要把钥匙藏到画框背后呢？奇怪！一连串的新发现搞得她精疲力竭。

“哦，”她叹了一口气，“这是我地下室的钥匙。他要我把地下室借给他……”

“好吧，”库蒂奥尔大声说，“我要告诉您一件事，亲爱的太太。我刚才找到的纸条、画框后面的钥匙，还有您偶然借给费鲁齐的地下室，这一切都告诉我，您知道不少事情，嗯？我们要看一下您的地下室，还有您的房间。然后，您多穿点衣服。我要把您带走。”

一切都发生在前一天晚上。从科西嘉疲乏、失望而归后，库蒂奥尔办公桌上的电话铃响了。是昂里奥打来的。他那勃艮第口音在旧听筒里嗡嗡直响。这电话机已老掉牙了，总署物资处只好通过加固焊接触点来将就应付，等待日后调拨和赊购新电话机时再更换。

“老伙计，你回来啦？”

库蒂奥尔扬起眉毛，望了一眼挂在窗口上方的六边形小圆钟。已经8点

了。

“什么事啊，嗯？”

“我要和你聊聊。过来谈一会吧。”

库蒂奥尔披上风衣，默默走下司法警察总署那著名的楼梯，在二楼连接上诉法院副楼的门前停了下来。门关着。他低声抱怨着，又往下走去，穿过凯德索尔费佛停满了车辆、即将大修的院子，从少年犯法庭过道来到法院长廊。他径直来到法院顶楼的司法鉴定处门口。昂里奥就在那里等着他。

“什么事，阿道夫？”库蒂奥尔缓过气来，问道。“这么着急吗，嗯？”

昂里奥笑了笑，算是回答。奥诺雷气得差点把烟头掉了。

显微镜行家身材瘦小，他翻起一只眼皮观察同事的情绪，然后示意库蒂奥尔跟他来。走进一间当作实验室的顶楼小屋后，昂里奥自顾自地爬上一只螺旋高凳，转动着，沉思了一会。库蒂奥尔开始觉得，这位灵感大师演的戏太长了点。昂里奥终于开了腔：“那天，我对你说过，我找到了两个脚印。你还记得吗？”“不错。怎么办呢？”“还有两只弹壳和一颗子弹？”警长叹了一口气。昂里奥不该向他一点一滴地列举那些劳而无功的行动……他勉强点点头表示确认。“那好，”昂里奥接下去说，“这两只弹壳是一个杀手射出的，此人在你去科西嘉时又干掉了图森·费鲁齐。他们没有告诉你吗？”库蒂奥尔顿了几秒钟，才说：“他们跟我说起过。”他凝视着童年伙伴。起皱的长脸，头上出现了一缕灰发，一对浓眉向外挑出尖尖的眉梢。“结论呢？”他发问道。“很简单。杀死格拉尼乌茨、多丽丝·梅和费鲁齐的是同一把手枪。看来枪上装有消音器。我是从三个基本方面来考虑的：烟晕、灼印和火药都说明枪口离得很近。”“结论呢？”库蒂奥尔有点恼怒地又问了一遍，“这么说，马耳他人接连杀了三个人，嗯？”昂里奥当即否认：“我说的是同一件武器，不是同一个凶手！要知道，有两个人去了奥弗涅人家。如果说一个脚印的尺寸与坎布齐亚很近似，那另一个脚印就不是普通尺码了。35码尺寸脚并不多见，对不对？”

昂里奥从螺旋高凳上跳下来。他走近卡片柜，打开木门，取出一张写满字的卡片：

“……小尺码的脚印并不多。那家伙用了火焰切割器，开的是标致牌轿车，其余就不清楚了。我能从露草里测出轮胎的间距，精度可达几毫米，还有排气消音器中排出的石棉粉屑。只消让你手下的情报员走一趟，就能知道谁符合这三个条件。”

“你以为我笨得连这点都想不到吗？探子是干什么用的？告诉你，明天早上，我要去搜查费鲁齐家。”

在跟库蒂奥尔警长走之前，克雷芒蒂娜·勒杜太太一口气喝了两杯苹果酒，还是提不起精神来，经过两小时的盘诘，她已被折磨得精疲力竭了。她只觉得时而焦躁不安，时而惊慌失措。望着身边的三个警察，她愈加胆战心惊。两个瘦子站在那里，头发散乱，龇牙咧嘴的。另一个是这伙人中最厉害的。他跨坐在椅子上，低着额头，一双手像摔跤运动员一样。身后，一个手持冲锋枪的治安警察守在门边，不住打着哈欠，旁观审讯的过程。

克雷芒蒂娜·勒杜叹了一口气。她抬起手，撩撩凌乱地披散在肩头的花白头发。直到现在，她依然支撑着。她既不知道刚死去的图森先生结交些什么人，也不清楚他是如何安排日程的。要是这个叼着烟头的警察以为自己是在骗他，那可太冤枉了。克雷芒蒂娜一无所知。这一点，她已经不知重复了

多少遍。这时刻可真难熬。凭什么她要受这份罪呢？

她包里的东西全被抖落在写字台上。看到那张从未想到要更换的过期身份证在他们手里传来传去，她实在受不了。警察还仔细地打量刻有德迪翁布东汽车商标的老式钥匙圈，检查倒空零钱的钱包，传看因肝硬化死在巴黎盲人院的丈夫阿梅代·勒杜发黄的照片。

克雷芒蒂娜放下磨得绿乎乎的连衣裙袖子，遮住她那双又粗又短的手臂。她感到很冷。库蒂奥尔把钥匙圈拿在手里抛着玩。克雷芒蒂娜气得要命。可是，她还得解释地下室装满金币和钞票的箱子是怎么回事！这个一直保持沉默的坏脾气女人开始让库蒂奥尔恼火了。

库蒂奥尔决定狠狠地吓唬她一下：

“您既然不想开口，那我告诉您，我对这箱子是怎么想的吧……您花钱雇了几个本地流氓来杀掉图森·费鲁齐。策划了好久吧，嗯？想吞下那笔钱！”

吓掉魂的克雷芒蒂娜好像坐到了重罪法庭上。她猛然想起了影片《侦探》中的一句话：

“这是个判断错误！”

一阵哄堂大笑，打破了房里的沉默，把这可怜的女人吓得半死。库蒂奥尔从容不迫地围着桌子转起圈来。突然，他的两条短腿在勒杜太太跟前停下了：

“事情就是这样吧，嗯？我没搞错吧？您杀了他，抢走了他的钱，把钱藏在地下室，等待事情平息下去。至于说到他向您借钥匙，这全是谎话……太太，我们不像您想象的那么笨！”

勒杜太太依然一言不发。在她看来，这警察是个疯子，危险的疯子。看他玩弄烟头的那腔调就知道了。只是她现在落到了他的手里。他的同伙也不会好到哪里去！克雷芒蒂娜太太的心像压了石块一样直往下沉，汗珠不停地冒出来。

“我累了，”她呻吟着，“让我走！”

她机械地摘下帽子，放在桌上。她模模糊糊地听到库蒂奥尔又在唠叨：

“勒杜太太，您就再呆一会儿吧……”

勒杜太太眼前恍恍惚惚。她又看见图森·费鲁齐幽灵般苍白的脸……他是个坏蛋吗？他上楼时从不忘问候她，从来没有遗忘送新年礼物，从来不会客……也从不带女人回家，从不弄出声响！从住进托利先生的房间以来，根本就不需要留神他什么。她也说不上这位托利先生是什么人。房租收据上填的是托利先生的名字，就知道这些。她把收据交给图森先生，他总是当场付清现款，并且不忘记塞上一大笔小费……

“您在想什么？”

勒杜太太吓了一跳。库蒂奥尔的声音把她从疲乏不支的昏昏然中惊醒了。她的目光与桌上她那顶帽子上的鸟形帽饰相遇了。她直想哭。

“警长先生，有一件事……”她沮丧地开了口……

库蒂奥尔抬起头，精神大振。

“您总算开口了，”库蒂奥尔又变得温和起来。“说下去，克雷芒蒂娜，这样您就会轻松了……”

他那重新变得和气的声音鼓舞了克雷芒蒂娜·勒杜。她鼓起勇气。

“我想起一件事，”她说，“不知道您是否感兴趣。我不认识，也从没见过图森先生那间房间的正式承租人。可房租收据上写的是他的名字，就是

刚才画框里掉下来的那张纸上的名字。”

“您看，您还是知道一些事情的嘛，嗯？”库蒂奥尔冷笑一声，顿时喜形于色。

12

当干寒而强劲的西北风掠过挤满里昂车站的一排排运货车时，我心里只惦记着玛丽丝。要是警察的妻子能随丈夫一起出差，那该多好啊！玛丽丝为安全局尽了全力，完全有资格得到酬劳。可是，那都是些非正式的任务。她是警察的妻子，而不是女警察……

地中海已落在远方了。铁路的另一头就是马赛。我终于摆脱了大海彼岸那辆超载的破长途汽车。这车把我从普罗普里亚诺带到了阿雅克肖。那一路颠簸和自杀性的急转弯，直到现在还使人心有余悸。

车门打开了。潮水般的旅客把我推向出口处。何必为了早出去几分钟而你推我挤呢？我只好和他们一样，像挥动扫雪器一样甩着箱子来到地铁入口，手持月票进了站。

经历了列车上的嘈杂后，我觉得复活节星期天的地铁站特别宁静。从星形广场回家？不，为了乘到勃朗什站和勒比克路我那三居室“宫殿”，我决定坐开往樊塞纳堡方向的车，在民族广场换车。这样路线短一些。我刚走下台阶，入口门就关上了，真走运。

玛丽丝不知道我今天回家。我想给她一个惊喜。在经历了四天苦差使后，我仿佛已经把她抱在怀里了。这趟科西嘉之行仅仅是为了参加几小时的瞻礼！哪怕多少有点收获的话，也算不虚此行啊！在普罗普里亚诺的旅馆房间里，我把偷来的文件读了又读。一点也看不懂。但愿副总理兼内务部长他能看懂。

胖子曾明确告诫我：

“千万别从科西嘉挂电话！”

我答应了，并遵守了诺言。可是，“阿雅克肖”号的活动舷梯刚把我送到马赛港的人群中，我就冲进了科尔贝街上的邮政总局。只有国内长话的营业窗口还开着。因为没有顾客，女职员正在打毛线，一针下，两针上。拉加尔德圣母院的金顶反射着粼粼的阳光，耀得我睁不开眼睛。勒比克街的电话铃空响着没人接。玛丽丝不在家。我又挂到岳母家：她一到节日就把女儿叫回家去。复活节的星期天对她来说是个多好的机会啊！

在科尔贝邮局里，打毛线的女职员用奇怪的神情看着我。为了摆脱老往一个地方打电话而没人答理的窘境，我给部里挂了电话。我很清楚，胖子办公室里是不会有人的。我完全可以想象出空荡荡的办公室的情景：出清了所有文件的写字台，永远是空荡荡的书橱，还有那永远呆在窗角落的蟒蛇标本。那是老板的奇特吉祥物。在这个蠢动物的粉红色舌头上，已积了一层厚厚的巴黎尘埃。

“喂？”

他在那儿！星期天对他根本就不存在。他是个名副其实的船长，全不顾家庭生活。圣诞节、复活节、圣灵降临节及其他节日，他都无所谓。船长不能离开船么。

“喂……”

“头，我是博尼什。我是在马赛给你打电话。”

我压低了声音，朝窗口望了一眼：女职员还在干她的毛线活。

“什么事？”

“我拿到了文件……可是马耳他人……”

“我知道，博尼什。库蒂奥尔也盯上了他。他已经回到巴黎了！”

“啊？！”

“是啊，啊什么！人家可并不是去旅游的！”

我那握着听筒的手颤抖起来。混账维歇纳！混账库蒂奥尔！这家伙捉弄我：他佯称要去奥尔梅托过夜，把我稳在普罗普里亚诺。其实，他驶回了阿雅克肖，还掉汽车，就乘头班飞机回巴黎了。

我的脸色很难看。这家伙有资本嘲笑我们安全局警察！他们有钱。胖子借口法国国营铁路公司送了我们免费乘车证，命令我们充分利用。而坐飞机则不予考虑。但是巴黎警察局却没有这种限制。其实，他们原则上无权去外省出差。

“喂，博尼什，”维歇纳恢复了谴责的语调，“我这儿正好有一份库蒂奥尔的报告。马耳他人在樊塞纳森林干掉了二等流氓图森·费鲁齐。你那位巴黎警察局的老兄认为，他与‘科西嘉’酒吧老板约瑟夫·马里亚尼有关系。这可是你管的地盘。眼下的情况就是这样。我说，至少你不打算复活节的星期一还放假吧？”

他挂断了电话。我垂头丧气地在马赛老港码头上走着，驱散由殷勤的退休老头们喂食的鸽群。在博物馆街，我找到了一块招牌：“安托瓦纳之家”。这地方很清静。我找了个偏僻角落坐下，自在地舒了一口气。我要了一块那不勒斯馅饼和半瓶玫瑰红葡萄酒后，便端详起墙上贴在莉娜·勒诺像边上的蒂诺·罗西像片。好一会，我怀念起刚当上小酒馆歌手时的往事。在吞咽简单的晚餐时，我对自己说，事情不能就这么算了。矮子库蒂奥尔和他的烟头别想占上风。

在攀登圣夏尔车站那走不完的台阶时，我不住告诫自己：“逮住马耳他人的应该是你，而不是别的什么人！”坐在候车室长凳上，我的脑海里不停地重复映现出混杂在一起的画面：蒙莫朗西大街的两个受害者、盗取文件、惩罚费鲁齐……我要把这一切都弄清楚。这样做的目的不是为了取悦胖子和他的部长。因为，从现在起，这个马耳他人已经成了我的猎物，而且不是个小猎物！

地铁总算到站了。我跳上第一节二等车厢。明天，玛丽丝将为我烫平被我卷成一团塞在箱子里的教士长袍。博尼什神甫死了。博尼什警察万岁！

库蒂奥尔没有白费功夫。在“同盟”旅馆搜查时，他找到了总机话务员。她把所有旅客的来电号码都登记下来了。多丽丝·梅是用封丹路上“科西嘉”酒吧的电话预定房间的。库蒂奥尔轻易地在巴黎警察局的档案里发现：约瑟夫·马里亚尼是马耳他人的朋友。应当在监视托利的同时注意他的动向。他从上司那里获得了采取特别措施的许可。从现在起，托利的住宅和卡尔迪奈街上那座很奇怪的建筑物将被监听。同时，在“科西嘉”酒吧和约瑟夫在韦隆新村的住所门前，分别停着一辆加篷小卡车。两车之间可进行无线电联系。那里距“红磨坊”夜总会只有一步之遥。

“不要盯梢！”库蒂奥尔谨慎地命令道，“只要约瑟夫一出酒吧去勃朗什广场，我们就用望远镜盯住他。在那里，轻型车小组会把他盯上的。只要

他一回韦隆新村的家，他们就会接替我们监视的。否则，他们会跟踪他的。”

当约瑟夫掀起酒吧帷幔时，库蒂奥尔和他的手下人就在那里。他放下帷幔时，他们还在那里。约瑟夫两手插在口袋里，帽子低低地扣在头上，不失风度地走出封丹路，……一路上，皮加尔区所有的妓女都和他开着玩笑。青年见习警官马尔索刚参加刑警大队，他正严密注视着酒吧老板的去向。他开始觉得这夜显得很长。他眼睛一眨不眨地贴在粗篷布洞口上，以便清楚地看到“科西嘉”酒吧门口的动静。

如果马耳他人出现，就等他出来后再动手。不能留下痕迹。不能在大街上采取行动，也不能闯进酒吧。那里还有另外的出口，马耳他人很可能会从那里溜走。库蒂奥尔把手下人全布置在周围的门角里。

“他一出来，就抱住他。不许开枪，不许出声。要干净利落！巴黎可不是芝加哥！一个真正的警察应该是猎人而不是杀手！”

即使在这时，老警察布依格也没忘记开玩笑：

“行啊，咱们等着瞧吧！我们只等把约瑟夫包围在马耳他人的藏身地就是了。接下来嘛，就是请多米尼克允许约瑟夫替他塞好被子，等他醒来时我们再来接他走！”

库蒂奥尔转动了一下烟头，算是回答。

“进去的那小伙子，你认识他吗？”

马尔索推了推身边的布依格。他正打着盹，准备接替马尔索继续监视。布依格揉揉眼睛，凑近篷布洞口。一个小矮子打开了标致牌轿车的驾驶室门。这车刚停在街头不久。

“没看见马耳他人，”布依格说，“不用管这家伙。”

“我记得，警长谈起过一个在蒙莫朗西大街留下的小尺寸脚印。喏，就像是这个混蛋的……我要不要记下汽车号码？”

“记吧，记吧，”布依格好不容易忍住了一个哈欠。“至少今晚你还干了点有用的事！”

折腾到深夜，重逢的欢乐使玛丽丝和我还不想休息。我们终于彼此拥抱着昏昏入睡了。我做着美梦。我们俩并肩躺在普罗普里亚诺海滨的沙滩上。假期多美好啊！正在怡然自得之际，卧室门外的电话铃响了。我从黑暗中爬起来，摸索着走到门口。我打开门，轻轻地走出去，随手把门关上，拧亮了走廊的灯。我似乎还在做梦，把手伸向安放在岳母送的摆钟下的电话机。去年冬天，我才把这个带晴雨表的葡萄枝形摆钟挂到墙上。凌晨1点。我只睡了20分钟。

“你总算来接了，博尼什！”

毫无疑问，这只会是胖子。我真应该在睡觉前把电话筒搁起来……不，即使这样做也没用。胖子要找我时，他是不会罢休的。上一次，“占线”的忙音稍微长了点，他就打电话给区警察分局。清晨三点，一个穿着钉鞋的治安警察在走廊里找来找去，终于敲响了我的门。砰砰作响的敲门声把家具震得摇摇晃晃。第二天，女门房和其他房客不约而同地找上门来：“快把你的名字钉在门上，他妈的！别以为你是警察，就可以把别人都吵醒！”

胖子在线路的另一端等着我的反应。我问了一句：

“什么事，头？”

“我还要在‘维克多’呆上半小时。在此之后，你可以到家里找我……”他到底要干什么？对他此刻还呆在吉特尔柯路上的“维克多”咖啡馆里，

我毫不惊奇。坐落在双台阶区的这家咖啡馆、餐厅兼食品店，是巴黎警察局和保安局的警察们偏爱的场所之一。他们在那里喝酒、玩牌，借着茴香酒劲互相散布假情报。长长的大厅里，淡灰褐色的墙上挂满了铜锅、喇叭口火枪和古代猎枪，像侍卫队一样簇拥在拿破仑皇帝画像的周围。这样的布置并不奇怪：老板维克多·马尔歇蒂是科西嘉人。他的得力帮手多罗莱斯整日不停地在烧煤大炉灶前煨着牛羊肚、嵌猪油牛肉和酒焖子鸡。

“知道了，头。你是在‘维克多’那里……可是为什么要告诉我呢？”

我听见了碰杯声。胖子过了一会儿才低声说：

“别提这种荒唐问题了，博尼什……我告诉你，这会儿伊多瓦纳和克洛克布瓦正在我早晨对你说过的地方……就在离你家100米远；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吧？快到那里去，有情况就告诉我！”

身穿透明长睡衣的玛丽丝拿起另外一只听筒，把一绺金发撩在耳鬓。

“又是他，”她低声抱怨着……“他就不能让你清静一会吗？”我示意她闭嘴，问胖子：

“这么说，今后我们要和巴黎警察局合作了？”

听筒里顿时响起了一阵震耳的低吼：

“你是疯了还是怎么的，博尼什？我们是监视他们，这不是一码事！要是马耳他人露面，我们至少不会落在他们后面！”

一点半。克里希大街上的路灯光像鬼火一样在夜雾里闪烁着。玛丽丝和我也像幽灵似地出现在街上。我们臂挽臂来到封丹路。她早已换上了裤子、长袖衬衫和她母亲为她编织的羊毛套衫。

“我陪你去。两个人不容易引起注意。”

我徒劳地寻找着伊多瓦纳和克洛克布瓦。他们撤销监视了？我们来到“科西嘉”酒吧附近。我抱住了玛丽丝。利用一次长吻，我从她的肩头向周围望去。酒吧的双层帷幔遮得密不透风，什么也看不见。我背靠在一辆小型卡车上，始终紧搂着玛丽丝。胖子说过，在工作中应该融美观和实用于一体。

不一会，“科西嘉”酒吧的门开了，走出一个棕发矮子。他走向一辆标致牌轿车，打开车门，坐到驾驶座上。

这是老相识了，他叫阿尔贝·莫莱罗，外号矮子。这小流氓当过几年若·阿蒂亚的司机。我们在疯子彼埃罗案子里见过面……他发动了汽车，标致牌轿车的红色车灯在封丹路的前方消失了。

我拽过玛丽丝。

“我们离得再远点，”我说。

我们在右侧人行道上走着。在“尚蒂伊”舞厅附近，一扇门微微打开，有人朝着我们悄悄吹了一下口哨。这是伊多瓦纳。

“巴黎警察局的家伙一直在那，”他低声说，“他们一定看见你俩了。你们就在他们的小车前接吻。瞧，约瑟夫关上门回家去了。今晚算是泡汤了。”

我们还来得及离开墙角，赶在约瑟夫·马利亚尼之前，来到距韦隆新村和勒比克路不远的勃朗什广场一角。伊多瓦纳仍然藏在原地。

晨雾中，另一张熟悉的脸出现在我们面前。这是处里的花花公子，司机克洛克布瓦。他的头发总是梳得一丝不苟，纹路分明。他紧贴在不二价商店的橱窗上，看到我们，他并不显得很惊奇。

“注意，”他对我说，“他从这边过来了。你们最好到我停在路边的车上去呆着……”

我向后瞥了一眼。约瑟夫的小帽子在封丹路口晃动。我看到了本局的那辆雪铁龙轿车。我们钻进轿车后座，从车窗里注视着约瑟夫。他穿过了勃朗什广场。一辆停在药房门前的雷诺牌轿车闪了两下车灯。

“这是库蒂奥尔的人，”钻进驾驶座的克洛克布瓦说，“在向小卡车里的家伙打信号，约瑟夫刚从车旁走过。他们不知道我们在监视他们。”

我了解这司机的火爆脾气。我没告诉他，我一眼就看出是库蒂奥尔的手下人。而胖子只不过是偶然发现而已。我思忖着：现在，要是约瑟夫回到家，我们该怎么办。我们可不能在这里呆上一整夜呀……

约瑟夫走到了“红磨坊”。他正打算进入黑乎乎的韦隆新村时，矮子的标致牌轿车在他身边停下了。右面的前车门打开后，约瑟夫赶紧钻进去。汽车向克里希广场驶去。

“妈的，”克洛克布瓦骂了一声，“我没想到会有这一手。巴黎警察局的人也没料到。你瞧，他们从雷诺车里出来了！要不是怕挨骂，我真想大笑一场呢！”

我也是！糟糕的是，我们错过了可能找到马耳他人的唯一线索！

马耳他人比平时起得更早。他的箱子已经收拾停当。那天晚上，从“礼拜堂”报复回来后，他就准备好了。紫红色的小皮箱里，只要再放进路上用的盥洗用具、剃须润肤霜、两件T恤衫和一件开司米羊毛套衫，就全齐备了。像往常一样，他先做了一套柔软体操，又洗了一个冷热水交替的苏格兰澡。在热水和冷水轮番刺激下，他的浑身肌肉都兴奋起来了。

此刻，多米尼克小心地折好绸睡衣。那是多丽丝在遇害前夜，用淡紫色纸包着送给他的。他把糖放进速溶咖啡里，晃动着。他盯着那只装有费鲁齐和托利证词的牛皮纸信封，耸了耸肩。这些东西也许没什么用处。刚才他给卡洛蒂挂过电话。律师的话没有给他带来任何信心。

“要是你愿意，可以把它们寄出去，”律师打着哈欠，发着沉浊的声音说，“或是放在你了解的人那里。我看它们是没有任何法律价值的。”

律师长话短说地挂上了电话。卡洛蒂一向谨慎小心。马耳他人把听筒放回象牙座上，后悔没把那个懦夫托利也干掉。可是江洋大盗也有个性：马耳他人是不屑于干那些卑鄙勾当的。

多米尼克是个有条理的人。约瑟夫把单间公寓干干净净地交给他居住，他也要原样奉还。他洗净茶杯、茶碟和碗槽水龙头边上的茶匙，擦干后放回壁橱。他还仔细检查过垃圾箱和冰箱是否撤空。约瑟夫一回来就可以使用，或是把房间借给新的落难朋友。一定会有不少人来向他借用的。

多米尼克细心地打扮起来：蓝衬衫、深浅双色交织呢西装、海蓝色夹白隐条纹领带、意大利制造的软底无带低帮黑皮鞋。离开与多丽丝欢聚的地方，他好像换了一个人。忧伤使他连动作都变了样。必须振作起来，驱走被害姑娘的面容。

“你去给我办件事，约瑟夫，”从“礼拜堂”一回来，他就对约瑟夫说，“费鲁齐在枪上留下了指印。我要你把它交给卡洛蒂。你问问他，要是把枪匿名寄给警察，会不会再追究我的行动？不错，我愿意为抢劫和干掉费鲁齐付出代价。可是说我是杀害朋友的凶手，我不干……”

西装的内口袋里，装着驾驶证、化名威廉·卡林顿的英国护照。还有巴黎到布鲁塞尔的头等车票，和萨贝纳航空公司从布鲁塞尔飞纽约的头等舱机票。机票的有效目的地可到达迈阿密。

在其他口袋里，马耳他人分别装了五张一百面值的比利时法郎和一叠美钞。弗朗索瓦·马康托尼办事很漂亮。他有的是办法。他伪造的东西能蒙骗过一切部门。保险能骗过任何最严厉的边境警察，尤其在过复活节的人流进进出出时就更容易了。不，看到眼前的威廉·卡林顿，根本就不会使人联想起那个各地警察都在搜捕的博迈特监狱的逃犯。

“你完全可以去当演员，”看到他的假发、眼镜和大胡子时，马康托尼对他说。“当然，信不信，我还是能认出你来的！”

不错，弗朗索瓦会认出来！他从来就不相信任何人。他玩世不恭，却是黑社会里最神秘的人物之一。库蒂奥尔警长对他略知一二。这个科西嘉人风度翩翩、心平气和、爱嘲弄人，被同乡称为“司令”。库蒂奥尔始终抓不住他的把柄，马康托尼的笑容使他怒不可遏。自他蒙受了从警以来的最大一次侮辱后，库蒂奥尔就恨透了他。

那次，福煦大街一位名人家里发生了一起持枪抢劫案。为了查清“司令”是否参与，库蒂奥尔施展了全部职业手段。刑警大队搜查了“司令”的住所，撬开长沙发，搜寻赃款，还把别克牌轿车也推出来检查。可是，马康托尼却无动于衷地站在那里，甚至还开起玩笑来。

“如果我是您，警长先生，”他讥讽地说，“我就会把轮胎也拆下来检查。说不定我会把钱藏在那里呢。”

库蒂奥尔恼羞成怒，耸耸肩，领着人撤走了。几天以后，当着排成半圆形、笑得直不起腰来的全大队人的面，他从1号密探嘴里得知，被偷去的钱果然藏在马康托尼的后轮胎里。已经太晚了！他发誓定要雪此奇耻大辱。

弗朗索瓦对多米尼克兄弟般的友情，早在盟军登陆普罗旺斯之初就建立了。当时，马康托尼专找德国人的麻烦。安托瓦纳·盖利尼介绍他们认识后，弗朗索瓦发现马耳他人富有魅力，很有修养，风度高雅。黑社会头目们没有看错这个蓝眼睛的高个小伙子。马耳他人和他们是同一类人。因此，当马耳他人把逃亡热带国家的计划告诉他时，马康托尼立刻就带他去瘸子帕特·福尔家里。帕特·福尔住在巴克路芒塞尔家具行附近，是个赝品专家。

“你必须有一些可靠的证件。既然你生在马耳他，为什么不用英国证件呢？再把脸也变一下就更像了。来吧，我这儿有的是杰作。”

这位赝品大师打开壁橱，选了一顶红棕色假发，一副金边眼镜和一把假胡子。

“把这戴到脑袋上，我来给你打扮一下。假发是没有正反面的，一面黑色，一面红棕色，可以跟胡子配起来。这样就很像英国人了。”

他拿掉山东府绸的罩布，露出一架安在三脚架上的照相机，又打开聚光灯。镜子前面的多米尼克已经面目全非了。他坐到了镜头前。两天以后，多丽丝赞叹不已地看到了那些证件：

“简直比真的还要像！”

帕特·福尔精心选择了英国各种官方机构的签署日期和印鉴。他什么都想到了。威廉·卡林顿大夫诞生了。

现在，他具备了去热带探险的一切有利条件。多年来存放在煤炭商那里生利息的钱是相当可观的。那天晚上，多丽丝去提取部分款子，并传达转移

资金的指示。多米尼克一直陪她走到停在博斯凯大街平行侧道上的车旁。

“我想过了，还是坐出租车去，”她说，“我在‘马里于斯’和你碰头，就在附近。”

在这家著名的饭馆里，他叫了名菜普罗旺斯鱼汤，却一直没能见到多丽丝的身影。

马耳他人又花了几分钟时间完善自己的化妆。他把几缕金发弄短一些，塞进花几千块钱从帕特·福尔那里买来的红棕色发套里，又戴上一副为他平添几分教授风度的眼镜。他整了整胡子，抹去了准备过程中留下的痕迹，便拿起箱子和那只信封。从门上警眼里望出去，周围邻居没什么动静。从五楼开始，有一条长廓把毗邻的同一层楼连接在一起。楼梯灯的定时开关关着。马耳他人走出来，悄不出声地关上门，把箱子放在深色的地毯上。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支钢笔电筒，向护墙板上照去，然后，迅速用一根头发把门框和门上两个细小的蜡球系在一起。在离地一公分的地方，也用同样的方法留下了暗号。他站起身来。这两个非经专门训练无法识破的暗号表明，这套房间里是拒绝不速之客的。

多米尼克沿着过道走去，来到种着异国植物的盆景前。邻楼的中央楼梯就在面前。他小心地叉开两腿向前迈去，以免旧地板发出响声。6点差10分。他走出电梯。楼旁的女门房还睡着，一条厚窗帘挡住了身子。巴黎沉浸在昏睡之中。多米尼克推开小窗，看见矮子的标致牌轿车停在路灯下。按动电钮后，沉重的大门打开了一扇小门。他三脚两步来到汽车旁，把箱子扔到后座上，便钻进了车厢。

“真准时啊！”他对约瑟夫淡淡一笑。

一只货箱堵在马拉尔路上。矮子不愧是个驾车好手。他避开了一切随时可能出现的陷阱。他迅速地倒车后，便在博斯凯大街上掉好头，眼睛注视着后视镜，加速向塞纳河码头方向驶去。

“这一带街面还算安静，”约瑟夫说，“在我家那里就不一样了。简直不是路，到处是鸡窝和鸡。”

标致牌轿车驶进北站，拐到敦刻尔克街和莫伯奇街之间的法国国营铁路公司专用通道上，在职员办公室门口停了下来。巴黎人正争先恐后地拥向车站。这情景使马耳他人放心了。人一多，警察就无法认真值勤了。

“那么，就这样了，”约瑟夫又说，他回过头去，手撑着前座的椅背，“我去马赛把字据和手枪交给卡洛蒂。你一到那里，就给我写一张明信片来。”

两个人没有拥抱，这还是第一次。英国人可不像科西嘉人，他们只握了握手。马耳他人也和矮子握了握手，便提起箱子，走进车站的玻璃天棚。他没有回头。几小时后，就可以到比利时了。这次逃亡的第一条边境线是容易过去的，但他的高度警觉并未因此而稍减。以后么……

“阿姆斯特丹”快车已经停在车站。马耳他人坐到了预订的第二节车厢座位上。大钟的长针竖直了。另一种生活开始了。

威廉·卡林顿大夫埋头看起《泰晤士报》来。

第三幕

14

“好啊，博尼什。我恭喜你了！到手的马耳他人居然溜走了，真有你的！你是怎么搞的？我简直认不得你了。”

可我对胖子的火气了解得很清楚。自从在他的庇护下去科西嘉走了一趟后，我已经看够了他的各种脸色。不过，对他那尖刻、蕴怒的话语中流露出来的蔑视，我还是感到很吃惊。他气得几乎要从局长宝座上蹦跳起来了。

“我在对你说话，博尼什，你听见吗？”维歇纳接着说。当他看见我那套鸡爪花纹呢衣服时，更恼火了。“你究竟是怎么搞的？怎么啦，说到底，马里亚尼从你的鼻子底下走过去，你居然没想到要盯住他？部长要是知道这事，会有你好瞧的。你放心好了，博尼什，我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他的。”

他激动起来了，把一肚子恶气朝我身上发泄。我泰然自若地迎着暴风雨的袭击。管他部长知道不知道，我毫不在乎。终于，我开口说：

“头，库蒂奥尔也不比我们干得更好。那天夜里，他们也是眼睁睁地看着约瑟夫和矮子溜走的。”

胖子耸耸肩。他瞪大眼睛打量着我，目光里流露出明显的不信任。

“好吧，咱们等着瞧，”他低声抱怨一声，“我等着你的证据。真怪，你总要找点理由来反驳我对你的指责。难道别人是笨蛋，你也可以做笨蛋吗！你是我的人，博尼什，你总是忘记这一点。所以我警告你，这样下去可不行。矮子是链条上最脆弱的一环。要是库蒂奥尔逮住了他，逼他招出马耳他人的藏身地，你不会有好果子吃的。这可是我说的！”

我极力抑制住猛然冲上心头的怒火，转而牵动嘴角一笑，反驳着：

“眼下，库蒂奥尔什么人也逮不着。我甚至可以对您说，他把赌注都押在逮捕矮子上面了。但他失算了，标致车用的是假牌照……”

“你是怎么知道的？”

“因为我也这样想过。我看过了他的档案。他在出克莱尔沃总监狱时留下的地址，是烈士街他情妇安奈特·科尔迪埃家的地址。我怀疑她是否还活着。我正想上那儿去，您把我叫来了……”

“那你还等什么？快去，我的天哪！我一直对你说，勤奋是幸运之母！”

每次，他总要用一句喜爱的格言来教训人。这会儿，胖子两眼直盯着我足足有几秒钟，好让我沉浸在我的思绪里。然后，他转过身去，一屁股倒在绿色安乐椅里。

我正要关上办公室的门离去时，他又叫住了我。我把门微微打开了一点。

“另外，”他叹息一声，“你在科西嘉人那里的活动也没什么可骄傲的！你带回来的那堆文件没什么价值。可以说毫无价值。你退步了，伙计，退步了……”此刻的胖子就像一只泄了气的轮胎。他脱下玳瑁架宽边眼镜，放在桌上，取出方格子手帕，揩拭起额头来。“库蒂奥尔和你不同，”他接着说，“他不会只盯着一个陷阱转悠。他来回奔走，见机行事。他一刻不停地传讯证人和死者的邻居，还有那些嫌疑分子……我很了解库蒂奥尔。他是个真正的警察，受过正统的训练，从不计较得失，连日连夜地工作。我敢打包票，他很快就会找到有关马耳他人的线索，三下二下把你的这个案子了结了。”我扣上了房门。我好像在哪儿听到过这话。“有两位先生要找您，先生。”

这一次，几内亚男仆玛玛杜那惊愕的目光和悦耳的声调没能讨好吉诺·托利。两位先生，这只会是警察。一清早就不得安宁。“他们向你通报姓名了吗？”

“没有。他们只说是‘警察局的’，先生。”“让他们进来。”“是，先生。我让他们进来。可是，我也要藏到一个角落里，万一他们想难为先生呢？”

“警察是我的朋友，玛玛杜。回你的房间去吧。”对库蒂奥尔和布依格的双色名片，吉诺·托利连瞧都不瞧一眼。他始终认为，政府花这笔印刷费纯属浪费。警察的名片就贴在他们的脸上。“请，”他说，“请坐。你们屈尊光临敝舍，不知有何贵干？”库蒂奥尔嘴上的烟头随着他的目光一起撇向布依格。这目光意味着：“看来他并没有显得很激动。这老恶棍。他没把我们当儿戏，这才好呢！”“刑警大队警长库蒂奥尔，”他咕哝了一声，“我的助手，布依格警官。”在托利从乌木匣里抽出一支达维多夫牌雪茄缓缓点燃时，库蒂奥尔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放在他眼前：“法官委托我对谋杀案进行调查。你也许知道我说的是哪一桩谋杀案吧？我要听取所有证人的证词，执行一切必要的搜查和拘押！”托利无动于衷地吐着蓝烟圈。他明白了。不过，这两个刑警大队的家伙能指控他什么呢？费鲁齐已经死了，约瑟夫或矮子都不可能供出自己来！“我既不清楚您说的是谁，也不知道您说的是什么。”他说。“是您的朋友煤炭商保尔·格拉尼乌茨谋杀案。这您是知道的吧，嗯？”

“跟大家一样……”“凶手是您的朋友图森·费鲁齐。”托利极其傲慢地耸了耸肩，这腔调惹得库蒂奥尔直想发作。“我到处都有朋友。警察局里也有。”他衔着达维多夫雪茄，嘲弄地看着库蒂奥尔嘴边的烟头。库蒂奥尔又开口说：“您是很久以前见到过费鲁齐的吧？”“半个月，三个礼拜吧……他给我送来了房租收据。为了救他的急，我把在蒂埃雷巷租下的一个套房转租给他了。我所知道的，就是他总是按时付钱给我。”“用什么钱支付？”布依格粗暴地问道。托利的肩膀又耸了起来：“这我不清楚。他有他的生意，我有我的买卖，尊敬的先生。您去问他吧。”库蒂奥尔的烟头表明，他已经不耐烦了。他的脸涨得通红：“我提醒您注意，您是在和代表预审法官执行任务的警察说话。我可以拘留您。”托利觉得他有点离题了。他转入了战略反攻：“请原谅，不过您也应该明白，在纳伊居住区里，一个正直的生意人被带到警察局，这会多么令人难堪……您问过治安警察了吗？”库蒂奥尔没有回答。他当然问过那个大胡子比利时人，但碰了一鼻子灰。他猜测着体面的吉诺·托利每次至少要塞给那人多少小费……布依格像拍卖行估价员一样，准确地估量着那些拿破仑时代式样的家具、地毯和油画的价值……光一个房间就有那么多货色！要是整幢楼估下来，该值多少钱！大概比十个勤勉的国家公务员工作一辈子的总收入还要多。“煤炭商的死，”库蒂奥尔又问，“一定使您很难过吧，嗯？”“非常难过，警长先生。除了失去了一位朋友外，我还少了一个隐名的合伙人……”“说下去！……”“为了帮助我创业，保尔确实出了不少钱。我用现金支付他应得的利息，并打算尽快把本金还给他。”

“好极了，”库蒂奥尔赞赏道，“你们在哪个公证人面前立的约？”

“我讨厌中间人，”托利说，“我们是作为完全信赖的朋友来商量此事的……只写了一张借据……”

“明白了。我想煤炭商是不会把这张朋友之间签过字的纸条扔掉的吧？他想必是把它放进银行保险箱里了，谁知道呢？也许是放在他的私人保险箱里了？”

这时，托利好不容易才咬住了烟头。他极力控制着自己。圈套开始收紧

了。费鲁齐肯定把那张该死的借据拿回来了，可是他拿着有什么用呢？图森是个蠢货。不错，只是个杀手而已。可是那个矮子……他极为冷漠地回答：

“只要哪一天他的继承人一来，我就会知道的……我也很奇怪，他们到现在还没来找我……”

“除非是纸条不见了，”库蒂奥尔接口说。他趁势又点了一支香烟。

像托利刚才的姿态一样，他也吐起烟圈，接着说：

“您觉得这很奇怪吗，嗯？这纸条再也找不到了！听着，我来给您讲个故事：一天，有个叫托利的人，他在那张借据上签过字，把一只装满钱的小箱子交给一个名叫费鲁齐的杀手，让他干掉煤炭商。看见了一叠叠放在皮箱里的钞票，煤炭商打开了保险箱。他取出借据，交给来人，想取回钱……正在这时……”

“这故事太荒谬了，”托利打断了他，“既然如此，我为什么不亲自去呢？……”

“因为你只不过是个色情夜总会的老板，你根本没胆量干掉煤炭商和在场的那个女人！可是，又必须杀掉煤炭商，才能拿回那张要命的纸条……我的故事不合乎逻辑吗？”

“我不许您用‘你’称呼我，”托利说，他有点不知所措了。

“可以，可以。那就发发善心吧……请您告诉我，谁杀了保尔·格拉尼乌茨？”

“马耳他人。你们很清楚！比我知道得更清楚！争风吃醋的惨剧……所有的报纸都是这么说的！”

“不，托利先生。是费鲁齐杀了他。您的朋友费鲁齐。我在他的住处找到了您的借据。还有在女门房——也许是他的情人——地下室里的钱。如果是马耳他人干的，钱不会出现在蒂埃雷巷。至于说这个争风吃醋的故事，马耳他人的神经比这更坚强……我说，您对马耳他人的印象如何？”

吉诺绝望地寻找着答词。直到那天晚上马耳他人突然出现之前，他还只闻其名不知其人。可是，这个阴险的警察是不可能知道那次来访的……

“我从来没有见到过他，”他说，“我不和闯窃犯来往，即使他们是我的同乡。”

“那当然，”库蒂奥尔说，“这可不是您的专长。太危险了。不如风化场、黄色电影放映室的钱来得保险，嗯？”

托利一副义愤填膺的口气：

“警长先生，和任何别的旅馆一样，我的旅馆接待的都是些夫妻，至于是否是合法夫妻这就不清楚了。我从不在马路上拉客，也不让妓女登门。我并没有触犯法律。现在，既然您认为我不是这么回事，那肯定是您错了。您可以去问问你们的风化警察同事，我是否为他们出过力……”

“知道，知道，”库蒂奥尔咕哝一声，“那又怎么样呢？”

他站了起来，有点不安地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他对房间里的豪华摆设毫不动心。托利的伪君子面目使他很恼火。他好不容易才克制住自己没有发作，心平气和地开口道：

“我想，您一定也从报纸上知道了：马耳他人在樊塞纳森林里干掉了费鲁齐？”

“不错，从报纸上！假如我相信报纸所说的一切事情的话！”

“您是否还知道，杀死煤炭商、多丽丝·梅和费鲁齐的凶手用的是同一

把手枪？”

托利喉咙干涸，耸耸肩不作回答。在这个五短身材、神情固执的警察的话题里，出现了危险的转折，可他抓住自己什么把柄了吗？什么也没有。要不然，他不至于会在谈话开始时，停止以“你”称呼，也许早就把自己带走了……既然是同一件武器，那就证明是同一凶手使用的，也就是说，马耳他人就是凶手……

“您认识约瑟夫·马里亚尼吗？”

这突如其来的发问并没有使托利吃惊。他早就预料到了。

“所有的科西嘉人都认识他，警长先生。他开的酒吧是我们同乡人聚会的地方。这其中有歌手、律师、法官……”

“还有流氓，”库蒂奥尔打断了他，“尤其是像矮子和坎布齐亚这类货色。很奇怪：您居然没有见过马耳他人。好吧，既然您不承认……不管怎么说，我会得到证据的……”

托利极力用毫无意义的笑容来掩饰自己的担忧……就在今天早上，他给律师打了个电话，要求赶紧安排一次会面。这位收费昂贵的顾问律师刚过完复活节假期回来，只能在两天后才能见到他。他在电话里简单地向律师谈了情况：一封在胁迫下写的信有没有法律价值？律师给他吃了颗定心丸。可也说不定是为了摆脱他的纠缠呢？律师似乎显得很紧张：要是警察局侦听了电话内容怎么办？

“什么证据，警长先生？”

“什么也没有，”说着，库蒂奥尔从钱包里掏出一张纸来。托利一下子楞住了，目不转睛地看着。“今天下午，您到凯德索尔费佛来一次。这是传票。在此之前，我们要进行一次搜查。放心吧，这只是例行公事。我想，一个正派的生意人是没什么东西要隐藏的……别忘了，嗯？三点正。把它记在你面前那本商务备忘录上吧！带上一条毯子，谁知道结果如何呢……”

他转过身去，从头到脚打量起托利来。嘴角那个烟头又竖起来了。

“托利先生，我要告诉您一件事。我不喜欢色情业老板，也讨厌拉皮条的。所以，如果您想在我那里尽可能呆得短一些的话，那就想办法把马耳他人的地址告诉我。”

发动机的轰鸣声减弱了，清晰了。“加勒比子爵”号开始向海地方向降落。多米尼克·坎布齐亚系上了安全带。他按下收回椅背的按钮，灭掉了香烟。他的鼻尖又一次贴近舷窗。脚下是伏都王国_赭石色加灰色的领地，像蟹钳一样伸向环抱戈纳夫岛的海蓝色水域。一条山脉的轮廓溶进了蓝天。一望无际的海滩顺着椰子树的深色曲线冲刷出一道道弧形的白沙痕。

“真是一个奇迹般的地方！”

听见空中小姐用西班牙语发出的赞叹，他不由得转过头去。她就坐在自己的身边，也系着安全带。马耳他人是从佛罗里达来到哈瓦那后，在机组人员换班时见到她的。他向空姐微微一笑。她的身材像热带藤本植物一样细长，淡红褐色的皮肤，目光深邃发亮。更迷人的，是她那不受制服衬衫约束的胸部。要不是多丽丝的面容还在折磨他，马耳他人肯定会对岛国姑娘们产生好感的。

“子爵号”放下起落架，沿着海岸滑行。机翼发出尖锐刺耳的噪音：飞机即将着陆。一个大转弯后，在正午火球般的烈日照耀下，太子港在机翼右侧出现了。果然是个奇迹般的地方。在机翼摇晃中，盘绕在海湾深处的城市露出了它那高傲的旧式木雕住宅群。居住区里的豪华别墅和山丘陡坡上鳞次栉比的铁皮顶破屋交相辉映。到处是鲜花、草坪、花园和树木。港口里挂满了三角帆。货轮正吞噬着成吨的绿香蕉和咖啡袋。堆积如山的水果遍布在码头四处。

四发动机飞机几乎紧贴着飞机库的屋脊掠过，马耳他人还以为要出事了呢。一次碰擦，紧接着又是一次更重的碰擦，起落架的轮子终于在高低不平的沥青跑道上着陆了。正在降落跑道边吃草的瘦山羊连头都没抬一下。它们早已习惯了发动机的轰鸣声。驾驶员变换了螺旋桨的桨距，准备刹车。坎布齐亚感觉身子向前倾了一下。随后，机速减慢下来，飞机向停机楼缓缓滑去。

马耳他人松开了安全带。他站起身来，从行李网架上取下贴有旅行标签的小皮箱，上面写着：“伦敦爵士桥西南一号路六十六号，医学博士威廉·卡林顿大夫。”

“你不用担心，”帕特·福尔曾安慰过他，“这是海德公园旅馆的地址。那里的客人来来去去，像走马灯一样快。你想，他们上哪去找什么卡林顿呢！”

在布鲁塞尔，机场关员迟迟不在他的护照上盖放行图章。他的上唇点缀着一撮卓别林式的小胡子。可笑的是，他说话时带着很重的外基耶夫兰口音：

“大夫，要是不太麻烦您的话，我想请教一下，怎样才能治愈我太太的高烧？”

“她咳嗽吗？”

“她主要是嗓子疼，您看……”

马耳他人摆足博士派头，发表了自己的诊断：

“咽峡炎。每天早晚各服两片阿司匹林。临睡前用掺酒盐开水漱口。三天后就会消炎的。”

直到在纽约伊尔德威尔德机场中途保养后，登上飞往迈阿密的超级G型客机的舷梯时，马耳他人还在为这事暗自好笑呢。在机场，他曾犹豫过：弗朗索瓦·马康托尼的朋友维维亚尼接纳过被缺席判处死刑的米什莱西。他在新奥尔良法国移民区的波旁街二十九号开了一家饭馆，在与太子港差不多远的圣弗朗西斯科也有一家饭馆……但经过反复考虑，马耳他人决定还是接受约瑟夫的建议：最好还是去酒吧老板的表兄罗什·马利亚尼那里藏身。他是海地首都北部佩蒂翁维尔卫星城的大房产主。马利亚尼与政府当局的关系非常好。

一个肤色黝黑的彪形大汉，穿着满是污点的工作服，推来了自动舷梯。空中小姐打开了座舱门。马耳他人第一个走下舷梯。他几步来到入境大厅。海关验证没有发生任何问题。多米尼克松了一口气。在海关窗口来回签章时，他饶有兴致地看着黑人们在玻璃门里面忙乎。女人们坐在大大小小的盒子上喋喋不休。孩子们互相追逐并叫喊着。叫卖可口可乐和兜售扫帚的小贩们操着海地克里奥尔语大声吆喝：“可乐，可乐，”“大扫帚，真好使，我的扫帚劲儿大。”大厅里，回响着不知从哪里传出的海地歌曲。

“唔，唔，”海关职员用鸭舌帽遮着眼睛，神气活现地打着官腔，“你好啊，白人。拿走吧。”

他用粉笔在马耳他人提着的箱子上打了个叉。他对小皮箱不感兴趣。

外面骄阳似火。柏油路面晒成了一长条黏胶，把鞋底都粘住了。一块块红布在汽车引擎盖上面飘动。这些破旧不堪、色彩纷杂的车子，都是所谓的出租汽车。站在两个身材相同、肤色不一的司机面前，马耳他人犹豫起来了。他试图迅速分清各种不同类型混血儿之间的差异。还没等他弄明白，身边已经围上了一群伸出手来要钱的孩童们。他被拉来拉去，缠住不放，好不容易才把旅行箱抓在手里。他本能地把小皮箱夹在左臂下。

阳光的辐射非常强烈。涂着刺目的色彩、冠有花哨名称的“出租汽车”，被汇集拢来的旅客的重量压得摇摇欲坠。由于操纵不当，“公路霸王”几乎要撞到“天赐好运”的车身。在法国，司机们肯定会打起来。在这里，他们只是像克里斯朵夫国王时代规范的贵族那样，客气地打个招呼就完了。

马耳他人决定坐最外面那辆车。那司机有着忧郁的脸色。

“去佩蒂翁维尔，”说着，他便坐到后车座上去了。

车上没有计程器，也没有标志旗。

“十个古德，怎么样，白人？”

“行啊。”

司机露出了笑容。他重重地拍了一下草帽以示满意，夸张地绕了半圈便启程了。他那慢条斯理的动作使马耳他人有点不舒服。他们很快离开了机场区，沿着贫民窟行驶。出租车拐进一条布满迷宫般小巷的路，在臭水沟上颠跳着。有个掉了牙的老妪正在燃着柴禾的小锅前忙碌。三条饿狗在一边注视着。

“这里不是去佩蒂翁维尔的路！”

克里奥尔人伸起一只手臂，从反光镜里看着马耳他人说：

“我们先去韦尔纳森林。我要去看看老婆。今晚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家呢。她就在高处的地里。”

马耳他人无奈，只好等着。他的注意力突然被一个意外的插曲吸引住了。一个年轻姑娘穿着一条红色超短裙，扭着胯部走过。那裙子又轻又薄，勉强遮住她那丰满的臀部。她很快就消失在小巷转角处。

“好么，”马耳他人想，“罗什想必在这穷地方过得很带劲！他肯定逛遍了这里所有的窑子。”

“我有急事，”他对回到驾驶盘前的司机说，“现在你只能在银行停一次，我要换钱……随后就走……”

光靠在博尼法乔城堡区里摆修鞋摊，罗什的父亲安托瓦纳·马里亚尼是不可能发财的。妻子玛利亚被接二连三的怀孕和生育弄得精疲力竭，居然还能领大七个孩子，并为阿雅克肖的一个商人做衬衫。这位家庭主妇绝没有想到，才十五岁，她那最宠爱的小儿子就已经“出人头地”，成为上城区这个高楼密布、阳光稀少的狭窄街区里最无法无天的人物了。由于从小缺少管教，他成了一个令人生畏的狡猾小偷。他把偷来的东西都藏到互相连通的落水管里。他多次被捕，关在当地警察总队里。可他始终不吐一词，结果很快就又放出来了。直到他登船去大陆冒险后，警察队长这才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在毒品走私和卖淫组织头目斯皮里托的统治下，马赛成了卖淫业的乐土。罗什虽然个头矮小，却是个体形健美的英俊青年，长着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和一头浓发。他充当斯皮里托的打手，以此换来一个驯服、瘦弱的红棕发姑娘。虽然是从当地的一大批得宠者中剔出来的劣等货，但她对博尼法乔城的这个小流氓来说却是相当用得着的人。

罗什无耻地利用红棕发姑娘莉迪娅，强迫她每天两三次上大麻田附近的马扎格朗街拉客。很快，他积攒起了一笔钱，就又搞了第二个女人。

莉迪娅和桑德琳娜配合默契。她们不过是确保马里亚尼财源茂盛的五妓女中挂头牌二牌的尤物。但博尼法乔城的小子并未就此满足。1939年，他在塞特、阿维尼翁和奥利乌尔的几家妓院里下了本钱。可惜！像他这种被视作全社会危险分子的人，如今也遇到危险了。法国向德国宣战，意大利加入了纳粹阵营。为了避免关进西斯特隆集中营，罗什登上了一艘开往卡萨布兰卡的货轮。他去得正是时候。在古老、稠密的伊斯兰教徒区附近，他租到了一套备有家具的住宅。他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显然，他本来完全应当满足于自己豢养的妓女们为他继续挣钱。但是，怎样才能维持妓女的数量呢？大海把他与慰劳马奇诺防线士兵的大批妓女们隔开了。

前线发生了大溃退，随之而来的是困难重重的处境。罗什的营业额降到了最低点，几乎要关门大吉了。逃避兵役的逮捕证使他不可能返回马赛。几个月过去了。突然，在1942年11月，正当德军侵入自由地带，法国舰队在土伦自行凿沉之际，一支盟军舰队在北非登陆了。

罗什时来运转了。他那足智多谋的脑袋里萌生出一个天才的主意。即将投入与隆美尔装甲师决战的英国军人，大部分都是应募入伍者。他们手头虽不宽裕，但决不会拒绝在出发前凑些钱娶个妓女做老婆。而妓女们既能获得英国国籍，又能心安理得地在联合王国里从事这项世界上最古老的职业，不必担心受到伦敦警察厅惩处，也不会招致情场风波。

不错，真是个绝妙的主意，从这种与白人通婚中可以赚到大钱。事不宜迟，说干就干。罗什很容易地在妓院集中区里找到一些一贫如洗的女人。不久，在索霍街，即所谓伦敦的“蒙马特尔”，在特拉法尔加广场附近的查林十字街头上，响起了罗什的妓女们的高跟鞋响声。这是他的出口货。他的第一家妓院设在百慕大群岛：汉密尔顿港是豪华旅馆的王国。接着，他又进军麋集全世界百万富翁的巴哈马群岛，在金融天堂拿骚设立了据点。

罗什·马里亚尼富起来了。他谁也不欠。有时候，他觉得整个加勒比海都是属于他的。马赛的大街远在天边！特别法庭和军事法庭的家伙们尽可以提出起诉。罗什·马里亚尼毫不在乎。

在牙买加金斯敦不列颠银行“存入”栏里，罗什的存款金额不断增加。他的势力范围扩展到古巴、圣多明各和海地。他用现金支付的办法，在佩蒂翁维尔的山丘上建起了一座殖民宫。在这个小小的白色凡尔赛宫里，他可不是什么人都接见的。罗什·马里亚尼交游广阔。其中就有保尔·马格卢瓦尔。这是个风度翩翩的人物，每隔一天就要出场炫耀他那满身勋章。他在太子港控制着“德萨林军营”，即总统府卫队。马格卢瓦尔前程无量。对此，罗什了解得一清二楚。他在幕后活动，等待着时机。在纷乱的海地政局里，什么事都可能发生。

罗什信心十足。这个长住海地的侨民受到已晋升为上校、警察和军队首脑的马格卢瓦尔的保护，可以到处活动。他的官方通行证可以制服海关警戒线，盛气凌人地向各部甚至总统府的卫兵示威。

有了这样一个保护人，马耳他人当然可以大显身手了。

找女人……我正用这个老生常谈来安慰自己时，克洛克布瓦的车在烈士街尽头放慢了速度。我继续步行，一直来到一幢十八世纪的房子面前。二楼正面点缀着石雕花叶边饰。我敲了敲门，没等女门房答应，就走进一间赏心悦目的房间：房屋里的一切都显得明快，洁净，有条不紊。安卧在女主人椅边的虎斑猫窜过来，咬住我的裤腿。白发老妪放下正在编结的活儿，拧低了收音机的音量。“您好，”我满脸堆笑，“您还认识我吗？”她否定地摇摇头。我顺势道：“我在几年前来看过您……矮子！您想起来了吗？”她努力思索着，但并无结果。我的脸对她毫无印象可言。我仍不甘心：“矮子……疯子彼埃罗的朋友！”这使她想起一些事来了。她用一种奇怪的神情看着我。“是啊，可能……这又怎么办呢？”“没什么。我正好路过这里。我想知道您现在可好。我们都是同乡……”我又一次挖掘起曾使我受益匪浅的记忆来。我观察着女看门人的反应。很清楚：她的记忆力已经不行了。我要让她开口说话。我看过档案记录：她出生于科雷兹。我的母亲是利穆赞人。两地近在咫尺。

“您是尚布里沃人，对不对？我是塞亚克人……我们曾一起谈到过……巴鲁露的儿子……”

我对她装出开朗的微笑。可她实在不领会是怎么回事。不过，巴鲁露肯定是利穆赞的一个地名。在上维埃纳的戈尔河畔圣洛朗。这一次，我没有编造。这是我母亲家乡的地名……

老妇人的记忆力明显衰退了，她仍然把我看作一个奇怪的来客。我带着天真的神色问道：

“卖花女还在这儿吗？”

“内奈特？早死了。”

我强抑住失望。找女人，就算是吧。可总该是活人呀！我佯作悲痛地撇了撇嘴：

“她还不算老啊。”我说。

“四十五岁，得胸膜炎死的……全是因为整天呆在大门前弄出来的！她要比你的朋友好得多。”

“那不是我的朋友，”我说，“我逮捕过他。我是司法警察总署的。”

仿佛阴霾天里刮过一阵清风，老妇人的目光顿时亮了起来。一旦相信了我，她便像连珠炮似地滔滔不绝起来。孤独的人总喜欢抓住倾诉衷肠的机会。

“她是在那狨猴出狱不久后死的。我是这样称呼那小子的。和这种坏蛋在一起，她能干什么呢？您知道在她尸骨未寒时，他就干了些什么？哼，他搬走她的三件家具，卖给了克洛泽尔街上的旧货商。连她答应送给我的铺地漆布都卖了。您说这可耻不可耻？”

我无意打断她，让她说下去。绝不能割断线索。

“……我不知道这家伙现在怎么样了。可是他这样做是不会有好下场的。有一次，我看见他和另一个红棕色头发、一副妓女打扮的姑娘坐在一辆大轿车里，正和克罗絮太太上星期住院前说过的一样。我们都在怀疑：他的钱是从哪里来的？”

“这个克罗絮太太是谁？”

“七号的女门房。她还看见过那浪荡女人从敦刻尔克街出来。她是去保险公司领补助金的……您知道，就凭这点钱，我们看门人……”

看来得让她把心里的怨恨都倒出来，才能回到原先的话题上。此时，我的脑际浮现出敦刻尔克街的地形。这条街一直到罗什舒瓦尔大街为止，充其量也只有九十五个门牌号码。伤病保险金保管处在乙 69 号。这我是知道的。我常去那里翻看投保人的档案。从烈士街走过去，克罗絮太太只要沿特律代纳大道上的雅克—德库尔中学一直去，就能走到敦刻尔克街 81 号。这段路上没有几幢房子。她这一说，倒是精确地指明了方位。

“哦，我想起来了，” 我以一个知道底细的警察口吻说道，“有人告诉我，他就住在那里，现在变得正经了。还有一件事……最近，没有人来找过他吗？”

“根本没有……”

我只觉得一阵高兴。我看了看手表。

“我该走了，” 我说，“我还没去买东西呢。我很快就会再来 142 看您的。再见了，老乡！”

我给她留下了希望，但自己却很着急，甚至焦躁不安起来。这情绪随着走近敦刻尔克街而愈加强烈。毫无疑问了。我按照克罗絮太太的路线从烈士街出发。她只能在 81 号到 65 号的这段路上，从这边或那边看见矮子。在最坏的情况下，要是她眼力还行的话，可能在面向北站方向的 60 号位置看见他。

深夜十一点左右，矮子的标致牌轿车穿过埃克斯桥拱洞，驶进了马赛。他从旧港和大麻田路来到罗马路，又沿普拉多大道向圆形广场方向驶去。车没有开向左面的米什莱大街，而是从普拉多大道直驶跳板街那条死胡同。在强光灯的照射下，德拉加尔德圣母院的轮廓辉映如画。街上很荒凉。马赛尚未恢复往常的喧嚣。

“在这停下，” 当一条土堤出现在厚墙围绕的公馆前时，约瑟夫向矮子发出了命令，“你就在市场入口前溜达，在那儿等我。我过一小时回来。”

矮子把车子向后折回去了。车灯的灯光一消失，约瑟夫·马利亚尼又走了回来。他看到，标致牌轿车的刹车灯在海滨的圆形广场上亮着。于是，他离开跳板街，沿着普拉多大道一直走去，穿过吉隆德街，在突尼斯大街的街头停了一会。这里的荒凉景象使他安下心来。他走到攀生着青葡萄藤的旧墙前，按响了小屋铁门的电铃。一个越南仆人出来开了门。他那轻盈的脚步踩在白砾石小路上，发出了沙沙的磨擦声。他认出了约瑟夫。带着阿谀的笑容迎接他。“律师正等着您……” 仆人重新锁上了铁栅门。在一排紫杉后面。现出了名律师华丽住宅的白灰泥墙。灯火通明的大客厅像个画廊，摆满了律师收藏的名画。卡洛蒂律师是个古画鉴赏家。约瑟夫不禁思忖着，律师得挣多少酬金，才能换来这一切啊……而为了向律师付出暗中开价的、大部分要付现钱的酬金，不知经历了多少次持械抢劫、被捕和分赃会议！卡洛蒂律师穿着石榴红天鹅绒便袍，很像他与之经常往来的人们。他既像法官又像流氓。律师指着一张褐色皮椅子，示意约瑟夫坐下。酒吧老板带着惬意的喘息，坐进安乐椅里。“很高兴见到你，约瑟夫，一路上还好吧？” “累坏了。我坐了一天的车。路上车太多了！” 律师耸了耸肩。他戏剧性地伸出双手，手软软地伸向椅子右面，从小冰箱里取出一瓶香槟酒，打开瓶塞。约瑟夫假作欣赏的目光停留在一张毕加索的画上。他最中意的是旁边那幅雷诺阿的少女像。那姑娘的丰腴肉体真令人垂涎……“为什么不坐飞机来？” 卡洛蒂问道。看到约瑟夫装腔作势的滑稽表情，他不由得微笑起来。“我有司机。矮子，

您认识吗？”“哦，是矮子！他的车……”“什么，他的车？”“你知道他的车来路干净吗？因为他……”“妈的，”约瑟夫心想，“这倒是真的！卡洛蒂问得有道理！”约瑟夫把外出的事全交给矮子了。他根本就没想到有什么问题。卡洛蒂触及到敏感点了。要是车子不成问题，矮子和他就去东南部避风头。在那里什么也不用担心。可要是标致车是偷来的呢？

约瑟夫排除了这种可能性。但愿矮子别干这种事！出去时再问问他。大不了坐火车回去。他害怕坐飞机，最近空难事故太多了。他用食指指尖抹了抹溢出酒杯的泡沫，将冰冷的酒珠优雅地抹在耳后。

“这样会带来好运气！”他说。

他把杯子举到额头干杯，猛喝了几口。

“多米尼克想知道，是哪个混蛋在他越狱后把匿名信放进牢房的。”他说，“据他看来，只有托利才会把脏栽到他头上。他肯定买通了看守……”

“我有个看法，”卡洛蒂近视镜片后的目光闪动着。“是博尼法乔的吕西安·皮纳扎。他兄弟娶了吉诺·托利的侄女。他住在马赛对面的圣安托瓦纳公寓里……只消坐两个钟头有轨电车就到了！你想想，这里有什么巧合因素……这个吕西安是个穷光蛋，所以只好在离博迈特不远的松德路租了两居室套房。可他却在那‘法兰西夫人’家具行买来了成套高级家具，用的全是现金。结论不是很明白吗？”

卡洛蒂律师注意地看看约瑟夫。他微笑着露出了三颗金牙：

“应该把这些告诉多米尼克。他会同意我的看法的。你再告诉他，费鲁齐和托利的信一文不值。费鲁齐已经死了。托利完全可以声明这字条是在胁迫下写的。何况，他也不至于那么蠢，会承认是自己派人干掉煤炭商的。他的债据不足为凭。因为不是在他那里找到的。他可以一口咬定是费鲁齐瞒着他干的。”“他向我们作的口供也没有用？”“毫无用处。”约瑟夫呆若木鸡。他的脑子里已经乱成一团。卡洛蒂很欣赏他的沉默。他又加满了酒杯。这香槟使他快活，却让“科西嘉”酒吧老板消沉……卡洛蒂律师不愧是个生意人。他及时地提到了钱的问题：“我想起来了，马耳他人答应要给我一笔诉讼费。我为他花了不少钱。他本该在找到煤炭商后给我送来的……”约瑟夫几乎是机械地从口袋里掏出一叠钞票，乱七八糟地扔到餐具桌上：“我先替他付给您。得到了煤炭商的钱，他还会重新富起来的。”“当然喽，他应该重整旗鼓。”卡洛蒂回答。他已经开始在考虑：马耳他人一旦重新开始活动，会给他带来多少好处。这事得好好想想。“他的情绪好吗？”“还可以。反正，在这种沉重打击下，能像他那样就算不错了。如果您想和他联系，得先告诉我。眼下我想让他安静一段时间……”卡洛蒂律师表示理解：“很好。对皮纳扎打算怎么办？”约瑟夫皱起眉头：“我不明白。”“我这里有人可以用。不贵！你和坎布齐亚谈谈，然后告诉我……”

“行，”说完，约瑟夫站起身来，“也许让他活着做证人对我们更有用。在此之前，我们只当什么也不知道。”

接着，约瑟夫从口袋里掏出那把裹在报纸里的带消音器的手枪。

“这是犯罪武器，”他把手枪交给了卡洛蒂，“也许能帮助洗刷马耳他人的冤屈。上面没有马耳他人的指印。尊敬的律师，请您把它藏好，等待时机的到来。当然，会付给您酬金的。”

如果我具有军人素质，我一定会对第九区伊波利特—勒巴路邮局局长立正致敬。他的蓝制服勾起了我对青年时代的回忆。当年，我曾在“小卡西诺”的舞台上演出过大兵闹剧。昏暗中，我看不清系在他钮扣眼上的饰带颜色。是荣誉勋位、农业奖章还是马义桑勋章，或一级教育勋章？从他理成平顶的花白头发，我认定他得的是荣誉勋位章。在预备役士官的宴会上，我看见他坐在伊多瓦纳的旁边，享受着每月一次摆脱家庭生活的乐趣。一个穿灰罩衣的职员踩在板凳上，换下了刚烧坏的灯泡。我这才发现，授予分局长的红色饰带的勋章显然是对他年逾五十的一种安慰。这是个认真对待自己职业的人。鼻子两边的皱纹爬上了他的脸。上等金属架眼镜、模范公务员的冷漠目光、负责收发本区内四个小区信件的重大职责，这些都证明此人举足轻重，自然成了我目前最关注的对象。

春日的朝阳终于露脸了，似在祝贺我的调查有了进展。其实，这应该归功于玛丽丝。

今天用早餐时，她给我端上了一大杯咖啡。

“你猜我想到了什么？”她问我。

“猜不出。不过我会知道的。”

“别开玩笑。假设敦刻尔克街的伤病保险金保管处欠着矮子的钱……这完全有可能。我闯进去，尽量多拿走一些广告单来装样子，然后开始挨家挨户推销。”

玛丽丝真是聪明绝顶。我以特律代纳大街上的一家酒吧为观测所，看见她在一家家住宅门口进进出出。她那可爱的天蓝色无边软帽一直扣到耳际，手里还拿着我的公文皮包，给人以一本正经的印象。见她急匆匆地来到酒吧，我知道，她的第八次造访有了结果。

“左面第三幢，”她有点激动，气喘吁吁地说，“62号，过道底上靠右的那间。面朝院子，可惜，他不在家。”

“女门房没有怀疑吗？”

“一点也不怀疑。她还要我为她核查一下呢。看来，保险公司确实欠他的钱！”

尽管矮子不在，玛丽丝并不沮丧：

“你不是对我说过，老拉埃蒂迪亚在信封角上注上起首字母D.C.，烦请约瑟夫把信转交她侄子吗？你应该在这方面动动脑筋。”

二十分钟以后，我来到巴黎第九区邮电分局大楼，找到了佩带勋章的分局长。

“博尼什探长，”说着，我把三色名片递了过去。“我希望得到您的指点，破获一桩特殊案件，分局长先生。”

我自觉有点言过其实了。在邮电局里有这个等级吗？管它呢。我这是学伊多瓦纳的样。他认为只要多喊几声“局长先生”，就能平息胖子的火气。为了攻破官僚的堡垒，可以不择手段，从欺骗到拍马全行。

“这个……我能为您干些什么呢？”

镜片后的目光还是那样冷峻。不过，老官吏已经网开一面了。也许他正在捉摸，我会用什么样的问题纠缠他？

“很简单，”我带着使他绝对放心的笑容说，“您一定听说过马耳他人。是这样，我只有倚仗您才能抓住他。”

佩带勋章的英雄往后退了一下，好像看到一个持枪凶犯突然冲进他的管辖范围。他两眼瞪得大大的，眼镜滑到鼻尖上，连鼻子两边的皱纹也突然收缩起来了。

我继续解释着作战方案：

“我得知，他通过封丹路上的‘科西嘉’酒吧接收信件。用的是他朋友约瑟夫·马里亚尼的名字，也有可能是用自己的名字。”

分局长低下头来，双手合掌。这会儿，他很像一个教士。就差没穿上我去科西嘉时的那件长袍了。他沉思着。他明白我想干什么。他久久地考虑着。一阵沉闷的冷场后，他说话了：

“总之，您想连续几天或者几星期检查来往的信件！您知道不知道，这工作量有多大！”

我的这位“分局长”开始用叹苦经来回避了！我迅速打断了他的话头：

“在地址更改的情况下，不是可以要求邮局改投吗？因此，我觉得我的要求并不过分，也不会增加工作量。我调查中的首要问题，就是了解马里亚尼收到的信是给他自己的呢，还是给多米尼克·坎布齐亚的？这是马耳他人的姓名。这并不难……”

我眼前这个预备役士官兼教士抬起头来，双臂无力地垂在两边。此刻，他可真像个不知所措的职员了。我成了他今天的扫帚星。

“您怎么知道？”他说，“我是不可能把信交给您拆看的！”

我扮演起卑微的警察来了：

“当然不行……从萨尔坦寄信给马里亚尼时，信角上会注有起首字母D.C.，这本身就是一个记号。如果马耳他人在巴黎，马里亚尼会把信交给他。如果马耳他人在别处，他会转寄出去的。”

分局长挥起手来：

“可是探长先生，您有没有仔细想过您的要求？马里亚尼不能用其他的名字或地址，把信扔到巴黎地区的任何一只信筒里吗？您怎么可能……”

“不冒险者将一无所获，”我回答，“这是我的上司说的。所以，我只好冒这个险。我知道干这事不容易，可像您这样的人肯定能对付得了……马里亚尼也可能收到马耳他人的来信。我这里有他的笔迹样张。您一通知我，我就来核对……”

分局长的口眼都竖直了。这会儿，他又像个殡仪馆的员工了。他那忧伤的双眉表明：对我这个警察的效率，他有点估计不足。

“那您可得每天早晚都呆在这里，”他嘟哝着，“您想必知道，没有法院的命令，我是什么也干不了的！”

“我带来了，”我庄重地从公文包里掏出证明来。

我早就料到会有这一手。就在来此之前，我刚写好那份别出心裁的报告。为了尽快完成调查，预审法官们习惯把他们的权力委托给警察。通常，委托文件被称作嘱托书。我手头就有整整十二份不同案件的嘱托书。为了这次用途，我写了一份检查信件的申请报告。还有两份，是准备去另外两个邮电分局时用的。没人会核实这些报告的真实性。

分局长小声念着申请报告，检查我盖上去的清晰的紫色印戳。从他的脸上可以看出，这份报告改变了一切。

“这个文件解除了我的职业保密义务，”说着，他恭恭敬敬地把报告放进了抽屉里。“今天下午就可以侦查了，探长先生……我要截下所有寄给坎

布齐亚的信，以及标有字母 D. C.、写给马里亚尼的信，是这样吧？”

“对，另外还有与这个笔迹相同的所有信件……”

我从口袋里掏出在马耳他人牢房里找到的匿名信复制照片。我在起草申请报告时，马赛寄来了这封信的原件。国家保安局的鉴定专家科卡涅把信件复制了好几份。分局长端详了一番以后，把它和我的那份申请报告夹在一起。

这会儿，他开始巴结起来了：

“我不太清楚，要是信件没送到我的区里，或是留在收信总局，由收信人存局自取，该怎么办呢？”

“这一点我已经预料到了，分局长先生。我给十八区分局长写了同样的截查信件申请报告：马里亚尼就住在韦隆新村。我还给卢佛尔街的收信总局您的同事写了申请报告。他们统管全巴黎的信件收转。正如我的上司所说的那样，只要下功夫，事情必然成。稍一疏忽，就会前功尽弃。”

“喂，你那些花招有眉目了吗，博尼什？”就这么一句话。他挂断了电话。我匆匆穿过走廊，在胖子的门口敲了两下，等着他那一声命令式的“进来！”他铁板着脸，用阴沉的目光注视着我，也没请我坐下，便毫无表情地听我汇报今晨活动的结果。“你要对我说的就这些吗？”我刚说完，他就吼起来了，“遗憾，真遗憾，如今你只会调查女门房和邮局职员！亏你过去还是我最信得过的人呢。算我多嘴吧，你打算什么时候逮住你那个马耳他人？”我虽已有思想准备，可还是受不了他那明显的讥讽。似乎我从萨尔坦回来后没干过正经事！我已经赢了一分。全靠烈士街女门房的指点，还有玛丽丝的可贵合作，我才找到了矮子的住处。我在邮局采取的措施，不用多久就会见效的。“头，我首先布下棋子。现在，我准备动用我的耳目了。”胖子双手插在背心口袋里，仰面朝后，显出越来越壮观的大肚子。他那中国猿人式的小眼睛眯成了一条线。显然，他是在取笑我。他故意慢吞吞地说：“你的棋子，别让我笑话了！反正，已经不用在矮子身上白费工夫了。他已经被捕了。”维歇纳居然拿我的惊愕开心！看来，库蒂奥尔使出了十八般武艺。他的全方位进攻把我们远远地抛在了后面。我痛苦地咽下一口唾沫。“那约瑟夫呢，他们也逮住了？”“没有。你看看我桌上的电报吧。”

“马赛地方司法警察处处长佩德罗尼致巴黎司法警察总署：请提供有关阿尔贝·莫莱罗的一切材料。此人无业、无固定住所，在海滨大道被圣吉尼埃分局夜间巡逻队拘留。当时该嫌疑犯独自一人驾驶一辆偷来的装有闯窃工具的汽车。无法为自己出现在该地区说明理由。缴获的钳子、手套、面具和火焰切割器将转交法院档案保管室。现正在继续审讯中。完。佩德罗尼（签名）。”

我把电文缓缓放回桌上。我既失望，又庆幸：佩德罗尼是国家保安局的人，而不是巴黎警察局的人。有可能和他商量一下。看来矮子既没有谈及约瑟夫，也没有谈起马耳他人……

胖子站起来，把眼镜搁在带有吸墨纸的垫板上。这是我和伊多瓦纳在他生日时送他的。

“就差他的口供和招出马耳他人的藏身处了！”他嘟哝了一声。

“他不是这种人，头。我很怀疑，马耳他人会向他吐露秘密？真正知道一切的是约瑟夫，请相信我。现在要证实的是：他是否和矮子一起在马赛……”

我考虑了几秒钟后，作出了决定：

“我到他酒吧去。我要弄清楚他在不在那里！”

“没必要，”胖子说，“他在那里。他照常每天下午两点开门。伊多瓦纳在那里，是他报告我的。当然，库蒂奥尔和他的轻型车队也在。我已经给佩德罗尼打过电话，先稳住他。我告诉他，我们正在作这方面的调查。当然，没跟他谈起马耳他人的事。我特别告诫他，不要把这事披露给新闻界。那样会妨碍我们调查的。现在，我在考虑：你要不要去一次马赛，就煤炭商谋杀案审一下矮子……”

“这怎么行呢！”我惊得目瞪口呆。

“可怜的博尼什！请稍微动一下脑筋好不好！第一：司法鉴定处的昂里奥在现场取证到一些尺码极小的脚印，我希望你能记得这个细节。而矮子是个侏儒，或者说差不多是吧。第二：费鲁齐在脑袋挨枪子前，曾被火焰切割器折磨过。马赛人恰恰在矮子的汽车里找到了火焰切割器。你不认为，这使我近乎得出一个结论，即：矮子、约瑟夫和马耳他人是一个三人谋杀集团吧？”

“约瑟夫和马耳他人是可能的，”我说，“不过我怀疑矮子会当杀手。我始终认为，他是个次要人物。当然，这是个坏蛋，可不是什么大目标。只不过是个小撬窃犯而已。”

“就算这样吧。可是我越想越觉得：你应该赶到马赛去。在佩德罗尼把矮子解到博迈特监狱后，立刻审问他。”

胖子的傲慢劲平息下去了。这可以从他与深入思考成比例增长的困惑表情上看出来。现在，我可以反驳他，而不致招来他的怒斥。我怀疑地指出：

“如果说，矮子在佩德罗尼的酷刑下也没有吐露一词，我怀疑他会对我说什么真话！我还是想在邮局里找到线索。”

维歇纳正想躺倒在那张大统帅椅子上，闻听此言后猛地僵住了：

“别再用你的邮电局来惹我发火了，博尼什！我要告诉你一件事：凭你眼下的这种做法，你永远也抓不到马耳他人！”

老掉牙的出租汽车发动机在大门前发出爆燃声，把罗什·马里亚尼吓了一跳。他那黝黑的皮肤上还流淌着游泳池的水珠。半敞开的浴衣里，显露出摔跤运动员般的胸脯和浓黑的胸毛。岛上，五彩缤纷的小鸟在棕榈树和椰子树上啾啾啾鸣。虽然戴着墨镜，火焰般的太阳看上去仍然十分耀眼。

那个走在相貌丑恶、提着沉重箱子的黑人身旁的人是谁？罗什·马里亚尼眯缝起眼睛，认出了草帽下的一头金发。他赶紧走上前，向马耳他人伸开了双臂：

“多米尼克……是你啊！”

两人拥抱在一起，不停地拍着肩膀，好一会才松开。

“欢迎你，”罗什说，“你应该通知我一下嘛。好让我到机场去接你。”司机数点着马耳他人付给他的那叠古德，悄悄离开了。

“我们从没见过面，你怎么接得到我呢？”

“嗨，这还不容易，”罗什说，“一个金发男子，再好认不过了。你知道吗？这里也有法国报纸。所有的报上都有你的照片。”

走进殖民地风格的豪华别墅后，两人又亲切地互相打量着。马耳他人暗

自比较起罗什与他表弟约瑟夫相貌的异同。他们很不相像。罗什五十来岁，像个富有魅力的田径运动员。他是科西嘉南部山地那边的博尼法乔人，那里的气候造就了他。而约瑟夫是山地这边的巴斯蒂亚人。也许正因为如此，他才选择了相对平静的生活：终日在晚会上递茴香酒是没什么刺激可言的。不，约瑟夫不像罗什。他头戴那顶可笑的小帽，简直像个犹太教士……和罗什在一起，马耳他人毫不怀疑，他遇上了一个无论精力或财力都极为强大的人。他是这一梦乡幻景中的特权分子。

罗什挽着他的臂膀来到起居室：

“我的黑人女仆们会照看你的行李的；”他说，“天气这么热，你一定渴了吧。喝潘趣酒还是香槟？”

“先洗个痛快澡吧，”马耳他人感激地微笑着。

罗什跑去吩咐下人准备好浴室。

豪华和异国温馨交织成的情调吸引着马耳他人。他不由自主地受到了感染，甚至赞赏不已。领主式的起居室直通备有藤条椅和彩色靠垫的大阳台。他的目光投向椭圆形游泳池。在一望无际的全景里，用蓝色马赛克砌成的游泳池四壁与一泓碧水浑然交融。多米尼克又往下看。在沿山丘延伸的刺柏和欧洲夹竹桃的尽头，太子港海湾映入了眼帘。“天堂，”他喃喃自语着，几乎被这一番美景搅得心绪纷然。

室内的陈设颇具情调，堪可与户外的风景媲美。壁炉的青铜柴架上架着两块劈柴，这在热带纯属毫无用处的奢侈。空调机在屋内发出嗡嗡的响声，更加深了这种超脱尘世的印象。墙上挂满了朴素的海地风景画。这是一些奇特的、无透视感的平涂画，但同时充满了神秘、超自然和世俗的风味。无论是这些画，还是花园里乃至伸向湛蓝色大海的山丘上，都呈现出反差强烈的色彩。“简直跟我刚才看到的五颜六色的游览车一模一样，”他心想。

是啊，要是机遇向他微笑，马耳他人也能利用带来的钱在这里重整家业，拥有一幢同样的房子。罗什像兄弟一样收留了他，这是没有问题的。可总不能无限期地呆在他家里。即使女人能带来比持械抢劫更多的钱，马耳他人也不想在这里当皮条客。这不合他的性格。他宁可冒险。

“你的房间准备好了，”罗什手里拿着一瓶香槟酒，出现在起居室的另一头。“我的女仆约瑟芬会替你安排的。她是个非常漂亮的克里奥尔女人。随后我们就共进午餐。”

他拿起一只杯子，又说：

“塞扎尔是我的厨师，有点本事。烹制海地名菜的好手。你快去洗澡吧。”

从二楼的卧室里，马耳他人可以直接跳进游泳池里。他的心口又隐隐作痛了。要是晒得黝黑的多丽丝躺在这天蓝色的石板地面上，该有多么美丽啊！他陷入了沉思。纤细的金凤花瓣尽情享受着的阳光。这红色的花朵，使他回忆起昨天在纽约中途着陆前海天之间的血红色晚霞，使他联想起自己的命运。

有好几天，玛丽丝和我在进午餐时一句话也不说。两人久久地望着盘子发呆。她想她的，我想我的。这不会影响我们的默契。恰恰相反，这是一种互相尊重的形式。一段时间以来，我俩就是在经历了这种时刻之后达到和谐的。我反复思忖着那些线索。玛丽丝知道，这决非易事。她懂得，她的沉默和存在对我是同等重要的。邮局分局那里没有消息。看来约瑟夫·马里亚尼是用电话来处理一切事务了。要么就是邮局职员们没能从第九区的信海里

找出寄往“科西嘉”酒吧的信。无论哪一种假设，都不能使人乐观。玛丽丝解下围裙，放在椅子上，面朝我坐了下来。我看着她，总觉得她比谁都美。我对她钟情一笑。她那严肃的神情表明，她此刻正沉浸于“女侦探”的角色之中。

“罗歇，我想到了一个问题。你不要这样忧虑。依我看，邮局职员们是不可能把所有寄给马里亚尼的信给你送来的。那个分局长对你说过，这种事工作量太大。不管怎么说，即使他们尽了全力，也难保不会漏掉一封，而漏掉的可能正是你需要的。我有个主意。”

我一口喝干咖啡，侧身倾听。玛丽丝脑子里总有一些好主意。自从我干上追捕坏人这一行当以来，这已经不是头一回了。她双手搂着我的脖子。“……要是你给‘科西嘉’酒吧写一封交坎布齐亚收的挂号信，情况会怎么样？这封信肯定会引起邮局职员的注意。这样，你就能核实他们是否卖力了。”“你瞎扯些什么呀？”我生气地推开了她。玛丽丝没有发火。她带有一丝怜悯的微笑看着我。

“你听我说完嘛，”她接着说，“一封从科西嘉寄给多米尼克·坎布齐亚的挂号信，寄给酒吧也行。你想，约瑟夫该怎么办？寄给马耳他人的信，他绝不会收下的。所以，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把信退回去，要么干脆把新地址告诉邮递员。你在听我说吗？”

我把手搭在玛丽丝手上，为刚才的坏脾气向她道歉。看来，她的这个主意还不坏。这样就能缩小监视的范围了。不错。可是……

“不错，可谁能给马耳他人写这封挂号信呢？信里写些什么，才不至于被怀疑呢？这信应该从萨尔坦发出，而且，至少是约瑟夫熟悉的字迹。否则，他会起疑心的。”

“是这样……你不是对我说过，你在拉埃蒂迪亚姑妈的箱子里，看见过马耳他人的文件夹吗？”

“不错。我把里面的文件偷走了。”

“还记得里面有什么别的东西吗？”

“对呀！”马耳他人手写的履历复本映现在我的眼前。

“这不就成了……只要让拉埃蒂迪亚姑妈写一封要回执的挂号信，寄到约瑟夫那里，让他转给马耳他人。信封上的地址请她写。约瑟夫认出字迹后，就会退回或是转寄出去。”

我抑制住不耐烦的情绪。

“怎么向拉埃蒂迪亚解释这样做的理由呢？”

“很容易，我的大孩子。我们给她寄一封打字的匿名信。她会想，这是出于谨慎，而不得不如此。但她肯定会相信，这是马耳他人写来的。你想，那可怜的老太婆会往深处去想吗？要是在信里夹一张一百法郎的票子，那就更有把握了！”

玛丽丝真是机灵鬼。其实，她应该在我的职位上为维歇纳效劳。不过，要不了一个星期，她就会吃不消胖子的心血来潮的。

“那么，从哪里把信寄出去呢？”

“从封丹路吧。即使拉埃蒂迪亚偶然想起要看一下寄信邮戳的话，也不会露出马脚。我们呢，就来观察邮局职员们是否认真监视有关约瑟夫的信件。一般来说，他们应该通知你的，因为我们在信封上写了‘科西嘉’酒吧的地址。”

“你不觉得这样干有点太过份了吗？”我仍然抱着怀疑的态度。

“不会的，小宝贝。你那位赫赫有名的头儿不是说过么：‘相信运气的人最走运’。我是相信运气的。”

也只好碰碰运气了。整个案子的侦破情况糟透了。根据维歇纳截听来的巴黎警察局报告，库蒂奥尔的调查陷进了蒙马特尔的沼泽里。对托利的审讯一无所获。正如我预料的那样，尽管佩德罗尼拳打脚踢，用遍刑罚，矮子还是只字不吐。

而我呢，不得不承认这回胖子是有道理的。我正经历着一个从未有过的倒霉阶段。

19

太子港一片欢腾。城市在鼓声咚咚中忘却了它的不幸，沉浸于节日般的狂欢中。全城热烈欢迎马格卢瓦尔上校的归来。上校在北方省和中央省的竞选活动中得到了选民的支持。大教堂的钟声回响在玫瑰色和白色的双塔钟楼上空，庆祝上校的胜利。塔顶上吹的信风无情地驱散了蓝天里的几缕云彩。圣特立尼达教堂也回报以一阵排钟声。马斯广场上空，飘扬着海地共和国的红蓝双色国旗。

埃斯蒂梅·杜马塞总统得到的只是黑人的宣誓效忠。他的后任保尔·马格卢瓦尔将成为黑白混血儿的总统。上校在大获成功的巡回竞选期间确认了这一点。混血儿们松了一口气。格朗德路的燕尾旗上，用金字表达了他们的感激之情：“欢迎我们的救星”。鲜花编缀成的拱门几乎被他的画像压塌了。人们有节奏地用克里奥尔语高呼：“光荣属于强人马格卢瓦尔！”舞蹈演员像过狂欢节一样欢歌劲舞。姑娘们鲜艳的舞裙紧绷在身上，显出了优美的髋部曲线。

对于席卷全岛的盛大狂欢，马耳他人是不能无动于衷的。每一次事变都会演绎成一个节日。布勒路豪华官邸的栅栏前，拥满了向政府首脑欢呼的穷人和富人。马耳他人好不容易从人群里挤出了一条小路。马格卢瓦尔上校在此宴请岛上那些及时归附的人士。为了增强庆典的庄重气氛，邀请了各国外交使团。

今天早上，多米尼克收听广播得知，上校成了三人军事执政委员会的首脑，这是他向总统宝座迈出的第一步。多米尼克鄙视政治。正如罗什·马利亚尼暗示的那样，对他来说，重要的是要得到当地要人的重视，才能在这个热带天堂重新发迹。罗什很喜欢强权政体。更何况，长期以来，他始终忠于他的朋友、强有力的保护人保尔·马格卢瓦尔。

几个黑人士兵穿着蓝军服，引人注目地站在门口，负责接待赴宴的客人。多米尼克出示了官方通行证。

“我一会儿就来找你，”罗什把请柬交给他说。“我去买些小雪茄，顺便把车停放好。这里所有的人都认识我，我不必用自己的车了。”

豪华府邸的客厅里和草坪上，挤满了军政各界的头面人物。妇女们粉褐色的肌肤上，闪耀着黄金和宝石首饰。夕阳下闪动着洁白的无尾常礼服，使人忘记了海地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度之一。

马耳他人饶有兴致地欣赏着此地带花边的军人制服，并将其与摩纳哥亲王宫廷卫队的服饰相比较。“简直是一幕轻歌剧！”他在心里嘀咕了一句。

他悄悄地来到窗边，手持一杯香槟酒，以掩饰自己无人搭理的窘态。他那高大身材和发达的肌肉，金头发，蓝眼睛，以及罗什借他的那件洁白的无尾常礼服，吸引了不止一个女性的目光。这些目光明白无误地告诉他：在闭塞的岛国社交场合，他具有极大的魅力。在异国他乡，冒险家们的英俊形象永远受到青睐。

多米尼克凝视着沉入海湾的一轮落日。太子港沉浸在淡红色的晚霞里。戈纳夫岛的模糊轮廓已经隐没在夜幕之中。罗什把他从沉思中唤醒了：

“来，”他说，“我给你介绍一下。”

马耳他人打扮得非常漂亮。他穿了一件深蓝色无尾常礼服。马耳他人注意到，他的扣眼上系着一条桔红色的绶带。多米尼克听任他把自己引到今晚的主角身边。保尔·马格卢瓦尔被亲信们的颂词捧得晕头转向。他的身边簇拥着自己的幕僚：拉佛将军，军队参谋长，在最后一分钟时才归附于他；勒弗尔特上校，刚刚被任命为旅游国务秘书。在这个除了香蕉和咖啡外再无其它资源的岛国，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职位。妇女们美艳夺目。如果多丽丝能出现在这个太阳和音乐之乡，那就更是锦上添花了。

“世界上最好的医生都是海地人。连美国也要从我们这里挖人。所以，我要采取措施让他们留在本国。”

多米尼克欠身致意。罗什已经对他谈起过上校那欺世盗名的出身。上校又问：

“博士，您打算在我们这里呆多久？”

“几个星期，我的上校。在这段时间里，我要为儿科学著作收集资料，准备回到伦敦后出版。”

“好极了，卡林顿博士。孩子，只有他们才是希望！我非常热爱孩子。特别是他们的年轻母亲。”

说完这句俏皮话后，上校转过身去，和另一个人谈起话来。那人身穿的制服，说不上是像博物馆的守卫，还是像耍狗熊的艺人，或者像拿破仑时代的中士？

“你来跳舞吗？”罗什拉着马耳他人向花园走去。

他自己赶紧向上校身边最漂亮的女人走去，把她拖到花园的小径上。这是个眼睛闪亮的混血女人。躲在游泳池边矮棕榈树后的乐队奏起乐来。罗什的女舞伴随着伦巴舞的节奏摆动起来。

罗什向马耳他人瞥了一眼，意思是说：

“别独自呆着。”可是，他怎么能理解，多米尼克无法忘怀多丽丝？

“卡林顿博士，您对这个晚会感想如何？”

有人把一只手搭在他的臂膀上。戒指上的钻石在聚光灯照耀下熠熠生辉。马耳他人不喜欢戴戒指的男人。但在这里，一切都不同了。他努力装出笑容，克制住自己迅速增长的猜疑。记得，有一天在马耳他与学校同学玩球，一条蛇从球落下的石块底下钻了出来。从此，他懂得了什么叫恐惧。

“好极了。光荣属于马格卢瓦尔上校！”他想起燕尾旗上的口号。

“谢谢！刚才，我听说了您的大名和职业。自我介绍一下：我是贸易国务秘书吕克·富歇。我以政府的名义向您表示欢迎。”

多米尼克装出受宠若惊的样子，恭敬地屈了屈身子。政治家接着说：

“我的名字不难记。富歇，就是拿破仑的警察大臣那个姓。他的名字叫约瑟夫……在科西嘉，有许多叫约瑟夫的。我记得，罗什有个表弟也叫这个

名字……”

多米尼克很不喜欢此人假惺惺的腔调。这家伙，他突然间把自己置于他监视之下了。马耳他人捉摸着，这个装模作样的部长到底要干什么。他本能地感到，此人可能会加害或者利用自己。现在该轮到自已来施展手段了。

“毫无疑问，‘海滨兄弟’是海地最好的乐队，”富歇说，“上校希望用最动听的音乐来为最漂亮的女士伴舞。”

在两段喧嚣的伦巴舞曲之间，罗什带着他的舞伴旋转着经过窗口。

“晚会棒极了，”马耳他人得体地回答。

“还有其它晚会呢。这个岛生来就是让人赏心悦目的。可不该有什么忧虑呀……尤其是您，罗什的朋友……您将看到，海地人的待客是世界上最热情的。”

似乎为了证实国务秘书此言之不谬，五个笑容满面、胸肩袒露程度已达礼仪极限的年轻女子走过来，围着他们转了一圈以后，又去和她们的伦巴舞伴会合了。

马耳他人不知所措地望着吕克·富歇。他无法抑制住强烈的厌恶感。

“瞧，您的朋友，”富歇指指在舞池里纵情狂舞的罗什，“他起初也有点小麻烦，可是很快就过去了。他可是发了大财，是个走运的人。”

“我不明白，”马耳他人说。

“您会明白的，”富歇微笑着坚持道，“我是贸易国务秘书，可我还是上校的私人参谋。我一直追随着他在总统卫队里效劳，也就是说，在警察局里……在这里是一码事……上校刚刚任命我为分管总统卫队和内务部的国务秘书。因此，我有幸在您逗留本岛期间负责您的安全……”

马耳他人好不容易才抑制住没打颤。

“祝贺您，部长先生，”他说，“上校作出了最好的选择。”

乐队吹奏敲打得更起劲了。马耳他人开始讨厌起伦巴舞、撩人的姑娘和富歇的暧昧言谈来了。

“我希望和您面对面地在我办公室里安静地谈一次，”富歇接着说，“就在总统府旁边。后天 10 点，您看怎样？我很欣赏英国人在各方面的能力……”

他又一次把手搁在马耳他人的臂膀上，向他告辞：

“对不起，我看普罗斯佩·马凯斯上校打算走了……我得和他说几句话。后天 10 点，说定了？”

“非常荣幸，”马耳他人回答。

“我将把您介绍给太子港警察局长马凯斯。您也许用得着他，谁知道呢！很荣幸能认识您，亲爱的卡林顿博士。”

马耳他人回忆起这个荟集了当地美人和可疑政客的疯狂晚会。他回到床上，打开床头灯。伦巴舞曲烦人的节奏还在他的脑海里回荡……已经清晨四点了，罗什还没有回家。多米尼克借口头痛，由邻居珀蒂博纳尔众议员的司机送回家来。他久久地凝望着满天繁星，渐渐平静了下来，回味着富歇的话。

他下楼来到起居室，决定在那里等候罗什。山坡上的松林一片漆黑。马鞍峰威严地矗立在惨白的月光里。寂静中，只有小山坡泻下的瀑布潺潺细语，似一缕细细的游丝穿行在咖啡树丛中，时隐时现。海湾在拂晓中渐渐苏醒。小船上的舷灯交叉映射。附近，港口灯塔的光束有规律地扫射着大半个山丘。

去，两道汽车灯柱射进了起居室。罗什稍带醉意地闯进门来。“和这个女人在一起，我简直没办法！”他咕哝着，“没能把她带到这里来……我累坏了！”他把上衣扔到长沙发上，松开领结，敞开衬衫领子：“你怎么样？”他问。“我嘛，我和富歇打了一次交道，”多米尼克回答，“后天上午10点，我得去见他。既是邀请，又是传讯！”“这么说，他知道你的情况了，”罗什的酒醒了。“我不清楚，但他肯定知道了。”他打开嵌在细木护墙板里的小冰箱。“威士忌？”“谢谢，”马耳他人说。罗什倒了满满一杯“长脚约翰”牌威士忌，一口喝了下去。“据我对他的了解，他会要求你为他工作，”他又说。“他是一贯这么要挟的。”“那怎么办？”“这样，他说什么你都答应下来。过几天就会清楚的……杜瓦利埃博士是反对派的头目，他时刻打算着要上台。这是富歇的眼中钉。他会给你一个溜走的机会……”“这倒是很有意思的！”“比你想象的更有意思。杜瓦利埃在附近的几个岛上到处周游，古巴、牙买加。英国人把他赶出了巴哈马群岛，但他在法属安的列斯群岛有一些支持者……其实，他是个野心勃勃的煽动分子。伏都教士们支持他。巫术是这个国家的灵魂。马格卢瓦尔知道，杜瓦利埃是个危险人物。他要不惜一切手段消灭他。富歇肯定通过英国代表团调查过你了。不难发现，卡林顿博士是不存在的……我始终认为，搞假身份是件蠢事。帕特·福尔应该给你弄一个在战争中死去的人名才对。他那里有的是！”

“反正，管他什么杜瓦利埃不杜瓦利埃，”马耳他人说，“干掉一个家伙不算什么，就算是个黑鬼也无所谓，只要能太平无事就行！”

“谁对你说要干掉他了？这里有个玩弄手腕的问题。别的都是假的。你会得到你所需要的钱和官方证件的。这都是虚张声势！十年前，他们对我也来过这一手……你要有钱大把大把地去贿赂，就会让他们忘掉一个星期前要你做的事……追逐影子一样的人物，是要花费时间的。这里的政权不断地在更迭。昨天还是阶下囚，明天就可能成为总统。只要有点外交手腕就行了……”

“他们很快就会懂得，我根本不把他们放在眼里……”

“你完全可以做得神不知鬼不觉。我在雅克梅勒有一座别墅。我安插在那里的姑娘跟一个中央情报局的美国佬私奔了。如果你愿意，我可以把别墅交给你使用。别墅名义上属于特雷莎·鲁伊斯，她是我在圣多明各特鲁希略城里的合伙人。显然，她想在那里干些什么事。如果你对此感兴趣的话……”

“富歇知道这座别墅吗？”

“我不清楚。你放心吧，这里一切都好办。”

马耳他人忧心忡忡，似乎陷入了沉思。该有所作为了。自从到海地一个多月以来，他按兵不动，没有采取任何有利可图的行动。当然，罗什会借钱给他，但多米尼克不习惯与别人发生债务关系。他走近具有英国殖民地风格的桃花心木五斗橱，望着上方的圣多明各地图，仔细地端详起来。

他预感到，如果接受了富歇的建议，生活的车轮将会改变方向。他将得到警方和军队的保护。既然罗什的女友想在圣多明各干点有名堂的事，那他也完全能从中得到好处。

这是再一次走运的绝好机遇。

第四幕

20

“蔗糖、熟咖啡换空瓶、旧锅、废纸。”海地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这里的熬糖锅非常昂贵。

女水果摊贩挡住去路向我兜售。周围一片叫嚷声。一走进童贞街，我就只能在人群里一步一步往前移动。我手里提着箱子，肩上搭着格子布外套，气喘吁吁，大汗淋漓。我临时放弃了移民警察建议我去住的奥洛夫松旅馆。这是一幢世纪初“好年景”时代的建筑，带游泳池并附设夜总会。从异国情调的花园里望出去，景色极为优美，但这种享受显然超出了我的支付能力。

“博尼什，你可不能乘机挥霍，”胖子对我说过，“别以为部长信得过你，美国佬支付你的出差费，你就能大手大脚了！”

我的双脚在胶底鞋里胀得生疼。我本该穿草底帆布鞋才对。回想起留在巴黎的人：维歇纳、伊多瓦纳、克洛克布瓦……他们一定以为我正躺在椰子树底下的沙滩上逍遥自在呢。很明显，他们羡慕我。伊多瓦纳干脆当面说我是走运的人！唉，我还眼红他们呢！要是他们看到，我在烈日下挥汗如雨，被人挤得东倒西歪，还要饱尝臭牛肉、烂水果和变质罐头食品的腐臭味，他们马上就会改变看法的。饥饿的乞丐们向我围上来。我不得不使劲推开他们。

一个小女孩拽住了我的手臂。她那天生鬈曲的短发上，精心地梳出一条白色的头路。数不清的卷发纸上，系满了粉红色的饰带。

“给一个古德吧，先生！”

在我听来，这古德也许就是指我。我总不能像傻瓜一样，动不动就撒钱布施！我本想取道奇迹街。可事实是，我竟不由自主地来到了殡仪街！

我很快意识到，体面的旅馆都在太子港的山坡高地上。我这才后悔没去住奥洛夫松。海地使我联想起一座剧院：乐池就像那些可怜巴巴的、带家具的出租客房，而楼座恰似平民旅舍。一个正儿八经地执行特殊使命的法国警察局侦探，岂能在那种地方下榻呢！好吧，侦探也要违反规章制度了！管它是否超支呢，我要去住奥洛夫松旅馆了！

我凭着直觉向前摸索。我对外国城市已经开始适应了。我离开法国使馆楼，来到圣杰拉尔山高处的卡普瓦街。一条小道隐没在盛开的花丛中。我走了进去。

奥洛夫松旅馆耸立于热带椰林和叶子花丛中，犹如一座掩映在景色优美的丛林中的巴罗克宫殿，突然呈现在我这个侦探面前。我发现，这是一座维多利亚时代渗透着浪漫主义艺术风格的建筑物。它之灿烂炫目，令我惊讶万分。我屏息凝视着它独特的优美设计。正面全部是木雕花饰。四角的骑楼造得纤细轻巧，高耸于镂空的构筑物之上，宛如神话中的飞毯一样飘然欲举。在通向门厅的双面彩砖楼梯上部，建有一个向前突出的讲坛。可是，自从1900年此建筑物落成以来，还从未有过宣道者来此布道。

我的手刚摸到楼梯栏杆，就见一个看门人急匆匆地赶了过来。他满脸堆笑，牙床毕露，那副尊容差点没把我吓得半死。他从我手里接过箱子，用恭迎英国女王才有的崇敬为我引路，随后又摇着我的手，似乎我们早就是老朋友了！我大为感动，但也有点惊慌。我盘算着，该付多少小费，才能与这个黑人的热忱和旅馆的规格相当。

走进旅馆后，我尽力驱散自己的担心。内部的装潢决不亚于正门和花园。暖色的家具，柳条长椅，墙上那些用粗白布镶边的五彩土风油画，这一切形成了一种优雅的氛围和含蓄的奢侈，使我无法准确估计出究竟应该付多少小费。

柜台侍者白上装上的绶带比海军上将还要多，俨然是个大人物。他矜持地行过礼：

“欢迎您来奥洛夫松，先生。您是单身一人吗？”

我点点头。很遗憾！那点收入不允许我带玛丽丝一起到国外旅游。这会儿，她在勒比克街我们那张大床上想什么呢？

不过，我至少能知道胖子在想什么……他决不会想到今天早上的那番景象：在一遍又一遍鸟瞰了时而赏心悦目、时而惨不忍睹的海湾景色后，颠簸的飞机把我扔在泛美航空公司所在的帕维街上了。维歇纳唯一的念头，就是想知道我何时能从大使馆发回告捷电报，好让他手持电文去部长那里邀功。出发时，他在奥利机场反复对我说着这事。我勉强听着。可他固执己见，好像是在对聋子说话一样，噜苏个不停：

“你很清楚我的要求，博尼什。一旦你逮住了那个……你就……嗯？”

他激动地按动着肥胖的手指，活像个地下电台的谍报员。

要是见到我住进豪华的奥洛夫松旅馆，他准会拉长脸的。旅馆伙计已经把我的破箱子提在手里。这箱子伤痕累累，缺角损皮。海地海关用白粉笔在箱子上划了一些鬼知道是什么意思的符号。

如果逮住马耳他人，我就要换一只硬皮新箱子，好经得起磨损。我在高蒙电影院观看雅克·塔蒂的影片《节日》时，见到过那种式样的箱子。

玛丽丝仔细地把粗布长裤、绿色短袖运动衫、短裤和布袜子放进箱子：这些都是刚从女修院院长路附近的服装店买来的。根据药店老板的建议，她还往箱子里塞了一盒阿司匹林和两管小药片。

“在那种野地方，你可千万不能喝生水！只能用矿泉水刷牙。每次在杯子里放两颗药片。另外，药房伙计还叮嘱过：千万不要在沙滩上或别处打赤脚。所有的海地人都有‘蟹虫’。”

“什么‘蟹虫’？”

“嗨，就是雅司病。一种会感染的传染性皮肤病……”

玛丽丝显得非常激动。我很清楚她在想些什么，但却不敢承认：她常常抱怨说，胖子不该老是疯疯癫癫地派我出远门……昨天，我睡下后，她在我耳边嘀咕道：

“你不是有马耳他人在海地的地址么，那里的警察局完全可以代劳嘛！”

我把这想法告诉了维歇纳后，他跳了起来：

“不行！”

他气得说不出话来：

“你总不见得把我的部门与这些黑人帮相提并论！你是想泄密还是怎么着，博尼什？告诉你：双鸟虽好，在林中；一鸟虽少，在手中。巴黎到安的列斯群岛不过一眨眼工夫。你别太夸张了！我觉得，你对自己的职业已经不怎么感兴趣了。我没说错吧？”

说是一眨眼工夫，哼！除非我是个会蹦会跳的袋鼠！穿越大西洋花费的时间长得要命。法国航空公司把我孤伶伶地扔在皮特尔角。我胆战心惊地登上了一架当地航空公司的双引擎客机。飞机的起落架是固定的，外形也很特

别。在太子港机场，我毫无余兴地走下飞机，脑子里反复考虑着胖子最后说的那番话：

“博尼什，要是你把那人和文件一起带回来的话，你就能当上分局长。部长已经向我作过这种暗示了。他对于你在萨尔坦找到的东西很满意。我可看不出那些东西有什么用，但事实如此！他相信马耳他人想利用这些东西搞什么名堂……”

我对此也极为怀疑。马耳他人为什么要为这些毫无用处的文件操心呢？可是，像我这样微不足道的小兵走卒，有什么资格去惹部长们的不快呢？

“您要带内阳台的套房呢，还是要单间？”

奥洛夫松旅馆伙计的发问，打断了我短暂的沉思。“要单间，”我赶紧申明，决心尽可能减少花费，“最好是带淋浴的，我不喜欢盆浴。”这也许太过份，但我总得维护穷警察的体面啊。我瞟了一眼柜台角落里的房价表。“25号房间不错……”我说，“不知是否空着？……”我很快认定，这是最便宜的房间。海军上将打扮的伙计不乐意地撇着嘴，打量起我来。“那您就看不到正面风景了……房间朝着花园和圣杰拉尔山。”“太好了，我就喜欢自然景色。”这倒是真话，我喜欢冈峦起伏的小山丘。山丘上草木茂盛，布满了羊肠小道，小毛驴在其间悠然溜达。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25号房间对我最合适。我那张化名里什邦的假护照留在办公室的写字台抽屉里了。我出示了表明警察身份的真护照。伙计圆睁双眼，闪耀着喜悦的光芒。只见他瞥了一眼护照上栩栩如生的照片，便像刚才那个看门人一样，对我露出了恭敬的笑容。我这才明白，在这个独裁政权接连不断的国家里，警察可是个体面人物。“我兄弟是警察中尉，”他套近乎地向我眨了眨眼。我指指护照上写着“警官”一词：“在我们法国，中尉都是军人。”“可不是！我们这里也是上校领导着警察局。卡西米尔？送客人去25号房间。”看门人卡西米尔笑容可掬，重新提起箱子，领我去25号房间。我跟着他，沿着迷宫般的走廊来到三楼。他在一个角落里停了下来。钥匙在锁眼里扭动着。一开门，一股霉陈味扑鼻而来。黑人卡西米尔隐没在黑暗里。他拉开双层窗帘，打开窗户，又升起了帘子。亮光透进房里。我从窗口望出去，看见了热带花园：正是想象中的茂密草木和各种花簇。我已经入迷了。

“通好风以后，”卡西米尔对我说，“您就把窗关上。这样对空调机有好处。”

我扭动了一个冒出火花的开关。空调机的风扇叶刺耳地呜咽起来。

“轴杆有点歪了，”卡西米尔说，“不过大家已经习惯了。”

盥洗室很小，但很干净。房间的家具很合意。一张看来很不错的床，两把柳条椅，一只三斗橱。其实只要一只抽屉就够了。我不喜欢把箱子里的东西全部取出来，这已成为习惯，必要时拎起箱子就能动身。在四周墙上，我又见到了与大厅里大同小异的风土画，只是画面缩小了：龟岛落日！18世纪美洲海盗窝；头顶篮筐的海地妇女；婚礼上的黑衣教士和白纱新娘；最后还有一幅色彩斑斓、充满动感的画：海地角集市。

拿到小费后，卡西米尔走出了房间。我这才开始自在起来。淋浴水管嗡嗡地响了一阵后，栗色的水流才渐渐变清。水忽冷忽热。我很快恢复过来了，尽管仍感觉很累。长途旅行弄得我精疲力竭。时差变化太累人了。我横倒在床上。当我醒来时，已经过了四个多小时。该上警察总署去一趟了。胖子通报我抵达此地的电报肯定已经到了。

“亲爱的朋友，”吕克·富歇说，“我决不会像白人对待我们那样来侮辱您。白人总把我们当成荒岛土著、化外之民。”

见马耳他人想要提出异议，他严肃地用右手一挥制止了。他正玩弄着一只饰有海地共和国国徽的齐波牌釉彩打火机。

假如多米尼克不是个久经考验的硬汉子，面对细眼镜架后面那直视而专注的目光，他肯定要被吓倒的。那眼镜架和打火机一样都是钢制的。看来，富歇存心要用硬梆梆的金属物件来向对方显示威势。马耳他人明显地感到，这位吕克·富歇是个多疑的人。他们互相对视着。井井有条的办公室是个弱肉强食的世界，这里决无温情可言……

“我钦佩您的眼力，部长先生，”马耳他人终于开口了，一副贵族气派，“我很欣赏您的精确和技巧……您是怎么猜到的呢？”

对方那黝黑的脸上闪亮起来。晶亮的皓齿堪可与闪烁的目光相媲美。

“习惯问题！而且‘猜’这个词用得不确切。我只是作逻辑的推理，如此而已。我们这些黑人也常在动脑筋的，不管你们是怎样想的……我根本不需要靠伏都神的指点来揭穿您。您犯了一个错误：您选错了假国籍。也许您还根本不知道，我们的朋友马里亚尼不喜欢英王陛下的臣民？他们不允许他在英国人的地盘上活动，甚至还关掉了他在巴巴多斯的一家夜总会。所以，要是您处在我的位置上，对马里亚尼先生接纳一位十足英国化的绅士，您会怎样想呢？”

马耳他人听着富歇这番因自负而带点戏弄腔调的表白，脑子飞快地转动起来。看来，很可能是罗什手下的雇员告了密。这位可敬的国务秘书想必到处都安插了耳目和走卒！雇员？恐怕是女的吧！

约瑟芬鬼鬼祟祟的目光早已引起马耳他人的怀疑。但他认为：这姑娘如此年轻，不可能扮演B级影片里的女间谍角色。看来是错了。她很可能翻过五斗橱和床头柜，发现了假护照……似乎是出于偶然，她还负责上午餐，送烤猪肉和辣味野禽……当马耳他人被辣椒呛得咳嗽不止时，约瑟芬肯定听见了罗什说的话：

“我本该事先提醒你的，多米尼克。吃点米饭吧，别马上喝酒。”

部长没有打断马耳他人的思路，给他时间考虑。

“您的名声是明摆着的，”他又说，“您很聪明，不难猜出我是怎样洞察一切的。我从机场登记卡上发现您填了假身份。我很快得知，您是从布鲁塞尔启程的。只消问一下伦敦方面，就可以断定：根本不存在什么威廉·卡林顿博士。正巧，我仔细地研究过敬爱的总统马格卢瓦尔上校邀请的全部客人名单。我想知道马里亚尼的这个化名朋友究竟是什么人……您已经是新闻人物了，多米尼克·坎布齐亚……我在定期送到这里的法国报纸上认识了您。何况，上面的照片远比我们本地报纸要清晰……您该明白了吧？”

马耳他人心里当然一清二楚。他甚至被部长的准确无误和得意的分析弄得悻悻不已。可眼下不是发泄的时候……

“您看，咱们俩利害攸关，完全可以通力合作嘛！”

这口气很强硬。部长用力拉开一只抽屉。三张照片像扑克牌一样摊在马耳他人的面前。

“您再读读这个，”部长说着，把一份打字稿扔到桌上。

多米尼克扫视了一眼。他开始理解那位杜瓦利埃博士是何许人物了。

“马格卢瓦尔总统的耐心是有限度的，”富歇说，“其中一张照片是杜瓦利埃身份证的复制件。此人与其说是医学博士，还不如说是伏都教博士。另外两张照片比较模糊，是我们的特工人员用长焦距镜头拍摄下来的……我可以告诉您，只要不再让我们听见杜瓦利埃这个名字，海地政府打算忘掉多米尼克·坎布齐亚，只承认威廉·卡林顿博士。您懂了吗？”

“当然……”

马耳他人想起了罗什的忠告。虽然他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但现在不是惹当局生气的时候……

“依您看，部长先生，杜瓦利埃在圣多明各吗？”

富歇脸上的笑容消失了。他的眼睛里射出一种异样的残忍。

“应该在那里，”他咬牙切齿地说，“问题是，他老是在转移。正如你们白人们所说的，这是一只真正的猴子。不过这猴子像松鼠一样灵活。他到处绕圈子，最后还是回到原来的地方。这是他感觉最安全的地方。这就是圣多明各特鲁希略旧城。您要在那里等着他。您可以自由决定用多少时间和花多少钱。我要的是最终的结果。”

“最终的，部长先生？”

“最终的！”这话听起来像丧钟。

“当然我在特鲁希略旧城有可靠的耳目，”富歇接着说，“你不能利用他们，也不能和他们接触。杜瓦利埃不会怀疑白人……”

办公室里回荡着他那生硬的笑声。

“他决不会想到，我，富歇，会有一个白人特工！而且是个英国特工！”

“您太抬举我了。”马耳他人说。

“您是个危险分子，卡林顿博士，但您又是个很机智的人……我在海滨的和平旅馆里给您订了一个房间。也许住在那儿您会觉得不太舒适，不过，那是个很隐蔽的地方。……还有，这里是……”

马耳他人笑了笑：部长从口袋里掏出一叠钞票，活像在皮加尔某家酒吧里做黑市交易一样。

“10,000比索，”富歇说，“给您的第一笔款子。当然，这只是一笔预付款，您还会得到更多……吉斯圭亚那航空公司的飞机明天上午10点20分起飞。这是一家多米尼加的小航空公司。我们常常与它合作。中午您就能到那里了。您在和平旅馆会收到一只信封。信封里有一张比尔巴奥银行的记名支票。这样行吗？”

“行，部长先生。”

“像您这样刚强的人不该永远当猎物……应当成为猎手，不是吗？而且应该是白人们说的那种‘大’猎手！白人们在我们非洲祖先的大草原里捕杀大象时曾这样说过！”

我用上了民俗学的知识。太子港优待了我。跟在高大的黑人身后走进警察局的走廊，我简直成了一个侏儒。刚才经过门卫时，刺耳的叫喊与吉普车、五彩小卡车发动机的轰鸣声混杂在一起，汇成了一部喧嚣的街头爵士乐。司

机们不时紧急刹车，拍打着方向盘互相漫骂、威胁，幸好没有真的打起来。

刚出旅馆，我就看到了一场好戏。三个出租汽车司机互相较着劲，彼此冒险超车，玩命地争夺可能出现的额外乘客，——无意中把乘客的生命也当成儿戏了。可惜，这场游戏亵渎了车身上那五颜六色的点缀：还愿物、谚语、荒唐的口号、宗教箴言，其间还夹杂着鲜花、涡卷形装饰和阿拉伯式装饰图案。我看到一辆车上写道：“你把我推倒在地，可是上帝拯救了我。”另一辆是：“劳动才有面包。”第三辆写着“主耶稣指引我们”的出租车显然是大获全胜：司机见穿着黄色制服和栗色美式皮帽的警察不在场，便闯红灯超过了对手。他得意地耸耸肩膀，驱车向马斯广场驶去。

在走廊里，我又闻到了那股奇特的人体气味。所有警察局办公室都有这种味道。看来全世界的警察，不分白种、黑种或黄种人，都散发出同一种男性的气味……我要拜见的是太子港区警察局局长。我向卡西米尔打听去那里的路线：

“一走出卡普瓦街，总统卫队司令部左边的那幢楼就是。”

我一丝不差地按他的指点向前走去。一路上，见到了一些奴隶解放塑像。我不期遇上了一个军人，便出示了自己的三色证件。他看不懂，望了望我，叫来了一个人为我引路。

他走几步就回过头来，看我是否已找到传达室。在我们那里，索赛街的巡警顶多告诉你从哪个楼梯上去，到几楼，决不会陪同你一起去。任何来访者都可以很容易地藏在厕所里，等关门后闯进办公室，偷走或销毁放在桌上或者木制文件柜里的材料。这就是共和国。

在这里绝无可能。凶恶的看门人紧紧跟着我。他打着莫名其妙的手势，引我来到三楼一扇写着“秘书处”的门前。他操着土话，对角落里的两个用奇怪目光看我的黑人解释说，我要见上校。他讲得很快，一对眼白很大的眼睛始终盯着我。

然后，他命令我坐在房门右面的长凳上。我感到很不自在。那两个当地人轮番过来打量我。我不想否认：我还真有点害怕。

终于，房门打开了，出现了一个没戴帽子的警官。我的那位保镖立即立正向他致敬。警官让我进去，示意我坐下。气氛既不轻松也不愉快。普罗斯佩·马凯斯上校坐在办公桌前，阴沉的眼睛一眨不眨地注视着我。在他身后的白色墙上，显眼地悬着一幅马格卢瓦尔上校的彩色肖像。这位新元首的胸前挂满了勋章。

“听说您想见我？”

我点点头。上校的法语说得很准确。我再次出示了证件，但他连看都不看一眼。我开始用最简洁的语言向他说明来海地调查的缘由。他无动于衷地听着，要我重复了两次坎布齐亚的名字。我从公文包里取出马耳他人的案宗，向他讲述了此人身份。上校在一叠纸上草草写了些什么。他沉思了一会，突然问我：是否知道逃犯现在何地、藏在谁家。这是个棘手问题：如果我说出在巴黎获得的地址和人名，将会犯下泄密和策略性错误，胖子许下的破格晋升的诺言就会泡汤！可是，如果不告诉普罗斯佩上校，他的信心就会动摇，而我也得为此承担后果。为了争取时间，我试图岔开去：“上校先生，我的上司想必已把我来此地的消息通报您了吧？”“没有。这正是我所惊奇的。或许参谋部收到了通报，可我还没看到。我会去了解的。都说了些什么？”说实在的，我并不清楚。胖子对“黑人的警察局”抱有成见，估计只是向海

地当局通报我的到达，绝不会披露详情的。“大概是告诉您坎布齐亚已逃往贵岛，请求贵方尽力协助我。坎布齐亚是个危险人物。”上校摇摇头，为难地说：“海地很大，光知道姓名有什么用。”我正要对他说出马里亚尼的名字，又谨慎地咽了回去。我还不清楚海地警察与坏蛋之间的关系如何呢。“他是科西嘉人，但出生在马耳他……瓦莱塔，您知道……”“等一下……”上校按了一下电钮，当即进来了一个奴性十足的军人，向他弯腰曲背。上校下达指示后，他一言不发地隐没不见了。我又一次看到，各国警方的工作方式千差万别。此地流行的是一种唯唯诺诺的方式。我要不要向这位主人披露一切呢？是不是把马耳他人的照片也给他看一下？短暂的沉默：上校把女秘书刚送来的信浏览一遍后，签了名。女秘书的超短裙几乎把肉桂色大腿里的一切都暴露无遗了。刚才的卫兵又出现了：“登记卡片上没有任何外国人叫这个名字。没有此人。”他说。上校看着我，若有所思。“这正是我对您说过的，”他说，“至少您的材料是准确的吧？”“绝对准确。他一定是化名潜入此地的。”“很可能，”上校说，“也许他在北方的海地角同乡那里找到了藏身之处。那里以前是法国人的城市，科西嘉人很多。”看他那副轻蔑的神情，尊敬的普罗斯佩上校很不喜欢他们。他又说：“假如您希望我为你们出点力，那我必须得到具体的材料，例如照片。我很奇怪，您居然不带材料就出来了。想办法叫那边把材料寄来吧。您住在旅馆里吗？”“是的，上校。在奥洛夫松。”他出乎意料地吹了一下口哨。“天哪！”他叫起来，“看来这是办案的需要喽！住在奥洛夫松的可都是些要人哪。”

上校突然对我重视起来。何必告诉他，我的房间小得像块手帕，面朝着……小山丘！说到底，这与他无关。何况，他肯定比我知道得更清楚。不管怎么说，如果马耳他人没藏在罗什·马里亚尼家里，我是不会在这种蛮族国度里干等着的……玛丽丝早就这样对我说过。

我又深情地想念起她来。在邮局分局长打来电话后，我们来到封丹路的那扇大门前，搂抱在一起，守候来“科西嘉”酒吧送挂号信的邮递员。看到那身蓝制服从约瑟夫的酒吧里出来时，我们俩别提有多激动了。邮递员合上签字簿，把圆珠笔夹在耳朵上。我们的心狂跳不已。他是退回了这封写给多米尼克·坎布齐亚的信件呢，还是写上了我所要的地址后改投出去了呢？

他写上了新地址！

在分局长的办公室里，我看到了老拉埃蒂迪亚从萨尔坦寄出的信。约瑟夫·马里亚尼的地址和姓名被划掉了。我看着信封上的新地址，简直不敢相信：“海地佩蒂翁维尔伊博莱路罗什·马里亚尼先生转。”我高兴得几乎流出眼泪来了！原来这个案件里还有另一个马里亚尼。麻烦的是，他离这儿很远，太远了。

“探长，我怎么处理这封信？发出去吗？”

那位佩带红勋带的预备役士官分局长当然毫不猜疑。不能让多米尼克收到信产生疑心。

“不必了，”我回答，“法官要把信存档。我把信带走。”

反正法官不会在乎。问题在于，首先要摸清情况，随后采取必要而利索的措施。于是，我向维歇纳提出：

“我们把情况通报给海地警方，让他们把马耳他人抓起来，然后由大使馆提出引渡。”

胖子原先的得意劲一下了消失了。他跳了起来：

“你是疯了怎么的？必须亲手、当场抓住坎布齐亚。”

“可是……”

“没有什么‘可是’，博尼什。真气人，你老是只凭自己的意思办事！毛利女人国的天气好极了，你会满意的。什么时候你有过这种度假？自从驻巴黎大使馆专员住宅被窃后，美国人一直耿耿于怀，他们愿意承担一半出差费用。没说的，你快去打点行李，然后飞吧！部长同意了。”

自从有了部长这把尚方宝剑，胖子就滥用起来了。我老在想，他为什么说到最后总要用官衔来压人。不过，我总算出了一口气。我终于让他明白，塔希提岛和海地岛虽同属热带，但决不是一回事；太子港不会有什么毛利女人！

当普罗斯佩上校拨电话时，我思索起来。在奥洛夫松旅馆的地图上，我找到了罗什·马利亚尼的椰林别墅的确切位置。这毫不困难。佩蒂翁维尔离太子港十公里，科西嘉人的别墅就在伊博莱莱路上。可是，要不要说出马利亚尼的名字来呢？

“是你吗，恩里克斯？到我这里来一下。”

上校和巴黎的胖子一样，都喜欢在电话里不可一世地训人。没说的，头头们都是一路货。他挂断电话，看着我：

“恩里克斯中尉住在佩蒂翁维尔。他几乎认识那里所有的人。也许他能向你提供一些情况。海地警方是很有效率的。我们每天都在积极地追捕杜瓦利埃的打手。我们的内线警觉性很高。”

我没有告诉他，我对这个杜瓦利埃根本不感兴趣。我甚至不知道他是何许人也。我所关心的是马耳他人！

恩里克斯中尉穿着总统卫队的黄制服。他看上去像个拳击运动员。这位塌鼻梁的壮汉有一种显然是源于非洲远祖的害羞表情。上校简单地作了介绍，随即谈起了正题。恩里克斯一头鬃发，宽阔的前额因思索而皱了起来：

“坎布齐亚？上校，我没见过。”

“是个法国人……”

恩里克斯的额头皱得更厉害了。

“我认识在佩蒂翁维尔的所有法国人。没有人叫这个名字的……”接着，他像小学生一样背诵起来：

“……卢韦尔社尔街上的瓦雄，里戈路上的莫斯凯蒂，布勒路上的塞利蒂埃，还有伊博莱莱路上的马利亚尼，上校，您也认识的……我知道的就这些。至于其他区里的，我就不清楚了……”

听到马利亚尼的名字，我差点跳起来。尤其是恩里克斯还添了一句“您也认识的”。下面的话更让我不安：

“我可以去问一下马利亚尼先生……他认识所有的法国人。”

幸亏我守口如瓶！

我顿时预感到大事不妙：赶紧开倒车！可是，如今怎样才能把水搅浑呢？如果中尉对罗什·马利亚尼说出坎布齐亚的名字，那就全完了。罗什肯定会急告马耳他人，让他赶紧藏起来。而我只好回到大西洋彼岸，去忍受胖子的一顿臭骂：“我早就对你说过，博尼什，你决不能和那里的黑鬼警察局合作！”

可能是空调机坏了吧，办公室里热得够呛，可我的脊梁骨还是直打冷战。不，空调机没坏，还在那里嗡嗡作响。我呆呆地聆听着空调机的声响，幸好，一阵锣声救了我的驾。听见锣声，莫迪斯特·恩里克斯中尉没等正在看表的

上校回答，就忧心忡忡地开了口：

“上校，请允许我提醒您，大战一会儿就要开始了。我该回到佩蒂翁维尔，上斗鸡场去……”

大战？也许他的鼻子真是在拳击场上被打塌的？

上校点点头。

“我倒是忘了，”他说，“祝你好运，恩里克斯。”他转过身来：“我说，法国人，您也许会对斗鸡感兴趣？中尉养的鸡最有希望获胜，不过也不能掉以轻心。”

没等我开口，他又说：

“恩里克斯，这白人和你一起去。利用这段时间，我去查一下入境船舶和飞机登记表，看看有没有他要找的坎布齐亚。至于马里亚尼，必须小心接近他，我对这个傻瓜可不怎么信得过！回头见。”

23

马耳他人放心了。说到底，富歇并不让人讨厌。恰恰相反，这个野心勃勃、恬不知耻的部长对自己很有用。他们俩表面上不同，实际都是一路货：都是猛兽或豺狼。

富歇不会知道，马耳他人将抓住第一个机会，在圣多明各搞一次惊人行动。罗什不是说过，他在特鲁希略旧城的女友想干一番大事业吗？当然，必须在现场仔细地策划好。但是不管怎么说，多米尼克决不会放过任何机会，他历来如此。

走出总统府时，毒日焦灼难忍。他装作游客，边闲逛边思考，在马斯广场上的雕像周围转来转去。“一到明天，富歇就会查明，我确实去了圣多明各。我把一只箱子留在罗什家里，这样就能迷惑杜瓦利埃那个漂亮的密探约瑟芬……”有了部长给的那些比索，他完全有能力再买一只从哥伦比亚走私进来的兽皮皮箱。

他根本不用回过头去，就知道有人在盯梢。马耳他人很快就发觉了跟在后面的暗探。是个阴沉沉的矮个子混血儿。他头戴司炉工作帽，嘴里叼着小雪茄。马耳他人故意耍弄他，慢慢踱向圣奥诺雷街。那家伙不知所措，只好呆呆地站在那里。马耳他人转回德萨林大道，不打招呼就走进一个内院，绕着矮香蕉树转了一圈。见那戴鸭舌帽的家伙走到可口可乐销售亭后面，他又走了出来。他走过一无所知的盯梢者面前，仰脸皱眉，佯装寻找门牌号码，然后又回到香蕉树院子里。富歇手下那家伙一定会嘀咕：马耳他人在那里干什么！他明天肯定会出现在机场上的！如果要保住雇佣密探的位置，他是不会误了吉斯圭亚那航空公司飞往圣多明各的班机的！

莫迪斯特·恩里克斯猛地踩下加速油门，我身子向前一倾，脑袋离挡风玻璃只差几公分。好险哪！恩里克斯中尉黝黑的脸上闪出得意的笑容。他伸伸拇指，夸耀着汽车的性能。我们随着四只主动轮强烈的跳动，在破裂的小路上颠簸着。热带雨把小路冲出了一道道小沟，流向茂密的松树林。林中攀生着茛红花植物，其间不时隐现出一幢幢爬满常青藤枝的豪华别墅、带有齿状木阳台的维多利亚式建筑，间或夹杂着几间瓦楞铁皮屋顶农舍。

我们赶上并超过了络绎不绝的妇女们。她们嘴衔烟斗，头披花巾，来城里出售自己菜园里种的果蔬。我看到了几个漂亮的姑娘。从她们的蓝眼睛可

以知道，这是久远年代海盗们的后裔。男人们并没有赤脚走在尘土里。他们骑着无镫无鞍的光背马，头戴一顶太阳伞似的棕榈叶凉帽……

“太子港！”中尉告诉我。

车子驶到山顶时，中尉为我指点着山下约莫一千米处的太子港。沿蓝色海湾盘桓建起的城市宛如仙境。莫迪斯特·恩里克斯中尉从小在这里长大，对此早已熟视无睹、甚而麻木不仁了。可我是头一次亲临其境。我睁大了眼睛，环视这仙国奇景，而我的同伴则反复思考着刚才透露的想法：今日要让“神力”大振雄风。

“神力”……我们去佩蒂翁维尔寻找这只享有荣誉称号的雄鸡。恩里克斯从汽车反光镜里找到了它的身影。这令人生畏的家禽正蹲伏在充作鸡舍的栅笼里。它仿佛充满了自信。几个月前，主人就为决战之役忙乎起来了。对手是至今一直保持着不败纪录的劲敌、凶猛的“利矛”。“利矛”从戈纳夫岛专程前来挑战；那里是海盗、土著渔民和火鬣蜥的天堂。恩里克斯为我讲解了调教“神力”的方式。他用生肉和掺烧酒的辣椒喂“神力”，用鸡腰果树皮按摩它的颈、爪和屁股，用生姜涂抹鸡皮，使之变得像警察分局门上的铁甲一样坚硬。

可不是！为了获胜，“神力”已经严阵以待了！

没有任何对手敢向它张牙舞爪。雅克梅勒、热雷米乃至海地角的优胜者都败在它的爪下。下在斗鸡场上的赌注已超过了历史最高纪录。一个星期以来，新闻界谈论的只有这件事。“酋长电台”的最新报道认为：“利矛”的获胜率为三比一。

“白人博尼什，”中尉对我说，“您等着瞧吧，这可怜的鸡巴电台肯定会失算的！”

恩里克斯对“神力”的竞技状态非常自信，派出一些便衣警察去昂萨加莱，准备拍摄下“神力”再次获胜的场面。他已经打听到“利矛”方面的全部动静……三比一！真该去问一下，播音员是否接受了弗朗索瓦·杜瓦利埃本人的贿赂！“神力”的取胜与否成了国家大事。昨天，在国防部大厅里举行的鸡尾酒会上，吕克·富歇把莫迪斯特·恩里克斯叫了过去：

“中尉，‘神力’的情况不错吧？”

“好极了，部长先生。”

“别忘了总统对‘神力’的期望……要是它赢了，对你来说可是好兆头！”

我饶有兴致地观赏着这幕色彩斑斓的交响乐。当吉普车沿佩蒂翁维尔山坡顺势而下时，我被掩映在如火如荼的金凤花丛里的游泳池那一泓碧波迷住了。彩色的立体全景图展现在山下。我们沿着海地人民博物馆，向展览馆公园的圆形竞技场方向驶去。这里已经可以感受到斗牛场的气氛。我既不喜欢斗牛，也不喜欢过分激动的人群，可如今却要去体验斗鸡的场面！人群在公园中心蜂拥着。栏杆周围的五圈看台上已经人头济济。加勒比海的烈日无情地透过屋顶的裂口照射进来，形成了一道长长的光柱。因为骚动，竞技场中心尘土飞扬，仿佛是鏖战中的疆场。

人声喧嚣。打赌的吵闹声和可口可乐小贩的叫卖声此起彼落。我没法找到座位。恩里克斯背靠柱子，注视着等得不耐烦的观众们朝斗鸡登场入口处大发雷霆。

斗鸡的主人们神气活现地走过来，不时抚摸着自已蠢蠢欲动的宠物。

“神力”站在一顶柳条编成的遮阳伞下，等待着上场决斗的时刻。

裁判员摆出持剑斗牛士的模样，腰间插了一支很大的巴拉贝伦手枪。

他一走进圆形竞技场，人们立即安静下来了。我越来越明显地讨厌起这种场面来……三个评判委员开始检查第一批登场竞技的斗鸡。两下刺耳的笛声之后，一对被捆住一只爪子的斗鸡怒目相视，摆出了格斗的架势。

恩里克斯中尉悄悄告诉我，右边那个脑袋削尖、戴着蓝帽子的矮个评委是自己人。在不久前的一次交通事故中，中尉曾为他出过力……当时，他那辆命名为“当心，我来了”的红黄蓝三色汽车阴差阳错，竟然碾到一个肩扛绸布的过路女商贩身、上去了。幸亏布匹承受住了车轮的重量。结果，女商贩只住院两星期，得到了一小笔赔偿金，便又出现在废钢铁市场的摊位上。

“如果‘神力’招架不住，”恩里克斯说，“这位闯过祸的评委会见机行事的……他已经答应过我了。”

又是一遍笛声。被主人用小刀割断绳索的雄鸡迫不及待地捉对厮杀起来。莫迪斯特·恩里克斯眼色阴郁地观看着搏斗的场面。

“说实话，”他叹息一声，“‘神力’一下子就能打败那些快老死了的对手！”

一只斗败的雄鸡拍翅跃上栏杆，企图逃到附近花园里去。看到数十双手伸出来，抓住企图溜走的雄鸡，把它重新扔回斗鸡场时，我几乎恶心起来。这时，打赌声一浪高过一浪。

恩里克斯轻蔑地耸了耸肩。他朝吉普车走了几步，瞥了一眼正在遮阳伞下歇息的“神力”。他正要撩起阳伞，另一辆吉普车摇晃着长长的天线向我们驶来。“这是通讯处的马卡杜，”恩里克斯告诉我。马卡杜长得很漂亮。他那副牙齿比莫迪斯特还要白！只见他跳下吉普，双脚并拢，举手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中尉，急件！”他递上一只印有“总司令部”字样的白色信封。恩里克斯皱起眉头，用小指拆开信封。看完信后，他思索了几秒钟。“不用回复，”他说，“你可以走了。”马卡杜又一次行礼，转过身，一阵风似地向市中心驶去了。莫迪斯特转过身来：“没有任何叫坎布齐亚的人在海底入境，”他说，“活该。等‘神力’赢了以后，我们再来考虑您要找的人吧。”当莫迪斯特·恩里克斯正式走进竞技场时，喧嚷声神奇般地消失了。身着戎装的中尉挺直身子，径直走向评委席。他的步伐十分庄重。他以名誉作担保，确认“神力”的翅膀和羽毛里没有夹藏利器。说着，他向观众展示了“神力”未加任何修饰的羽翅。他用刀刃最后一次磨尖了已经利如匕首的鸡距。恩里克斯再次起誓，没有使用任何毒药。他向评委们显示了刀刃。他的对手偷偷看了他一眼，脸上带着自信的笑容。中尉不屑一顾。他从中间的柱子上取下水瓶，吸足了水后，向“神力”喷洒着清凉的水珠。裁判员吹响了笛子。大战的时刻来临了。恩里克斯全神贯注地把绳索系在“神力”的脚上。我心里在嘀咕，不知他祈求的是哪一路伏都神灵。

死一般的寂静。绳索一割断，“神力”就向“利矛”猛冲过去。这位常胜将军激动不已，志在必得，绕着获胜机会甚微的对手团团打转，不时停下脚步，佯作攻势，用利喙向对方挑衅，随即又跃至一边，简直像个从《天鹅湖》里溜出来的女芭蕾舞演员。

“神力”在寻找对方的破绽。或许，它想突施冷箭，出奇制胜？不过，“利矛”的小脑袋也很有计谋。它的嘴猛啄在我们的冠军眼皮下方……我之说“我们的”，是因为我开始怜悯起这只勇敢的“神力”来了。在受到几乎被啄成独眼的攻击后，“神力”怒不可遏的神情激起了观众的狂热。

“那个海盗的儿子居然想在这里称王称霸！”恩里克斯中尉紧握双拳，恨恨地说道。

看到鲜血从“神力”的眼睑里涌出来，我的心翻腾起来。我觉得自己也卷入了这场格斗。尤其是听到人们用克里奥尔语诅咒时，我分明听懂了他们的话：

“利矛，啄死它！啄死警察！”

简直是人人喊打。

“神力”中止了格斗。就像一个迟疑着要不要站起来的拳击手，可怜的斗鸡绝望地朝主人啼了一声。

这已经不是竞斗，而成了马拉松比赛了。“神力”被“利矛”无情地追逐着，沿着跑道溃逃，像鸵鸟一样被人哄笑。

莫迪斯特不住地用拳头击着掌心。

“这坏蛋一定对我的鸡施了魔法！”他凑近我耳边嚷道。

“这反而会使‘神力’恢复元气的，”我说，“您瞧！”

果然，奇迹出现了。

“神力”扭转了局势。刚才还呆若木鸡的恩里克斯，这会儿不住地用肘子捅我。我忘了对格斗场面的反感，情不自禁地喊起来：“冲上去，‘神力’！”

“神力”冲上去了！

它猛然停住脚步，打起转来。它跳开几步，用利喙猛啄了“利矛”一口。“利矛”遭此重创，当即败下阵来，栽倒在地。我们的英雄毫不放松，紧啄不止。观众的喊叫声传出了几里以外。

谁都看得出来，“利矛”的征战生涯已经完结了。这时，“神力”扑上前去，用力撕咬、啄击“利矛”的喉管。苍蝇已经蜂拥而来，吮舔渗入地面的血迹。“利矛”的主人除了徒劳地跪在地上挥手祈祷外，再也无计可施了。

“神力”的狂怒似乎还没有平息，它又一次扑向对手的脑袋。“利矛”的左眼被啄瞎了。嘴尖吮吸着对手的血滴，“神力”更加来劲了。它不断地扑上去，一下又一下地攻击对手……“利矛”彻底倒下了。它的主人伸起双臂，表示认输。如果他还想让他的铙羽败军苟延残喘，以图东山再起，也唯有放弃战斗这条路了。

“这流氓真要是毁了‘神力’，我非扫他一梭子冲锋枪子弹不可。”恩里克斯在迎接凯旋的英雄时，冷冷地吐出了这句话。

我沮丧极了。不错，这位警官很有趣，也很有能耐。可我跑了7000公里路来此，决不是为了看什么斗鸡。明天，我将租一辆出租车去佩蒂翁维尔。按照我的习惯方式，我要去熟悉一下罗什·马利亚尼在伊博莱莱路上的房产——椰林别墅的环境。

困难在于，我是单枪匹马，独自一人去逮捕马耳他人。正如胖子所说，没有比孤寂更让人难受的了。

约瑟夫·马利亚尼装聋作哑，一言不发。时光在悄悄地流逝。不过，库蒂奥尔警长知道该如何打出手里的王牌。他发起了出其不意的进攻。清晨六点，天刚发亮，韦隆新村的阿拉伯人就提心吊胆地看见大批警察光临本地。

穿着制服和便衣的警察封锁了勃朗什广场四周。为了对维持社会秩序的力量表示敬意，约瑟夫·马里亚尼听任警方把他带走。他耸耸肩，似乎确信自己是清白如洗的正人君子，泰然地瞥了一眼搜查证。库蒂奥尔从7点起开始审讯，一直延续了整整一天。凯德索尔费佛那间办公室里的气氛越来越令人烦恼和愤怒。房间里到处可见库蒂奥尔随意丢下的烟蒂，黑玻璃烟灰缸里也塞满了烟头。库蒂奥尔疲乏不堪。他眼圈发黑，脸也没有修过，几乎认不出来了。他丝毫也没有松懈斗志。随着时间的流逝，他明白该如何表现出自信、宽容、和蔼、威慑和温柔。库蒂奥尔是个成熟的警察。可是，约瑟夫·马里亚尼依然冥顽不化。他否认对他的一切指控。他一口咬定：这是警方为了报复他的朋友马康托尼而设下的阴谋。三人谋杀团伙？他不明白。他不认识什么煤炭商、多丽丝或是费鲁齐。至于马耳他人，只不过从报章和电台里才看到过和听说过这个名字。“那么矮子呢？”库蒂奥尔紧追不舍，“嗯，矮子呢？”“矮子？”“对，矮子。那天晚上，您和他一起坐着一辆偷来的标致牌轿车出去……”约瑟夫抹了抹因为长年熬夜而早谢的额顶。随后挥挥手，垂下胳膊，俨然是个不幸遭到误解的诚实公民。怎么，他，一个众所周知的商人，开着生意兴隆的酒吧，会请一个偷车贼来当司机？！莫非他想让人吊销执照？“喂，约瑟夫！”“矮子？我当然认识他。不过您弄错了，警长。矮子一向循规蹈矩。他知道，警察局不是吃干饭的。没有必要在警察眼皮底下开着不属于他的车子去兜风。”库蒂奥尔捏紧双拳，好容易才克制住自己。“那天晚上，您不是在那辆标致牌轿车里吗？”“不错，我正要对您说呢。当时我正要回家去。他路过勃朗什广场。看见我，他放慢车速，对我说：‘上来吧，约瑟夫！我送你回去’……我觉得他这是一片好意，不是吗？”库蒂奥尔再也忍不住了。这个科西嘉混蛋不断地用谎言来惹自己发火。“马里亚尼，您是把我当成傻瓜吗？您住在离勃朗什广场只有二十米远的地方，居然敢编造出他送您回家的谎话来……”

“信不信由您了，警长先生。我有什么办法，事情就是这样的嘛。在车里，他还要请我喝一杯以后再回去呢。于是，我们掉转车头，到香榭里舍大街去了。”

“是吗，”库蒂奥尔故作惊奇，“那么，他是几点送您回家的呢？”

约瑟夫吸了一口气，好让自己思考一下：在他和矮子送完马耳他人去北站，然后又驶往马赛的时间里，这些警察崽子很可能一直在等着自己。

“真是些孬种！”他心里骂了一句，竭力寻找着答词。

有了：

“这个嘛，我可以告诉您：我们随意闲逛了一会，警长。我们去找姑娘了。我是个上了年纪的单身汉，有时住在家里，有时就宿在外面了……”

他好不容易编造出了这段遁词，没想到库蒂奥尔又发问道：

“为了消磨时间，你们随意闲逛起来了，嗯？妓女们想必都罢工了。我可以告诉您一件事，直到第三天，您的酒吧才重新开了张。这段时间里您上哪去了？”

约瑟夫眼望着别处，似乎这是一件私人事情。“这正是我在想的问题，”他心里说，“他们一定在小卡车里面监视了很久。这家伙真让我讨厌，还有他那根烟头和那些‘嗯’。他要不是个警察，看我怎么收拾了他！”

库蒂奥尔从抽屉里取出一张早已写好的纸条，轻声念了一遍，抬起头来：

“您的朋友矮子已经在马赛海滨大道被夜间巡逻队逮捕了。他坐在一辆

偷来的车里，好像在等什么。很奇怪，这事发生在你们俩都不在巴黎的第二天。那段时间您又在哪里？”

这可真是个关键问题！矮子说出来了么？很奇怪，这警察看来很自信。他的目光透过自己的脑门，一直射进心里去。还是沉默为好，等待命运出现有利于自己的转机吧。要是不予回答，会有什么结果？关几天牢？反正不是死刑。律师会把自己搭救出去的。和其他同行一样，那位每年收费昂贵的律师，懂得怎样收取酬金，怎样打笔墨官司。

库蒂奥尔紧追不舍，他的问话像是从远处传来：

“您知道您那位矮子是在哪里被捕的吗？让您猜一千次也猜不到。是在马耳他人的律师卡洛蒂家附近！您说，这意味着什么？”

这一击正中要害。酒吧老板约瑟夫再也无心耍花枪了。这个满口黄牙、不停地转着烟头的警官为什么要说出卡洛蒂的名字来？库蒂奥尔不容他答腔，继续紧逼：

“您总不见得说不认识卡洛蒂吧，嗯？马赛方面告诉我，您曾经从大学街给他打过一次电话，谈起寄给他和转给他的信件……这些信是怎么回事？”

约瑟夫突然跳起来，傲慢地抬起下巴：

“原来你们偷听了我和律师的谈话？这是侵犯通讯秘密……卡洛蒂律师知道这事后，准会感到很荣幸的……你们没有权利……”

“权利么，我有这个权利！”库蒂奥尔咆哮起来，“那卡洛蒂，我才不把他放在眼里呢！”

他恼怒地把烟头扔进废纸篓里，然后镇静下来。他闭上双眼。科西嘉人有反应了。这是个好兆头，可以从这方面挖点东西出来。那天晚上，一听到打给卡洛蒂的隐晦的电话，库蒂奥尔立即赶到档案馆街的长途电话局。所有挂往外省的电话都在那里经过核查，以便日后记账收费。知道受话人的号码、日期和具体通话时间，这就很容易通过女话务员掌握巴黎发话人的电话号码。与此同时，他也得到了发话人的地址和姓名。

不到半小时的工夫，他已经来到了大学街。在那里，又有一个惊人的发现！约瑟夫·马里亚尼在大楼六层还有一个公寓套间，他间或来此过夜……

女门房出奇地沉默寡言。看了马耳他人的照片，她撇撇嘴加以否认：

“没见过！先生，白天我在外面干活。晚上，我拉上窗帘睡觉。楼里住的人多着呢。何况，他们可以从中间那幢楼里进出。这里什么都是乱哄哄的！我再没别的可说了……”

“那么，您常见到马里亚尼吗？”

女门房意味深长地撇撇嘴：

“从没见过。不过。这话也不完全对。他每年一次上我这儿来送年终赏钱……”

库蒂奥尔重新睁开眼睛，又看见约瑟夫那狡猾而又担忧的目光。他觉得可以敲打一下了。也许还要花费点时间，不过是可能成功的。库蒂奥尔微笑着，温和地开了腔：

“如果我没弄错的话，您不在韦隆新村期间，是住在大学街喽，嗯？”

“正是这样，警官先生。我本来不想告诉您，不过那天我们逛完香榭里舍大街，矮子让我在阿尔玛广场下了车，我确实是在大学街住下了。我不想让他知道我有另一套房间。这与别人无关。”

“您说得有道理，”库蒂奥尔假装赞赏道，“那么，您常常去大学街住吗？”

“这要看情况……每月一两次吧。找到姑娘就带到那里去。您知道，这是单身汉的派头……”

“那还用说！”库蒂奥尔又问道，“那么，请您解释一下，为什么自从马耳他人越狱后，您的电话费、电费和煤气费突然增加了？我是从主管单位那里得到的清单！我甚至知道您曾向海地挂过电话。您知道这要花费多少钱！约瑟夫，我要告诉您一件事。我们要去您那间卧室作一次短暂的访问。然后，再接着往下聊。我们不是有许多话要说吗，嗯？不过，坦率地说，管他什么海地不海地，您不觉得我已经快猜中了吗？”

25

“再喝最后一杯吧？”特雷莎·鲁伊斯提议道。

马耳他人不加掩饰地欣赏着这个肤色晦暗的西班牙女郎的漂亮身段。刚才，她在出租马车的皮长椅上充分展示出自己的魅力。罗什·马里亚尼真会挑选女朋友……“到伊莎贝尔女教徒街了，”特雷莎说，“我的家就在这里。”“既然你这么客气地邀请我们，”罗什说，“我可不好意思拒绝呀。”

马耳他人很喜欢这个宁静的富人住宅区。特鲁希略旧城港口灯塔的灯光有规则地掠过丝绒商行的店面。著名的克里斯朵夫·哥伦布之子迭戈·哥伦布曾在这里住过。马耳他人把手伸向特雷莎。从约会一开始，这位美人就穿着白色长裙，肩披花边纱巾。她那撩人的体形和散发出来的麝香香水味搅得马耳他人心旌不宁。罗什稍稍走在后面，把几个比索扔给马车夫。马车夫架势十足地驾着他那匹驽马走了。

特雷莎·鲁伊斯从白缎手提包里取出一把钥匙。面朝邮局总局的小花园直通一幢六层旧楼，令人回想起西班牙殖民时代的朴素风格。黑暗的大厅里，电梯口的灯钮像眼睛一样闪着亮光。陈旧的铁栅门笼式电梯箱把三人送到六楼。特雷莎打开了装着警眼的乌木门上的双保险锁。漆黑铮亮的乌木家具遍布于门厅和客厅里。

“请坐，”特雷莎说，“罗什，我去更衣，你照顾一下客人……”

马耳他人很欣赏室内的摆设。他从未在豪华住宅里这般自在过。他惬意地坐在白色皮靠椅里。从窗外平台望出去，圣多明各参议院大厦矗立在波光粼粼的海滨和奥萨马河岸之间。罗什在客厅的小冰箱里取出一些冰块，又从酒柜里选了一瓶奇瓦斯牌威士忌，往矮桌上放了三只水晶玻璃杯。

“你考虑得怎么样了？”他问，“这可是桩好买卖，不是吗？少说也可以到手200万比索。没人会怀疑这次行动的……”

马耳他人低下脑袋，喝了一口威士忌。他显得非常轻松、乐观……只要有特雷莎那样的女人参加，这买卖一定不差。

他没有看错富歇。部长的手下人果然出现在太子港机场，以探明马耳他人是否离境。为了表明他早已识破这些人，马耳他人冲着他们讥讽地眨了眨眼。罗什借给他的小旅行箱里只放了几件替换内衣。他打算在圣多明各重新定做一套行头。西班牙裁缝的手艺天下闻名。这样就更符合他那优雅的外表了。

“间谍活动在这个国家里是公开的，”这是他的判断。飞机一降落在蓬

塔考塞多，他就给特雷莎打了电话。走出电话亭时，他注意到，有个怀抱婴儿的女人寸步不离地跟在身后。从那女人笨拙地抱婴儿的姿势来看，这小孩显然是借来的。她一直跟到出租汽车站。只见她对一辆灰色王座牌轿车司机悄悄地说了几句话，司机便沿着海滨公路追赶起马耳他人乘坐的出租汽车来。“他们倒是毫不掩饰，”马耳他人这样想着，记下了那轿车的牌号。

刚刚离开特雷莎家的罗什给他留下了纸条：“晚七点在小酒店餐馆见面。”

在取房间钥匙时，和平旅馆的看门人交给马耳他人一封信。

“有位年轻的太太让把这封信交给您，卡林顿博士。”

信封里有一张10万比索的记名支票，还有一张费解的匿名纸条：“弗朗索瓦表兄眼下不在此地，请等候。”这显然是指弗朗索瓦·杜瓦利埃博士。马耳他人满意地搓了搓手：如果那位海地部长继续慷慨地付钱给他，那只好放纵自己挥霍一番了。这已经不是什么公平交易了！他把箱子放进壁橱，仔细地检查了一遍房间的墙壁、双人床甚至椅子底下，看看有没有暗藏着窃听器。虽然什么也没找到，可还是决定不在和平旅馆里打电话。

一走进旅馆餐厅，所有的宾客都静默了一阵：他那金头发和蓝眼睛太引人注意了。

刚坐下来，满身珠光宝气的女侍者就端来了一杯香槟酒：

“经理向您敬酒，欢迎您光临此地。”

他转身表示感谢，却意外地看见一个西班牙人的清晰侧影。这家伙佯装在看报，目光却始终盯着这边。马耳他人装作什么也没看见。在用餐时，他用餐刀当镜子，暗自记住了那人的模样。陌生人看来一直盯着自己。他甚至跟着自己走到电梯里。不过，这种事马耳他人见得多了！一到四楼，他就穿过长廊，找到备用门，从另一个楼梯悄悄地下了楼。

在波利瓦尔林荫道上的比尔巴奥银行里，马耳他人用英国护照兑出了那张十万比索的支票。随后，他又找到了城里最好的衬衫裁缝店。

回到旅馆大厅时，他从镜子里看见，那个西班牙刺客模样的人还在那里假装看报。马耳他人从备用楼梯走到自己的房间，随后又堂而皇之回到大厅来买明信片。那人还在读着同一页报纸。

马耳他人故意大声招呼侍者：

“给我送一份菜单来。今晚我在自己的房间里用餐！”

他又乘电梯上楼去了。2小时以后，他一身簇新，穿戴起与自己的蓝眼睛相协调的浅蓝色西装和领带，从备用楼梯下去，到小酒店餐馆与罗什和特雷莎见面。

三个乐手正用弱音器演奏曲子，眼睛却贪婪地偷看着在柔光下喁喁私语的漂亮女人。

“我介绍你认识一下特雷莎，”罗什说，“中午你就是和她通的电话。她是我的女朋友中最漂亮的一位，也是最能干的。”

特雷莎回到客厅时，已经换下了出席鸡尾酒会的白色长裙，穿上了淡紫色绸睡衣、蓬松的长裤，和一件在齐肚脐处挽了结的开襟短背心。

“太美了，”罗什赞赏道，把奇瓦斯酒杯递给俯下身来的特雷莎。

马耳他人也十分欣赏她那紧贴裤子的丰韵的髋部曲线。

“祝您成功，”她低声说道，把琥珀色酒杯高举在眼际。

显然，她很喜欢马耳他人。她一边呷着酒，一边从酒杯口继续凝望着他。

特雷莎盘腿坐在地毯上。她那一头长发擦到了罗什的大腿上。热带国家里罕见的乳白色肌肤在开襟背心和睡衣腰带之间时隐时现，撩人心旌。

“谈谈细节吧，”罗什说，“再给我们说说你的那位银行经理。他每周上这里来一次，一直呆到早上6点……”

“是5点。他有一种老单身汉的怪毛病。5点正，他起身去浴室穿衣，随后悄悄关上平台门溜走了。到下个星期，他又打电话来问我是否有空。自从死了老婆以后，每星期天晚上，他都是用这种方式到我这里来过夜的。”

“为什么要5点呢？”马耳他人问，“是害怕别人看见吗？”

“不！”特雷莎回答。“是因为每逢星期一早晨，他都要去检查一遍解款的准备工作。这是事关紧要的。现金必须在上午送到拉贝加和圣地亚哥，保证当地分行的流通……解到拉贝加的钱又要分拨到哈拉瓦科亚和圣弗朗西斯科—德马科里斯支行……圣地亚哥分行则负责巴尔韦德和靠近海地边境的蒙特克里斯蒂支行的供款。”

罗什·马里亚尼给自己斟了一点威士忌，站起身来，激动地在客厅里来回踱步：

“我始终不明白，我们为什么不在蒙特克里斯蒂把钱袋抢走。那样的话，我们就能马上到托尔蒂岛了。就在旁边嘛。”

“你要是只想小偷小摸的话，自然可以这样干……”特雷莎微微一笑，开襟背心遮掩着的丰满胸脯更加突出了。“可是，在蒙特克里斯蒂的钱只有原先的四分之一！解款车越往前开，剩下的钱就越少。而且，在路上是无法下手的。前面有两辆摩托车护卫。依我看，最好还是在这里干！可是怎么弄呢？要我拿着银行钥匙一把把去开，这可要我命了。”

马耳他人眯起眼睛，思索起来。他赞同特雷莎的意见。必须在特鲁希略旧城冒一次险。在清晨6点以前，把钱袋装到船上去。到那时，即使被人发现也没关系了……这部分行动并不难。罗什只要把他在雅克梅勒的那艘快艇开来就是了。

“我是这样想的，”他对特雷莎和罗什说，“特雷莎负责在银行经理睡着时，从他口袋里偷出那三把钥匙，放在诸如浴室窗台之类的地方，并把窗虚掩着。我们负责取走钥匙。随后，赶到比西尼街，打开银行备用门。穿过院子，用第二把钥匙打开经理住宅的门。在他房间里找到保险箱是不成问题的。我们就用第三把钥匙打开保险箱。”

“他确实把保险箱放在自己房间里的，”特雷莎钦佩地说，“他多次对我说过，金库房间是谁也进不去的。他把金库钥匙放在自己的私人保险箱里了。所以，我才考虑要在解款车经过的路上把钱抢下来。问题是必须干掉那两辆摩托。”

“别急，别急，”马耳他人接着说，“我可并不绝望。肯定能找到别的办法。只要拿到钥匙，我们就能打开大厅的铁栅门。好，特雷莎在餐馆里说过，金库在离铁栅门两米处，而且是缩在里面的。要启动金库门密码，必须先关上铁栅门，从里面反锁上，并且抽出钥匙。否则，警报装置就会叫起来。这说明，两扇门之间装有电子继电装置。”

“他是这样对我说的。”

马耳他人容光焕发地站起身来：

“这样的话，朋友们，我就有办法了！我们可以在经理的房间里等着他，逼他就范。麻烦的是，他可能在领我们去金库前大叫大嚷，甚至拒绝说出铁

门的保险密码，借口说只有另一个职员才知道它。要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完了。依我看，唯一的办法，是在大厅里等候经理露面。我们中的一个人从外面把铁栅门重新关上，然后躲起来。当经理打开铁栅门，然后关上，并抽出钥匙时，他会用密码开门。只要金库门一打开，我们就冲上去，那些比索不就全归我们了吗？！只要把钱袋扔在过道上就行了。完事后，我们把经理关进金库。有了钥匙，我们就能打开铁栅门，在押款员到达之前，从大门口堂而皇之地走出去……”

“你简直成了警察局的密探了！”罗什惊叫起来，“不过，在大厅里是无法藏身的。过道里什么东西也没有，刚才特雷莎已经告诉过你了。经理只要一开灯，发现你这个不速之客，马上就会按响警报器的。看来这也不是个办法。”

“为什么不行？”马耳他人眼睛里充满了兴奋。

“这是因为，我亲爱的多米尼克，如果你用经理的钥匙开门，藏在银行里面，经理的口袋里再不会有第二把钥匙了。那么，他怎么进去呢？他不会采取措施以防钥匙丢失吗？”

多米尼克有点怜悯起罗什来了，他盯着罗什说：

“刚才，你如果不是急着品尝小酒店餐馆的上等玫瑰红葡萄酒，而是认真地听特雷莎讲的话，你就会注意到，金库门周围的耐火砖墙并没有砌到房顶。这就留出了一个藏身的地方。至于钥匙，你想想吧，我已经考虑过了。特雷莎把钥匙放在浴室窗台上，我们把它取走，待我们中的一个人进入铁栅门后，再放回原处去。幸好是铁栅门而不是实心门。建筑师们决没有预料到，我们会钻这个空子！我们从铁栅里把钥匙递出来，放在经理房里的保险箱里，重新关上箱子，然后离开那里，把钥匙送回窗台上去。特雷莎只消把钥匙放回情人的口袋就行了。神不知，鬼不觉。一次无懈可击的行动……”

“你真是个高手，”罗什顿时心花怒放，“不过，我在船上，让谁把钥匙送回去呢？”

“叫米兰吧，”特雷莎接口道，“是个可靠的朋友。我常和她见面。偷银行的主意就是她先想出来的。她早就想当佛罗里达州连锁旅馆的女老板了。有朝一日，我们或许会像在拉斯韦加斯一样，在那里大干一场。反正她对圣多明各已经厌烦了。她想离开此地。”

马耳他人打量着刚走进客厅的欧亚混血女人。他虽然没有表露什么，但却觉得她非常漂亮。这女人简直是娇柔和自信的混合物。既然这件事需要一个女人，不接受特雷莎热切举荐的米兰，未免显得太不知足了。

“在这个住宅区里，以夫妇面目出现不容易引人注目，”特雷莎补充道，“应该考虑到警察的巡逻队。米兰非常机灵。何况，她很熟悉地形，因为她是其中一个押款员的情人。正因为如此我才想到她的。”

米兰微笑起来，露出了两排整齐的珍珠般的皓齿。马耳他人仔细端详着她那纤细的身段，闪着聪慧光芒的深绿色眼珠和一头光滑的黑发。米兰坚毅、审慎，——换言之，她那庄重的神情使人放心。

“反正，我只要求她陪着我就行了，”他想，“她把我锁进门去后，剩下的事我自会有办法。”他俯向桌子，看着特雷莎铺开的当地地图，思考起来。“好吧，”他作出了决断，“我看这样办。”他用食指指着地图上的一个地点：“在这里，帕伦克角，装着钱袋的汽车应该和罗什驾驶的快艇会合。这辆车要大，开得快，马力足，保证能按时到达港口，然后沿斜坡爬上山。

快艇最多只要半小时就能驶出领海。你说过，押款车的押送摩托在 5 点 55 分到达银行，对吗？”“是的，”特雷莎回答。“解款车 6 点出发。”“要是经理 5 点离开你，那段时间里他在干什么？”“他用 5 分钟左右的时间回到家。又用 5 分钟时间去金库。剩下的时间都在准备解款车送到各分行的清单……”“他也可能在星期五晚上或星期六、星期天就准备停当，好节省下时间，”米兰插话道，“有过这种情况。”“好极了，”马耳他人总结道，“问题是，即使我们知道那三个职员 5 点 30 分到银行装车，可是却不知道经理是在他们到达之前还是之后打开金库门。他们是怎么进入银行的？”“先按门铃，”米兰说，“他们每周换一次口令。”她着着马耳他人，又补充说：“我有一辆车，是道奇牌的。不算新，不过性能很好。只要改一下车牌号码……”“没有必要……”马耳他人说。“我们把车推下海就是了……还有特雷莎为我们搞来的武器！”

26

“任君使唤”……这是一辆挂满红蓝彩旗的出租车的雅号。我好不容易挤了进去。坚硬的靠垫弹簧把脊椎骨都快震碎了。

这辆老福特车的底盘上装了八排木椅，吱嘎吱嘎直响。司机像驾着神风敢死队的飞机一样，向佩蒂翁维尔疾驰。每颠簸一次，坐在左边的胖黑女人总要撞到我身上，而我的颈背则免不了撞到车厢里手法拙劣的狮子画上。对于这种土风画，我国的民俗画家杜阿尼埃·卢梭一定会大感兴趣的。我的左腿卡在胖女人的提篮下。篮里探出两只母鸡的脑袋。看来它们比我更难以忍受车厢里的酷热。海地人难道是橡胶做的，可以任意挤压吗？我这一身欧洲人的骨架受得了这番折腾吗？带母鸡上车的胖女人把一口黄痰吐在了我的脚上。天哪！要是胖子看见这番景象就好了。他总觉得，让我来这里追捕，是慷慨地给了我一次在椰子树下度假的美差！

如果昨天至少能睡个好觉，那还说得过去。可是偏偏又没睡好。究竟是空调机风扇的响声，热带夜间的闷热，斗鸡场面的回忆，还是仅仅因为激动而不能安睡呢？马耳他人就在这个岛上，近在咫尺。决不能让他溜走。天一亮，我就能去罗什·马里亚尼的住宅察看情况了。可是在安的列斯群岛，清晨 5 点天就亮了……此时，在反复思索了这次调查的经历、现状和未来后，我正昏昏欲睡呢……“便宜的女人”出租车司机摊开手，告诉我座位已满。此时我依然懵懵懂懂。一个身穿花衫、脚蹬破鞋、颈挂“酋长牌”收音机的纨绔子弟走过来，劝我耐心等待，直到“任君使唤”路过此地。

我已习惯了胖女人和她的鸡。当汽车在甘蔗地里弯弯曲曲地穿行时，我也顺势东摇西晃起来。一群墨黑的小猪崽拼命逃避，以免遭被碾成肉酱的厄运。

马凯斯上校履行了自己的诺言。那是在“神力”获胜后的昨晚。恩里克斯中尉正用一种只有对女人才有的温情，抚摸着他那英勇的斗鸡。马凯斯把我拉到一边：

“警官，您那个坎布齐亚简直成了幽灵。毫无线索！即使在外省的外国人名单上也没有他。我查阅了所有的卡片。没有此人！既然他是科西嘉人，您可以自己去马里亚尼那里问问看。”

谢谢了，上校。我正是这样想的。只是，在这里谁都不能相信。我不抱

太太希望地开口说：

“上校，我能求您帮个忙吗？”

“我洗耳恭听……”

“您能否秘密监视马里亚尼的住宅，查明他接待的人，可能的话，拍下他们的照片？这样，我们就能核实他是否确实收留了坎布齐亚……”

“我说白人，海地可是个民主国家！”

“而马格卢瓦尔总统是个重视荣誉的人。他想必不希望看到，本国庇护着一个被法国和美国警方侦缉的罪犯吧……”

上校示意我住口。传令兵送过来两杯啤酒。

“警官，这里隔墙有耳啊……您刚才说什么？”

“美国人对他也很感兴趣。自从驻巴黎大使馆参赞的住宅被窃后，他们希望不惜一切代价抓住马耳他人。”

上校一口喝下了半杯啤酒。在他用手背抹嘴时，我在心里直担心，那只带微纹的戒指会不会划破嘴唇。

“我可以从马里亚尼家的女仆约瑟芬那里得到情报……她是个漂亮的年轻混血女人，是一个传教士和安的列斯姑娘的私生女。不过我觉得，她似乎在为好几方面工作。”

“上校，您的意思是……”

“在海地，很难当一个好警察。约瑟芬的兄弟是总统卫队的上校。要是不和他打招呼就和约瑟芬接触，肯定会引起麻烦……马里亚尼在总统府里有人，大家对他的神秘活动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只有亲身经历了热带国家的警察专权，我才能了解在本国由来已久的那些伎俩，并且发现：甚至连现役警官也懂得要躲在保护伞下！

“说实话，很难办，”上校叹了一口气，“他们甚至连通知你到达的电报都没有转给我过目。我看，您最好还是去佩蒂翁维尔转一圈。在这段时间里，让我再好好考虑一下。”

即使在墨西哥时，我也从未熬受过这种直射的阳光。毒辣辣的太阳无情地烘烤着我的脑袋。出租车向佩蒂翁维尔攀登而上。气候凉快了一些。微风驱散了鸡粪味。两只母鸡脖子搭在提篮的边上，已经沉沉入睡了。响起了最后一次刹车声。目的地到了。我头昏眼花，大汗淋漓，探出脚迈到市政广场干涸的泥坑里。我赶紧像落水狗似地抖了抖身子。肯斯科夫路蜿蜒曲折。我拖着疲惫的双腿，一步一步地走着。我的模样活像个漂泊的警察。躲在树荫里的当地人用两根手指掂起破草帽，朝我喊道：“你好，美国人！”“你们好！”我一面答应着，一面在想，这条要命的路是否还要我继续像登山运动员一样，在乱七八糟的树丛和瑞士山区木屋式的草顶农舍间奔波不停呢……？茅屋里的孩童朝我咧着嘴笑。我沿着这条石子路走到哪里了？我曾千百次经过的巴黎大马路如今又在何方？“劳驾，伊博莱莱路怎么走？”一位年轻姑娘停住脚步，整了整顶在头上的一叠篮子。这些花花绿绿的篮子是拿到市场上去的。“那儿……”

模糊不清的手势，还带着一丝微笑。看来还是回到广场去打听为妙。我看见一个缺了牙的大个子黑人正小心地用指尖往驴蹄上抹口水。“它受伤了？”“糟糕！”“伊博莱莱路怎么走？”“您一直往前，过桥，穿过梅特吕斯街就到了。”我摸了摸牲口的鬃毛，然后绕过教堂，走过那座桥和梅特吕斯街。在装有红色百叶窗的黄房子前，有个灰发黑人正在大嚼玉米穗。他告诉我：

“他们在高处盖了一座高级别墅。已经干了两年了。这些美国人疯了。”

总算找到了，椰林别墅！这是罗什也是马耳他人的巢穴！这是一个鹰巢。一排绿篱笆遮住了高墙。面对这种随时可能冲出多伯曼短毛狗或是武装警卫的私宅，我曾不止一次地感到束手无策。我没有任何资格闯入这扇大门。在这里，我的法国警察证件还不如从路轨边捡来的地铁废票顶用。我真想一屁股坐到地上，摊手摊脚地躺下来。椰林别墅屋顶平台那耀眼的白色似乎在嘲笑我的无能。坐了几十个钟头的飞机，和佩星上校磨嘴皮，整天满头大汗，还有那该死的出租车……所有这一切，竟是为了跑来参观这幢豪华、气度非凡、受到保护的宅邸，而这里的主人是个收留了头号公敌的国际皮条客！

蜂鸟在叶子花的雌蕊上尽情欢乐。普罗佩斯·马凯斯上校说得对。在这里，一切都和别处不一样……我极力想使自己振作起来。维歇纳刻毒的话又在我耳际响起：

“你退步了，博尼什！”

哼，等着瞧吧！

看来，在这个腐败的岛上，只有养着常胜斗鸡的恩里克斯中尉是最正派的。这也许是因为，他和我都是头脑简单的人。这是个既不会妥协也没有劣迹的好警察。“神力”的获胜使他得到一天休假，可以去展示他的凶猛斗鸡，清点打赌赢来的钱。他曾告诉我，可以在拉马尔街上的马拉萨画廊前找到他。如果他同意把斗鸡送回鸡舍，我就能邀他吃午饭，并请他借我一副望远镜。警察中尉应该有这玩意。正如胖子说过的那样，即使是黑人警察也不例外。

深夜 10 点，小山顶上已是凉意飕飕。热带黑夜猝然降临，道路和山岩一片漆黑，令人毛骨悚然。我想起了伏都教的神秘祭仪。对于从椰林别墅路旁森林里传来的鼓声，我并不感觉惊奇。我的心情很坏：衣服被荆棘钩破，还差点被一块埋藏在草堆里的大石头扭歪了踝骨。乌云遮住了月亮。周围一片阴森，令人想起狼人的传说和夜间狩猎的情景……这会儿，佩蒂翁维尔丛林里那些青面獠牙、张牙舞爪的野兽在干什么？玛丽丝要是看见我落到这般地步，肯定会更加使劲地诅咒胖子和他下达的出差命令的……

恩里克斯中尉没有望远镜，不过他很快为我觅到了一副。是从街上一个半是巫师半是废旧货商的伏都教士那里搞来的。锈迹斑斑的镜身已经有些年头了，透镜上满是划痕和积垢……管它呢，只要能瞅得见远处的东西，总比没有强。

经受了白天的酷热后，意外的寒夜冻得我脑袋和手指都麻木了。可是，现在还不能松懈斗志。我干脆骑坐在俯视椰林别墅的松树树干上。

我试图从高处观察整个地形。我像个有点疲倦的哨兵一样，看见远处山下的太子港还闪烁着点点灯火。我不清楚是什么动物围着我栖身的树在打转，只觉得那东西在索索作响，发出枝叶折断的噼啪声……我甚至听见一种呻吟般的声音。当然，这一切都只是我的幻觉罢了。

我只能看清马里亚尼那幢别墅的附属建筑物。别墅正面因为朝着公路而无法看见。花丛中，闪现着几盏烛状灯泡的微光，映出了游泳池的轮廓。我费劲地从旧望远镜里望出去，希望在草坪上发现什么人影……但毫无结果。

一个奇怪的旋律从厨房那里传入我的耳际，这是一首克里奥尔语歌曲。歌里不断重复着宗比 船长的名字。全体家仆一片欢乐。副歌部分是合唱，大家笑着，拍手……我心想，这个聚会意味着别墅的主人不在家。老爷们肯定不会容忍这种喧闹的。等那些模仿“海滨兄弟”乐队的歌手们闭上嘴，等

一切都消失在黑暗中，我就能翻过后墙，进入马里亚尼的领地侦察一番了。

唱歌的仆人们似乎毫无倦意。我可已经冻得直哆嗦了。我万万没有想到，在这种纬度的地方，居然也需要粗毛线衣。我还不想在热带国家里把自己冻成冰块！我只带了那件让胖子见了就发火的鸡爪纹呢上装。我把衣服留在旅馆房间里了……今天早上，天气是那样闷热……

终于，有情况出现了。汽车发动机的爆燃声从房后的车库方向传来。只见三个男人和两个女人从厨房里出来，又把门关上了。吉普车灯亮了。所有人都坐进车里后，便驶向一条砾石小路。

由于紧张和不耐烦，我颤抖起来。突然，我不觉得冷了。三个男人中的那个身材像自由摔跤手的宽肩膀大块头走下车来，打开了铁栅门。待吉普车驶上公路时，他又关上了铁门。从车灯的光线里，我看到他把大锁转了两圈。随后，吉普车又开动了。车灯射向弯道，接着便消失在佩蒂翁维尔的公路上去了。

黑夜又恢复了可怕的寂静。经过刚才那一阵车灯的照射，四周显得比以前更阴暗了。我用望远镜对准了别墅，却再也看不见什么人影了。远处的时钟敲了11下。我犹豫起来……我伸长脖子四下打量，想观察一下是否有什么异常情况。要是被人发现，就会惊动整个小山丘，我就有可能横着回去了。在这草密林深的凶险地带，要干掉一个冒失鬼，还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啊。

我得承认，这个神秘的国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意识到，自己从事的是一种危险的职业……活该，我豁出去了。可现在，我不能老呆在树上空想！

由于脚踝骨疼得厉害，我咧着嘴从树上爬了下来，硬着头皮走完了遍布障碍的碎石小径。遮掩月亮的乌云比刚才稀疏了。这是我的运气。至少我能看清路面了。我很快来到环绕在椰林别墅后面的三排带刺铁丝网跟前。必须小心地靠近这道路障。我俯下身来，上半身钻进第一排铁丝网，再伸进一条腿，接着，另一条腿也伸了进来。月光下，两条金凤花廊闪着暗红色。

别墅的大花园里井井有条，给人一种恬静、繁茂的印象。罗什·马里亚尼非常阔气，而马耳他人想必也很满意这个与闯窃大王身份相称的环境。

我对别墅正面的大片玻璃窗不屑一顾，弓着腰，隐藏在小灌木丛后，向车库潜行而去。仆人们把车库门敞开着。我得抓紧时间，他们很快就会重新露面的。

万籁俱寂。现在，我反倒觉得月光太亮了。我必须在月光下爬过20米。只要有一个仆人留在屋里，就会像捉兔子那样把我逮住。我再次感到了一阵寒意。

我极力排除一切思绪，几步来到草坪那头的车库门前。车库里会有梯子吗？要是电灯就好了。事已如此，我只好摸索着，努力使自己适应黑暗……这时，两道光柱划破了过道上的拱形树荫。我赶紧沿原路逃出了别墅。吉普车又回来了，车上只剩下两个人。几个黑人家仆出来关上了车库门，又锁上了大门。他们点亮电灯后，重新回到屋里去了。

我只好狼狈不堪地从佩蒂翁维尔回到奥洛夫松旅馆。看来，要是海地警方不予合作的话，我很可能会一事无成。

米兰坐在熄灯灭火的道奇车驾驶盘前，在银行后面的小巷里静候着。她一心想发现蓝眼金发的马耳他人英俊的身影。可是只有一个棕发驼背、戴着眼镜的人迈着碎步走过来。她未曾料到，那文抄员模样的散步者居然有着多米尼克·坎布齐亚的独特嗓音。听到马耳他人悦耳而又威严的熟悉声调时，米兰禁不住屏声息气，困惑不已。

“你把钥匙带来了么？”

马耳他人决定以“你”称呼米兰。

“带来了，”米兰吐了一口气，很快从惊诧中平静下来。

她走出车来，把钥匙递给他。马耳他人装作夜间散步者，悄没声息地在荒无人影的街区里打量着银行大楼。他不放过任何细节。看来，一切都与事前了解的那样丝毫不差。一把大钥匙打开了经理住宅的门。两人溜了进去，把门重新关上。多米尼克从口袋里掏出钢笔型手电筒，循着微光走进房间。他们很快就发现了贴墙砌就的小保险柜。无需什么密码。一串钥匙中的一把小铜钥匙轻而易举地打开了柜门。

马耳他人感觉到，欧亚混血女人急促的呼吸直喷过来。

“你害怕了？”

“不是，”她说，“可总觉得有点异样。”

他明白了：她很紧张。

找到金库保险钥匙后，马耳他人把其余的仍然挂在锁上。两人穿过走廊，一直来到电梯口，以轻柔敏捷的步伐一同上楼。二楼的走廊尽头，一道铁栅门横在面前。门上挂着一把大锁。

多亏特雷莎的指点，他们才了解打开金库铁门三道密码锁的诀窍。除了等候那位西班牙大经理曼努埃尔·卡雷罗亲临操作之外，别无良策可施……曼努埃尔·卡雷罗并不知道等待着他的是什么。此刻，他正安然地睡在娇柔可亲的特雷莎的怀里呢！

马耳他人小心翼翼地把钥匙插进锁眼。刚扭到第二圈，锁舌开启了。铁栅门旋转起来。在他们前面一米左右处，有一道厚墙挡住了去路，墙上高低不一地安了三套密码锁。

在不可逾越的厚墙上方，有一条30厘米高的空隙。

“他妈的，”马耳他人骂道，“我躲不进去了。这下完蛋了！”

他沮丧极了。这次行动垮了。一着不慎，全盘皆输！

米兰温柔地把手搭在他的胳膊上。

“可是我能，”她自信地回答，“决不能为这点小问题耽误了大事。”

她不容置疑地示意马耳他人背靠铁壁蹲下，为她搭起人梯。她踏着肩膀爬上去，像蛇一样灵活地钻进空档。随后，她握着45式左轮枪，迅速消失在厚墙的另一端。

马耳他人差点要强迫自己放弃计划了。多亏了这个可爱的女人！当他重新关上走廊的铁栅门时，大教堂的钟敲了四下。他赶紧循原路回到经理住宅，找到卧室里的嵌壁式保险箱，放回铁栅门钥匙，又关上箱门，转了两圈。然后，他小心翼翼地打开临街的大门。街上依然寂静如故。马耳他人锁上门，把钥匙揣进口袋，便迈着小职员那种无可怀疑的步伐，赶回伊莎贝尔女教徒街。

他的心绷得紧紧的。他想起了米兰那圣女般的脸，令人惊异的坚定明亮的绿眼睛；她那一头长发，修长的身段和纤细的秀指……他不由地为她担心

起来。马耳他人从来没有为自己害怕过什么。

特雷莎把住宅大门钥匙给了他。他没有乘电梯，而是摸黑从备用楼梯上了楼。一到六楼，他认出了浴室的窗户，把钥匙放回窗台上。

一只手立刻把钥匙取走了。

“他还睡着呢，”特雷莎悄悄告诉马耳他人，“愿上帝和你们同在！”

“不是上帝……就是魔鬼，”多米尼克在心里嘀咕了一声，迅速下了楼。

马耳他人站在银行前，看着手表。五点了。那位鳏夫想必已经在浴室里悄悄地穿衣服了。他决不会想到，那串钥匙又回到了上衣口袋。特雷莎正心跳不已，盼着他早点滚蛋呢。

还没有听见脚步声，马耳他人就已经感到有人来了。他立刻隐蔽在精致的栅栏门廊的墙角落里。

银行家就在前面。他身材矮胖，大腹便便，出现在晨曦里。多米尼克不由得思想开起小差来，心想：特雷莎居然有勇气在床上接待这个胖老头。不过她很快会得到报偿的。

刹那间，他闪过一个念头，想在经理走进家门时揪住他，逼他按刚才和米兰一起经过的路线来到金库铁门前。可是，他必须遵守预定的计划。只要稍不注意，就会出现意外的麻烦——例如，银行家出其不意的反应。或者，在屋里安有秘密警报装置——那就会使米兰像掉进笼子的老鼠一样，在银行大厅里被当场逮住……

米兰一直没有露面。离银行职员到来只差十几分钟了。马耳他人开始祈祷，期望圣多明各计时付酬的工人们不像欧洲那样准确守时。

快5点30了。一阵粗俗的话语，粗俗的笑声……多米尼克从藏身处看见，两个彪形大汉正朝银行走来。一个黑人，一个混血儿。他们的体魄无愧于押运员的身份。第三个稍微矮小一点，肤色黄褐。他在街头另一端招呼他们，随后追了上来。附近的一只雄鸡引颈高啼起来。马耳他人用脚驱赶着一只凑上来舔裤腿的野狗。看起来，那三个人并不关心周围的情况。

银行里究竟怎么回事？

为什么米兰没有按预定的计划打开前厅大门？他只觉得喉咙发干。当那个混血儿敲响大门右侧的门铃时，他思索起该如何行动。电铃声引起了一阵雄鸡的啼叫。一下，两下，又是一下，这显然是暗号。

大门徐徐转动起来。

马耳他人本能地感觉到，现在该动手了。他敏捷地向押款员们扑去。

他看到了意外的一幕……就像电影的特写镜头一样，米兰一只手微微地打开大门，另一只手用左轮手枪对着三个目瞪口呆的押款员。

“往前走！”马耳他人冷酷地命令，“不许乱动！”

那个最高大的押款员用眼角瞅了一下，见到又一把手枪正抵着他们的脊梁骨。

“举起手来！”马耳他人又说，“到金库去。”

马耳他人逼着三人加快脚步来到二楼。铁栅门开着，金库沉重的大门紧闭着。米兰转动起一只皮革圆柄，打开了大门。惊骇的经理出现在眼前。在宽敞的房间里，堆着一叠叠比索和美钞。押款员们呆住了。

“进去！”马耳他人命令道。“你，经理，到这儿来！最多的钱放在哪儿？”

那可怜虫指了指四只圆鼓鼓的钱袋，上面分别用黑墨水写下了拉贝加、

圣地亚哥、普拉塔港和蒙特克里斯蒂的字样。

“把它们拎到走廊里！放在窗口前。”马耳他人又发出了命令。

在米兰逼迫押款员老实呆着时，恐惧万状的银行经理按照马耳他人的命令，把四只包裹一个个拖了出来。只要稍稍往右边瞄一眼，就能看到黑洞洞的枪口正对着他的太阳穴。因为害怕，他的动作笨手笨脚，利落不起来。时间不等人。再过十分钟，道奇车必须离开此地。

“这四只口袋里一共多少钱？”马耳他人问。

“200万比索，100万美元……”

“这一袋呢？”

“100万美元……”

“也拿过来。”

三个押款员双手举过头顶，不时扭动身子，想放松一下僵直的肌肉。他们的胸部急促地起伏着，脸上流淌着冷汗。这就是经理命令他们在每次解款完成后把武器放回银行的后果。

马耳他人用头示意一下。米兰明白了。她撇下三个押款员，隐没在走廊里，朝水泥楼梯走去。马耳他人把四个人全都关进钢门里，便提着枪来到第一个窗口。他打开了第二扇窗的长插销，俯出身去，看见米兰已经回到道奇车旁。于是，他抓起一只钱袋，从窗口里扔了出去。钱袋掉在车斗里，发出了沉闷的响声。多米尼克轻松地把其余钱袋逐个扔出窗外。米兰用一块灰篷布盖住了钱袋。

5点48分。

马耳他人穿过走廊，走下楼梯，推开玻璃门，冲到院子里。眨眼工夫，他已经走出了银行。荒寂的街上刚刚开始显露出轮廓。道奇车的发动机悄然转动着。

“你真是好样的！”他坐到驾驶席上，对米兰说了一句。“告诉我，为什么过了这么长时间你才来开门？”

“因为那个大胖子迟迟没来，”米兰回答，“我也在墙顶上等得不耐烦了。金库门打开后，我从上面跳下来时，还担心他会不会中风呢！”

道奇车轰鸣起来，转眼来到了帕伦克角。“图森·卢韦尔图尔”号快艇挂着海地国旗，在平静的小湾里轻轻摇晃着。夜航的渔船还没有归港，那些豪华的游艇也尚未启航。

罗什朝朋友们打着手势，跳上码头，跑去和他们会合。马耳他人和米兰先后跳下车来。

“了不起的姑娘！”马耳他人夸赞道，“我们快走吧！”

装满钞票的黄麻布袋被送进船舱，藏在缆绳底下。马耳他人坐进道奇车的驾驶室里，迅速拐了一个弯，沿着尽是石块的斜坡向上猛冲。山顶到了。马耳他人放慢速度，停下车来。这儿地形很好。他走下车，捡起一块石头，压在加速油门踏板上。发动机飞速轰鸣起来。多米尼克用手松开刹车，发狂的汽车颠簸着向前飞驰。车子连同武器和伪装物一起，向大海直冲下去。

罗什和米兰从快艇里看到，在三十米的高处，灰褐相间的汽车头朝下向海里的一块岩石撞去。大海很快就吞没了汽车。再也不见踪迹了。

马耳他人疾步向快艇奔去。艇上的发动机已经开始轰鸣。罗什升起锚，把舵轮直指南方。快艇前后颠簸着驶离原地，向港湾外开去。罗什提起气门控制阀。发动机转得更快了。一出小湾，马里亚尼这艘以海地独立英雄的名

字命名的快艇便疾驶起来。浪峰上涌起白色的浪花。罗什面前摆着一张海图，全速向南方驶去。只有避开贝阿塔，才能最终驶离圣多明各领海，进入海地水域。要花六个小时，才能到达别墅对面距雅克梅勒几公里远的荒凉小湾西瓦迪埃。

“这里的水深有 2000 米到 3000 米，”他说。“这会儿可不能撞上什么。”

马耳他人踌躇满志：大笔钱财就在他的船上。

没有马耳他人，什么也干不成。

多米尼克站在甲板上，注视着艏柱前的海面。风浪很小。米兰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一样，安坐在值班船员巡视海岸用的望远镜前。这年轻的欧亚混血女人是那样地娇小动人。可是，谁能想到，刚才她还用手枪逼视着三个押款员呢。她是那样地镇定自若。

几只鸬鹚伸展翅膀，随风滑翔，绕着快艇盘旋着。忽然，它们发现了艇尾螺旋桨卷起的一条鱼，便向后俯冲过去。

“你们看。”

米兰用手指指巴拉奥纳湾沿岸的一个地方。一架海军直升飞机沿着港湾滑行着，随后离地起飞，向快艇逼来。几秒钟后，它已经在船上方位盘旋着。罗什和马耳他人挥动手臂，向飞机致敬。

直升飞机向浪峰俯冲下来，又向上盘旋，飞回了海岸。

风力逐渐增大。浪峰越来越高。可罗什并不害怕大海。他双手把住舵轮，对马耳他人喊道：

“喂，我说，要是我那位约瑟夫表弟知道的话！”

“为什么要让他知道？”马耳他人硬地回答，“他不需要知道……”

他一只手拢住了米兰的肩膀。米兰转过脸，面对着地平线，好像呛了一口海水似地喘着。

第五幕

28

清晨4点。我在床上辗转反侧，久久不能入睡。临近黎明，空调机风扇的响声更加剧了我的烦恼。我终于爬起床，撩开窗帘，打开窗户。清凉的微风沁人心脾，带来了木槿植物的宜人清香。塞勒峰渐现出玫瑰色和金色。这是我在热带的最后一个黎明。我决心已定：离开太子港。

我怏怏不乐。我无法忍受失败，我还从未有过承认失败的记录。说什么一切可以从头开始，我不要这种安慰！去冲个淋浴吧，好摆脱忧郁的心情。

水房里没有灯！为了节电，政府方面不打招呼就停了电，尤其在晚上经常如此。奥洛夫松旅馆的经理很有先见之明，特地为我在盥洗室小桌上准备了一只盛满灯油的扇贝壳随我使用。还没点着灯芯，我的手指倒被火柴灼痛了。白色的墙上，晃动着豆火映出了我那把巫师扫帚般的牙刷影子。

在黑人国里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后，我想用冰凉的冷水刺激一下。自来水是温的。我只好用浓郁袭人的科隆香水代替，使劲地擦着头皮。这香水是从路上一个男孩的货摊上买来的。小家伙年仅十二、三岁，已经是销赃老手了。幸好，剃须膏总是散发着熟悉的巴黎香味。我正用吉列刀片刮着胡子，突然间高兴起来：飞回法国的念头使我大为振奋。尽管我必须乘坐令人胆战心惊的旧飞机去皮特尔角城，在那里换乘去巴黎的DC—6客机，我也不在乎了。梳着头，我甚至哼起了《重见巴黎》的曲调。再过两天，我就能沿着勒比克街疾走，迈上那间小鸽笼的楼梯，把玛丽丝紧紧地搂在怀里。当然，免不了要挨胖子一顿痛骂……可这是我的过失吗！不正是他异想天开，把我派遣到海地来的吗！

我要让他明白，我不能赖在太子港，糟蹋法国纳税人的钱……我也不能在普罗斯佩·马凯斯上校那里无所事事，浪费海地纳税人的钱。

何况，随着时光的流逝，要把马耳他人抓回去的可能性是越来越小了。在这里我已经呆了一个星期了！整整七天，我只能等待，等待，再等待……至于警方的侦查，人家会更有办法的。白天，热带的气候弄得我头昏眼花；晚上，我只能套上用一把古德换来的来路不明的海魂衫，躲在面朝椰林别墅的松树干上受冻。对于我的做法，普罗斯佩上校和那位正直的恩里克斯中尉毫无信心。

“真不走运，”恩里克斯说，“你瞧，我带着只雄鸡……”

他开玩笑说，无论马耳他人或马利亚尼，都不会再在椰林别墅里露面了。他简直没一点警察的味道。恩里克斯不过是个误入警察局的斗鸡高手罢了。

在松树干上，透过那副极其老式的望远镜，要找到马耳他人，简直比发现猛犸古象还难。镜头里一片空白。

另一方面，我倒是有资格在太子港当导游了。我几乎走遍了全城，在没有人行道的马路上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太子港的路名，和那些公共汽车、卡车及出租车的美称一样，充满了诗情画意：什么“玩具路”啊，“微不足道路”啊，“寡妇街”啊……说到寡妇，我确实见到过一些风流大嫂、快活女郎和巧舌妇，整天围着洗衣槽说长道短。我终于喜欢上瓦利埃尔集市那浓烈的鲑鱼味了。市场里的金属货架，使我想起远在大西洋彼岸的巴黎巴尔塔中央菜场。和巴黎一样，太子港也有自己的旧货市场。我一头钻了进去。

在摩尔式城堡下，到处是煮裂的熬糖锅，用破的黄麻袋，被海风侵蚀的供奉圣像画，还有卖大米、咖啡、香料的，卖阔叶黑烟草、香蕉的……对那些使劲地兜售的商贩来说，我不是个好主顾，但却是个好学生：我学会了一大串唱歌般的叫卖词句，并喜欢上了克里奥尔语。我的迷恋程度，甚至远远超过了对到处流行的美国切口语的热衷。贫民窟的臭气已不再使我昏厥。我居然很快就对热带国人民的困苦境况熟视无睹了。

玛丽丝肯定会很高兴：她酷爱花边，而我在巴黎时无力满足她的这种收集癖好。在这里，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我从狡猾的女商贩手中买了一大堆花边。然而，尽管整天奔走，我却不曾在街上撞见多米尼克·坎布齐亚的金头发和蓝眼睛。马耳他人简直就成了传说中的海蛇，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在初次像乌鸦一样呆在树上监视椰林别墅的第二天，我偶然经过了信义路上的邮政总局。我猛然想到，可以采取主动进攻的态势：既然我已经有了椰林别墅的电话号码，何不试一下呢？

“ 马里亚尼先生吗？ ”

“ 他不在。 ” “ 您能肯定吗？ ” “ 他不在。 ” “ 您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 ”

“ 不知道。 ” 算我走运，我碰上的是个饶舌的海地女人。就和奥洛夫松旅馆里的女服务员一样，她们整天披着防尘的头巾，坐在楼梯口说东道西。“ 他不在？这太遗憾了……我是加拿大银行的代理人，有件生意想和他谈谈…… ” “ 先生，他不在。您说的什么生意我根本不懂。 ” 我很怀疑，便追问道：“ 您不知道他在哪吗？ ” “ 他不在。 ” 好吧，我明白了。简直像在对唱片说话。说到唱片，我在听筒里听到了响亮的梅林盖舞曲。这再一次证实了：当马里亚尼老爷不在时，椰林别墅的家仆们并不寂寞。“ 算了， ” 我说，“ 我明天再打来。 ” “ 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在。 ” “ 那么，请他的那个金发朋友来接电话…… ” “ 他不在。 ” 我不会就此罢休的。一次，五次，十次，我使用着同样的方法，从奥洛夫松向椰林别墅挂电话。我在旅馆里跑到哪打到哪，毫不在乎当地警察局可敬的同事们会不会侦听！我甚至从太子港的蒙帕纳斯——“ 十字街头 ” 路上的酒吧间挂电话。我在那里看到，那些站在妓院门口的嘴脸，完全与巴黎法兰西学院附近的众生相一样，只不过肤色略黑1点而已。门前的彩灯表明：野鸡正在等客上门呢。

我对普罗斯佩上校和他手下的军警部门毫不关心。我觉得，上校对“ 我的 ” 公事也并不关心。我来后只见过他两次。不过，没有什么理由责怪他：是我自己请求他让我自由行动。正因如此，他才把我托付给军人驯鸡师恩里克斯。我很高兴能安静地干我想干的事。

好了，天亮了，已经5点了。该准备上路了……嗨！虽说又能重新见到玛丽丝和巴黎，可心里真不好受。不过，我是估计到这次失败的。远离法国千山万水，没有内线，没有合作者，在这个对其居民的道德和心理等全凭猜测的国度里，怎么能干警察这一行呢？胖子的错误在于，他从未离开过法国本土，而我却多次出国执行任务。我是否像他说的那样退步了？不管怎么说，反正我很清楚：照此时此地的事态发展趋势，要把马耳他人重新投进博迈特监狱，还渺茫得很！

邮局一开门，我就去给胖子发一份电报，考虑到有六个钟头的时差，他要在中午才能收到。我可以想象到，他会对着我的好友伊多瓦纳暴跳如雷的：

“ 博尼什又一次把既成的事实放在了我面前！ ”

或许，我最好还是给他挂一个对方付款的长途电话？他这会还在办公室

里，通常只在凌晨 1 点离开办公室，去喝一杯茴香酒……

既没有电灯，也没有电话。我可无法提着个原始油灯去找接线员。活该！干脆等法国大使馆开门再说吧。我还有时间在这里作最后一次努力。我已经喜欢上太子港了。从此地经圣多明各、波多黎各和圣马丁飞往皮特尔角的班机，在上午 11 点以前是不会起飞的。

我套上了最后一件干净衬衫。玛丽丝算得很准：八件衬衫。粗布长裤还能对付几天。我把脏衣服和盥洗用品一古脑儿胡乱塞进箱子。

大使馆办公室门口的告示牌好心地提醒我：今天要下午才开始办公……真是好运不断！我只好转身去普罗斯佩上校的司令部。在那里，总会有电话的！趁此机会，我正好向他辞行。

一辆吉普在我面前停了下来。恩里克斯中尉一身参加斗鸡比赛的打扮，从车上跳下来。他一把抓住我的胳膊，像是要逮捕我似的。

“您来得正好。我刚要到旅馆去找您，快上车吧！”

几分钟后，恩里克斯中尉在警察局大楼前敏捷地停了车。他仍旧拉着我的胳膊不放，拖我来到了四楼。

“您要找的法国人，现在有新的消息了。”他终于开口说话了。

“什么？”

“上校会告诉您的……”

恩里克斯敲了敲上司办公室的门，没等回音就拉我走了进去。

“他来了，上校。”

坐在办公桌前的普罗斯佩上校居然扮了个鬼脸。

“昨天晚上，部长召见了，”他连手都不握一下，就开门见山地说，“他对坎布齐亚案件非常关心。他要我告诉您这一点，希望不惜任何代价抓住这个危险的逃犯。他还同意，在您需要的时候提供一切方便……”

我心想这对我一点好处也没有。我已决定坐 11 点的飞机去皮特尔角了。部长，这个不可思议的人，莫非他成了我海地之行的 *deus ex machina*__？

“上校先生，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部长获得了有关多米尼克·坎布齐亚的重要情报。您要找的人确实到过佩蒂翁维尔，在马里亚尼的椰林别墅里住过。遗憾的是，他已经不在那里了。他在您到此地的前一天就离开了别墅。”

也许是他那嘲弄的目光使我吃惊，要不就是失败的感觉使我变得敏感起来了？我斗胆讥讽道：

“那么，部长想必知道罗什·马里亚尼去哪儿了？”

“他在那里，在自己的别墅里。昨天晚上刚出海回来。他的快艇在雅克梅勒抛的锚，是那里的警察局报告我的。他常常带着姑娘一、两个星期不露面，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您一定会惊讶，坎布齐亚没有用他的本名。”

“这我早就估计到了，”我苦涩地回答道，“那天，我曾对您说起过……”部长早就识破了他的假身份。但是，我们的部长有自己的见解。坎布齐亚改名为威廉·卡林顿了！请注意，还带着博士头衔呢。他在椰林别墅逗留的时间很短，顶多只有一个月。马里亚尼是个长年收留同乡的重要人物。当他一听说来客有什么劣迹，就立即把他们赶走。在奥洛夫松的一次午餐会上，马里亚尼就是这样亲口对吕克·富歇部长说的……”

我对此深表怀疑。不过，我不管他海地部长和科西嘉皮条客之间有什么勾勾搭搭，我只关心马耳他人。此外，我关心的是 11 点能否按时出发。

“部长还得知，”上校接着说，“这个坎布齐亚·卡林顿在圣多明各特里希略旧城的和平旅馆有一个房间。这一点肯定不会错。自从多米尼加企图谋杀前总统莱斯科以来，我们两国的关系一直很紧张。”

又是一条希望渺茫的线索。得了，我还是决定要走了。可我不由得琢磨起来：富歇部长为什么突然会对我要找的马耳他人发生了兴趣。我把这个疑问告诉了上校。他支支吾吾地搪塞道：

“探长，部长自有他的秘密。也许是你们法国同行发来的通报使他想起了什么……通报上说，坎布齐亚是个危险的罪犯……”

“显然是我的上司发来的通报喽？”

上校从口袋里取出一张纸条，然后把它铺平了说：

“您看吧！”

电文纸像烟盒纸一样小。我念道：“请海地警方查实：居住在佩蒂翁维尔的罗什·马里亚尼是否收留了坎布齐亚·多米尼克。后者系被通缉的逃犯、持械抢劫犯和杀人犯。佩蒂翁维尔 7—0956 电话和巴黎大学街罗什表弟约瑟夫·马里亚尼住宅曾多次通话。请火速告知巴黎警察局库蒂奥尔警长。电话：蒂尔比戈 92—00 或凯德索尔费佛街 36 号司法警察总署。”

我把电文放回到办公桌上。好啊，库蒂奥尔连动都不需要动一下！他呆在凯德索尔费佛街充满烟臭味的办公室里，就能找到椰林别墅，或许还发现了马耳他人的踪迹呢！

普罗斯佩上校徒劳地等着我的说明。

“我们不能去监视马里亚尼的住宅，”最后，还是他先开了口，“不过可以侦听他的电话。既然他已经回来了，我们就不能放过他。部长命令我帮助您。我不折不扣地执行。我看这样吧：我们把设备交给您，由您负责侦听。”

“就我一个人？”

“因为您习惯于对付贵国的强盗嘛……我很惊奇，这个假卡林顿为什么不用马里亚尼这个姓，”他宽厚地笑了起来。

我也感到惊奇。这一切改变了我的回国计划。活该倒霉，飞往巴黎的班机将离我而去。追捕罪犯的急切渴望又充满了我的心头。

29

晚 7 点 30 分。回到奥洛夫松旅馆房间后，我足足睡了一晚上。现在我养足了精神，在恩里克斯中尉陪同下，我拿起了侦听器。我们挤坐在用篷布遮得密不透风的福特牌小卡车里。中尉浑身都在冒汗，和他那“神力”斗鸡冠军一样散发着臭气……

虽说早已习惯于埋伏和无休止的等待，可我还是感觉时间过得太慢了。我在思考着一个老问题：为什么警察的手段到处都一样？这时，我的目光停留在电流表的指针上。指针在向右侧晃动。磁盘开始转动起来。恩里克斯倚靠在我的肩上。

“嗒啦……”“嗒啦……”“嗒啦……”

我的心跳加速了。谁在通话呢？是从富歇那里领取津贴的仆人呢，还是罗什·马里亚尼本人？从听筒增音器里可以听见，拨号盘在缓慢地拨动着……不，这不可能是富歇的内线：他没必要按号码拨电话。只消拿起听筒，就能接通椰林别墅和我们的卡车之间的线路。

我们屏声息气地听着拨盘的拨动。拨号停止了。拨号音也消失了。是对方放弃了通话，还是在犹豫要不要拨那个号码？

“嗒啦……”“嗒啦……”，拨号声又响了！这时，电话铃响了。我连大气也不敢吐一口，生怕侦听行动会被对方发现。恩里克斯满头大汗，瞪大了充满血丝的眼睛望着我。我撇撇嘴，表示一无所知。他显得很沮丧。

电话铃还在响着。这一次，铃声一直没有停。没人接电话。我想象着，那个不接电话的神秘受话人是谁。我猜测着，这恼人的、不间断的铃声会在什么样的地方回响：是豪华的住宅呢，还是肮脏的客栈？也许是在一家旅馆里，或是饭店，夜总会？

我听着，感到电话铃响了五遍，还从杂音中分辨出了罗什的呼吸声。我敢肯定是他。他没有再拨号，挂断了听筒。要是他失望了，我会比他更沮丧的。我叹了一口气，真倒霉。恩里克斯站起身来，脑袋顶住了小卡车的篷布。一滴汗珠从他额头滚落到我手上。我也一样汗流浃背。最后一件干净衬衫总算没弄脏。通过译读录音磁带，我有办法查出受话人的电话号码。“嗒啦”声应该对应于一个地区的代码。例如，我们在索赛街的电话号码是安茹（Anjou）2830，拨2代表A，拨6代表N，拨5代表J，即265—2830。

这时，拨号声又响起来了！神经战又重新开始了。磁盘转动起来。电话铃声响个不停。一遍，两遍，三遍，……为什么还要拨下去？对方肯定没有人接。直到第五遍铃响，还是没有反应……第六遍铃响时，话筒被摘下来了。我的心顿时收缩起来。我嗓子发干，内心重新鼓起了希望。这肯定是一个暗号。先响五遍铃提醒对方。然后再重新开始。恩里克斯从我脸上看出了情况，曲下腿来……

“Bondiornu.Cumu state？”

“Sto be.”

“Face bellu tempu.”

“Ye.”

“Dumane, a matina.Seiora...”

“Capiscu.A vedeci.”

咔嚓。电话挂断了。通话干脆、简短，好像很具体，却一句也听不懂。看来是科西嘉语。我只听懂了“bondiornu”和“Capiscu”两个词：“你好”和“明白了”。看来干警察这一行真得懂好几种语言。与其乱七八糟地教我们，行政当局还不如给我们上点英语和西班牙语课呢！还有科西嘉语课！在皮加尔可用得上呢！

他们说极快，好像是约定一次会面……如果我立即把磁带往回倒，再慢放一遍，就能破译受话人的电话号码。可要是那样的话，就不能继续侦听了。我可能会漏过罗什的又一次通话，说不定那次通话是一条新线索呢。

看起来，罗什极有可能是与马耳他人通话。除此以外，他能与谁用科西嘉语这样简洁地说话呢？从两人的声音里，我听出了一种默契……不，那个不知名的对话者不可能是海地角的科西嘉侨民。好吧，也许还可能出现其它的通话，管它呢！马耳他人要紧！我倒回了磁带，然后按下放音键。磁带转得太快了。我赶紧用指尖止住。“嗒啦”、“嗒啦”的拨号声很像河马的吼叫。我分析着拨号声，记下数字，又反复地校核了好几遍。得出的结果完全相同：9，173。“9是雅克梅勒地区的代码，”恩里克斯说，“至于173是哪里，当地警察局会告诉我们的。”“那里离这儿远吗？”“大约有200公

里。开车去路程至少要花两个小时。在山的对面呢。”我手表的指针指着 8 点 30 分。“我们现在就赶到那里去！”恩里克斯呆呆地看着我，好像我要上九天揽月似的：“这怎么行！我得取得部长的批准！雅克梅勒在东南省，我们是在西部省。除非关系到国防大事，我们不能进入邻省。不行，这办不到！”我想起，在国内也是这样。虽然，巴黎警察局曾肆无忌惮地插足我在科西嘉岛的权限范围，但照我看来这毕竟是一个例外！“何况，我也不能动用通讯车。得另找一辆车。”真是的！我怒火中烧。是啊，国内国外都一样，死板的官僚程式使我们寸步难行，却任凭歹徒们逍遥法外！马耳他人要是知晓这些，一定会哈哈大笑的。我预感到，要是等下去，他就会再次从我手中逃脱。必须迅速行动，立即采取果断措施。不能老呆在侦听车里浪费时间，或是去找上校，再由上校去请示部长，等待部长的许可……这样非坏事不可！照这种速度，明天下午之前绝到不了雅克梅勒！正当我大声谴责误事的官僚主义时，恩里克斯拍了拍我的肩膀。“马里亚尼出来了。”他对我说。我刚来得及从车篷缝隙里瞥见一辆美国汽车的后车灯光。刹车灯闪了两下，像是在嘲弄我们。

30

南方公路上很凉爽。罗什·马里亚尼驱车驶上横跨弗鲁瓦德河的大桥。自从“图森·卢韦尔图尔”号落户雅克梅勒，停泊在海堤附近或由他命名为“特雷莎”的西瓦迪埃别墅对面以来，他在这条公路上已不知往返了多少次。他认识小镇上的每一个警察和海关官员。海关办公室就座落在“破产”酒吧——对有钱人来说真不是个吉祥的名字——和老咖啡厂之间。他利用种种理由向这些人分送小礼品。于是，他的船始终干干净净，锃光发亮。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无须任何形式的预先通知，他的快艇就能随时驶离海地水域。港监和卡耶街上的旅游局早就默认此事了。

罗什还常常邀请官兵和海关官员上船作客。这并不需要花多少钱。他先是馈赠在加勒比地区被视为上品的五星陈年紫朗姆酒，随后又在“捕野牛者”酒家大摆筵席。这酒家原先是个海盗窝，当年摩根大盗曾在那里纠集人马袭击巴拿马。这样，在渡海期间，他掌握了南部海岸警戒方面的一切秘密。鉴于他的好意和航海方面的出色技能，海岸守军甚至允许他在西瓦迪埃湾的岩石堆里系泊快艇。

马里亚尼踏足了油门。庞蒂亚克牌轿车在通往莱奥甘的柏油马路上悄然疾驶。莱奥甘曾是印第安人的村庄，座落在一个叫“好日子”的地方。如今，在铺满碎贝壳的黑沙滩上，只剩下一座旅馆的废墟了。公路上，过往车辆对射的灯光不时扫过甘蔗地、葛兰花圃和野薄荷园。罗什边开车边哼着小曲。在奥洛夫松与富歇共进午餐的结果非常理想。特鲁希略旧城的抢劫没有显露任何蛛丝马迹。只是偶尔谈起坎布齐亚。部长仍然相信，他还在圣多明各追踪着杜瓦利埃博士。这太好了！罗什极力不让部长察觉，甚至还装模作样地说：

“这位多米尼克真是个神秘的人物！简直就不知道他会干些什么。他突然消失了，然后又出人意外地重新露面……”

他从眼角瞟了瞟连眼都不眨一眨的吕克·富歇。多米尼克是个神秘人物，这一点马里亚尼没有撒谎。但他还是个天才的组织者。可不是么，装满比索

和美元的钱袋就藏在汽车发动机旁的车厢里：这就是证明。当然，这些钱不会老放在车里。再过一会，“图森·卢韦尔图尔号”就要驶往离雅克梅勒 300 海里的牙买加去了。当天就能打来回。不过是一次简单的出海兜风而已。马耳他人和米兰将在金斯敦上岸。至于这笔钱，在存入罗什在金斯敦不列颠银行的户头之前，将由克里斯托弗这个海关官员兼走私犯来保管。克里斯托弗的兄弟亨利是银行的代理人。今天早上，马里亚尼从奥洛夫松把预计抵达金斯敦的时间通知了亨利。至于分赃，多米尼克认为应按各人出力多少来决定。这次持械抢劫对大家都有好处，其中也包括中间人。

公路开始蜿蜒曲折地向上盘旋而去，在到达格朗戈阿夫之前，渐渐与海岸岔开了。对于容易发热的发动机来说，拉塞勒平原是很可怕的。罗什推上了第二排挡。幸好，驶过了这段沙漠般的斜坡后，像圆形剧场一样围绕着雅克梅勒深水锚地的下坡道很长。

雅克梅勒无疑是海地最富特色的小镇。它吸引着情侣们来此徜徉。这里有狭窄的小巷和红瓦顶铁器市场，保留了全部殖民地趣味的彩色石屋和木房；还有女商贩和牵着骡子闲逛的人。妇女们在场地上分选着晒干的咖啡豆。

在一次出海回来的途中，罗什在雅克梅勒结识了特雷莎。他当即觉得这女人很不简单。她出生于安达卢西亚的加的斯，容易激动，酷爱跳舞。18 岁时，她坠入了情网，对方是一个用新大陆财富来引诱她的南美船主。当时，她正值豆蔻年华。那人英俊漂亮、很富有，有数不尽的钱。她怎能经得住诱惑呢。于是，特雷莎便跟他走了。一次，在加勒比海地区中途停靠时，这位国际军火商阿曼多·德尔普拉约倒了大霉。他受到了特鲁希略十四公里街 40 号上的警察局传唤，供认了向古巴巴蒂斯塔和圣多明各特鲁希略旧城的反对派提供武器的事实。为了活命，特雷莎被迫沦落风尘。她学会了向上攀附。一个逃亡特鲁希略旧城的前纳粹党卫队员看中了她，为她买下一套家庭式膳宿公寓，并改建成一家高级妓院。

特雷莎对征集姑娘很在行。她的经营之道足以令巴黎或马赛的鸨母们钦佩不已。她用妓院收益在城里上等住宅区里买下一套住宅。假期里，她自己也在雅克梅勒接客。就在那里，她和马里亚尼勾搭上了。两人一拍即合。正如在其他岛国为他当耳目的那些女人一样，特雷莎成了马里亚尼在圣多明各的情报员。这样，他们就能“摆布”妓女们。罗什满心感激，决定用特雷莎的名字为刚在西瓦迪埃落成的别墅命名。他甚至还用了她的姓。但出于谨慎，别墅产权人的名字却空着。

罗什听任庞蒂亚克轿车在下坡道上滑行。以前，由于高山挡道，雅克梅勒与国内处于隔绝状态。虽然后来好歹辟出一条公路，雅克梅勒仍然是南部省半岛的偏僻地区。罗什正是为此选中了这里。

仪表盘上的时钟指着晚上 10 点。庞蒂亚克牌轿车在公共汽车站对面的加油站停了下来。

“奥内西姆，把油箱给我加满！”

加油工摇动油泵，先后灌满了两个玻璃圆桶，累得满头大汗。

“你要给船上油箱加油吗？”罗什摇下车窗问道。“今晚我要去纳耐特港，那里有龙虾，我给你带一只回来。”

加油工点点头。他正在使劲摇着加油泵手柄，气喘吁吁地没法答话。罗什付完钱后，吹着口哨把车开走了。明晚，从金斯敦回来时，这个卖力的奥内西姆会得到龙虾的。说不定是一对呢。只要把钱安全地送到牙买加，大家

都能尽兴欢庆一番。

公路翻过了杜梅山脊。穿过菖兰花圃和野薄荷园后，我们的车驶进了三米高的甘蔗林。满天星斗下的美妙景色，令人想起了一次赏心悦目的郊游。可是，我的同伴破坏了这安详的田园风光。恩里克斯中尉专心致志地开着车，脸色铁板，目光极为阴郁。坐在他身边的是普罗斯佩上校，他那沉重的身躯稳稳地坐在吉普车的简陋座位上。车子的颠簸对他毫无影响，而我却不时被弹得前俯后仰。

上校显得很激动，还在膝间夹了支冲锋枪。

全靠上校，我们才能这么快就动身出发。看来，他和我一样，也不喜欢无益的官僚程式。这样，事情才没耽搁。当我们好不容易在“辉煌”旅馆的餐厅里找到他时，上校刚在旧城堡式的餐厅里独自一人用完晚餐。他立刻就以负责人自居并领导起这次行动来了。

我不习惯坐这种越野车，它看来存心要折断我的脊梁骨。我的两条腿已经僵硬了。坐在被一堆千斤顶、钢丝绳和油箱包围的吉普车后座，真是活受罪！

恩里克斯驾车向一群山羊冲去。这位斗鸡驯养员好像根本不把这些牲畜当一回事。我赶紧闭上双眼。当我重新睁开眼睛时，只见山羊们惊慌地向道路两旁闪避。没看见压死的羊。

现在是凌晨3点。除了山羊以外，我们再也没有遇到其它的生灵。幸亏如此。此刻我们正驶过被掘开的陵墓堆。吉普车开始向山下的雅克梅勒俯冲，疾风吹落了紧扣在上校耳际的粗布大盖帽遮光帽檐。

车篷顶上的无线电天线在风中呼呼作响，像渔夫的钓竿一样弯曲着。经过无数次拐弯后，我终于看到了几点灯火，还有海滨灯塔那断断续续的微弱闪光。上校打开无线电话开关。一阵噼噼啪啪的噪音响过后，总算呼叫通了：

“雅克梅勒警察局。我是普罗斯佩上校。情况怎么样啦？”

“您要查的电话号码是特雷莎别墅的，就在港口后面的西瓦迪埃公路上。别墅里好像没有人。”

“别墅的主人是谁？”

“特雷莎·鲁伊斯，圣多明各的一个西班牙女人。好久没见她在这里露面了。”

我靠在上校的肩上，极力想在呼啸的风声中听清对话的内容。

“别墅里有没有别人？”

“不清楚，上校。刚才已经有个军官去过那里。好像没有人。”

普罗斯佩朝我转过脸来。我一声都不敢吭。从他明显的恼怒中，我仿佛看到了胖子的神情。在这次徒劳的奔袭后，维歇纳会怎么看我呢？如果他能保持冷静的话，也许会要我坐11点正飞皮特尔角的班机回国，这正是几小时前我想做的。是啊，要是赶上11点起飞的这趟航班该多好！哎，别急，事情还没见分晓呢。当对讲机里传来补充报告时，上校的脸色由不快变成了惊讶：“据为罗什加油的奥内西姆报告：‘图森·卢韦尔图尔’号今夜出海去纳耐特港了。”又是一条线索！这次是一艘船……百叶窗紧闭着，别墅里好像没有人。“我到后面去看看，”我低声说，“你们在这儿等我一下。”吉普车

在离中尉指出的特雷莎别墅约 200 米处停了下来。这是一幢殖民地风格的雄伟建筑。牵牛花丛遮住了一道白色的围墙。穿过栅栏门，有一条夹竹桃掩荫下的小道通向别墅的廊柱。门窗上都装有色彩鲜丽的百叶窗。陶立克式柱子支撑着锻铁栏杆。没有灯光。“您看见什么了吗？”恩里克斯中尉跟在后面。他脱下了胶底鞋，提在手里。没穿袜子。虽然在这种严肃的场合，我还是忍不住要笑出来。“要么他们睡了，要么根本没人，”我说，“得想办法摸清情况……”恩里克斯中尉用食指向我示意，然后凑近我的耳边，很神秘地说：“你不认为我们最好等到天亮再说吗？”他建议道，“如果他们在里面，会打开窗户的！”嘿，他现在对我以“你”相称了！而他用了“他们”这个复数，似乎我侦听到的科西嘉语对话证明，特雷莎别墅是个强盗窝！“不错，可要是他们不在呢？那不是白浪费时间……”恩里克斯想了想说：“你看，高处的百叶窗也关着……”“跟我来，”我说，“我们到别墅后面去，然后翻墙进去。”我在栅栏处绕了一圈。恩里克斯紧随在后。他把鞋放在小路边的一块大石头上。“给我搭个人梯。”恩里克斯背靠石灰墙，把手合拢。我一跃跳上他的肩膀，爬上墙头。手指上一阵微痛，接着便渗出血来。原来我把食指搭在像玻璃一样锋利的凸角上了。我察看了所有的窗户，全都紧闭着，只有楼上有扇小窗开着。可能是盥洗室的气窗。为了换一个观察角度，我跪下来爬了几步。底下，恩里克斯中尉也跟着我移动。我呆住了。在住宅和洗衣房模样的小棚屋之间的院子里，停放着罗什·马利亚尼的那辆庞蒂亚克牌轿车。我顿时大吃一惊。这么说，海地警察弄错了：他没有出海。马利亚尼在这里。显然，他是来和马耳他人碰头的！我终于抓到了目标。胖子一定会高兴。我在天涯海角的热带国里发现了马耳他人。胖子肯定会去报告部长说，哪怕在北极、南极，他的手下人也能马到成功！我示意恩里克斯回到原地贴墙站着，便曲身从墙头上滑了下来。石头上留下了几滴血，这没关系。我跳下地来。“你说得对，”我说，“他们在里面，走吧。”我们悄悄地走着，回到了别墅的正面。……会不会有哪扇门没上锁？只要推一下……就能在楼上找到卧室，把沉睡的马耳他人当场抓住。我的三个伙伴会堵住他的逃路的。

从刚才那地方，我可以爬树进入别墅，跳到院子里。

“如果门开着，我们说不定能把马耳他人从床上揪起来，”我说，“他会以为是给他送早点的呢，你说呢？”

斗鸡驯养员的眼睛里充满了惊愕。一系列的情况使他不知所措。也许，他以为我是发疯了？

“要是他从上面开枪怎么办？”他说。“反正兵营就在附近，我们可以去开一辆装甲车来。只要有 10 来个人，就能冲进去了！”

中尉想得太远了！

“这样会惊动他们的，”我说，“来，再给我搭一下人梯！”

我攀上墙头，抓住了树干。树枝弯曲起来，但还结实。我顺势向里荡去，跳到树上。一只鸟惊慌地在我面颊掠过，发出凄惨的叫声。我赶紧抱住树干，才没有跌下去。我又顺着树干往上爬，抓到了另一根树杈。玛丽丝看见我这番表演会怎么想呢？树杈晃动着，弯曲着，不过很结实。我左手拽住树杈，右手伸向气窗。我推了一下。窗户打开了，发出刺耳的响声。在飒飒作响的动物和昆虫出没的深夜里，这响声就像鸟兽的叫声一样可怕。我的心再次剧跳起来，仿佛去参加一年一度的勒芒 24 小时汽车大赛一样。

窗框还在吱嘎作响！从神秘莫测的地方传来了回声。然后，又是一片寂

静。我还想再等两三分钟，但已经可以确信，屋里根本没有人。再也用不着恩里克斯说的装甲车了！

可是，马耳他人肯定到过这里！那次科西嘉语的通话无疑证实了这一点……我把脑袋伸进气窗。接着，身子也钻了进去。果然是个盥洗室。水从抽水马桶水箱里溢出来，发出嘀嗒嘀嗒的声音。

门从外面反锁上了！除非是出远门，否则不会连厕所门也锁上的！看来，我只好从另一种意义上来扮演美国电影中人猿泰山的角色了？

锁舌紧扣着锁门。不看也能猜出来。只要有一把螺丝刀，就能把它从锁门中撬出来。可惜，我手无寸铁。厕所里除了一个装有两只镀铬龙头的洗手池、一条挂在钩子上的毛巾和一个卷筒卫生纸瓷架之外，别的什么也没有了。喔，还有一把放在粗陶彩壶里的柳条扫帚……人们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把我从厕所里稳稳地逮住！

突然，我听见一记响声。不是在做梦。是脚步声和短促的呼吸声。我赶紧趴在地上。哼，躲在大盗的厕所里！维歇纳准会高兴的。我在这里就能听见他的挖苦：

“部长先生，您是说博尼什？他从来就不会像别人那样干。不过，我可没少提醒过他，让他遇事小心谨慎。可是有什么用呢。您想想，部长先生，他居然在黑人国里私闯住宅！”

令我吃惊的是，门外没有透进一丝光线。也许，一旦灯亮，手枪就会顶着我的鼻子了。

“喂！”

我转过头去。气窗口出现了恩里克斯的身影。我一下子放心了。他是怎么爬到墙上来的？斗鸡驯养员正在窗外用探询的目光看着我。我跳起身来。

“我需要一把螺丝刀或者什么平的家伙，好伸进锁舌和锁门里去。还要一只电筒。”

谢天谢地，机运是警察的天使！恩里克斯身上什么都有。他在树杈上保持平衡，搜遍全身，从口袋里掏出一把小刀递给我。好极了，可是还不够。刀刃一撬就会断裂的。尖头必须能嵌进锁门里的锁舌才行。

“这个行吗？”

他晃了晃军用皮带扣。这扣圈是肯定不行的，用皮带上的扣针试试怎么样？我点点头。

恩里克斯用手电筒照着锁头，我开始拨起锁舌来。锁舌纹丝不动。我仍不死心，接着往里拨。扣针伸进了锁门。我用力抵住扣针，手指像蟹钳一样捏得紧紧的。锁舌终于活动了……

“咔嚓”一声，锁舌别过来了。

走廊里毫无声响。厕所门悄然打开了。我用手心拢住手电的光束。没听见呼吸声。这是一个重要的信息。在凉爽的夜里，人们一般都是开窗睡觉的。除非要完全挡住微风，否则是不会合上百叶窗片的。我脱掉鞋，赤脚走在宽敞的走廊地板上，慢慢向前摸索。靠墙处有三扇门敞开着。

我用手电筒迅速扫视了一遍。房间是空的。我放下心来，但同时又很担心。我从桃花心木楼梯往下走了几步，探头望了一下。起居室里空无一人。我又看见了马里亚尼停在院子里的那辆汽车。我回到楼上。房间里会有什么吗？橱里只有一些女人的衣物。抽屉里连一张纸片也没有。几副皮手套，一条腰带，一根吊袜带，还有一张照片：是一个西班牙人模样的欧洲女人。我

把照片塞进口袋，穿过了铺着栗色瓷砖的浴室。另一个房间的墙上挂满了帆船画。床脚下有一双拖鞋。里面只有一些帽盒、箱子和打扫房间的用具。

我回到盥洗室的气窗前。恩里克斯正拽着树杈回到围墙上。我轻声招呼他：

“我下楼去给您开门。屋里没有人。”

他隐没在墙后。通往院子底楼的正门反锁着。这么说，他们是从这里出去的！我从边门走了出去。我走近庞蒂亚克车，悄悄打开了左车门。点火开关上装了防盗保险装置。我又沿着小径来到别墅正门。当然，门是关着的。我拔起了插在地上的左侧门销，拽住两个门闩使劲往里拉。一声脆响，接着又是一阵格格声。锁舌被拽出一半，两扇门分开了。恩里克斯、普罗斯佩和雅克梅勒保安警察局的一名中尉握着手枪站在门口。

“车在院子里，”我说，“可屋里没有人。”

“我并不奇怪，”上校恼恨不已，“我让人叫醒了加油工，他讲了具体情况。昨天早上，‘卢韦尔图尔’号就停泊在西瓦迪埃湾里。马里亚尼是一个人回来的。他把油箱加满后，就回佩蒂翁维尔去了。今天深夜，他又独自来此，驾船去纳耐特港了。事情就是这样！”

上校停了一会，又讥讽地说：

“白人们从话筒里一听到说话声音，就把本地土话当成科西嘉语了。开车，恩里克斯。这里再没什么可干的了。”

32

天气好极了，风平浪静。黎明渐渐露出灰白色，依稀可见远处的海岸。4点正。快艇已经过了瓦什岛。罗什·马里亚尼坐在软垫长凳上，手握镶革桃花心木舵轮，眼睛注视着驾驶舱里的控制仪表。

他很喜欢这条船，就像母亲对婴儿一样关怀备至。开船前，他与多米尼克和米兰在甲板上碰头时，重掌舵轮的喜悦决不亚于三个人的重逢。

“一切顺利吧？”

“一切顺利，”马耳他人回答，“你给我打过电话后，我们一直没离开过船舱。”

他看看米兰。米兰笑了笑。

“另外，”他接着说，“我们把你船上的食品罐头吃光了。这样才能有力气嘛……”

罗什扭动了点火开关的钥匙。400马力的帕金斯型双发动机立刻运转起来。隐约可以听见发动机在隆隆作响。汽缸一热，罗什就按下了起航电钮。

“简直像钟表一样准确，”他带着满意的微笑说。

罗什从固定在舱壁的小箱子里取出一顶水手帽，扣在头上，又看了看转速计。当指针达到绿色表段时，他把气门控制杆往后一推。

“起锚！”他对马耳他人喊了一声。

多米尼克松开了前后缆绳。米兰帮着他一起干。起完锚，熟练的罗什船长便把左推进器手柄向后转了九十度，几乎同时，又笔直地转了回来。“图森·卢韦尔图尔”号缓缓旋转着，离开小湾码头。接着，罗什又把右推进器手柄向前转到零位，船尾便离开了原地。等船尾远离礁石，马里亚尼便一前一后推上了两根操纵杆。快艇在原地打起转来。掉完头，马里亚尼把两只手

柄恢复到原位。他手握舵轮，缓缓驾船向海湾出口驶去。一出海角，就加快了航速。快艇飞驶起来，在蓝色海面上留下了一道白色的航迹。

雅克梅勒镇从船的右舷方向后隐去。镇上的灯光映照在海面上。渔船亮着桅灯在海滨摇晃着。罗什又提高了船速。400 马力发动机如脱缰之马，以每小时 20 海里的巡航速度疾驶而去。

“ 最晚 11 点就能到金斯敦了。 ” 他说。

罗什算得很精确。见马耳他人走过来，他又说：

“ 你去煮一下咖啡。我把舵轮放到自动控制位置后，就来和你们一起数钱。我太爱听点大票面纸币时的嚓嚓声了！ ”

你好，圣多明各！

这里和海地一样热不可当。不过，我已经开始适应这种热带气候。新买的绣有香蕉叶花纹的衬衫粘在身上，可我已经感觉不到了。

我累极了，一坐到飞机上就睡着了。只用了三刻钟，飞鹰航空公司的双发动机飞机就把我从太子港带到特鲁希略旧城来了。

肤色黝黑的入境检查官好像刚从夜总会里出来，身上穿着合身的短运动裤和土黄色短袖衬衫。看到我护照上填的警官身份后，他的脸色顿时就不一样了。我看到他朝我投来会意的一瞥。可见，国际刑警组织还真管用。甚至在蓬塔考塞多机场里也能帮上忙。

一个眼神凶恶的混血儿搬运工手疾眼快地提起了我的箱子。我极力阻止他。他建议我坐停在混凝土大楼前的出租汽车，连搬运费在内只要 30 分。我拒绝了。他只好悻悻地放下箱子，朝我脚边几厘米处吐了一口唾沫。

“ 多米尼加快车 ” 刚卸下最后一批即将登机的乘客行李。我走了过去。穿白衬衫的司机相貌很和善。他接过我的行李，像扔橄榄球一样抛到行李架上。我惬意地坐到靠右的椅子上。还是空调车舒服，和太子港的破出租车大不一样。我终于摆脱了那些喧闹的鼓声，拙劣的土风画，还有那些身缠布匹的“ 莎拉夫人 ” 和受惊的家禽！另外，这里的客车发车很准时。汽车沿着海滨一望无际的花丛全速行驶，直驶杜阿尔特桥。渡奥萨马河以前，司机在三眼泉公园门口停了下来。他朝宽敞的岩洞努努下巴。岩洞里流淌着一条地下河，不耐烦的游客们正乱哄哄地拥向高速公路。

我搜肠刮肚，才想出几句可怜巴巴的西班牙语，向司机打听哪一家旅馆比较经济实惠。他说了三家，都是同一级别的：“ 商业 ”、“ 阿波罗 ” 和 “ 侨民 ” 旅馆。其中，侨民旅馆在埃米莉亚诺·特赫拉街上，离特雷莎·鲁伊斯住的伊莎贝尔女教徒街很近。就住侨民旅馆吧。

潜入雅克梅勒别墅的唯一收获，是得到了罗什·马利亚尼在多米尼加的女友照片和地址。背下了别墅保险单上的地址后，我又按原样放回文件柜里。税单收据大部分寄给佩蒂翁维尔伊博莱莱路罗什·马利亚尼先生，偶然也寄给特鲁希略 城伊莎贝尔女教徒街特雷莎·鲁伊斯夫人。

从一本色情照相簿里的照片上，又找到了另一个地址：“ 特雷莎·鲁伊斯，住特鲁希略旧城梅利亚街圣玛利亚旅馆。 ”

为了看到“ 图森·卢韦尔图尔 ” 号返航，普罗斯佩上校、恩里克斯中尉和我等了一整天。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我们的心情也越来越沮丧。阿梅代中尉在亚历山德拉饭店为我们包了一桌饭。可谁也没心思品尝。在临海的阳台上，一个黑人美女端上了拌有红扁豆的名菜：戎戎米烧龙虾。喝咖啡时，普罗斯佩上校又开始唠叨起来：

“我可怜的朋友，您把科西嘉语和克里奥尔语混到一块儿去了！除了马里亚尼以外，别墅里不会有别人，……”

把科西嘉语和克里奥尔语混到一起！也只有普罗斯佩才会这样想！可惜他没有说错：罗什是一个人回来的。入夜以后，我们挎着望远镜，把吉普车隐藏在一个可以俯瞰别墅的高地上，便注意观察起快艇的灯光来。凌晨一点，快艇在小湾里下了锚。罗什敏捷地跃上岩石，跳到岸上。黑暗中，普罗斯佩的叹息声引起了我的联想。这叹息包含着一切可以想象得到的指责。

马里亚尼打开别墅大门，把庞蒂亚克轿车开出来。他没熄掉火，下车来锁上了大门。随后，红色车灯闪亮着朝城里驶去，一直消失在太子港方向的海岸坡顶，扫过高处的拐弯地段。毫无疑问，罗什回佩蒂翁维尔去了，而且是单独一人。

我心慌意乱起来。可是，我并不是凭空想象。我觉得，马里亚尼专程从佩蒂翁维尔赶来，独自一人连夜出海；二十四小时后，又连夜赶回去，这多少有点诡奇。当然，人们可能喜欢独自一人兜风，但这样的出海动机是值得怀疑的。

搜查快艇的结果也令人扫兴。我已无法要求上校在船上多呆几分钟。恩里克斯也毫无信心。驾驶舱右边的小箱子是空的，里面只有一顶金锚水兵帽和几张海图。我又走下两级楼梯。舱门只用一把插销插着。这是马里亚尼的疏忽吗？不会的。在这种厨房兼餐厅里，没什么东西可偷的。可是，通往卧室的门却上了锁。不撬锁是进不去的。

在桃花心木栅栏门后的不锈钢碗槽底下，有一只金属垃圾桶。我提起桶来。几根抽了一半就掐掉的香烟扔在一团揉皱的纸上，其中一段还留有口红的印迹！我检出纸片。一张印着黑体字的蓝色电影票根引起了我的注意：“Entrada 00956号。”Entrada，在西班牙语里是“入场券”的意思。要不是票子反面写着几个像中国字一样难懂的草字，这纸片简直就没有价值。票根上写着：圣玛利亚旅馆陈莱。奇怪，这地址与特雷莎·鲁伊斯照片上的地址相同，只是字迹不一样。我回到吉普车上。海地警察们已经开始不耐烦了。

“什么也没发现！”我决定不提这个小小的发现。“根本找不到什么东西！”

清晨4点，当我回到奥洛夫松旅馆时，卡西米尔正在柳条椅上酣睡。大厅里只剩下几盏暗灯。我没有叫醒他，从抽屉里取出钥匙，便蹑手蹑脚地上楼去了。

上午8点，我又和两天前一样，手提着箱子整装待发。这次，我的决定再也不可改变了，我要离开太子港。

结账时，我又惊又喜：

“账已经结清了，先生。”出纳员告诉我，“机票也一样。是政府的命令。”

胖子是决不会如此款待外国警察的！

我还是拿出了几个古德，送给女仆和出纳员作小费。出纳员递给我一张飞鹰航空公司机票，是由太子港飞往特鲁希略旧城的，一周内往返有效。

星期一上午10点就有一次航班。在回法国以前，我还有时间去一趟圣多明各，最后确认一下马耳他人是否在那里。这还不至于误了起飞的时间。

我在公共汽车终点站独立大道11号下了车，抬头寻找特赫拉街。我沿着海滨走去。再也看不见雅克梅勒那种粉画色调的殖民建筑了！这里是另外一

种文明，有点像美国。我意外地看到一个被称为伯爵的纪念性旧城门。城门俯瞰着挤满出租汽车、公共汽车和行人的独立广场。城墙还保留着当年的威严，把殖民地时代的街区与新的建筑群一分为二。报贩的叫卖声震荡着我的耳膜。出租马车缓缓地向前挪动，为温情的旧城留下了一堆堆马粪。

“劳驾，去侨民旅馆怎么走？”

缺齿的马路清洁工很快回答了一句什么，我都没能来得及听懂。我含糊地朝着自以为正确的方向指了指，可他却指着广场左侧对我说：

“你沿着恩惠路一直往前走。往左拐是伊莎贝尔女教徒街，再往左拐就到埃米利亚诺·特赫拉街了。……侨民旅馆是很不错的！”

说得对，可太远了！恩惠路好像永无尽头。我在卢佩龙街迷了路，来到已有几百年历史的先贤祠。这个建筑物很容易被误认为教堂。在邮政总局附近，我终于找到了侨民旅馆。我累坏了。完成这最后的例行公事后，我得给胖子挂个电话了。

33

对于马耳他人来说，“牙买加”这名字始终和亿万富翁的假期联系在一起。眼下，他正在享受着这种假期。米兰也没有虚度时光。马耳他人看见，她躺到悬在椰子树上的吊床里，轻轻地晃悠着身体。脚下，是一片兰花。

在城堡式的“蓝山”宾馆，一切都吸引人去享乐：百花飘香，棕榈簌簌，娇凤啁啾。山崖下六百米处，加勒比海在信风中微波荡漾，水面上鼓起片片风帆。比起吊床来，马耳他人更喜欢摇椅。这种殖民地风格的淡红色桃花心木家具，洋溢着一种含蓄的豪华感，令他陶醉不已。记得，儿时在马耳他，他曾迷恋过城里富商们的私家草坪。他发誓，有朝一日也要用银杯来品尝香槟酒，在海滨的喷泉边欣赏虹光帆影的美景。

不错，此刻马耳他人正忘情地投身于九穴高尔夫球场上的较量。第一天，他就以最少的击球数漂亮地击完了所有的洞穴。天黑以后，他又舒适地伸展发达的四肢，在蓝色聚光灯下炫耀自己的蝶泳技巧。今天上午，他参加了一次网球联赛。获胜者是个美国网球运动员。米兰一出现，这美国佬就死死地盯着她看个没完。

说真的，米兰也确实太引人注目了。这家豪华宾馆至多只能接纳十来个酷恋阳光和纯净空气的客人，而她无疑是客人中最有魅力的女宾。人们几乎相信，比基尼泳衣就是以米兰的体形为模特儿而发明的。她那光滑如缎的柔肤，仿佛生来就是为了领受阳光的爱抚。

一个灰发混血儿走过来，优雅地抹了抹克鲁格牌红葡萄酒瓶的瓶颈，把酒杯重新加满。

“你睡着了？”旅馆老板一走开，马耳他人问米兰。

“没有……”米兰回答，“我醒着呢。你没注意鸟叫得多好听吗？”

阳光照耀着查尔斯堡。这座城堡是当年英国人为了阻挡西班牙人入侵金斯敦港而修建的。

“法国的蓝色海岸就是这样的，不过没这里漂亮，”多米尼克又说。年轻女人睁开了绿眼睛，充满光泽的目光在乌黑的刘海下闪烁着。

“有点像。你想蓝色海岸了？”

马耳他人没有吭声。他又想起了多丽丝。他还记得，刚认识多丽丝时，

他俩常在戛纳的“棕榈海滨”饭店吃饭。“小十字架”包房里灯火辉煌。……露台上，“埃迪·沃纳”乐队正在轻轻地演奏。“我再也不会爱上别的女人了，”他曾经这样发过誓。可现在，米兰出现了。

“你不想凉快凉快吗？”

他一口喝完杯里的酒，奔向游泳池，纵身碧波。米兰欣赏着他那发达的肌肉和飞快的蝶泳速度。马耳他人身上有一种使人安心的力量。在银行里时，也许正是这力量鼓舞了自己……米兰从未预料到，那次最危险的行动会如此准确、利落，一举成功。她早就想动这家银行的脑筋了。如果没有马耳他人，这个计划也许只能停留在幻想中。而佛罗里达的连锁旅馆也将永远是个无望的梦想。

生活从来没有对米兰宽厚过。自从跟随美国大使馆武官告别家乡西贡以后，她已经习惯于独自谋生了。那家伙一到圣多明各就抛弃了她，转而追逐起一个琥珀色头发的西班牙女人。在偶然遇到特雷莎·鲁伊斯后，她便成了一个备受蹂躏的有价玩物了。

现在，一切都变了。米兰不只是委身于马耳他人。她把自己的灵魂都奉献了出来。

多米尼克爬出游泳池，走近吊床。他用手抚摸着米兰的大腿。过了一会，他柔声问道：

“你在想什么？”

“没想什么。”

一只栖息在香蕉树上的鸚鵡嘲弄似地朝他们叫了一声。

“这算什么回答，”马耳他人开玩笑说，“当你什么也不想时在想什么？”

米兰看着他：

“我害怕。”

“怕什么？”他惊奇地问道，“一切都很顺利。只管快活地过日子就是了。”

这时，树荫里的塑料喇叭里传来了女广播员的声音：

“请卡林顿大夫去接电话。……”

米兰抬眼看看多米尼克。

“肯定是罗什打来的，”他安慰米兰说，“只有他知道这里的电话。”

他披上了绸浴衣，走上摆满鲜花的台阶，消失在大厅里。

“是事务所的家伙打来的，”多米尼克回到摇椅里，告诉米兰。“他给我介绍了一家别墅。在蒙德古湾，是牙买加最远的海滨地区。如果你同意，后天我们去看看。那家伙会到这里来找我们的。”

米兰朝他笑笑，算是回答。她重又沉醉于微风送来的上品黄蝴蝶花的浓馨芳香里。这是金凤花在牙买加的别名。“牙买加房产事务所”的那家伙对多米尼克真是够“照顾”的！他出面推荐最好的、也是最贵的房产，另外还介绍佣人！米兰把手伸到洋地黄灌木丛里，掏鸟窝似地取出一盒黑猫牌香烟。她嗅了嗅含鸦片的烟草，在吊床上侧过身来。空气中混杂着好几种气味。她看见，“图森·卢韦尔图尔”号出现在金斯敦湾岬角外，正缓缓驶进罗亚尔港。从拘谨的“蓝山”老板那里得知，这个牙买加港口曾经是海盗的聚集地和大本营。那些令人震惊不已的弄潮儿，个个像马耳他人一样智勇双全。可是，这里的快艇驾驶员全都戴着海军上将式的大盖帽，穿着洁白的长裤，表情像童子军一样纯朴可爱。面对这些只在星期天才扬帆出航的船夫，米兰根

本认不出谁是海盗。

快艇沿着海堤驶来，绕过渔村，停靠在帕利萨多斯海角的巨型吊车下。罗什·马里亚尼抛了锚。他把两个手指伸进嘴巴，吹了一声口哨。这是暗号。不一会，一条小船从“摩根斯海滩”号解缆而来。几个潜水员正向沉入海底的罗亚尔港老村落遗址游曳，指望能觅到若干古物。

一个看不出多大年龄的人在掌舵。花白络腮胡子勾勒出满脸的皱纹。白边蓝便帽把整个脑袋都遮住了。“真像明信片上的人物，”米兰心想。

“早上好，克里斯托弗，”罗什招呼道，“我要存放几只包裹。”

马耳他人担心地看到，那些钱袋从“图森·卢韦尔图尔”号的船舱里搬出来，转移到海盗模样家伙的小船上。

“你就这么把钱交出去了？”

“别担心，”罗什回答，“克里斯托弗很可靠。我已经和他打了十年交道。虽说只要履行手续就行了，可最好还是避开英国人的海关……”

“他把钱放哪里去了？”

“当然是不列颠银行喽！全都安排好了。他的兄弟在港湾另一边等着呢。一分钱都不会少的。”

“但愿如此，”马耳他人冷冷地说。

他们毫无阻碍地办好了入境手续。克里斯托弗的朋友，那酒鬼模样的警察连护照都不看一眼，就把旅游签证递过来了。

“在这里居然用不上身份证，”坐到罗德尼海湾咖啡馆露台上后，马耳他人揶揄道，“我简直不习惯了。”

他们津津有味地品尝着丰盛的、带有异国风味的英国式早餐：这是一种取名“伉俪”、用苹果和桔子做的水果色拉。不一会，克里斯托弗来了。他在桌边坐下后，顺手脱下了便帽。他咧开嘴会意地一笑，露出了一嘴被嚼烟蛀蚀了的黄牙。克里斯托弗一面用浅色的眼睛贪婪地盯着米兰，一面对罗什说：

“货已经发走了，”他含糊地说，“亨利等着您。午饭后，您能不能到他银行里去……”

他吐出一长条黑魆魆的浓痰，一口气连喝了三小杯朗姆酒，便起身离去。他回过头来，学着丘吉尔的样子，用两个手指做出表示胜利的V字形手势。过了一会，罗什也走了。

“我去给你开个账号，”他对马耳他人说，“你明天只消签个字就行了。金斯敦是外来资金的逃税天堂。”

在街上，马耳他人涌起了一种奇特的乡恋之情。

“我妈妈是英国人，”他说，“也许是这个原因……”

他的目光停留在一个穿着蓝白条纹衬衫和海蓝色长裤的交通警察身上。随后，他把米兰带到一家英国人开的商店，选购了一些便服，买了一只皮箱。当马耳他人走出试衣间时，米兰不由得再次被他的堂堂仪表所慑服了。女售货员也同样赞叹不绝，并建议他们下榻专门接待有钱人的“蓝山”高级宾馆。当天晚上，经过牙买加房产事务所的介绍，他们住进了这家梦境般的花园别墅。

在圣多明各跟在西班牙一样，人们也是很晚才进晚餐的。不管深夜何时，特鲁希略城的饭店照样恭候客人的光临。尤其是在风景最优美的旧城里，到处都能听见吉他的低吟，一派殖民地的气氛。黄昏以后，悠闲地徜徉于已有数百年历史的铺地小巷里，令人心旷神怡。我并不觉得饿，但却被优雅的庭院诱惑着，走进了“船坞餐厅”。离我不远的桌子边上，几个穿着格子裤、戴着宽边帽的得克萨斯游客正在大叫大喊。

我品尝了烤大虾和奶酪，喝下了一大杯鲜啤酒。随后，我就动身去梅拉大街找“圣玛利亚旅馆”。在电话号码簿上，是找不到这种特殊的家庭式膳宿公寓的……像我这样的人，胡须溜光，满身香水，身着印有香蕉叶花纹的衬衫，会不会被视为上宾呢？要知道，我身上的这件衬衫，还是那个上唇汗毛黑黢黢的旅馆老板娘好心为我洗净烫平的呢。

我推门进去。客厅里没几个客人。给这幢房子带来古色古香的装饰用锁想必每天都涂抹过铜绿，好让人感到年代更久远些……不多的几个顾客与“船坞餐厅”里的客人完全不一样。女招待臃肿的大腿上，装模作样地套上了一条黑缎短裙。我活像一匹精疲力竭的骆驼，摇摇晃晃地走向一张西班牙巴尔贝斯式圆桌。桌上，放着一只印有百慕大牌朗姆酒广告的烟灰缸。一盏出土文物般的油灯，为这家烟花场增添了些许信奉基督的迹象……

面对女招待的媚笑，我全身顿时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来杯咖啡，”我存心大着嗓门喊道，“要浓一点！”

她似乎听懂了我的意思，点点头走了。我在钉有金色圆头钉的、蒙着红绿两色包布的椅子上挪了挪身子，让自己坐得更舒服一点。厅里的客人们依次朝我投来冷漠的目光。我也观察起坐在桌前的十来个嫖客。这些人都处在魔鬼缠身的中年时代。我估计，这里有四个是穿便服的军人，三个是血色红润的商贾。一个放荡的修道士把头巾扔在衣帽架上，用一顶贝雷帽掩住了秃顶。客厅深处，悬挂着一幅沾满蝇屎的普拉塔港海滩画的复制品。有个身穿黄工作服、手指乌黑的钳工正色迷迷地坐在那儿。显然，他所注目的，是跟在老板娘身后为我送咖啡的女招待的臀部。老板娘很像埃迪特·皮亚夫。瘦削的上身套着一件黑色花边短上衣，领口系着一根小金链，上面吊着十字架和圣母像。

“很高兴能见到法国人！”

她用相当纯正的法语招呼我。难道法国人就这么与众不同，在哪都能一眼认出来吗？

“我是印度支那人，”我竭力用毫不掩饰的声调回答。“反正，也算是法国人吧！”

捕捉白鲸的战斗打响了。开头并不很妙，因为妓院老板娘好像并不在乎我是西贡人还是克莱费朗人。她用严峻的目光扫视着自己手下的人。半掩的紫红色帷幔里传来了钢琴声。好一派冒险家心目中的风土人情！钢琴师呷完奶咖，叼着烟，弹起了一段萎靡的慢步舞曲。四盏聚光灯射向姑娘们，渐渐变暗，熄灭，又重新闪亮起来。在墩座墙中央，站着四个混血姑娘和两个白人姑娘。她们像集市上的牲口一样排列在那里。身段最纤美的，是那个有着一头亚麻色长发、目光阴郁迟钝的姑娘。其余的个个矮胖无比，连混血姑娘也不例外。这使我很惊奇：我记得，海地的姑娘就像藤枝一样柔软可人。

钢琴师接着演奏起探戈舞曲。酒吧女郎们成对地围着桌子跳起舞来。两个胸部发达的姑娘来到我的桌边，突然把上衣滑落在地板上。在场的男性看

客们禁不住大咽起口水来。当妓女们身上剥得只剩下花边短衬裤时，灯光灭了。灯亮后，姑娘们全不见了。

“我说，”妓院里的皮亚夫问我，“您喜欢哪一个？”

我怀疑地摇摇头。

“特雷莎没骗我，”我说，“您这里都是上等货。可是……”

我从举到唇边的咖啡杯边沿观察她的反应。妓院老板娘虚情假意的笑容消失了。

“这么说，您认识特雷莎？”她近乎挑衅地发问。

我谨慎地缩回话头：

“是这样，……她曾邀请我到雅克梅勒的家里去过两三次。是一个朋友把我介绍给她的。一个科西嘉人……”妓院老板娘似乎并不把特雷莎当一回事！可是，和所有娼妓一样，她含糊其词地回答道：“特雷莎高升了！她这会儿只接待特约的客人。我从她手里买下这幢房子时，满不是这么回事！”她叹了一口气。我打断了她：“她对我说起过印度支那女人。这姑娘现在还在您这儿吗？”妓院里的皮亚夫像是被胡蜂螫了一下，猛地跳了起来。正巧，一群胡蜂正叮在桔子水杯子边上。这是那个拉伯雷笔下的修士喝过的，他早已跟着几乎一丝不挂的姑娘们走了。“韩米兰？”老板娘坐到我的桌边，换了一种知己的口气：“您知道她出了什么事吗？”她的眼睛闪出恶意的目光。“哦，我怎么能知道呢……”“她抢了一家银行！您猜有多少钱？20亿，您想想看！所有的报纸都登了……”她向我凑过来。我从眼角里望出去，见厅里只剩下三个客人了。他们也许在等候那两个姑娘重新下楼。“如果特雷莎也参与这件事，我是不会感到意外的，”她又悄悄添了一句。看来我总算没白来此地。我不再发问了。妓院里的皮亚夫上钩了。应该让她说下去。何况，她正想发泄一通呢。她接着说：“米兰在金库里用手枪对准了经理！事后，那个可怜的家伙一再声明，他一直把钥匙随身放在口袋里的。真是笑话！没有钥匙，米兰怎么进得去呢？现在，调查结果还没出来，人家已经把经理除名了！科利马尔分局长不喜欢别人讽刺他。可他们至今没找到米兰……”

说到这个警察的名字时，她的目光发亮了。鸨母们总是很钟情于警察分局长或警官们的。当然，这些人必须是保护她们的。

我开始联想起来：马耳他人、马耳他人、特雷莎、陈莱。现在，又出现了这个韩米兰！圣多明各真是人才济济！我尽力思索着，把一连串名和姓对起号来。

我已经获悉，马耳他人在和平旅馆只留下一只几乎空的、毫无价值的箱子。刚到此地时，我就打电话了解过了。圣多明各的警察们正绞尽脑汁，努力搜捕银行经理认出的那个叫米兰的女人。不知为什么，我立刻猜测马耳他人也介入了这次抢劫。好像是出于巧合，他从旅馆里消失了。而我却通过那次通话，发现他在雅克梅勒的特雷莎别墅。另外，我在马耳他人船上发现的电影票，把我引向了特鲁希略城的烟花巷。而更惊人的巧合在于：这家妓院曾经归特雷莎·鲁伊斯所有。

鱼叉在手，我又能追踪鲸鱼的下落了。

“这个米兰肯定有一个同伙。她怎么可能单枪匹马去抢劫呢？”

妓院老板娘耸耸肩：

“警察局一直没有找到他。可能是她的一个客人。黑头发，戴眼镜，矮老头模样，就这么点线索。当他威胁押款员时，口音像是英国人而不像是西

班牙人。至今车和钱都没找到。”

巧合太多了。毫无疑问，马耳他人是到首都圣多明各来突然袭击的。我已经急不可耐了。必须审问马里亚尼，弄清一个事实：在庞蒂亚克车停在别墅后而人却不在雅克梅勒的那段时间里，他到哪里去了，和谁在一起。马里亚尼或者特雷莎·鲁伊斯……他们肯定知道，马耳他人和那个越来越使我吃惊的米兰躲在什么地方。

所有的警察都承认，机遇在他们的工作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他们常常会连续几个星期、几个月乃至几年陷入困境。他们整天焦头烂额，忙忙碌碌，疲于无用的侦查，但却毫无进展。他们愁眉苦脸，心烦意乱，如入五里雾中。突然，天空一下子晴朗起来，那些原先互不关联的情况串联起来，集中到一点，居然吻合了。我现在就是这样。一个意想不到的因素使我确信：马耳他人肯定在圣多明各。

“请原谅，”妓院里的皮亚夫站起身来，“我得去看看姑娘们了。您看中哪一个了？”

“陈茉，我和您谈起的就是她。其他人我不感兴趣。我想，陈茉一定是相当成熟的！”

鸨母惊讶地望着我：

“啊，陈茉？这我倒是没想到。她现在在博爱街的家里自己接客……您认为她成熟吗？当时我不得不打发她回家去……她什么都肯干。不过，在健康方面，我可不敢保险！”

回到梅拉街上时，我真想跳舞助兴。已经是午夜了。奥萨马河边的要塞主城堡还亮着灯。我不知道博爱街在哪里。不过，在我身边停下来马车夫一定会知道的。

马车夫给了我一个肯定的回答。于是，我像个真正的游客那样，坐到马车的破漆布座位上。不过，我是个目标明确的游客。这一回，我的计划再也不变了。我只有提溜着马耳他人的脑袋才回巴黎去！

35

在太子港时，我忧心如焚。在特鲁希略城时，我有幸观赏女人的大腿。现在，我又去追逐一个黄种女人！马车夫不想在“2月27日”大街左面迷宫般的小巷里折断他那匹牝马的腿。他在杜阿尔特大街角上把我请下车，让我独自一人继续探险：

“这里死过很多人。强盗很多。”

言外之意，我这是存心去虎穴狼窝玩命。

我提心吊胆地迈进第一条街。一块支离破碎的牌子插在垃圾堆里：巴尔韦德街。挂在矮平房之间的衣物在垃圾堆上晃荡。对比之下，萨尔坦的马路简直就是巴黎最宽的福煦大街了！陈茉呆的地方实在不怎么样！

从巴尔韦德街向左拐，来到一条也叫巴尔韦德的横马路。我困惑地望着陈旧破败的街面房屋。往前还是往后？往左还是往右？……就向左走吧。嗨，走对了。我拐到了博爱街。好一条卖淫妇的路名！我倒要去看看，陈茉是否还保持着亚洲妓女的特有传统。至少她会让男人们满意吧？在这个三教九流麇集的岛上，男人们绝少不了各种滋味的女人。可我这个欧洲人，对岛上如此纷繁的社会层次，简直有点不知所措了。

“陈莱为君按摩——请上四楼。”

广告牌用两只生锈的羊眼螺钉固定着，挂在一块椭圆形纸板上方。纸板上贴着吉他手德里科·卡塞雷斯的画像。

我按响了门铃。有人打开了一扇小窗，伸出手来喊道：

“先生，上四楼，往右走！”

我知道，牌子上写着的嘛。插销响了一下。门开了。巴尔韦德街上的房子里好像都没有楼梯灯定时开关。我只好摸黑上楼。我蹭着鞋底，一步一步登上陈旧、潮湿、滑泞的台阶。直到三楼，总能闻到一股淡而无味的酒气。我顺着音乐走去：那位吉他手正在卖力地弹着曲子。

我又攀上闪烁着淡紫色灯光的四楼平台。大门敞开着。

陈莱正在等我。

在幻景般的灯光下，这个移居加勒比海的远东难民显得极为孱弱……一件本色丝质晨衣裹着她单薄的躯体。我不由得怜悯起她来。她那迷途羔羊般纤美的脸蛋强扮出媚客的笑容。和所有警察一样，这种人我见得多了。可是，我仍然无法忍受这种对道德、社会和人类的践踏！

她那一头乌黑铮亮的秀发一直垂到腰下。即使没有那件晨衣恰到好处地遮掩住纤弱动人的躯体，这一头长发也足能蔽身了。

“请进！”

我走进去，把门关上，插上门闩。玩偶陈莱蠕动着赤裸的双脚，走到洗脸池边，拿起浴巾。她在上面抹了一点肥皂后递给我，又给了我一块干毛巾。我全搁到身边的藤椅上去了。

陈莱用一双纤手掀开白床罩，露出了床单。房间很小。相形之下，枕边的镜子反而显得很大：客人可以从镜子里看到自己的表演，观察陈莱的种种媚态。只要肯花钱，就能随心所欲地饱览万千艳技……陈莱伸出手来，用拇指拈拈食指。这是一种不言而喻的国际通行语：付钱。她开出了价钱：“20美元。”见我没动弹，她又说：“我准备好了。我没时间等待。”她站在床边，见我还穿着衣服，觉得很奇怪。她一定在思忖，这个奇怪的客人会提出什么意外的要求。我微笑着安抚她：“我是来向您转达一位朋友的问候的。”听我说的是法语，她显得很吃惊。我接着说：“真的。是米兰让我来的。”她坐在床沿上，目光慌乱地说：“韩米兰吗？”她含糊地嘟哝了一句。“看来您并不感到高兴……”陈莱没吱声。我回想起妓院鸨母说的那桩劫走数百万现金的银行大劫案。见我打开了钱包，陈莱的眼睛发亮了……，不，我取出的不是什么美钞，而是一张电影票。我无声地把票子递到她面前。“不错，是我写给她的门牌号码，”陈莱开口道，“我没有电话。所以，要找我就得请客栈老板华尼塔转达。她负责和我联系……我在电影票上把这些都写给米兰了。”我带着纯朴的微笑说：“既然有我在，就用不着华尼塔了！”胖子要是听到这些，一定会很高兴的！“有胆量，博尼什！大胆才能成功！”我又主动告诉她：“米兰目前行踪不定。一有固定地址，她就会和您联系的。咱们去夜总会喝一杯怎么样？您不会见外吧？”必须把她引出来，离开她自以为安全的小房间。只要一出家门，人们就会健谈起来。我凭经验知道这点。由于没法去当地警察局，只好利用夜总会来谈话了。我只希望这不至于让我花费太多。我的钱可不富裕。“改天怎么样，”她说，“今晚我已经很累了。”我装出一副恳求的样子：“太遗憾了。我明天就要走。有人和我谈起过雅拉瓜……”“是温泉夜总会吗？”“我想是吧。走吧……让我高兴一下吧。您

会改变主意的……”她指指身上的妓女穿的晨衣。我坚持着：“就喝一杯，很快就回来。”她让步了。可我没料到，陈莱居然当着我的面脱下晨衣，扔到床上。她一丝不挂地穿过房间，在衣橱里翻寻。一对小乳房没戴胸罩。她穿上三角裤，套上一条白色超短裙，又蹬上一双超高跟鞋。“走吧，”她说，“不过，咱们说定了，不能回来得太晚！”一辆出租汽车把我们送到了独立大街。一看到那些身镶饰带的看门人，我就暗暗叫苦：这家雅拉瓜宾馆夜总会的收费，肯定贵得要命！

客人们无一例外地穿着白上装，可我没有。我在角落里找了一个不显眼的座位。陈莱倚偎在我身边。这会儿，她无拘无束地微笑着。我有点担心地回想起：我曾试图让另一个妓女当我的同谋……她叫西尔维娅。在巴黎卡尔德奈街上的“帐篷”酒吧间里，面对那个可爱的女孩，我一杯接一杯地喝着酒。小酒杯都堆成山了，可我却因为不能脱身去小便而憋得脸色发白，手里还必须拿着一张美国香烟配给券诱姑娘上钩。这模样引得堂倌在旁边一个劲地暗笑！

“这么热，我们喝点什么呢？”我想尽量减少花费，便建议道：“来杯可口可乐？”

陈莱樱唇微启，打破了我的如意算盘：

“要一杯苏格兰威士忌吧……要长脚约翰牌的，加点冰块。”

但愿就此一杯！也别提出要跳舞。首先，我跳起舞来像直立的熊一样笨拙，此外，更重要的是，我来此是为了谈话，而不是看陈莱扭动那柔弱的身体。

乐师们穿着蓝色的无尾夜礼服，呷了一口桔子水，奏起了梅兰盖舞。那位驯鸡手恩里克斯中尉曾试图向我解释，这种舞曲与海地的梅林盖舞在节奏上有着根本的区别。可我听起来都差不多。我觉得，我根本无法和那些舞伴们一样，在滑得像巴黎默热沃溜冰场似的地板上旋转。乐声更热烈了。乐队包括一个手风琴手，一个敲着音色沉浊的大鼓鼓手，一个古依拉琴手和一个汗流浹背、一个劲用金属片敲打着木琴般乐器的大汉。陈莱告诉我：“这是肩板琴。过去只为贵族舞会伴奏。现在成了时髦玩意了，连这里也……”可口可乐和长脚约翰牌威士忌送来了。伙计还站在桌边不走。得当场付钱。在“温泉夜总会”根本没有信义可言。我还加付了小费。“我想跳舞……”陈莱的眼睛被琥珀色的威士忌刺激得炽热起来。我满肚子不乐意，可也只好奉陪。要是胖子在场，见到我在炎热的圣多明各街头最“下流”的场所搂着娼妓起舞，一定会因我的堕落而拉长脸的。趁着乐曲减弱的瞬间，我赶紧溜回桌边：“米兰干了一件漂亮事。您知道吗？”陈莱搅动着水晶玻璃杯里的冰块：“您还说呢！就因为我是她的朋友，警察没少找我。”我一口喝干了杯底的可乐。这个眼带亚洲人皱纹的年轻女人，会不会比我想象的更狡猾呢？突然，她反问道：“您是在牙买加见到米兰的？”这回轮到我编故事了。“不，”我回答，“是在海地见的。”我想起了以前在巴黎夜总会用过的手段。我扮演了一个暧昧的中间人角色。我佯作同情，以一个无可奈何、听天由命的律师口吻说：

“可您为什么不去牙买加试试呢？那里能搞到钱。如果您愿意，我可以跟罗什·马里亚尼和米兰说说。”

“喔，算了吧，”说着，她又拉我下了舞池，“一旦我那事成功了，我也会去那里的……”

她的事……看来我得让她自己说出来，别太勉强了。

她停了下来。我那熊一般笨拙的双脚也随之颤悠悠地钉在地板上了。陈莱让过两个纵情的舞客，在我耳边悄悄说道：

“您放心吧，决不是去抢银行！您知道吗，米兰她怎么会干出这等事来的？”

不，我可不知道。我要是知道的话，就不会在这儿了。乐队静了下来。我再也不想装模作样地摆弄舞姿了。现在，我的脑海里奇怪地出现了“牙买加”这个地名。不错，太奇怪了。

36

“莱斯利，要是我没搞错的话，您连证件都不检查一下，就把旅游签证交给那几个外国人了？”

在阅兵广场上的办公室里，詹姆斯·斯宾德分局长抬起眼来，愤怒地盯着立正站在面前的警察中士奥尼尔。莱斯利服罪地耸了耸肩。他不住地用晒黑的手指转动着白色的警帽。黄昏时光，法制街上的交通很繁忙。詹姆斯·斯宾德怒气冲冲。他有理由发火。治安条例明文规定：任何进入牙买加岛的游客都须经过仔细检查。凡不符合女王陛下政府条件者，一律驱逐出境。可是奥尼尔中士没有执行命令。

“您是怎么搞的？”分局长又打量了一遍自己的部下。“您知不知道，您将被取消四天的休假？”

听到了对自己的惩罚，莱斯利萎靡、肥胖的身驱僵硬起来了。他那灰色的眼睛里显出了慌乱的神色。他咬了咬下巴骨，嘟嘟囔囔地说：

“先生，克里斯托弗对我说，那些人是他的朋友。他们只不过到这里来玩几个小时。我相信了他……”

“您不应该相信，而应该按章办事，”斯宾德咆哮着，“我可为您受了罪。不管是几小时还是几个月，您都不能违反命令。要不是看在您那可怜的老婆面上，我就把您除名了。我不知和您说过多少次，一个警察不能跟克里斯托弗这种人来往！”

詹姆斯·斯宾德坐在扶手椅里，摇了摇头。他想了一会，又说：

“如果这是一对化名入境的间谍或煽动分子，您知道您干的蠢事会造成怎样的后果吗？您知道您会把警察局拖进什么局面吗？”

莱斯利·奥尼尔垂下了脑袋。上司说得对。隔岸的古巴岛上充满了共产党的活动。更近一点，在海地，军政府正在搜捕制造混乱的弗朗索瓦·杜瓦利埃。在圣多明各，反对派指望推翻在美国中央情报局和美国人的美元有力支持下的特鲁希略独裁将军。加勒比海一片混乱。独立的气息已渗透到最偏僻的岛屿上。詹姆斯·斯宾德正竭尽全力，努力使牙买加免遭潜在的动乱之害。

詹姆斯·斯宾德是联合王国最优秀的殖民官员之一。自从他来到伦敦警察厅后，他成功地解决了一连串最困难的问题。这些卓越的成就，归功于他那天赋的分身术，还有他凭借善良和公正建立起来的情报网。他是刑事调查局灰色大楼里一千七百名警察中的一员。后来，鉴于他的辉煌考绩，他很自然地指定前往领导牙买加警察局。为此，他得到了破格晋升，并有了一套住宅，把满脸雀斑的妻子詹妮和两个孩子，玛格丽特和约翰安置下来。

在金斯敦市中心的办公室里，斯宾德管理着康瓦尔和米德尔塞克斯两个区。同时，他又代表情报局从事秘密活动，负责在动荡不定的加勒比海地区收集一切与英国地位有关的情报。在旅游的幌子下，他周游了邻近列岛，与女王陛下的大使馆人员取得联系，然后带着英属、荷属和法属安的列斯群岛政治局势变化的准确情报，返回金斯敦肃穆威严的建筑里。

“要不是蓝山老板斯蒂夫·阿夫内尔通知我，我根本就不会知道，那人和他的女人到我们这里来了！”斯宾德又说，“我在入境处看不到一点有关的记载。我想，星期天您是和罗伯逊一起在港口值勤的吧？你放他们过去时，他在干什么？”

他用手指敲打着写字台的旧皮革桌面。在马里亚港船舶出入境登记处，罗伯逊中士被指定和莱斯利·奥尼尔一起值勤。罗伯逊是个正直的警察。虽然很年轻，但前程无量。莱斯利几次想拉他一起去喝酒，但一直没有成功。罗伯逊是个爱好运动的单身汉。他喜欢和海关官员和渔民们一起，驾驶快艇在马里亚港外公海上畅游。可怜的奥尼尔太太尝够了酒鬼丈夫的滋味。他常年呆在牙买加纵酒：这里的人把朗姆酒当作牛奶来消费。

等上司不再生气地敲打桌面时，奥尼尔中士回答说：

“先生，我在签发临时入境证时，他正在出境口。当时，克里斯托弗带着那两个人，和常来此地的‘图森·卢韦尔图尔’号船主一起陪来的。我想，您也认识那个船主的。”

“认识，认识，”斯宾德皱起眉头，“这不足为凭。后来呢？”

“马里亚尼把船停在断崖海角了。克里斯托弗对我说，他的朋友，就是那个英国人和他的妻子，想参观一下圣皮埃尔教堂的管风琴坛，然后去买点东西。一会儿工夫就走。我看见他们坐在罗德尼海湾露天咖啡馆门前。如果是间谍，绝不会这样公开招摇的！”

听到这些蠢话，詹姆斯·斯宾德简直气昏了。莱斯利·奥尼尔不是个坏蛋，可是他和罗伯逊相比，真是天差地别！和中士福尔摩斯侦探就更不能相提并论了。明天早上，福尔摩斯将从蓝山宾馆送来情报。他不算很年轻，可是擅长不露声色地进行侦查，不留痕迹地搜查旅客的房间和行李。他和所有旅馆老板都保持着极好的关系。

对蠢货奥尼尔，警察首脑斯宾德已经不是第一次丧失信心了。

“好吧，”他叹了一口气，“您至少知道，‘图森·卢韦尔图尔’号是什么时候重新起航的吧？”

“在中午，先生。快艇是在圣皮埃尔教堂大钟敲响时穿过航道的。如果您需要，我可以去找克里斯托弗打听到确切的情况。”

“别再干蠢事了！您什么也别管了，莱斯利！听见吗？什么也别管了！我再也不想看见您和那个下流坯在一起了。要不是他兄弟是不列颠银行的大人物，我早就要这个关员的好看了……我想您总该知道，受您保护的那两个人有没有带箱子？”

不幸的奥尼尔只好忍气吞声地咽下这冷冰冰的讥讽，耸耸肩膀。他似乎已经看到，自己的警察生涯结束得比预计的更快：

“没有，先生。我是说……他们没有带什么行李。”

“什么也没有带吗？”斯宾德大声发问。

“一样东西也没带，先生。所以我才相信，他们不会在岸上呆很久的。”

办公室里突然降临的沉默，比上司的咆哮更让奥尼尔害怕。他哀求地望

着局长，结结巴巴地说：

“给我一次机会吧，头。我承认犯了一个错误，可我能够弥补。告诉我您需要我干什么吧。我的老婆……”

“我已经告诉过您，您什么也不用管了！别再提您的老婆了。我会去找她算账的！至于您，要是那两个偷渡者知趣不干什么坏事，我才会饶过您，中士！”

这正是特雷莎·鲁伊斯住的楼房。这是一幢六层楼的老式西班牙建筑物，看上去还不错。一个女人打开门，走出来，和我擦肩而过。我赶紧转过身来，望着她模糊的背影。只见她走到伊莎贝尔女教徒街旧房前，跳上了一辆等候在那里的出租汽车。我几步迈进已经陈旧的石板地大厅。从小花园那边，我看见了电梯间，我立刻站住，又转身走出大厅。出租汽车已经驶远了。

这个女人的脸对我来说并不陌生！会不会是出现在雅克梅勒照片上的人？

我惊惶起来：特雷莎会不会得到陈莱通知，赶去她家里打听究竟呢？面对把我和电梯隔开的花园，我不知如何是好……我能否赶到博爱街，去偷听她们说些什么？当然，得有人给我开门才行……

大楼门刚刚关上。没有钥匙根本别想进去。我呆住了，只觉得口干舌燥。

我思索着。在我的警察生涯里，似乎又出现了一次机遇。我总是能相当及时地利用这种机遇。警察局是制造谎言的学校。尽管一开始觉得无能为力，但很快就能学会，用同样的手段来对付那些用各种办法逃脱罪责的犯人。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嘛。只有最狡猾最奸诈的人才能取胜。“成功之艺术主要在于说谎，”胖子曾这样模仿莫里哀的话，认为虚伪是大有用处的。

我必须做出一个决定：或者是赶到陈莱家去，或者是去国家警察局向科利马尔局长说明一切。可是这样，我又要像在海地一样，与多米尼加警方的什么人高谈阔论一番，这太难受了。看来我还少不了要和这些岛国警方打交道！如果他采取意外行动，传唤陈莱和特雷莎，如果他与邻国的牙买加当局达成妥协，那马耳他人就会重新逃走。

我犹豫不决。说到底，坎布齐亚和米兰藏在牙买加这种假设，只是我自己的想象……万一他们不在那里呢？

必须弄清这一点。可是怎样才能丢开当地警察机构办成这事呢？只有通过法国大使馆了。大使馆肯定与驻牙买加的领事有联系，可以通过他提供情报。

我站在紧闭的大门前，越想越觉得，只有等待大使馆方面的查询结果，才能去牙买加作新的追捕……为什么不会是巴哈马群岛呢？既然我已经在这里了……

理由是一样的。可是我仍然本能地呆在伊莎贝尔女教徒街这幢旧楼前迟迟不愿走开……不。我不是在做梦。大门开了！一个披着黑头巾的老太婆从里面出来，还拖了一辆高轮小车。我起先还以为，这是以前流行过的那种西班牙童车。这回才看清，原来是当地的一种购物车……

在溜进楼去之前，我不能就这么让她走了。我谦恭地为她把住门。这种做法通常会使老太太们高兴的，同时也免得自动门重新关上！我用西班牙语低声问道：“劳驾，鲁伊斯夫人住在哪里？”“六楼。”我听懂了：六楼。我点了一下头，满脸堆着感激的笑容。只等购物车一出大门，我就直奔电梯口。我想见识见识，这位鲁伊斯夫人的住所是什么样的排场！

“包打听”抖了抖满头红发。在侦探福尔摩斯中士的两道剑眉下，闪烁着快意的目光。“包打听”这个外号，起源于一次对洗劫西海岸别墅的“逃亡奴隶”采取的大规模行动。他在那次行动中表现卓越。他并不满足于摧毁匪帮，又在偏僻的特克皮特镇地区，在奴隶后代利用警察和税务官的疏忽建立起来的藏身处，找回了一部分赃物。

“这么说，我可以放心地搜查房间了？”包打听问。

豪华的蓝山宾馆老板斯蒂夫·阿夫内尔惬意地吸了一大口雪茄。

“悉听尊便，”他冷淡地回答，“不过，您不会发现什么东西的。正是因为这对可疑的男女连行李都没有，我才报告您的上司的。一般来说，我的客人都是有计划地在此逗留的。可他们根本没有谁介绍，也没有预定房间。就坐着一辆出租汽车来了。凑巧，我那套最好的房间刚刚空出来……就是面朝花园和大海的那套。不过，房钱很贵。可是他们好像毫不考虑价格问题……”

“也许他们想不付钱就溜走，”福尔摩斯中士皱皱眉头。

“不。那位博士从口袋里掏出一大叠美钞，……说是要预付三个月以上的房钱！”

“包打听”看着自己的指甲，似乎他关心的就是这个。

“那么，您当然请他们填了警察局发的登记表？”他漫不经心地问道。

“那还用说！不过您知道，来我们这儿住的都是上等客人，很难向他们开口检查证件。他们完全可以随便写上一个名字和地址。”

“您刚才说是个‘博士’？”

“威廉·卡林顿博士。他的夫人是个亚洲人，表上填的姓名是弗朗索瓦丝·卡林顿……”

斯蒂夫·阿夫内尔躲避着包打听的目光。虽说表情冷淡，可他还是觉得不自在。不过，他很了解福尔摩斯中士，他们偶尔在维多利亚大道上的俱乐部里一起打桥牌，也常在总督官邸里一起参加招待会。那是一幢为了抗震而聪明地用大块混凝土砌块垒起来的难看的建筑物……不过，对“包打听”来说，社交生活是一回事，公务又是一回事。阿夫内尔很清楚，他是个很难与之打交道的警察。

“但愿他真的叫威廉·卡林顿，”“包打听”慢吞吞地说，“不过下一次，不管客人是否高兴，哪怕他们的口袋里装满了美元，您也必须要求查看一下他们的身份证和旅游签证……把它们印出来，决不是毫无用处的，懂吗？”

旅馆老板没有吭声。他用一团团雪茄烟幕来掩饰自己。

“您刚才说，他们没有行李？”福尔摩斯又问。

“可以说什么也没有。招待员科诺尔告诉我时，我很惊奇。另外，很奇怪，他们的衣服和箱子都是在金斯敦的英国商店里买来的。他们穿的开司米套衫，是港口街上的法国人安托瓦纳·达尔铺子里的货色……全都是现买的！我不是侦探，可还是……当外国人来到一个岛上，却不带个人衣物时，您会怎么想呢？”

福尔摩斯点点头：

“我和您的想法完全一样。科诺尔至少记下了他们坐的出租汽车号码吧？”

阿夫内尔抬起戴着戒指的食指，把一段烟灰弹进印有蓝山宾馆标记的瓷茶碟里。

“很遗憾！他没记下来。也许是马丁公司的车，不过吃不准……今天早上，牙买加房产事务所经理爱德华·贝拉比来到宾馆，用自己的罗尔斯轿车把他们接走了。听说，他们是去蒙德古湾游览……”

“他们说的是英语？”

“博士和你我一样说英语……可是带着奇怪的南方口音，有点像西班牙人。”

“包打听”用手指抓了抓乱蓬蓬的头发。这个动作与他自信而平静的口气很不和谐，表明了他内心的烦躁：

“那么他们什么时候游览回来呢？”

“他们什么也没说……这就看他们是从海岸公路回来，还是经梅彭和波尔苏斯回来。依我看，吃晚饭时他们总该回来了。”

“好吧，”福尔摩斯站起身来，“我还有时间和局长商量一下该怎么办。首先要弄清楚，这个博士是什么人，然后，再看情况……”

斯蒂夫·阿夫内尔也站了起来，“包打听”制止了他：

“还有，他有没有电话？”

“昨天从海地来过一个电话。接线员转到他们的房间里去了。”

“以后呢？”

“他们说的是法语。接线员一句也听不懂。这笨蛋，竟把监听线拔了，也没来报告我。”

“这就是用人不当的好处，”福尔摩斯讽刺说，“这种人对我们是毫无用处的。看来，您是对的。他们的房间里肯定不会有东西……”

“先生，夫人出去了。”

我装出《警长调查》第三幕第二场中警长的那副不愉快的神情。我思索着。或者说，是假装在思考。

特雷莎·鲁伊斯的女仆是个黑人。她的肤色漆黑发亮。和她一比，马格卢瓦尔上校的手下人就大为逊色了。但她同样是既蠢又笨。我足足等了20秒钟，才听见门锁的响声。又过了10秒钟，六楼的这扇房门才慢慢打开。一开始，我以为屋里没人。随后，这个黑女仆出现了，一副懒相。她像比萨斜塔一样倚在门框上，用令人沮丧的腔调，懒懒地回答我的询问。

我尽量不用太具体的问题来唐突她。我故意像西属殖民地黑人那样，说着颠三倒四的西班牙语。这样，她也许能听懂。我希望知道，罗什、多米尼克和特雷莎是否在这里碰过头。至于米兰，我再也不必担心了。我手头的报纸足以使我了解她了。

面对着这颗黑珍珠，我傻呵呵地笑着。一面威尼斯镜子嵌在西班牙文艺复兴时代的精美托架上，如实地映出了我此刻的尊容。

“A que hora, la señora aquí?”

我以为我终于逾越了互不理解的语言鸿沟。可是，这黑珍珠耸耸肩，眼睛瞪得大大的。她张嘴说了些什么，我却一句都听不懂。我又重复了一遍，还用手指指手表：

“Cuando la señora aquí?”

这下她明白了。她的笑容一直伸展到一头天生的鬃发，头顶上无数道头路形成了一座中心花园。

“ Cuando la señora aqui ? ”

“ Si . ”

“ No sé . ”

贴身女仆不假思索地给了我一个毫无用处的回答。我知道特雷莎不会马上回来，因为刚才我看见她坐出租汽车走了。

我的表演，为《警长调查》第二场增添了光彩。从镜子里看到，我的脸上满是沮丧的神情。我决定采取断然措施。我只要知道西班牙语的“约会”这个词就行了。可是自从那年在加拉加斯完成追捕任务以后，我早已把西班牙语忘得一干二净了。

我从口袋里掏出马耳他人的照片，递到她眼前。这也无济于事。这个笨丫头只是笑得更厉害而已。她想了一下，问：

“ Artista ? ”

如果说马耳他人是他那一行的明星，这女仆显然是弄混了角色。嗨，我何必必要自以为是地点头呢？是为了让她高兴？

我不想再和她纠缠，却不知如何才能把话引入正题：

“ Si , señor mucho star...Mi amigo...amigo señora Ruiz...amigo señor Mariani...Compris ? ”

没有反应。真是妙极了。我又重复了一遍，用手指轮流指着坎布齐亚的照片和我自己的胸口。

“ Soñor aqui , mi amigo.si ? ”

“ Si . ”

她换了个姿势。也许有蚂蚁在叮咬她的右腿？

“ You Vista , aqui ? ”

这样问她是否在此见过马耳他人并不准确。我想起来了，西班牙语中的“您”念 usted。我重新发起进攻：

“ Usted vista aqui , el señor artista ? Yo frances...amigo frances... Si ? ”

不必再追问下去了。我满身大汗。阳光透过重重折裯的垂帘射进屋里，仿佛把起居室幻化成了一堆切成块状的蛋糕。

一道光束落在茶几的玻璃桌面上，映出了一层厚厚的积灰。如果这可爱的黑妞能利索地回答我的问题，她仍有足够的时间料理家务的。现在，就让灰尘静静地躺在那里吧！

我耸耸肩，把照片放回口袋。活该。我像复活的耶稣一样，叉开双臂，向楼梯口走去。

奇迹出现了！一个声音绝望地喊着：

“ Cuando usted aqui , señor ? ”

她这是在对我说话呢。我什么时候再来？不！决不会再来了！

“ No sé.Yo aeropuerto...Mucho viaje...Yo vis amigo artista y señor Mariani... ”

“ Artista bonito muchacho...No sé cuando regresar aqui ... ”

我听懂了：艺术家是个英俊的小伙子。金发的马耳他人想必让她神魂颠倒了！可我想知道的是，她是否已经在此见到过他了……

我重复着她的话：regresar.....我还记得“回去”这个动词。她是告诉我：艺术家不知何时再来！这么说，她认识他。取证完毕。我笑得比她还要开朗。为了确认这一点，我又问了一句：

“Artista regresar aqui？”

“No sé.El artista amigo señor Mariani...”

就为这句话，我也该拥抱她一下。艺术家是马里亚尼先生的朋友。我到特雷莎·鲁伊斯家来算是做对了！不必害怕用黑人的语言来交谈！

显赫的维歇纳局长在电话那一端沉默了一会。这更让我生气。胖子的心境很坏。从法国大使馆接线员手里接过听筒后，还没来得及开口，胖子就冲着我埋怨道：

“我说，情况怎么样了！”

当然，该我回答了。我得说明一下，我是如何在陷阱重重的海地小山冈进行艰苦的调查，以及为何一直没与他联系的原因。

“我有新线索了，头。太困难了，可我还是取得了进展。”

大使馆的老姑娘逗趣地瞟了我一眼，弄得我很窘。她的年龄几乎与使馆的旧家具一样大。10秒钟的沉默，显得漫长而没有止境。反正不是胖子自己掏钱付通话费。他终于开口了：

“怎么回事？”

“我现在在圣多明各.....”

“哪里？”

“圣多明各，头。和海地接壤的.....”

他想了想，又问：

“你为什么不在海地？”

“因为马耳他人上这儿来了。我没能及早向您汇报，可是我急着.....”

我是自作主张来到这里的。我尽量简明扼要地向上司报告了事态的进展情况。首先是与有关方面的接触，然后是我的推断。我又谈到了与陈茉的会面。特鲁希略的银行大劫案没能打动胖子。他嚷了起来：

“就这些结果吗？”

“我敢肯定，马耳他人逃到牙买加去了。就是附近的那个岛。我想得到您的指示。要不要去那里。因为我可以把情况告诉英国人.....”

我说完以后，胖子那边又是一阵戏剧性的沉默。阳光透过大使馆的窗户照进办公室。幸亏这里的空调机运转良好，比奥洛夫松旅馆房间里的破摆设要强多了。女秘书正坐在角落里打字。她显得很平静，非常平静。马耳他人案件与她毫不相关。

再也不能沉默下去了。时间在一秒一秒地流逝。我很担心，多米尼加电话局会不会切断我们唠唠叨叨的对话。

“如果你把情况通报给英国人，”维歇纳终于咆哮起来，“他们会替你逮住马耳他人的。要是你自己去那里，只会让我多花钱。你根本无权在外国领土上逮捕马耳他人！”

这个胖子，简直是莫名其妙！既然如此，当初为什么要派我到太子港来呢？他后面的话就更可笑了：

“再也不能这样下去了，博尼什。你的线放得太长了。部长已经不耐烦了。他今天上午还提起这事呢。库蒂奥尔已经有了进展！你知道他发现了什么吗？坎布齐亚就住在佩蒂翁维尔马里亚尼家！他的报告就在我这里。看来，

真不值得大老远跑到海地，去弄这么点情报！”

女秘书停止了打字，抬起头来。我们的争吵使她不知所措。

“他已经不在马里亚尼家了，”我说。“所以我才赶到圣多明各来。现在，关于牙买加那里，既然马耳他人用的是假护照，我可以把他交给英国方面，然后把他引渡回来。”

当我们争吵不休时，女秘书的眼睛盯着天花板。

“什么也别干了！博尼什！你在椰子树下的散步也该结束了！你听见了没有，结束了！你马上坐头班飞机回巴黎。这是命令。要是你以为自己能继续得到黑女人的欢心，而却要其他人替你包活下来，你、你……”

通话声突然减弱了。从一片杂音和干扰噪声里，我只能听见“部长们”、“vahinés” 和“鸡爪花纹呢西服”几个词。

我挂断电话，朝女秘书瞥了一眼。她朝我耸耸肩。

里茨大饭店，旺多姆广场的中心。这举世无双的宏伟建筑，象征着一种世界级的豪华和高雅气度。今天，里茨大饭店当仁不让，接待了副总理兼内务部长的客人们。我们一共是十个人，聚集在灯火辉煌的水晶玻璃吊灯下，聆听着“法国头号警察”的演说。副总理兼内务部长站起身来，举杯祝愿我那不朽的上司——胖子的健康。

亨利·克耶停顿了片刻，以便与会者斟酌他刚才的讲话含义。那些夸张的词句，仿佛出自第三共和国国宴的祝酒辞：

“局长，我为您所代表的法国警察的勇敢、忘我精神和高度纪律性而骄傲！”

我对这种议会式的辞藻无动于衷，把目光流连于窗口的纤美的纱窗帘。透过窗帘，可以瞥见为炫耀拿破仑的军威而建造的螺旋形旺多姆铜柱和浅浮雕。

今天的拿破仑是胖子！只见他那一头肥肉稳稳地堆在圆脖子颈上。这头戴桂冠的自负的罗马人，居然取代了由肖代雕刻的皇帝的位置！

我回到了现实中。至高无上的上司规规矩矩地坐在部长对面。他的脸色像胸前的勋章一样通红，领略着这光荣的时刻。

在他右边，因为天生健康也显得脸色通红的内务部司法警察总署署长，正一股劲地猛喝着克鲁格红葡萄酒。左边，他的秘书似乎很不自在。他由于足弓没有长好，形成了平足，早已不参与频繁的社交活动，故而才得了个“平脚板”的外号。其余人不拘礼节地随便坐成一排，都被部长办公厅主任的讲话吸引住了。主任正在对巴黎警察局长介绍部长讲话的内容。局长大人是个耳聩目瞽的官僚，夹鼻眼镜后面呆滞地凸现出一对死鸟般的眼珠。

在桌子一端，坐着另一个司法警察总署，即凯德索尔费佛司法警察总署的署长和库蒂奥尔警长。库蒂奥尔特意理了个平顶头。他似乎很想抽烟。他咬着嘴唇，满脸不快。邻座的伊多瓦纳的胳膊肘顶着他的肘部，可他却连眼皮都不翻一下。

我是头一次来到里茨。说实话，我很不习惯这种高层次的场面。胖子极力宽慰我。今天一清早，他就打电话到我鸽棚似的家里来。我终于决定系上一条领带去赴会。

“博尼什，可千万别再把那身小丑行头穿到里茨去了！我就是为这事才打电话给你的。要是你没有西装，赶紧去‘狩猎号角’服装行租一套来。看在上帝的份上，今天可别再穿鸡爪呢衣服了！”

在布西街上的服装出租行里，我付了押金。经过几次试穿，总算找到一套适合于今天这顿特别午餐会的行头。又添了五法郎，我甚至还弄到了一枚荣誉勋位团的玫瑰花形徽章。然而，我不知道这玩笑会不会受到赞赏。

当我问起玛丽丝是否也在被邀之列时，话筒里顿时响起了震耳欲聋的咆哮：

“你还想怎么着？我说，你以为这是去参加老式舞会吗？只有男人才能出席官方的午餐会。女人嘛，白天呆在家里，晚上陪男人睡觉。就跟一件睡衣一样！”

我承受着看门人蔑视的目光，走进里茨大饭店的拱顶。伊多瓦纳早已等在那里，穿着一件刚刚摘去商标牌的全新铁灰色西服。那条紫红色粘胶纤维领带看上去很不顺眼。我们到得很早，正来得及赶上部长和总署署长一行的莅临。首先到达的是一批开路摩托。排气消音器噼啪直响，警号大作。一群比利时游客聚在客车前，高声议论着这个壮观的场面。

饭店餐厅招待们悄悄地在桌边走来走去，见部长喝完干后刚放下杯子坐下，就立刻上前把酒杯斟满，然后悄然离去。这时，维歇纳站了起来。海蓝色的西服衬出了他那肥胖而傲慢的身躯。桌边的窃窃私语声消失了。庄严的时刻来到了。胖子用君临一切的目光扫视了全场。他接连清了幾次嗓子。这回，他开腔了。

我早就背得出他那种空话连篇的陈词滥调，几乎是千篇一律的论说文结构。首先，照例是谢辞。然后是叙述事件过程。我甚至能猜出他今天这番高谈阔论的每一段落，其原因自不待言了。

马耳他人在法国的一连串犯罪活动，从博迈特监狱逃脱，杀害煤炭商、多丽丝和费鲁齐，这些都以令人眩晕的速度一一叙来。胖子巨大的脑容量像录音机一样，把整个档案全记录下来了。他对巴黎警察局的所有报告了如指掌。

我看见库蒂奥尔皱起了眉头。他的嘴唇在寻找着烟头。巴黎警察局那帮人怒不可遏。他们不喜欢别人侵犯自己的地盘。不过，他们显然也不自主地被维歇纳的口才迷惑住了。胖子凭借着高超的悬念手法，把推断和事实交织在一起。库蒂奥尔最有资格谈论那些谋杀案。要是他有发言权的话，绝不会这样耸人听闻的。胖子抓住了要点，给人以强烈的印象。他那气喘吁吁的叙述提出了一个基本问题：马耳他人在哪些案子中是无辜的？在哪些案子中是有罪的？就像在卡雅特_导演的影片里看到的那样，胖子的声音因为激动而颤抖起来：

“这还不是最惊人的，部长先生，您还将看到，我们避免了多少司法错误！”

他向巴黎警察局的同行们开火了。尽管我有所预料，仍不免对胖子的不择手段感到吃惊。我很想知道，他是怎样描述逮捕马耳他人的行动的……

他说到了法国驻圣多明各大使馆。我进入了角色。

“部长先生，博尼什给我打来了电话。他当时泄气了。甚至可以说是沮丧得无以复加！不过，应该理解他。到处搜寻，仍不见马耳他人的影子，再有能耐的人也不免要灰心丧气的。从他电话里的声音，我听到一种求援的呼唤。他甚至谈起要回巴黎。这时，我一点也不含糊：‘那么牙买加呢？’我问他。‘你有没有想到他会在牙买加呢？谁告诉你马耳他人不会逃到那里去的？快去吧，老伙计，振作起来，可别趴倒了爬不起来！’”

胖子停顿了片刻，以便造成一种悬念。我很清楚他这种吊人胃口的手法……差那么一点，整个事情又要出问题了！

“进来，福尔摩斯！”

“包打听”走进斯宾德局长的办公室。中士侦探手里拿着两张卡片。猎手的神经已经紧张到极点，他几乎沉不住气了。在港务局，他发现“图森·卢韦尔图尔”号作了一次短暂的技术性停靠，以便把油加满。通过房管局，他又得到威廉·卡林顿博士及夫人的旅馆登记卡。中士比较了一下字迹：两张卡片都是同一人填写并签名的。

“蓝山老板再次向我肯定了他在电话里告诉您的情况，头。那家伙好像有很多钱。他要买加房产事务所在蒙德古湾找一座漂亮的别墅……我已经向情报局发出调查，估计伦敦方面两三天之内就会有回音的。”

斯宾德局长叹息一声，忧心忡忡，满心不快。他对这对神秘男女潜入自己的神圣领地非常恼火。他预感到，这里面涉及一件大案，必须尽快查明情况。

“那个马里亚尼的情况如何？”他问道。

“从我们在太子港的领事馆方面，根本没得到什么情报，只知道此人影响很大，是个受到保护的人……您清楚在海地是怎么回事！”

“这我清楚，”局长嘟哝着，好像在自言自语。

“关于卡林顿也无可奉告。不过，我倒是接到了法国大使馆的一个电话……”

“快说，快说，”斯宾德催促道，“是从海地打来的吗？”

“不，先生。从圣多明各打来的。法国警方的一个探长正在特鲁希略城出差。他给我打电话，问我是否有个卡林顿博士刚到牙买加来。我回答他说，有。于是，他一再关照：

“‘在我到达前，千万别惊动他……这是一起很重大的案件……’”

“重大案件？”

“他是这样说的，先生。他好像非常激动。我现在正等着他。我把来办公室的路线告诉了他，还给他留了我的私人电话号码，以备他迟到时好联系。”

斯宾德局长默然沉思了一会，转动着椅子：

“好吧，推迟去牙买加房产事务所和克里斯托弗那里。我们等法国探长来了再说。”

“这事关系到司法警察的声誉，主任先生！”

胖子把头转向部长办公厅主任，继续卖弄着他的天才和大肚子。里茨饭店的香槟酒看来不合主任大人的口味。

“我必须当机立断。一听说英国警方知道化名卡林顿的坎布齐亚，我再也不犹豫了。主任先生，您也会像我一样做的！我命令博尼什坐头班飞机赶到牙买加，不论白天黑夜都要与那里的侦探立即联系上……先生们，请注意，我说的是不论什么时候！”

胖子在编造并不存在的命令时，一点也不感到脸红！

有一点是真实的：我的确是坐头班飞机去金斯敦的。我匆匆打点行李，结清旅馆账单，就直奔机场了。加勒比航空公司的双发动机飞机出故障了。这是常有的事。我只好等候晚上八点起飞的牙买加航空公司的班机。

多亏福尔摩斯中士把自己的私人电话号码告诉了我！在金斯敦填写入境登记卡时，必须填上国籍，这好办。可是还必须写明以旅游者的身份入境，有足够的现金在岛上逗留六个月以上，这就没法填了。最糟糕的是，必须出示预先付款的回程机票！

当时已是夜里十点半了，福尔摩斯中士没有再等我。他离家遛狗去了。我只好请他太太转告情况，让他一回家就往机场给我挂电话。整整一小时，我在机场办公室坐立不安地等待着。福尔摩斯中士终于赶来解围了。

他待我亲如兄弟。中士不仅把我从入境处的吝啬鬼那里解脱出来，还花钱作东，请我上沃辛顿大街的最高级餐馆“大陆饭店”吃饭。他的法语说得

相当好。他自己只要了一杯朗姆酒代替开胃酒，而我还没吃过晚饭。他建议我来一盘豌豆炒饭。可我发现豌豆用四季豆代替了，拌在白米饭里以假乱真。里面还拌着葱花、牛奶和椰子油。这只是主菜前的小吃。我一边吃，一边向热情的福尔摩斯中士讲述如何开始再次追捕的。就是那些偶然的发现才促使我来到牙买加的。

“这么说，您的上司不知道您来这里？”福尔摩斯搔着猩红色的头发问。

“所以，我要是抓不到马耳他人，就全完了。您的帮助对我来说太珍贵了。”

餐厅领班端上了烩鸡块。尽是肥鸡肉、胡萝卜、洋葱、西红柿和各种调料。我推开了盘子。我已经不饿了。马耳他人把我的食欲全破坏了……

大陆饭店附近的库特利庄园是一幢漂亮的建筑物。明天上午8点，福尔摩斯将来此接我去见他的上司。天还没亮，港湾里的汽笛声就把我吵醒了。才6点。还得再熬两小时。

“这么说，局长，您的部下与牙买加当局合作得很不错喽。以后呢？”

维歌纳不等催促，就迫不及待地继续讲述起他的惊险小说来了。

斯宾德局长似乎不像福尔摩斯那样亲切。也许他想独占全功？这是名正言顺的。到处都一样，局长们都靠着……自己的部下步步上升。我向斯宾德谈了有关马耳他人及其情妇的全部情况。我不知道他们现在何处。他知道。这里就有一个合作的问题。

通过福尔摩斯充当翻译，斯宾德局长向我提出了一个具体的问题：

“您是否能肯定，卡林顿和那个印度支那女人是坐马里亚尼的快艇来牙买加的？”

“绝对肯定，”我回答，“我有很多事实证明这一点。‘图森·卢韦尔图尔’号在海上逗留了24小时，足够往返于雅克梅勒和金斯敦了。而且，我敢肯定，从圣多明各银行抢来的钱袋运到贵国了。”

斯宾德局长的反应出乎我的预料。他重重地拍了一下桌子，站起身来，在房间里来回走动。我惊愕地望着他。

“把克里斯托弗给我找来，”他命令福尔摩斯，“另外，把奥尼尔中士也叫来。他现在在哪里？”

“在温德华路指挥交通。”

“我要立刻见到他。”接着，他转过身来，“您说得对，博尼什探长。您要找的那两个家伙确实是坐快艇来的。现在，我明白了很多情况。”

维歌纳局长抹了抹额头的汗珠。他停了一会儿，等招待员添满了香槟酒，一口喝干，朝我默契似地瞥了一眼。没说的，他准确地复述了整个行动的全过程。

在里茨饭店里高谈阔论，自然是轻而易举的。可在金斯敦时，我却很难沉住气。我曾想过，只要稍一不慎，在混乱中迷失方向，马耳他人还会再次逃跑的。真要是这样，肯定要丢掉警察这只饭碗了！胖子决不会原谅我违抗命令的。

必须快刀斩乱麻。可是，又不能急于求成，超越警察工作的职责范围。很多事情的流产，常常起因于为追求戏剧性的效果而仓促出击。在这一点上，胖子的大摆权威是有道理的：“侦查就如同爬楼梯，必须逐级攀登。要想跳上去，必然会摔得头破血流。”

然而，这楼梯也并不是好攀的。

第一级台阶——莱斯利·奥尼尔——还没从昨夜的酩酊大醉中醒来。

要摆布这个穷途潦倒者并不太难。几乎没怎么盘问，就可以得出结论：奥尼尔被克里斯托弗收买了。他只会不住地重复着：“我的老婆，我可怜的老婆！”我们还没有仔细盘问，他已经显出这副熊样了。他的回答吞吞吐吐，牛头不对马嘴，一副可怜相。要是在别的场合，我很可能会怜悯他的。可眼下不是同情可怜虫的时候。我们又逐渐了解到不少情况。不错，“图森·卢韦尔图尔”号是在帕利萨多斯海角靠岸的。克里斯托弗在摩根斯湾等候接头信号。奥尼尔看见他把四只灰色帆布袋装上小船，送到他兄弟亨利的银行去了。是他，联合王国不称职的中士奥尼尔，亲手把两张旅游签证交给了克里斯托弗的朋友们……不过收了100美元，因为他们没有出示护照。

意识到自己彻底完蛋后，倒霉的奥尼尔想起了所有的细节……他曾看到，那四个人坐在罗德尼海湾咖啡馆的露天座上。当天下午，他问起克里斯托弗——仅仅出于好奇，别无他意，他一再强调这一点！——帆布袋里装的是何时，大胡子告诉他：

“管他是盐还是金币，我全不在乎！要是盐才好呢，一浸水就全化了。”我们实在是没心思笑。

克里斯托弗——胖子所说的楼梯的第二级台阶，显然要难攀得多。

克里斯托弗很不好对付。这是块硬骨头。他用狡猾、傲慢的神情看着我们。奥尼尔的招供并没有使他惊慌失措。他一口咬定：

“我不明白你们那位中士说的是什么。他准是喝醉了！我是海关官员，你们不能指责我到入境的‘图森·卢韦尔图尔’号上进行检查。我不知道醉鬼莱斯利是否把签证通融给那些人。我不认识他们，事情就是这样。”

接着，克里斯托弗又矢口否认：他从来没有把什么帆布袋送到兄弟亨利那里去过。说到底，他何必要这样做呢？确实，因为害怕，倒霉的奥尼尔很可能会拼命洗刷自己。

对海关官员克里斯托弗的审讯一直延续到晚上6点，始终没有结果。对质成了一场闹剧。最后，“包打听”中士终于找到了制服克里斯托弗的法宝：

“很好！我要让罗德尼海湾的招待员来和你对证。然后，还要去搜查你兄弟的银行。我们会看到，究竟谁说的是实话。还有，马里亚尼的存款有没有增加。”

克里斯托弗只好承认了送钱袋的事实！

一小时后，亨利也被叫到斯宾德局长办公室来了。和他的兄弟一样，他招出了全部情况：罗什·马里亚尼是他的不列颠银行的客户，常常干大宗买卖。他把巨款存到牙买加是常有的事。这也没什么不合法，因为此地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外汇管制。他，正直的亨利，当地有名的银行家，怎么可能知道那些钱是抢来的呢？何况抢劫案发生在圣多明各。再则，他怎么能胡乱猜疑，由马里亚尼介绍立户的那位体面的卡林顿博士是个法国大盗呢？

“马里亚尼先生常常用几个名字分立账户，”他辩解道，“委托书全是由海地的最高层政治家签署的。您想，我怎能怀疑他的钱来路不明呢？”

晚上7点，克里斯托弗和奥尼尔被关进监狱，等候进一步调查。“包打听”福尔摩斯和我赶到牙买加最大的不动产公司“牙买加房产事务所”。爱德华·贝拉比正用轧草机在修整厕所周围的草坪。他只告诉我们，卡林顿博士和那位迷人的印度支那妻子租下了蒙德古湾最漂亮的“皇家别墅”。他用支票支付了三个月的租金，另外还附了一笔相当可观的款子，以备在他们离

去后，对住所进行必要的装修。

在里茨大饭店的单间餐厅里，大家都在兴高采烈地享用丰盛的午餐。唯有我心不在焉。我沉浸在对不久前的往事的回忆中。此外，这里的豪华摆设、陈年葡萄酒和肥鹅肝对我并没有什么吸引力。

部长也不比我多吃多少，不过那是因为消化不良。这是个年龄问题。这时，他抬起眼皮问道：

“那印度支那女人真的那么漂亮？”

“美艳绝伦，”胖子稍稍愣了一下，才信口回答。

他又呷了一大口香槟酒，重新口若悬河起来：

“我现在就要谈到案件的结局部分了，部长先生。我们已经知道，马耳他人和他的女同党就在蒙德古湾，住在一幢别墅里。我们得到了别墅的地址。接下来就应该逮捕他们了。我说‘应该’，这是因为，必须时刻考虑到我们职业中的偶然性。这一点，博尼什是清楚的。他立刻和我通电话，把问题摊在我面前，要求我下决断。我想了一下，当即在电话里口述了行动方案。如果他想顺利地捕获马耳他人，必须照此办理。”

多么厚颜无耻！我在牙买加时，从未给胖子打过电话，原因就不必说了。鉴于时差关系，我很清楚当时他刚进入梦乡。是斯宾德当即做出了决断。一切部署停当后，他就命令：

“去蒙德古湾。爱德华·贝拉比陪我们去。让他为我们指点别墅的位置。”

这口气根本不容辩驳。

我们穿过了西班牙镇。由于路面不好，我们的轻便越野车只好限速向北岸的圣安斯贝驶去。这是我们途中的加油站。司机其貌不扬，一张瘦削的麻脸上紧扣着钢盔。不过，这可是个驾车好手。他沿着长满热带大蕨草的悬崖绝壁疾驶，轻松自如地在U字型弯道上盘旋。刚刚放慢车速，突然又踩下油门。我坐在后座，夹在“包打听”中士和牙买加房产事务所经理的中间，心想：警察这一行可真是一种没完没了的轮回。比起斗鸡警察恩里克斯的那辆海地吉普车来，轻便越野车总算稍胜一筹，没把我的脊梁骨给震散了架。那时，普罗斯佩上校的大块头把我的视线全挡住了。今晚坐在我前面的是斯宾德局长。和那天一样，我冲着一幢豪华的住宅而去，再次指望着将马耳他人手到擒来！

据斯宾德的推算，我们可以在23点30分左右到达目的地。

“再坚持一会，”福尔摩斯对我说，“圣安斯贝到蒙德古湾之间的海岸公路很平坦……”

可眼下，车里人却被颠得东倒西歪。我们就像一支幽灵般的突击队，向迪亚夫洛山的山梁冲去。

月亮钻进了庄稼地，犹如射向玻璃鱼缸水草的探照灯。我像一条被囚的鱼儿，被月光和闪耀着奇幻蓝光的阔叶植物裹挟着。

又过了莫尼格。右面是奥乔里奥斯公路。驶过几英里后，福尔摩斯告诉我，圣安斯贝到了。

斯宾德局长看看夜光表，转过身来对我说：

“我们来的正是时候。现在，可以下车了。”

越野车在警察哨位前停下来。英国人的准确无误令人叹服。一个警察在路灯下等着我们，脚边放着五个手提汽油箱。他以最快的速度为我们的车加满了油。

斯宾德命令他向罗斯霍尔和雷丁哨位通报我们的到达。

汽车又出发了。车速已经远远超出了越野车的许可范围。管它呢！发动机轰鸣着，但还能凑合。月亮又从大树中露出脸来，照耀在微波荡漾的海面上。我清晰地辨认出一望无边的海滩轮廓。

又驶了 10 英里。两辆吉普车在城门口等着我们。车里坐满了头戴钢盔、手持冲锋枪的警察。

经过了幻游般的夜行，暴力对峙的现实摆在了我的面前。我的太阳穴嗡嗡直响。心跳至少达每分钟 150 次。

追捕的激情使我的心情一反常态。

39

据牙买加房产事务所阔老板爱德华·贝拉比说，“皇家别墅”是其手中为数有限的高价豪华住宅之一。此刻，“皇家别墅”正隐匿在一片黑暗中。在蔚为壮观的港湾北面，宽阔的安布雷拉角公路只剩下一条阴影。

“皇家别墅”面海而建，被一圈芒果树篱围着。远处，闪烁着游船码头的灯塔。我隐约看见，一座规模宏伟的建筑物耸立在大草坪中央。一条挂满鲜花的棚架长廊通向那里。

轻便越野车在山坡顶上停了下来，藏在一片屏障似的香蕉树丛里。保护车辆用的透明罩在月光下闪闪发光。

“我看他们不在家，”贝拉比说，“他们的车没在。”

福尔摩斯扬扬眉毛。

“是什么车？”他问。

“美洲虎牌车，红色的。车篷可以折叠，是他们在彻西车行租来的。”

我提出了疑问：

“会不会停在车库里？”

牙买加房产事务所老板摇头否定：

“绝对不会，在热带地区，我们习惯上都把车放在室外。这样更保险。从对面的公路上就能看见车库。”

“我过去看看，”福尔摩斯提议。

车里只留下司机和贝拉比。我们鱼贯而行，径直来到别墅的篱笆前。福尔摩斯钻进了小灌木丛。斯宾德和我像笼子里的野兽一样，鼻子贴在栅栏铁条上往里张望。隐没在长廊另一端的黑影，只不过是通向别墅楼房的石台阶。山脚下，局长手下的突击队正在等待攻击的信号。

“车库是空的，”福尔摩斯气喘吁吁地回来报告。

“既没有车，又没开灯，这两个家伙肯定不会在这里的，”斯宾德下了结论，“我们回车里继续监视。他们肯定要回窝的。”

蒙德古湾。当地上流社会聚会的“镇公所”酒吧。今晚，在优雅的布景里，著名魔术师马修斯大显身手，演出了一个惊人的节目：他把手拢成杯状后，从手心里居然钻出一群小鳄鱼来。临结束时，又变出一根两米多高的旗杆，上面挂着一面巨大的英国国旗。

米兰欢笑着，拍起手来。她紧紧依偎着多米尼克说：

“小时候在西贡时，我看见过魔术师从藤条箱里变出了许多大乌龟。当时我害怕极了。”

她停了一会，回忆着童年的情景。接着，她那纤手紧紧地抓住了马耳他人的臂膀：

“你不高兴了？”

“瞧你说的！我是在想，我们是不是去海滩走走……”

“要不去‘黄莺’喝一杯，”米兰提议，“是事务所的那家伙介绍的。好像是个露天夜总会，在那里可以跳特里尼达即兴舞。”“就去‘黄莺’。”多米尼克同意了。

我恼火极了。斯宾德的做法使我生气，与我的意图相差悬殊。一想到马耳他人很可能在公路上遭遇全副武装、急不可待的警察突击队，我心里就发慌。我觉得，这位局长并不像福尔摩斯过分夸奖的那样，是个精明的统帅。斯宾德是个实干家，但他选择的方法却是最容易惊动坎布齐亚的。这无异于开着高音喇叭在蒙德古湾的荒凉街道上暴露自己。我讨厌炫耀实力。我还清楚地记得刑警大队的失败：那次，巴黎警察局派出了至少 500 名警察，挥舞着 6.35 口径手枪，奔袭疯子彼埃罗的巢穴。结果，无论是卢特莱尔、博切塞奇还是阿蒂亚，一个都没逮到。

斯宾德看出了我的不满。

“有什么不妥当的地方吗？”他皱起眉头问我。

不过，当我把自己的莫大担忧告诉他后，他觉得确实有点道理。

“O.K.，我用对讲机通知手下人回局里待命。我要留在这里。我不想放走那两个家伙。您设想一下，他们只有两个人，院子里又没见到汽车，这已经够我难堪的了！法律许可的突击时间是早上 6 点以后，不用等太久的！”

我本能地看看手表。凌晨 1 点 20 分。贝拉比打破了沉默：

“他们会不会在夜总会里？要不要去看看？”

执拗的斯宾德有力地点点头：

“你看着办吧，”他说，“坐车去。要是发现他们，赶快回来找我。”

我们驾着车在蒙德古湾街道上缓慢地来回游曳，寻找红色美洲虎牌轿车的踪影。福尔摩斯轻轻吸吮着他那支弯曲的短管大烟斗。金黄色烟草喷出一股好闻的烟味。

“你们想从花园里的仙人掌丛中发现汽车？”他沮丧地提出异议。“我看最好还是回到头那儿去……”

越野车在警察局门口放慢了速度。

“我有个主意，”贝拉比说，“让我下车。”

只见他和福尔摩斯说了几句莫名其妙的话，便急步朝一家亮着灯的楼房奔去。

福尔摩斯沉思着，默默地吞了一大口烟，然后向我解释道：

“贝拉比和对面那家托比夜总会的老板是朋友。他去那里给别的夜总会打电话，打听卡林顿是否在他们那里。在警察局打电话，太危险了。”

我惊愕地睁大了眼睛：

“总得有个借口呀！马耳他人可是个狡猾的家伙……”

“包打听”耸耸肩。

“贝拉比也不笨。他会在决不引人注意的情况下打听到消息的……”

来到“黄莺”后，多米尼克一直在与缠扰自己的某种预感作斗争。他不敢承认，从昨天晚上起，当他在露台上注视着太阳落山时，血一样的晚霞再次出现在他的冒险生涯里，给了他一种不祥的预兆。

他示意侍者再送一杯潘趣酒来。刚要喝时，那个脸色忧郁的高个子领班向他俯下身来：

“卡林顿博士吗？”

马耳他人吃惊地抬起头来：

“是啊……”

“有人打电话找您。”

“找我？”

“是的，他说要找和漂亮的印度支那女人在一起的金发博士。”

刚进门时，多米尼克并没有感觉到夜总会很大。这会儿，他穿越大厅时，好像觉得没有尽头似的。也许是因为他喝了过量的潘趣酒，或者是表情严肃的领班走得太慢？反正，他的自我感觉很不对劲。

电话间的听筒搁在小桌子上。多米尼克拿起话筒，凑近耳边，一言不发。

对方正不耐烦地喊着：

“喂？”

马耳他人听出来了。是牙买加房产事务所老板的尖嗓门。不知为什么，他总怀疑这家伙是个同性恋者。

“哪一位？”

“原谅我打扰您了，博士。我是爱德华·贝拉比。因为我曾向尊夫人推荐过‘黄莺’夜总会，所以我估计您会在这里……明天我是否能来见您？”

马耳他人犹豫了一会，才回答道：

“当然可以。有什么事吗？”

“您放心，没什么大事情。银行拒付您签给我的支票。”

“怎么会呢？”

“可能是我们在说话时的疏忽，造成了一个小失误。您在阿拉伯数字的总金额上多加了一个零，这样就跟大写总金额对不上了。您知道，这根本算不了什么，可是银行……”

“我明白了，”马耳他人说，“对不起您了。那么，您打算几点来？”

“您看什么时候方便？只要我能来得及从金斯敦赶到蒙德古湾。”

“那就10点吧，”马耳他人作出了决定，“我在别墅里等您。”

贝拉比的做法并不能使我安下心来。我依然感觉很不踏实。用这种伎俩对付坎布齐亚这样的大盗，实在是太不高明了。我有点泄气地把这种担忧告诉了福尔摩斯：

“我的朋友，马耳他人像雷达一样敏感。您那位贝拉比把事情都弄砸了。根据我对马耳他人的了解，他肯定会采取措施的。”

“什么样的措施呢，比方说？”

“首先，他会给金斯敦去电话，弄清支票究竟有没有出差错。他只要找一个不知晓内情的女出纳员，就会……”

福尔摩斯仍然很镇定。

“贝拉比会在银行开门时，把情况通报过去的。”

“那自然。银行几点开门？”

“8点。”

我噘起了嘴唇：

“要是马耳他人赶在他前头，那就全完了！”

我始终放心不下，只觉得前景很不乐观。我不知道怎样才能弥补鲁莽的贝拉比干下的蠢事，反复考虑着这件事。本能告诉我，马耳他人是不会再回皇家别墅的。

美洲虎牌轿车轻松地攀上了坡顶。多米尼克好像根本不急于回家。米兰用双臂勾着他的脖子。在接近路口时，马耳他人把车速放得更慢了。

“你要干什么？”米兰担心起来，“这里一片荒凉。”

“拐回去，亲爱的。我觉得咱们应该睡到别处去。”

说着，车子已经向后倒去。在泥路上掉头后，继续行驶起来。米兰轻轻抚摸着马耳他人的手。

“到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安定下来呢？”年轻的女人叹息着。

多米尼克没有吭声。

他注视着前车灯照亮的路面。在哪里都是到处流浪。像他这样的人，从来就没有过太平的时候。发动机的轰鸣声只不过是幻觉而已。汽车会把他们俩带到何处去呢？

一簇闪烁的灯光出现在前面，车外传来了桑巴舞曲的喧闹。马耳他人看见一块灯光熠熠生辉的招牌上写着：“米兰达山丘”。

“勾引游客的地方，”他开口说，“那里可能会安全一些。去看看吧。”

他在这家公馆改成的豪华旅馆门口刹了车。

“明天一早，我就打电话给罗什·马里亚尼，让他来找我们。”说着，他走出了美洲虎牌轿车。

蒙德古湾的邮电局长是个健壮的大个子。只见他一头白发垂到肩头，下巴上有个小酒窝。一对睡意惺忪的小眼睛。他费了好大的劲，才给我们开了门。

从7点30分起，我们的目光就紧盯上电话交换台了。辫子上系着粉红色缎带的修长姑娘刚刚上班。她身边放着一只装有毛线活和时装杂志的提包。我倚在对面的墙上，焦虑不安，不由自主地攥紧了手指。

刚才，一丝希望盖过了昨夜的担忧。

“这里的邮局几点开门？”我问福尔摩斯。

“8点。”

“那我们还有一个机会。应该去叫醒邮电局长，要求他注意一下从蒙德古湾打给金斯敦牙买加房产事务所发话人的电话号码。按各种情况来判断，马耳他人很可能会打听支票到底有没有问题。”

“好主意，”福尔摩斯用晒黑的手拍打着烟斗的烟垢。“邮局就在附近。”

墙上的挂钟指向了8点正。布满各色接线的交换台上，亮起了一盏白色的指示灯。女接线员伸手插上一个插头。邮电局长的神色紧张起来，随后又放松了。他把一只监听耳机插在交换台插线盘上，示意我们到隔壁房间去。房间里堆满了凌乱、发黄的电话号码簿。

“果然是金斯敦的长途，”他无动于衷地说，“在米兰达山丘挂的。”

维歌纳大战略家揩了揩额头的汗珠。刚才的那番饶舌把他累坏了。他想借香槟酒接点力，结果反而更觉乏力。其实，听众们并没有注意听他。大家只顾埋头吃菜。我饶有兴致地欣赏着宾客们的消化速度。里茨大饭店的单间餐厅宁静幽雅，有一种催人入眠的功能。

部长大人双手拢肚，发出了浅浅的鼾声。睡到得意处，口中竟吐出丝丝嘘声来。

库蒂奥尔没有打瞌睡。他两眼盯着天花板，不住地长吁短叹。部长终于从小憩中恢复过来，悄悄呷起克鲁格酒来。他翻起了两张眼皮。其余的人勉强打点起精神倾听着当代拿破仑——维歇纳的夸夸其谈。

胖子突然闭上了嘴，大家都耸起耳朵：又有什么惊人的事情发生了。

红色美洲虎牌轿车就停在米兰达山丘停车场的挡雨披檐下。此刻，我那猎警的大鼻子只闻到花簇的芳香。障碍滑雪运动员肯定不会欢迎这些挡路的灌木丛。我弓下腰，钻进了花丛。

透过灌木丛，我揣度起最高统帅斯宾德在附近究竟布置了多少人马。时间还早，但太阳已经露脸了。游泳池水由深灰色变成了砖红色。

斯宾德的倔劲又上来了。我本想躲到花匠小屋后面，等马耳他人打开美洲虎牌车门时冲上去逮住他。可是这位牙买加的纳尔逊却不这样干。他强加于我的逮捕方式，无疑会使胖子那油光铮亮的头发一根根竖起来！他要包围这家旅馆，然后发出法律警告：“我以女王陛下的名义命令您，投降吧！”真是别致极了。我最为吃惊的是，“包打听”福尔摩斯居然也拍手赞成这种做法。

斯宾德开始在旅馆大厅里布置人马。简直就像乐谱一样准确。只等上楼去给卡林顿博士夫妇送早餐了。局长想持枪跟在楼层服务员后面冲进去。幸亏我问了一下领班：马耳他人什么东西也没订。

“好极了，”斯宾德朝我狠狠地盯了一眼，我避免了这一蠢举，“既然是这样，那就直接发出警告！”

我一声不吭。在这块英国人的地盘上，我根本没有发言权，也没有权威性。要是我用这种方式去捉拿埃米尔·布伊松、疯子彼埃罗以及长脚勒内之类的大罪犯的话，我非得把整个法国军队带来不可！

我们冲进大厅，登上带扶手的橡木楼梯。客房领班战战兢兢地朝老远的地方指了指，我们便冲到了11号客房的门口。

“开门，我们是警察！”

我没带武器。其实，我从来就不带武器。这玩意太沉，把口袋都撑走了样。在牙买加这个热带国家就更显眼了。不过，“包打听”和他的上司却拿着最新式的史密斯—韦森牌手枪，对准了房门。

“快开门，我们要检查证件！”斯宾德又喊了一声，喉结不住地蠕动着。

局长也许并不满意我对这次行动的看法，但他却充满了勇气。要是马耳他人朝门口开枪，这位牙买加警察首脑肯定有资格被追授勋章的！

“等等，别开枪！”

我至今还记得这野兽般的叫声。我的同伴们注视着房门。房门像旋转炮塔一样缓缓地打开了。一个穿着齐膝短裤的白发者头出现在门口。他吓得牙齿格格作响，高高地举起双手。几支手枪一齐垂了下来。我们大吃一惊，把目光移向那个值夜班的客房领班。他用食指指指紧邻的房间，没必要再次发出警告了。我正要扭动门把手，房门开了。米兰出现在门口。身上披着一件裹尸布似的床单。

我一把推开她，冲进卧室，又奔向浴室，空无一人。我打开大壁橱，又掀起了床被。没看见马耳他人的鞋。于是，我明白了。我推开米兰放走情人后关上的窗户，爬上厨房的旧瓦顶。我像杂技演员一样，伸着双手，摇摇晃晃地走向已经开始发热的砖砌烟囱。马耳他人就倚伏在烟囱边。他赤着脚，两手空空。屋顶下面，斯宾德用带瞄准器的手枪对准了马耳他人。

“别干蠢事了，多米尼克。你被捕了！”

他站起身来，双手抱着一头金发，用一双蓝眼睛仔细地观察着我：

“您是法国人？”

我点点头。那两个牙买加警察的头目惊奇地看着我们。我让马耳他人走在前面，从窗口里爬回房间。福尔摩斯中士从口袋里掏出手铐，咔嚓一声，扣在马耳他人的手腕上。

“于是，马耳他人和那个欧亚混血女人被关进牙买加的监狱里了。您的手段实在太高明了，局长。来，我再次衷心地祝贺您。”

亨利·克耶从贴身背心里掏出一只系在扣眼上的银链挂表。他看看表，扮了个鬼脸。维歇纳是否说得太多了？内务部长的不耐烦神情，使我不由自主地朝这方面去想。看来，并不是我一个人有这样的感觉。库蒂奥尔和我意味深长地交换了一下眼色。维歇纳的过分夸张，反而使我俩接近了。我甚至怀着一种少有的宽宥，体会着库蒂奥尔在这场闹剧中的境遇。胖子的讲话中不止一次地提到我这位竞争对手的名字。而库蒂奥尔只好满怀怨意，无奈地忍受着奚落。我真希望他的“胖子”，那位巴黎警察局长能奋起回击，证明刑警大队警长是如何凭着那出名的推理、毅力和经验，把从美国潜逃回来的、上流住宅区里的亚森·罗宾—保尔·德拉皮纳捉拿归案的。就是这位保尔·德拉皮纳，独自一人在纳耶和第16区进行一系列闯窃，令亨利·克耶和美国人大伤脑筋！库蒂奥尔是否也为我们这位可爱的科雷兹人部长找回过其他的重要文件呢？警方记录上没有提到这一点。诚然，库蒂奥尔起初并没有预见到，马耳他人会参与偷盗文件的案子。这一点他本人也承认。他并不忌讳这一点。尽管如此，在侦破蒙莫朗西大街谋杀案中，他凭着那为人熟知的“嗯”和“我要告诉你一件事”，已经接近于把案件弄得水落石出了。这些是不容抹杀的。何况，我的那位拿破仑式的局长也该歇一口气了。可眼下，他还不想住嘴。维歇纳一旦打开话匣，他是不会轻易合上的。胖子抹了抹额头，收起手帕，又开始喋喋不休起来。

“谢谢，部长先生，”他接着说，“我这就要谈到，马耳他人在谋杀格拉尼乌茨、梅和费鲁齐案件中的责任。对于前两个人被杀，他无疑是清白无辜的。我从一开始就预感到，马耳他人并没有杀害煤炭商和自己的情妇。早期调查者的胡言乱语只会使我发笑。”

有一个人没有笑，那就是库蒂奥尔。他觉得自己成了众矢之的。他几乎要习惯性地吧烟头吞进嘴里了，可嘴里并没烟。他好不容易在衣袋角落摸到了香烟。

维歇纳对于他的言论在对手中引起的愤怒毫不在意，他继续唾沫飞溅着。

“第三个人的被杀，马耳他人应负全责。陪审团成员们会判断，坎布齐亚究竟是否出于复仇或是施淫虐才杀死尼斯人的。他在牙买加被捕时说过的话提醒了我：‘我的律师手里掌握着证明我无罪的确凿字据。’博尼什并没在意。他把这句话转述给我听时，我当即就清楚了。坎布齐亚说的是字据而不是证据。我立刻就做出了决定。我下令搜查卡洛蒂律师的事务所。我没有弄错。那个马赛头面人物很清楚，在我面前卖弄小聪明是没有用的。……”

我心想，对他这番自我标榜，最好还是装聋作哑。

代理检察官、预审法官、律师公会会长、佩德罗尼分局长和我，我们一

行五人来到卡洛蒂律师的豪华事务所里。

当火车在早晨 8 点到达马赛时，佩德罗尼到圣夏尔车站来接我。这位分局长近来的日子很不好过。有个犯人对他提出起诉，控告他动刑致伤。卡洛蒂是这位在押犯人的辩护律师。

对于司法各界首脑的突然到来，卡洛蒂律师抱着冷淡、甚至嘲弄的态度。四个小时以来，我们搜遍了他的文件夹、抽屉、储藏室、甚至包括堆满档案的盥洗室，却依然一无所获。我不得不承认：有关坎布齐亚的文件夹不见了。我焦虑万分。我又仿佛看见了马耳他人那忏悔似的笑容：“为了补偿您大老远赶到加勒比海来，我要把一切全告诉您，博尼什先生！”他会不会在捉弄我？此刻，卡洛蒂也在一边咧着大金牙讥讽地笑着。肃穆的办公室里一片寂静，邻街的车辆来往声清晰可闻。我自己也说不上为了什么，竟脱口而出：

“也许，卡洛蒂律师把档案带到家里去仔细研究了吧？”

律师的笑容僵住了。警察要是去普拉多大街的公馆里搜查，邻居们会怎么想呢？卡洛蒂看着我。他再也不敢藐视我了。英雄所见略同。我们想到一起去了，就是这么回事。

“不错，”他若无其事地回答，“他的档案夹放在我家里的写字台里。里面的东西太重要了，我不敢放在这里。要不要我去取来……”

“我们一起去，”佩德罗尼打断了他。

“费鲁齐和托利的字据促进了破案，”维歇纳做了一个戏剧性的动作。

“矮子被解到马赛警察局拘留所后，也幡然醒悟，招供了一切。他的脚印暴露了自己。约瑟夫·马里亚尼在巴黎被捕，对托利和费鲁齐提出了指控。这个谜就如此简单地解开了，部长先生。犯罪武器已经由卡洛蒂律师交给预审法官了，仍然包得好好的。司法鉴定官在上面只找到死去的图森·费鲁齐的指纹。”

我心不在焉地听着。我的思绪飞向了别处。我仿佛又回到了太子港，和恩里克斯以及他的斗鸡在一起；在特鲁希略旧城会晤娇小的陈莱；在金斯敦及蒙德古湾与红发的“包打听”打交道。克里斯托弗和奥尼尔中士因自己的失职而被惩戒委员会停职。独裁将军特鲁希略要求不列颠银行归还来自特鲁希略城抢劫案的钱款。罗什·马里亚尼和特雷莎·鲁伊斯在多米尼加警方和“图森·卢韦尔图尔”号之间小心地来往奔走，指望着东山再起。而马耳他人则等待着即将到来的引渡回国。要是胖子能再给我一次旅行的机会，我很愿意和玛丽丝一起回到加勒比海去度假。

维歇纳的表功发言结束了。亨利·克耶站起身来。餐厅领班赶紧过来推开椅子。哦，不，他托着一个放有一只信封的银盘。肯定是账单。我竖起了耳朵：

“一个摩托信差刚送来的，部长先生。没说要回复。”

副总理兼内务部长把手杖靠在桌边。他打开信，看了一眼内容。接着，他用捉弄的目光注视着只等开路的与会者。

“朋友们，我也许会再次请你们到这里来的。”他说。

“我，或者是我的后任。刚才，维歇纳分局长生动地向你们讲述了多米尼克·坎布齐亚的故事。让我来加个结尾吧。刚刚送来的外交部电报通知我，马耳他人又一次越狱逃走了……”

在这个温馨、晴朗的午后，能自由自在地置身室外，真是件赏心乐事。

“大人物们”召来了开道的摩托兵，鸣着警笛离开了里茨大饭店。

库蒂奥尔警长迈着两条短腿，全速向近处的地铁入口走去。我紧赶几步，叫住了他。

“喂，老伙计，您对这一切是怎么想的？”

库蒂奥尔惊讶地停下脚步。他一口吐掉发黄的烟头，狠狠地用脚踏碎。

“如果您指的是马耳他人，博尼什，我要告诉您一件事。不管他是逃走还是怎么回事，我都毫不在乎！再过一个礼拜，我就要退休了。接替我在刑警大队位置的是波玛莱德。您认识他，波玛莱德。您该发愁了吧，嗯？因为，听我说，马耳他人，他很快会让您头痛的！”

1980年写于 洛杉矶

圣地亚哥

岱托纳海滩

